

冰心

两个家庭

前两个多月，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关系”。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说得痛快淋漓。当下我一面听，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车上，我还是看那本笔记。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说：“姐姐！来我们家里坐坐。”抬头一看，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必定说一两段故事给她听，所以今天她看见我，一定要拉我进去。我想明天是星期日，今晚可以不预备功课，无妨在这里玩一会儿，就下了车，同她进去。

舅母在屋里做活，看见我进来，就放下针线，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一面笑说：“今天难得你有工夫到这里来，家里的人都好么？功课忙不忙？”我也笑着答应一两句，还没有等到说完，就被小表妹拉到后院里葡萄架底下，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要我讲故事。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就笑说：“古典都说完了。只有今典你听不听？”她正要回答，忽然听见有小孩子啼哭的声音。我要乱她的注意，就问说，“妹妹！你听谁哭呢？”她回头向隔壁一望说：“是陈家的大宝哭呢，我们看一看去。”就拉我走到竹篱旁边，又指给我看说，“这一个院子就是陈家，那个哭的孩子，就是大宝。”

舅母家和陈家的后院，只隔一个竹篱，本来篱笆上面攀缘着许多扁豆叶子，现在都枯落下来；表妹说是陈家的几个小孩子，把豆根拔去了，因此只有几片的黄叶子挂在上面，看过去是清清楚楚的。

陈家的后院，对着篱笆，是一所厨房，里面看不清楚，只觉得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外面门口，堆着许多什物，如破瓷盆之类。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廊子上有三个老妈子，廊子底下有三个小男孩。不知道他们弟兄为什么打吵，那个大宝哭的很利害，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那几个老妈子也咕咕哝哝的不知说些什么。表妹悄悄地对我说：“他们老妈子真可笑，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因此也常常打吵。”

这时候陈太太从屋里出来，挽着一把头发，拖着鞋子，睡眼惺忪，容貌倒还美丽，只是带着十分娇情的神气。一出来就问大宝说：“你哭什么？”同时那两个老妈子把那两个小男孩抱走，大宝一面指着他们说：“他们欺负我，不许我玩！”陈太太啐了一声：“这一点事也值得这样哭，李妈也不劝一劝！”李妈低着头不知道说些什么，陈太太一面坐下，一面摆手说：“不用说了，横竖你们都是不管事的，我花钱雇你们来作什么，难道是叫你们帮着他们打架么？”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吧，哭的我心里不耐烦，不许哭了！”大宝接了铜子，擦了眼泪，就跟李妈出去了。

陈太太回头叫王妈，就又有有一个老妈子，拿着梳头匣子，从屋里出来，替她梳头。当我注意陈太太的时候，表妹忽然笑了，拉我的衣服，小声说：“姐姐！看大宝一手的泥，都抹到脸上去了！”

过一会儿，陈太太梳完了头。正在洗脸的时候，听见前面屋里电话的铃响。王妈去接了，出来说：“太太，高家来催了，打牌的客都来齐了。”陈太太一面擦粉，一面说：“你说我就来。”随后也就进去。

我看得忘了神，还只管站着，表妹说：“他们都走了，我们走吧。”我

摇手说：“再等一会儿，你不要忙！”

十分钟以后。陈太太打扮的珠围翠绕的出来，走到厨房门口，右手扶在门框上，对厨房里的老妈说：“高家催的紧，我不吃晚饭了，他们都不在家，老爷回来，你告诉一声儿。”说完了就转过前面去。

我正要转身，舅母从前面来了，拿着一把扇子，笑着说：“你们原来在这里，树荫底下比前院凉快。”我答应着，一面一同坐下说些闲话。

忽然听有皮鞋的声音，穿过陈太太屋里，来到后面廊子上。表妹悄声对我说：“这就是陈先生。”只听见陈先生问道：“刘妈，太太呢？”刘妈从厨房里出来说：“太太刚到高家去了。”陈先生半天不言语。过一会儿又问道：“少爷们呢？”刘妈说：“上街玩去了。”陈先生急了，说：“快去叫他们回来。天都黑了还不回家。而且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处。”

刘妈去了半天，不见回来。陈先生在廊子上踱来踱去，微微的叹气，一会儿又坐下。点上雪茄，手里拿着报纸，却抬头望天凝神深思。

又过了一会儿，仍不见他们回来，陈先生猛然站起来，扔了雪茄，戴上帽子，拿着手杖径自走了。

表妹笑说：“陈先生又生气走了。昨天陈先生和陈太太拌嘴，说陈太太不像一个当家人，成天里不在家，他们争辩以后，各自走了。他们的李妈说，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

舅母说：“人家的事情，你管他作什么，小孩子家，不许说人！”表妹笑着说：“谁管他们的事，不过学舌给表姊听听。”舅母说：“陈先生真也特别，陈太太并没有什么大不好的地方，待人很和气，不过年轻贪玩，家政自然就散漫一点，这也是小事，何必常常动气！”

谈了一会儿，我一看表，已经七点半，车还在外面等着，就辞了舅母，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起，梳洗完了，母亲对我说：“自从三哥来到北京，你还没有去看看，昨天上午亚茜来了，请你今天去呢。”——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亚茜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三嫂。我在中学的时候，她就在大学第四年级，虽只同学一年，感情很厚，所以叫惯了名字，便不改口。我很愿意去看看他们，午饭以后就坐车去了。

他们住的那条街上很是清静，都是书店和学堂。到了门口，我按了铃，一个老妈出来，很干净伶俐的样子，含笑的问我：“姓什么？找谁？”我还没有答应，亚茜已经从里面出来，我们见面，喜欢的了不得，拉着手一同进去。六年不见，亚茜更显得和蔼静穆了，但是那活泼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院子里栽了好些花，很长的一条小径，从青草地上穿到台阶底下。上了廊子，就看见苇帘的后面藤椅上，一个小男孩在那里摆积木玩。漆黑的眼睛，绯红的腮颊，不问而知是闻名未曾见面的侄儿小峻了。

亚茜笑说：“小峻，这位是姑姑。”他笑着鞠了一躬，自己觉得很不自然，便回过头去，仍玩他的积木，口中微微的唱歌。进到中间的屋子，窗外绿荫遮满，几张洋式的椅桌，一座钢琴，几件古玩，几盆花草，几张图画和照片，错错落落的点缀得非常静雅。右边一个门开着，里面几张书橱，垒着满满的中西书籍。三哥坐在书桌旁边正写着字，对面的一张椅子，似乎是亚茜坐的。我走了进去，三哥站起来，笑着说：“今天礼拜！”我道：“是的，三哥为何这样忙？”三哥说：“何尝不是忙，不过我同亚茜翻译了一本书，已经快完了，今天闲着，又拿出来消遣。”我低头一看，桌上对面有两本书，

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亚茜笔记的，字迹很草率，也有一两处改抹的痕迹。在桌子的那一边，还垒着几本也都是亚茜的字迹，是已经翻译完了的。

亚茜微微笑说：“我哪里配翻译书，不过借此多学一点英文就是了。”我说：“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诗‘红袖添香对译书’了。”大家一笑。

三哥又唤小峻进来。我拉着他的手，和他说话，觉得他应对很聪明，又知道他是幼稚生，便请他唱歌。他只笑着看着亚茜。亚茜说：“你唱吧，姑姑爱听的。”他便唱了一节，声音很响亮，字句也很清楚，他唱完了，我们一齐拍手。

随后，我又同亚茜去参观他们的家庭，觉得处处都很洁净规则，在我目中，可以算是第一了。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三哥出门去访朋友，小峻也自去睡午觉。我们便出来，坐在廊子上，微微的风，送着一阵一阵的花香。亚茜一面织着小峻的袜子，一面和我谈话。一会儿三哥回来了，小峻也醒了，我们又在一处游玩。夕阳西下，一抹晚霞，映着那灿烂的花，青绿的草，这院子里，好像一个小乐园。

晚餐的肴菜，是亚茜整治的，很是可口。我们一面用饭，一面望着窗外。小峻已经先吃过了，正在廊下捧着沙土，堆起几座小塔。

门铃响了几声，老妈子进来说：“陈先生来见。”三哥看了名片，便对亚茜说：“我还没有吃完饭，请我们的小招待员去领他进来罢。”亚茜站起来唤道，“小招待员，有客来了！”小峻抬起头来说：“妈妈，我不去，我正盖塔呢！”亚茜笑着说：“这样，我们往后就不请你当招待员了。”小峻立刻站起来说：“我去，我去。”一面抖去手上的尘土，一面跑了出去。

陈先生和小峻连说带笑的一同进入客室，——原来这位就是住在舅母隔壁的陈先生——这时三哥出去了，小峻便进来。天色渐渐的黑暗，亚茜捻亮了电灯，对我说：“请你替我说几段故事给小峻听。我要去算账了。”说完了便出去。

我说着“三只熊”的故事，小峻听得很高兴，同时我觉得他有点倦意，一看手表，已经八点了。我说：“小峻，睡觉去罢。”他揉一揉眼睛，站了起来，我拉着他的手，一同进入卧室。

他的卧房实在有趣，一色的小床小家具，小玻璃柜子里排着各种的玩具，墙上挂着各种的图画，和他自己所画的剪的花鸟人物。

他换了睡衣，上了小床，便说：“姑姑，出去罢，明天见。”我说：“你要灯不要？”他摇一摇头，我把灯捻下去，自己就出来了。

亚茜独坐在台阶上，看见我出来，笑着点一点头。我说：“小峻真是胆子大，一个人在屋里也不害怕，而且也不怕黑。”亚茜笑说：“我从来不说那些神怪悲惨的故事，去刺激他的娇嫩的脑筋。就是天黑，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自然不懂得什么叫做害怕了。”

我也坐下，看着对面客室里的灯光很亮，谈话的声音很高。这时亚茜又被老妈子叫去了，我不知不觉的就注意到他们的谈话上面去。

只听得三哥说：“我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觉得你很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人，为何现在有了这好闲纵酒的习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是什么，你难道都忘了么？”陈先生的声音很低说：“这个时势，不游玩，不拚酒，还要做什么，难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么？”三哥叹了一口气说：“这话自是有理，这个时势，就有满腔的热血，也没处去洒，实在使人灰心。但是大英雄，

当以赤手挽时势，不可为时势所挽。你自己先把根基弄坏了，将来就有用武之地，也不能做个大英雄，岂不是自暴自弃？”

这时陈先生似乎是站起来，高大的影子，不住在窗前摇漾，过了一会说：“也难怪你说这样的话，因为你有快乐，就有希望。不像我没有快乐，所以就觉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这时陈先生的声音里，满含愤激悲惨。

三哥说：“这又奇怪了，我们一同毕业，一同留学，一同回国。要论职位，你还比我高些，薪俸也比我多些，至于素志不偿，是彼此一样的，为何我就有快乐，你就没有快乐呢？”陈先生就问道：“你的家庭什么样子？我的家庭什么样子？”三哥便不言语。陈先生冷笑说：“大概你也明白……我回国以前的目的和希望，都受了大打击，已经灰了一半的心，并且在公事房终日闲坐，已经十分不耐烦。好容易回到家里，又看见那凌乱无章的家政，儿啼女哭的声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内人是个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应酬宴会，孩子们也没有教育，下人们更是无所不至。我屡次的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放任’种种误会的话。我也曾决意不去难为她，只自己独力的整理改良。无奈我连米盐的价钱都不知道，并且也不能终日坐在家里，只得听其自然。因此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困难，儿女也一天比一天放纵，更逼得我不得出去了！既出去了，又不得不寻那剧场酒馆热闹喧嚣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来冲散心中的烦恼。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不知不觉的就成了习惯。每回到酒馆的灯灭了，剧场的人散了，更深夜静，踽踽归来的时候，何尝不觉得这些事不是我陈华民所应当做的？然而……咳！峻哥呵！你要救救我才好！”这时已经听见陈先生呜咽的声音。三哥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门铃又响了，老妈进来说我的车子来接我了，便进去告辞了亚茜，坐车回家。

两个月的暑假又过去了，头一天上学从舅母家经过的时候，忽然看见陈宅门口贴着“吉屋招租”的招贴。

放学回来刚到门口，三哥也来了，衣襟上缀着一朵白纸花，脸上满含着凄惶的颜色，我很觉得惊讶，也不敢问，彼此招呼着一同进去。

母亲不住的问三哥：“亚茜和小峻都好吗？为什么不来玩玩？”这时三哥脸上才转了笑容，一面把那朵白纸花摘下来，扔在字纸篮里。

母亲说：“亚茜太过于精明强干了，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亲手去做，我看她实在太忙。但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有一毫勉强慌急的态度，匆忙忧倦的神色，总是喜喜欢欢从从容容的。这个孩子，实在可爱！”三哥说：“现在用了一个老妈，有了帮手了，本来亚茜的意思还不要用。我想一切的粗活，和小峻上学放学路上的照应，亚茜一个人是决然做不到的。并且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程度还低，雇用一个小人，于经济上没有什么出入，因此就雇了这个老妈，不过在粗活上，受亚茜的指挥，并且亚茜每天晚上还教她念字片和《百家姓》，现在名片上的姓名和账上的字，也差不多认得一多半了。”

我想起了一件事，便说：“是了，那一天陈先生来见，给她名片，她就知道是姓陈。我很觉得奇怪，却不知是亚茜的学生。”

三哥忽然叹了一口气说：“陈华民死了，今天开吊，我刚从那里回来。”——我才晓得那朵白纸花的来历，和三哥脸色不好的缘故——母亲说：“是不是留学的那个陈华民？”三哥说：“是。”母亲说：“真是奇怪，像他那么一个英俊的青年，也会死了，莫非是时症？”三哥说：“哪里是时症，不

过因为他这个人，太聪明了，他的目的希望，也太过于远大。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养精蓄锐的，满想着一回国，立刻要把中国旋转过来。谁知回国以后，政府只给他一名差遣员的缺，受了一月二百块钱无功的俸禄，他已经灰了一大半的心了。他的家庭又不能使他快乐，他就天天的拚酒，那一天他到我家里去，吓了我一大跳。从前那种可敬可爱的精神状态，都不知丢在哪里去了，头也垂了，眼光也散了，身体也虚弱了，我十分的伤心，就恐怕不大好，因此劝他常常到我家里来谈谈解闷，不要再拚酒了，他也不听。并且说：‘感谢你的盛意，不过我一到你家，看见你的儿女和你的家庭生活，相形之下，更使我心中难过，不如……’以下也没说什么，只有哭泣，我也陪了许多眼泪。以后我觉得他的身子，一天一天的软弱下去，便勉强他一同去到一个德国大夫那里去察验身体。大夫说他已得了第三期肺病，恐怕不容易治好。我更是担心，勉强他在医院住下，慢慢的治疗，我也天天去看望他。谁知上礼拜一晚上，我去看他就是末一次了。……”说到这里，三哥的声音颤动的很利害，就不再往下说。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可惜可惜！听说他的才干和学问，连英国的学生都很妒羡的。”三哥点一点头，也没有说什么。这时我想起陈太太来了，我问：“陈先生的家眷呢？”三哥说：“要回到南边去了。听说她的经济很拮据，债务也不能清理，孩子又小，将来不知怎么过活！”母亲说：“总是她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否则也可以自立。不过她的娘家很有钱，她总不至于十分吃苦。”三哥微笑说：“靠弟兄总不如靠自己！”

三哥坐一会儿，便回去了，我送他到门口，自己回来，心中很有感慨。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看，却是上学期的笔记，末页便是李博士的演说，内中的话就是论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

（原载 1919 年 9 月 18—22 日北京《晨报》第 7 版）

斯人独憔悴

一个黄昏，一片极目无际绒绒的青草，映着半天的晚霞，恰如一幅图画。忽然一缕黑烟，津浦路的晚车，从地平线边蜿蜒而来。

头等车上，凭窗立着一个少年。年纪约有十七八岁。学生打扮，眉目很英秀，只是神色非常的沉寂，似乎有重大的忧虑，压在眉端。他注目望着这一片平原，却不像是看玩景色，一会儿微微的叹口气，猛然将手中拿着的一张印刷品，撕得粉碎，扬在窗外，口中微吟道：“安邦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

站在背后的刘贵，轻轻的说道：“二少爷，窗口风大，不要尽着站在那里！”他回头一看，便坐了下去，脸上仍显着极其无聊。刘贵递过一张报纸来，他摇一摇头，却仍旧站起来，凭在窗口。

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火车渐渐的走近天津，这二少爷的颜色，也渐渐的沉寂。车到了站，刘贵跟着下了车，走出站外，便有一辆汽车，等着他们。呜呜的响声，又送他们到家了。

家门口停着四五辆汽车，门楣上的电灯，照耀得明如白昼。两个兵丁，倚着枪站在灯下，看见二少爷来了，赶紧立正。他略一点头，一直走了进去。

客厅里边有打牌说笑的声音，五六个仆役，出来进去的伺候着。二少爷从门外经过的时候，他们都笑着请了安，他却皱着眉，摇一摇头，不叫他们声响，悄悄的走进里院去。

他姊姊颖贞，正在自己屋里灯下看书。东厢房里，也有妇女们打牌欢笑的声音。

他走进颖贞屋里，颖贞听见帘子响，回过头来，一看，连忙站起来，说：“颖石，你回来了，颖铭呢？”颖石说：“铭哥被我们学校的干事部留下了，因为他是个重要的人物。”颖贞皱眉道：“你见过父亲没有？”颖石道：“没有，父亲打着牌，我没敢惊动。”颖贞似乎要说什么，看着他弟弟的脸，却又咽住。

这时化卿先生从外面进来，叫道：“颖贞，他们回来了么？”颖贞连忙应道：“石弟回来了，在屋里呢。”一面把颖石推出去。颖石慌忙走出廊外，迎着父亲，请了一个木强不灵的安。化卿看了颖石一眼，问：“你哥哥呢？”颖石吞吞吐吐的答应道：“铭哥病了，不能回来，在医院里住着呢。”化卿咄的一声道：“胡说！你们在南京做了什么代表了，难道我不晓得！”颖石也不敢做声，跟着父亲进来。化卿一面坐下，一面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掷给颖石道：“你自己看吧！”颖石两手颤动着，拿起信来。原来是他们校长给他父亲的信，说他们两个都在学生会里，做什么代表和干事，恐怕他们是年幼无知，受人胁诱；请他父亲叫他们回来，免得将来惩戒的时候，玉石俱焚，有碍情面，等等的话。颖石看完了，低着头也不言语。化卿冷笑说：“还有什么可辩的么？”颖石道：“这是校长他自己误会，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因为近来青岛的问题，很是紧急，国民却仍然沉睡不醒。我们很觉得悲痛，便出去给他们演讲，并劝人购买国货，盼望他们一齐醒悟过来，鼓起民气，可以做政府的后援。这并不是作奸犯科……”化卿道：“你瞒得过我，却瞒不过校长，他同我是老朋友，并且你们去的时候，我还托他照应，他自然得告诉我的。我只恨你们不学好，离了我的眼，便将我所嘱咐的话，忘在九霄云外，和那些血气之徒，连在一起，便想犯上作乱，我真不愿意有

这样伟人英雄的儿子！”颖石听着，急得脸都红了，眼泪在眼圈里乱转，过了一会子说：“父亲不要误会！我们的同学，也不是血气之徒，不过国家危险的时候，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自然都有一份热肠。并且这爱国运动，绝对没有一点暴乱的行为，极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赞美的。至于说我们要做英雄伟人，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学生们，在外面运动的多着呢，他们的才干，胜过我们百倍，就是有伟人英雄的头衔，也轮不到……”这时颖石脸上火热，眼泪也干了，目光奕奕的一直说下去。颖贞看见她兄弟热血喷薄，改了常度，话语渐渐的激烈起来，恐怕要惹父亲的盛怒，十分的担心着急，便对他使个眼色……

忽然一声桌子响，茶杯花瓶都摔在地下，跌得粉碎。化卿先生脸都气黄了，站了起来，喝道：“好！好！率性和我辩驳起来了！这样小小的年纪，便眼里没有父亲了，这还了得！”颖贞惊呆了。颖石退到屋角，手足都吓得冰冷。厢房里的姨娘们，听见化卿声色俱厉，都搁下牌，站在廊外，悄悄的听着。

化卿道：“你们是国民一分子，难道政府里面，都是外国人？若没有学生出来爱国，恐怕中国早就灭亡了！照此说来，亏得我有你们两个爱国的儿子，否则我竟是民国的罪人了！”颖贞看父亲气到这个地步，慢慢的走过来，想解劝一两句。化卿又说道：“要论到青岛的事情，日本从德国手里夺过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是中立国的地位，论理应该归与他们。况且他们还说和我们共同管理，总算是仁至义尽的了！现在我们政府里一切的用款，哪一项不是和他们借来的？像这样缓急相通的朋友，难道便可以随随便便的得罪了？眼看着这交情便要你们闹糟了，日本兵来的时候，横竖你们也只是后退，仍是政府去承担。你这会儿也不言语了，你自己想一想，你们做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以怨报德？是不是不顾大局？”颖石低着头，眼泪又滚了下来。

化卿便一叠连声叫刘贵，刘贵慌忙答应着，垂着手站在帘外。化卿骂道：“无用的东西！我叫你去接他们，为何只接回一个来？难道他的话可听，我的话不可听么？”刘贵也不敢答应。化卿又说：“明天早车你再走一遭，你告诉大少爷说要是再不回来，就永远不必回家了。”刘贵应了几声“是”，慢慢的退了出去。

四姨娘走了进来，笑着说：“二少爷年纪小，老爷也不必和他生气了，外头还有客坐着呢。”一面又问颖石说：“少爷穿得这样单薄，不觉得冷么？”化卿便上下打量了颖石一番，冷笑说：“率性连白鞋白帽，都穿戴起来，这便是‘无父无君’的证据了！”

一个仆人进来说：“王老爷要回去了。”化卿方站起走出，姨娘们也慢慢的自去打牌，屋里又只剩姊弟二人。

颖贞叹了一口气，叫：“张妈，将地下打扫了，再吩咐厨房开一桌饭来，二少爷还没有吃饭呢。”张妈在外面答应着。颖石摇手说：“不用了。”一面说：“哥哥真个在医院里，这一两天恐怕还不能回来。”颖贞道：“你刚才不是说被干事部留下么？”颖石说：“这不过是一半的缘由，上礼拜六他们那一队出去演讲，被军队围住，一定不叫开讲。哥哥上去和他们讲理，说得慷慨激昂。听的人愈聚愈多，都大呼拍手。那排长恼羞成怒，拿着枪头的刺刀，向哥哥的手臂上扎了一下，当下……哥哥……便昏倒了。那时……”颖石说到这里，已经哭得哽咽难言。颖贞也哭了，便说：“唉，是真……”颖石哭着应道：“可不是真的么？”

明天一清早，刘贵就到里院问道：“张姐，你问问大小姐有什么话吩咐没有。我要走了。”张妈进去回了，颖贞隔着玻璃窗说：“你告诉大少爷，千万快快的回来，也千万不要穿白帆布鞋子，省得老爷又要动气。”

两天以后，颖铭也回来了，穿着白官纱衫，青纱马褂，脚底下是白袜子，青缎鞋，戴着一顶小帽，更显得面色惨白。进院的时候，姊姊和弟弟，都坐在廊子上，逗小狗儿玩。颖石看见哥哥这样打扮着回来，不禁好笑，又觉得十分伤心，含着眼泪，站起来点一点头。颖铭反微微的惨笑。姊姊也没说什么，只往东厢房努一努嘴。颖铭会意，便伸了一伸舌头，笑了一笑，恭恭敬敬的进去。

化卿正卧在床上吞云吐雾，四姨娘坐在一旁，陪着说话。颖铭进去了，化卿连正眼也不看，仍旧不住的抽烟。颖铭不敢言语，只垂手站在一旁，等到化卿慢慢的坐起来，方才过去请了安。化卿道：“你也肯回来了么？我以为你是‘国尔忘家’的了！”颖铭红了脸道：“孩儿实在是病着，不然……”化卿冷笑了几声，方要说话。四姨娘正在那里烧烟，看见化卿颜色又变了，便连忙坐起来，说：“得了！前两天就为着什么‘青岛’‘白岛’的事，和二少爷生气，把小姐屋里的东西都摔了，自己还气得头痛两天，今天才好了，又来找事。他两个都已经回来了，就算了，何必又生这多余的气？”一面又回头对颖铭说：“大少爷，你先出去歇歇罢，我已经吩咐厨房里，替你预备下饭了。”化卿听了四姨娘一篇的话，便也不再说什么，就从四姨娘手里，接过烟枪来，一面卧下。颖铭看见他父亲的怒气，已经被四姨娘压了下去，便悄悄的退了出来，径到颖贞屋里。

颖贞问道：“铭弟，你的伤好了么？”颖铭望了一望窗外，便卷起袖子来，臂上的绷带裹得很厚，也隐隐的现出血迹。颖贞满心的不忍，便道：“快放下来吧！省得招了风要肿起来。”颖石问：“哥哥，现在还痛不痛？”颖铭一面放下袖子，一面笑道：“我要是怕痛，当初也不肯出去了！”颖贞问道：“现在你们干事部里的情形怎么样？你的缺有人替了么？”颖铭道：“刘贵来了，告诉我父亲和石弟生气的光景，以及父亲和你吩咐我的话，我哪里还敢逗留，赶紧收拾了回来。他们原是再三的不肯，我只得将家里的情形告诉了，他们也只得放我走。至于他们进行的手续，也都和别的学校大同小异的。”颖石道：“你还算侥幸，只可怜我当了先锋，冒冒失失的正碰在气头上。那天晚上的光景，真是……从我有生以来，也没有挨过这样的骂！唉，处在这样黑暗的家庭，还有什么可说的，中国空生了我这个人了。”说着便滴下泪来。颖贞道：“都是你们校长给送了信，否则也不至于被父亲知道。其实我在学校里，也办了不少的事。不过在父亲面前，总是附和他的意见，父亲便拿我当做好人，因此也不拦阻我去上学。”说到此处，颖铭不禁好笑。

颖铭的行李到了，化卿便亲自出来逐样的翻检，看见书籍堆里有好几束的印刷物，并各种的杂志；化卿略一过目，便都撕了，登时满院里纸花乱飞。颖铭颖石在窗内看见，也不敢出来，只急得悄悄的跺脚，低声对颖贞说：“姊姊！你出去救一救吧！”颖贞便出来，对化卿陪笑说：“不用父亲费力了，等我来检看吧。天都黑了，你老人家眼花，回头把讲义也撕了，岂不可惜。”一面便弯腰去检点，化卿才慢慢的走开。

他们弟兄二人，仍旧住在当初的小院里，度那百无聊赖的光阴。书房里虽然也垒着满满的书，却都是制艺、策论和古文、唐诗等等。所看的报纸，也只有《公言报》一种，连消遣的材料都没有了。至于学校里朋友的交际和

通信，是一律在禁止之列。颖石生性本来是活泼的，加以这些日子，在学校内很是自由，忽然关在家内，便觉得非常的不惯，背地里咳声叹气。闷来便拿起笔乱写些白话文章，写完又不敢留着，便又自己撕了，撕了又写，天天这样。颖铭是一个沉默的人，也不显出失意的样子，每天临几张字帖，读几遍唐诗，自己在小院子里，浇花种竹，率性连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起来。有时他们也和几个姨娘一处打牌，但是他们所最以为快乐的事情，便是和姊姊颖贞，三人在一块儿，谈话解闷。

化卿的气，也渐渐的平了，看见他们三人，这些日子，倒是很循规蹈矩的，心中便也喜欢；无形中便把限制的条件，松了一点。

有一天，颖铭替父亲去应酬一个饭局，回来便悄悄的对颖贞说：“姊姊，今天我在道上，遇见我们学校干事部里的几个同学，都骑着自行车，带着几卷的印刷物，在街上走。我奇怪他们为何都来到天津，想是请愿团中也有他们，当下也不及打个招呼，汽车便走过去了。”颖石听了便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这里，告诉我们一点学校里的消息？想是以为我们现在不热心了，便不理我们了，唉，真是委屈！”说着觉得十分激切。颖贞微笑道：“这事我却赞成。”颖石便问道：“为什么不赞成？”颖贞道：“外交内政的问题，先不必说。看他们请愿的条件，哪一条是办得到的？就是都办得到，政府也决然不肯应许，恐怕启学生干政之渐。这样日久天长的做下去，不过多住几回警察厅，并且两方面都用柔软的办法，回数多了，也都觉得无意思，不但没有结果，也不能下台。我劝你们秋季上学以后，还是做一点切实的事情，颖铭，你看怎样？”颖铭点一点头，也不说什么。颖石本来没有成见，便也赞成兄姊的意思。

一个礼拜以后，南京学堂来了一封公函，报告开学的日期。弟兄二人，都喜欢得吃不下饭去，都催着颖贞去和父亲要了学费，便好动身。颖贞去说时，化卿却道：“不必去了，现在这风潮还没有平息，将来还要捣乱。我已经把他两个人都补了办事员，先做几年事，定一定性子。求学一节，日后再议吧！”颖贞呆了一呆，便说：“他们的学问和阅历，都还不够办事的资格，倘若……”化卿摇头道：“不要紧的，哪里便用得着他们去办事？就是办事上有一差二错，有我在还怕什么！”颖贞知道难以进言，坐了一会，便出来了。

走到院子里，心中很是游移不决，恐怕他们听见了，一定要难受。正要转身进来，只见刘贵在院门口，探了一探头，便走近前说：“大少爷说，叫我看小姐出来了，便请过那院去。”颖贞只得过来。颖石迎着姊姊，伸手道：“钞票呢？”颖贞微微的笑了一笑，一面走进屋里坐下，慢慢的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兄弟二人听完了，都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颖石忍不住哭倒在床上道：“难道我们连求学的希望都绝了么？”颖铭眼圈也红了，便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转，仍旧坐下。颖贞也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坐了半天，便默默的出来，心中非常的难过，只得自己在屋里弹琴散闷。等到黄昏，还不见他们出来，便悄悄的走到他们院里，从窗外往里看时，颖石蒙着头，在床上躺着，想是睡着了。颖铭斜倚在一张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唐诗“心不在焉”的只管往下吟哦。到了“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似乎有了感触，便来回的念了几遍。颖贞便不进去，自己又悄悄的回来，走到小院的门口，还听见颖铭低徊欲绝的吟道：“……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原载 1919 年 10 月 7—12 日北京《晨报》第 7 版）

去 国

英士独自一人凭在船头阑干上，正在神思飞越的时候。一轮明月，照着太平洋浩浩无边的水。一片晶莹朗澈，船不住的往前走着，船头的浪花，溅卷如雪。舱面上还有许多的旅客，三三两两的坐立谈话，或是唱歌。

他心中都被快乐和希望充满了，回想八年以前，十七岁的时候，父亲朱衡从美国来了一封信，叫他跟着自己的一位朋友，来美国预备学习土木工程，他喜欢得什么似的。他年纪虽小，志气极大，当下也没有一点的犹豫留恋，便辞了母亲和八岁的小妹妹，乘风破浪的去到新大陆。

那时还是宣统三年九月，他正走到太平洋的中央，便听得国内已经起了革命。朱衡本是革命党中的重要份子，得了党中的命令，便立刻回到中国。英士绕了半个地球，也没有拜见他的父亲，只由他父亲的朋友，替他安顿清楚，他便独自在美国留学了七年。

年限满了，课程也完毕了，他的才干和思想，本来是很超绝的，他自己又肯用功，因此毕业的成绩，是全班的第一，师友们都是十分夸羨，他自己也喜欢的了不得。毕业后不及两个礼拜，便赶紧收拾了，回到祖国。

这时他在船上回头看了一眼，便坐下，背靠在阑干上，口里微微的唱着国歌。心想：“中国已经改成民国了，虽然共和的程度还是幼稚，但是从报纸上看见说袁世凯想做皇帝，失败了一次，宣统复辟，又失败了一次，可见民气是很有希望的。以我这样的少年，回到少年时代大有作为的中国，正合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那两句话。我何幸是一个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国，亲爱的父母姊妹！亲爱的祖国！我英士离着你们一天一天的近了。”

想到这里，不禁微笑着站了起来，在舱面上走来走去，脑中生了无数的幻象，头一件事就想到慈爱的父母，虽然那温煦的慈颜，时时涌现目前，但是现在也许增了老态，他们看见了八年远游的爱子，不知要怎样的得意喜欢！“娇小的妹妹，当我离家的时候，她送我上船，含泪拉着我的手说了‘再见’，就伏在母亲怀里哭了，我本来是一点没有留恋的，那时也不禁落了几点的热泪。船开了以后，还看见她和母亲，站在码头上，扬着手巾，过了几分钟，她的影儿，才模模糊糊的看不见了。这件事是我常常想起的，今年她已经——十五——十六了，想是已经长成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女郎，我现在回去了，不知她还认得我不呢？——还有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学小友，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都建树了什么事业？”

他脑中的幻象，顷刻万变，直到明月走到天中，舱面上玩月的旅客，都散尽了。他也觉得海风锐厉不可少留，才慢慢的下来，回到自己房里，去做那“祖国庄严”的梦。

两个礼拜以后，英士提着两个皮包，一步一步的向着家门走着，淡烟暮霭里，看见他家墙内几株柳树后的白石楼屋，从绿色的窗帘里，隐隐的透出灯光，好像有人影在窗前摇曳。他不禁乐极，又有一点心怯！走近门口，按一按门铃，有一个不相识的仆人，走出来开了门，上下打量了英士一番；要问又不敢问。英士不禁失笑。这时有一个老妈子从里面走了出来，看见英士，便走近前来，喜得眉开眼笑道：“这不是大少爷么？”英士认出她是妹妹芳士的奶娘，也喜欢的了不得；便道：“原来是吴妈，老爷太太都在家么？”一面便将皮包递与仆人，一同走了进去，吴妈道：“老爷太太都在楼上呢，

盼得眼都花了。”英士笑了一笑，便问道：“芳姑娘呢？”吴妈道：“芳姑娘还在学堂里，听说她们今天赛网球，所以回来得晚些。”一面说着便上了楼，朱衡和他的夫人，都站在梯口，英士上前鞠了躬，彼此都喜欢得不知说什么好。进到屋里，一同坐下，吴妈打上洗脸水，便在一旁看着，夫人道：“英士！你是几时动身的？怎么也不告诉一声儿，芳士还想写信去问。”英士一面洗脸，一面笑道：“我完了事，立刻就回来，用不着写信。就是写信，我也是和信同时到的。”朱衡问道：“我那几位朋友都好么？”英士说：“都好，吴先生和李先生还送我上了船，他们叫我替他们问你们二位老人家好。他们还说请父亲过年到美国去游历，他们都很想望父亲的风采。”朱衡笑了一笑。

这时吴妈笑着对夫人说：“太太！看英哥去了这几年，比老爷还高了，真是长的快。”夫人也笑着望着英士。英士笑道：“我和美国的同学比起来，还不算是很高的！”

仆人上来问道：“晚饭的时候到了，等不等芳姑？”吴妈说：“不必等了，少爷还没有吃饭呢！”说着他们便一齐下楼去，吃过了饭，就在对面客室里，谈些别后数年来的事情。

英士便问父亲道：“现在国内的事情怎么样呢？”朱衡笑了一笑，道：“你看报纸就知道了。”英士又道：“关于铁路的事业，是不是积极进行呢？”朱衡说：“没有款项，拿什么去进行！现在国库空虚如洗，动不动就是借款。南北两方，言战的时候，金钱都用在硝烟弹雨里，言和的时候，又全用在应酬疏通里，花钱如同流水一般，哪里还有功夫去论路政？”英士呆了一呆，说：“别的事业呢？”朱衡道：“自然也都如此了！”夫人笑对英士说：“你何必如此着急？有了才学，不怕无事可做，政府里虽然现在是穷得很，总不至于长久如此的，况且现在工商界上，也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不是一定只看着政府……”英士口里答应着，心中却有一点失望，便又谈到别的事情上去。

这时听得外面院子里，有说笑的声音。夫人望了一望窗外，便道：“芳士回来了！”英士便站起来，要走出去，芳士已经到了客室的门口，刚掀开帘子，猛然看见英士，觉得眼生，又要缩回去，夫人笑着唤道：“芳士！你哥哥回来了。”芳士才笑着进来，和英士点一点头，似乎有一点不好意思，便走近母亲身旁。英士看见他妹妹手里拿着一个球拍，脚下穿着白帆布的橡皮底球鞋，身上是白衣青裙，打扮的非常素淡，精神却非常活泼，并且儿时的面庞，还可以依稀认出。便笑着问道：“妹妹！你们今天赛球么？”芳士道：“是的。”回头又对夫人说：“妈妈！今天还是我们这边胜了，他们说明天还要决最后的胜负呢！”朱衡笑道，“是了！成天里只玩球，你哥哥回来，你又有了球伴了。”芳士说：“哥哥也会打球么？”英士说：“我打的不好”。芳士道：“不要紧的，天还没有大黑，我们等一会儿再打球去。”说着，他兄妹两人，果然同向球场去了。屋里只剩了朱衡和夫人。

夫人笑道：“英士刚从外国回来，兴兴头头的，你何必尽说那些败兴的话，我看他似乎有一点失望。”朱衡道：“这些都是实话，他以后都要知道的，何必瞒他呢？”夫人道：“我看你近来的言论和思想，都非常的悲观，和从前大不相同，这是什么原故呢？”

这时朱衡忽然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转，叹了一口气，对夫人说：“自从我十八岁父亲死了以后，我便入了当时所叫做‘同盟会’的。成天里废寝忘食，奔走国事，我父亲遗下的数十万家财，被我花去大半。乡里戚党，都

把我看作败子狂徒，又加以我也在通缉之列，都不敢理我了，其实我也更不理他们。二十年之中，足迹遍天涯，也结识了不少的人，无论是中外的革命志士，我们都是一见如故，‘剑外惟馀肝胆在，镜中应诧头颅好’，便是我当日的写照了……”

夫人忽然笑道：“我还记得从前有一个我父亲的朋友，对我父亲说：‘朱衡这个孩子，闹的太不象样了，现在到处都挂着他的像片，缉捕得很紧，拿着了就地正法，你的千金终于是要吃苦的。’便劝我父亲解除了这婚约，以后也不知为何便没有实现。”

朱衡笑道：“我当日满心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热气，倒是很愿意解约的。不过你父亲还看得起我，不肯照办就是了。”

朱衡又坐下，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点上雪茄，又说道：“当时真是可以当得‘热狂’两个字，整年整月的，只在刀俎网罗里转来转去，有好几回都是已濒于危。就如那次广州起事，我还是得了朋友的密电，从日本赶回来的，又从上海带了一箱的炸弹，雍容谈笑的进了广州城。同志都会了面，起事那一天的早晨，我们都聚在一处，预备出发，我结束好了，端起酒杯来，心中一阵一阵的如同潮卷，也不是悲惨，也不是快乐。大家似笑非笑的都照了杯，握了握手，慷慨激昂的便一队一队的出发了。”

朱衡说到这里，声音很颤动，脸上渐渐的红起来，目光流动，少年时候的热血，又在他心中怒沸了。

他接着又说：“那天的光景，也记不清了，当时目中耳中，只觉得枪声刀影，血肉横飞。到了晚上，一百多人雨打落花似的，死的死，走的走，拿的拿，都散尽了。我一身的腥血，一口气跑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将带去的衣服换上了，在荒草地里，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清早，又进城去，还遇见几个同志，都改了装，彼此只惨笑着打个照会。以后在我离开广州以先，我去到黄花岗上，和我的几十位同志，洒泪而别。咳！‘战场白骨艳于花’，他们为国而死，是光荣的，只可怜大事未成，吾党少年；又弱几个了。——还有那一次奉天、汉阳的事情，都是你所知道的。当时那样蹈汤火，冒白刃，今日海角，明日天涯，不过都当它是做了几场恶梦。现在追想起来，真是叫人啼笑不得，这才是‘始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了。”说到这里，不知不觉的，便流下两行热泪来。

夫人笑说：“那又何苦。横竖共和已经造成了，功成身隐，全始全终的，又有什么缺憾呢？”

朱衡猛然站起来说：“要不是造成这样的共和，我还不至于这样的悲愤。只可惜我们洒了许多热血，抛了许多头颅，只换得一个匾额，当年的辛苦，都成了虚空。数千百的同志，都做了冤鬼。咳！那一年袁皇帝的刺客来见我的时候，我后悔不曾出去迎接他……”夫人道：“你说话的终结，就是这一句，真是没有意思！”

朱衡道：“我本来不说，都是你提起英士的事情来，我才说的。英士年纪轻，阅历浅，又是新从外国回来，不知道这一切的景况，我想他那雄心壮志，终久要受打击的。”

夫人道：“虽然如此，你也应该替他打算。”

朱衡道：“这个自然，现在北京政界里头的人，还有几个和我有交情可以说话的，但是只怕支俸不做事，不合英士的心……”

这时英士和芳士一面说笑着走了进来，他们父子女女又在一处，说着闲

话，直到夜深。

第二天早晨，英士起的很早。看了一会子的报，心中觉得不很痛快；芳士又上学去了，家里甚是寂静。英士便出去拜访朋友。他的几个朋友都星散了，只见着两个。一位是县里小学校的教员，一位是做报馆里的访事，他们见了英士，都不像从前那样的豪爽，只客客气气的谈话，又恭维了英士一番。英士觉着听不入耳，便问到他们所做的事业，他们只叹气说：“哪里是什么事业，不过都是‘饭碗主义’罢了，有什么建设可言呢？”随后又谈到国事，他们更是十分的感慨，便一五一十的将历年来国中情形都告诉了。英士听了，背上如同浇了一盆冷水，便也无话可说，坐了一会，就告辞回来。

回到家里，朱衡正坐在写字台边写着信。夫人坐在一边看书，英士便和母亲谈话。一会子朱衡写完了信，递给英士说：“你说要到北京去，把我这封信带去，或者就可以得个位置。”夫人便跟着说道：“你刚回来，也须休息休息，过两天再去吧。”英士答应了，便回到自己卧室，将那信放在皮包里，凭在窗前，看着楼下园子里的景物，一面将回国后所得的印象，翻来覆去的思想，心中觉得十分的抑郁。想到今年春天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机器厂的主人，请他在厂里作事，薪水很是丰厚，他心中觉得游移不决；因为他自己新发明了一件机器，已经画出图样来，还没有从事制造，若是在厂里作事，正是一个制造的好机会。但是那时他还没有毕业，又想毕业以后赶紧回国，不愿将历年所学的替别国效力，因此便极力的推辞。那厂主还留恋不舍的说：“你回国以后，如不能有什么好机会，还请到我们这里来。”英士姑且答应着，以后也就置之度外了。这时他想，“如果国内真个没有什么可做的，何不仍去美国，一面把那机器制成了，岂不是完了一个心愿。”忽然又转念说：“怪不得人说留学生一回回国，便无志了。我回来才有几时，社会里的一切状况，还没有细细的观察，便又起了这去国的念头。总是我自己没有一点毅力，所以不能忍耐，我如再到美国，也叫别人笑话我，不如明日就到北京，看看光景再说吧。”

这时芳士放学回来，正走到院子里，抬头看见哥哥独自站在窗口出神，便笑道：“哥哥今天没有出门么？”英士猛然听见了，也便笑道：“我早晨出门已经回来了，你今日为何回来的早？”芳士说：“今天是礼拜六，我们照例是放半天学。哥哥如没有事，请下来替我讲一段英文。”英士便走下楼去。

第二天的晚车，英士便上北京了，火车风驰电掣的走着，他还嫌慢，恨不得一时就到！无聊时只凭在窗口，观看景物。只觉过了长江以北，气候渐渐的冷起来，大风扬尘，惊沙扑面，草木也渐渐的黄起来，人民的口音也渐渐的改变了。还有两件事，使英士心中可笑又可怜的，就是北方的乡民，脑后大半都垂着发辮。每到火车停的时候，更有那无数的叫化子，向人哀哀求乞，直到开车之后，才渐渐的听不见他们的悲声。

英士到了北京，便带着他父亲的信去见某总长，去了两次，都没有见着。去的太早了，他还没有起床，太晚了又碰着他出门了，到了第三回，才出来接见。英士将那一封信呈上，他看完了先问：“尊大人现在都好么？我们是好久没有见面了。”接着便道：“现在部里人浮于事，我手里的名条还有几百，实在是难以安插。外人不知道这些苦处，还说我不照顾戚友，真是太难了。但我与尊大人的交情，不比别人，你既是远道而来，自然应该极力设法，请稍等两天，一定有个回信。”

英士正要同他说自己要想做点实事，不愿意得虚职的话，他接着说：“我现在还要上国务院，少陪了。”便站了起来，英士也只得起身告辞。一个礼拜以后，还没有回信，英士十分着急，又不便去催。又过了五天。便接到一张委任状，将他补了技正。英士想技正这个名目，必是有事可做的，自己甚是喜欢，第二天上午，就去部里到差。

这时钟正八点。英士走进部里，偌大的衙门，还静悄悄的没有一个办公的人员，他真是纳闷，也只得在技正室里坐着，一会儿又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过了十点钟，才陆陆续续的又来了几个技正，其中还有两位是英士在美国时候的同学，彼此见面都很喜欢。未曾相识的，也介绍着都见过了，便坐下谈起话来。英士看表已经十点半，便道：“我不耽搁你们的时候了，你们快办公事吧！”他们都笑了道：“这便是公事了。”英士很觉得怪讶，问起来才晓得技正原来是个闲员，无事可做，技正室便是他们的谈话室，乐意的时候来画了到，便在一处闲谈，消磨光阴；否则有时不来也不要紧的。英士道：“难道国家自出薪俸，供养我们这般留学生？”他们叹气说：“哪里是我们愿意这样。无奈衙门里实在无事可做，有这个位置还算是好的，别的同学也有做差遣员的，职位又低，薪水更薄，那没有人情的，便都在裁撤之内了。”英士道：“也是你们愿意株守，为何不出去自己做些事业？”他们惨笑说：“不用提了，起先我们几个人，原是想办一个工厂。不但可以振兴实业，也可以救济贫民。但是办工厂先要有资本，我们都是妙手空空，所以虽然章程已经订出，一切的设备，也都安排妥当，只是这股本却是集不起来，过了些日子，便也作为罢论了。”这一场的谈话，把英士满心的高兴完全打消了，时候到了，只得无精打采的出来。

英士的同学同事们，都住在一个公寓里，英士便也搬进公寓里面去。成天里早晨去到技正室，谈了一天的话，晚上回来，同学便都出去游玩，直到夜里一两点钟，他们才陆陆续续的回来。有时他们便在公寓里打牌闹酒，都成了习惯。支了薪水，都消耗在饮博闲玩里。英士回国的日子尚浅，还不会沾染这种恶习，只自己在屋里灯下独坐看书阅报，却也觉得凄寂不堪。有时睡梦中醒来，只听得他们猜拳行令，喝雉呼卢，不禁悲从中来。然而英士总不能规劝他们，因为每一提及，他们更说出好些牢骚的话。以后英士便也有时出去疏散，晚凉的时候，到中央公园茶桌上闲坐，或是在树底下看书，礼拜日便带了照相匣独自骑着驴子出城，去看玩各处的名胜，照了不少的风景片，寄与芳士。有时也在技正室里，翻译些外国杂志上的文章，向报馆投稿去，此外就无事可干了。

有一天，一个同学悄悄的对英士说：“你知道我们的总长要更换了么？”英士说：“我不知道，但是更换总长，与我们有什样相干？”同学笑道：“你为何这样不明白世故？衙门里头，每换一个新总长，就有一番的更动。我们的位置，恐怕不牢，你自己快设法运动吧。”英士微微的笑了一笑，也不说什么。

那夜正是正月十五，公寓里的人，都出去看热闹，只剩下英士一人，守着寂寞的良宵，心绪如潮。他想，“回国半年以后，差不多的事情，我都已经明白了，但是我还留连不舍的不忍离去，因为我八年的盼望，总不甘心落个这样的结果，还是盼着万一有事可为。半年之中，百般忍耐，不肯随波逐流，卷入这恶社会的旋涡里去。不想如今却要把真才实学撇在一边，拿着昂藏七尺之躯，去学那奴颜婢膝的行为，壮志雄心，消磨殆尽。咳！我何不幸

是一个中国的少年，又何不幸生在今日的中国……”他想到这里，神经几乎错乱起来，便回头走到炉边，拉过一张椅子坐下，凝神望着炉火。看着它从炽红渐渐的昏暗下去，又渐渐的成了死灰。这时英士心头冰冷，只扶着头坐着，看着炉火，动也不动。

忽然听见外面敲门，英士站起来，开了门，接进一封信来。灯下拆开一看，原来是芳士的信，说她今年春季毕业，父亲想送她到美国去留学，又说了许多高兴的话。信内还夹着一封美国工厂的来信，仍是请他去到美国，并说如蒙台诺，请他立刻首途等等。他看完了，呆立了半天，忽然咬着牙说：

“去吧！不如先去到美国，把那件机器做成了，也正好和芳士同行。只是……可怜呵！我的初志，决不是如此的。祖国呵！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这时英士虽已经是下了这去国的决心，那眼泪却如同断线的珍珠一般滚了下来。耳边还隐隐的听见街上的笙歌阵阵，满天的爆竹声，点缀这太平新岁。

第二天英士便将辞职的呈文递上了，总长因为自己也快要去职，便不十分挽留。当天的晚车，英士辞了同伴，就出京去了。

到家的时候，树梢雪压，窗户里仍旧透出灯光，还听得琴韵铮铮。英士心中的苦乐，却和前一次回家大不相同了。走上楼去，朱衡和夫人正在炉边坐着，寂寂无声的下着棋，芳士却在窗前弹琴。看见英士走了上来，都很奇怪。英士也没说什么，见过了父母，便对芳士说：“妹妹！我特意回来，要送你到美国去。”芳士喜道：“哥哥！是真的么？”英士点一点头。夫人道：“你为何又想去到美国？”英士说：“一切的事情，我都明白了，在国内株守，太没有意思了。”朱衡看着夫人微微的笑了一笑。英士又说：“前天我将辞职呈文递上了，当天就出京的，因为我想与其在国内消磨了这少年的光阴，沾染这恶社会的习气，久而久之，恐怕就不可救药。不如先去到外国，做一点实事，并且可以照应妹妹，等到她毕业了，我们再一同回来，岂不是一举两得？”朱衡点一点首说：“你送妹妹去也好，省得我自己又走一遭。”芳士十分的喜欢道：“我正愁父亲虽然送我去，却不能长在那里，没有亲人照看着，我难免要想家的，这样是最好不过的了！”

太平洋浩浩无边的水，和天上明明的月，还是和去年一样。英士凭在阑干上，心中起了无限的感慨。芳士正在那边和同船的女伴谈笑，回头看见英士凝神望远，似乎起了什么感触，便走过来笑着唤道：“哥哥！你今晚为何这样的怅怅不乐？”英士慢慢的回过头来，微微笑说：“我倒没有什么不乐，不过今年又过太平洋，却是我万想不到的。”芳士笑道：“我自少就盼着什么时候，我能像哥哥那样‘扁舟横渡太平洋’，那时我才得意喜欢呢，今天果然遇见这光景了。我想等我学成归国的时候，一定有可以贡献的，也不枉我自己切望了一场。”这时英士却拿着悲凉恳切的目光，看着芳士说：“妹妹！我盼望等你回去时候的那个中国，不是我现在所遇见的这个中国，那就好了！”

（原载 1919 年 11 月 22—26 日北京《晨报》第 7 版）

庄鸿的姊姊

我和弟弟对坐在炉旁的小圆桌旁边，桌上摆着一大盘的果子和糕点。盘子中间放着一个大木瓜，香气很浓。四壁的梅花瘦影，交互横斜。炉火熊熊。灯光灿然。这屋里寂静已极。弟弟一边剥着栗子皮，一边和我谈到别后半年的事情。

他在唐山工业学校肄业，离家很远，只有年假暑假，我们才能聚首，所以我们见面加倍的喜欢亲密。这天晚上，母亲和两个小弟弟，到舅母家去，他却要在家里和我作伴。这时弟弟笑问道：“姊姊！我听见二弟说，你近来做了几篇小说，可否让我看看？”我说：“稿子都撕去了，但是二弟曾从报纸上裁下我的小说来留着，我去找一找看。”一面便去找了来递给他。他接过来便一篇一篇的往下看，我自己又慢慢的坐下。

忽然弟弟抬起头来，四下里看了一看，笑对我说：“我们现在又走到小说里去了。这屋里的光景，和你做的那一篇《秋雨秋风愁煞人》头一段的光景，是一样的，不过窗外没有秋风秋雨，窗内却添了炉火，桂花也换了梅花了。”我也笑道：“窗外还有一件美景，是这篇小说里所没有的。”他便走到窗下，掀起窗帘看了一看，回头笑说：“是不是庭院里的玉树琼枝？”我道：“是了。”弟弟又挨次将小说看完了，便说：“倒也有点意思。”我笑了一笑说：“这不过是我闷来借此消遣就是了，我哪里配作小说？”弟弟说：“你现在有工夫为什么不作？”我一面站起来一面笑道：“年假里也应该休息休息，而且你回来了，我们一块儿谈话游玩，何等热闹，更不愿意……”

这时候仆人进来，递给弟弟一张名片。弟弟看了便说：“恐怕客厅里炉火已经灭了，请他到这屋里坐吧。”仆人答应着出去了，弟弟回头对我说：“庄鸿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别号叫做秋鸿，品学都很好的，我最喜欢和他谈话。但不知道他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今天夜里来找我！”正说着庄鸿已经跟着仆人进来，灯光之下，看见他穿着灰色布长袍，手里拿着一顶绒帽子。年纪也和弟弟相仿佛，只有十四五岁光景，态度很是活泼可爱。他和弟弟拉过手，回头看见我，也笑着鞠了一躬。我便让他坐下，又将桌上的报纸收起来，自己走到梅花盆后对着炉火坐着。

弟弟一面端过茶杯，又将果碟推到他面前，一面笑道：“秋鸿！你今天夜里来找我作什么？”秋鸿说：“我在家里闷极了，所以要来和你谈谈。”弟弟说：“在学校里你又盼着回家，回到家你又嫌闷，你看我……”秋鸿接着说：“我哪里比得上你，你又有姊姊，又有弟弟，成天里谈话游玩，自然不觉得寂静。我在家里没有人和我玩，自然是闷的。”弟弟道：“你不是也有一个姊姊么，为什么说没有伴侣？”秋鸿便不言语，过了一会，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姊姊么？我姊姊已经在今年九月里去世了。”

这时我抬起头来，只见秋鸿的眼里，射出莹莹的泪光。弟弟没了主意，便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见你提过？”秋鸿说：“连我都是昨天到家才知道的，我家里的人怕我要难过，信里也不敢提到这事。昨天我到家一进门来，见过了祖母和叔叔，就找姊姊，他们才吞吞吐吐的告诉我说姊姊死了。我听见了，一阵急痛，如同下到昏黑的地狱一般，悲惨之中，却盼望是个梦境，可怜呵！我姊姊真……”说到这里，便咽住了，只低着头弄那个茶杯，前襟已经湿了一大片。急得弟弟直推他说：“秋鸿！你不要哭了！”底下便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一面拉着他，一面回头看着我。我只得站起来说：“秋鸿！

你又何必难过，‘人生如影世事如梦’，以哲学的眼光看去，早死晚死，都是一样的。”秋鸿哽咽着应了一声，便道：“我姊姊是因着抑郁失意而死的，否则我也不至于这样的难过。自从我四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便都亡过了，只撇下姊姊和我，跟着祖母和叔叔过活。姊姊只比我大两岁，从前也在一个高等小学念书。她们学校里的教员，没有一个不夸她的，都说像她这样的材质，这样的志气，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姊姊也自负不凡，私下里对我说：‘我们两个人将来必要做点事业，替社会谋幸福，替祖国争光荣。你不要看我是个女子，我想我将来的成就，未必在你之下。’因此每天我们放学回来，多半在一块研究学问谈论时事。我觉得她不但是我的爱姊，并且是我的畏友。我的学问和志气，可以说都是我姊姊帮助我立好了根基。咳！从前的快乐光阴，现在追想起来，恨不得使它‘年光倒流’了。”

这时候他略顿一顿。弟弟说：“秋鸿！你喝一口茶再说。”他端起茶杯来却又放下，接着说：“我叔叔是一个小学校教员，薪水仅供家用。不想自中交票跌落以来，教员的薪水又月月的拖欠，经济上受了大大的损失，便觉得支持不住。家里用的一个仆妇，也辞退了。我的祖母年纪又老，家务没有人帮她料理，便叫我姊姊不必念书去了，一来帮着做点事情，二来也节省下这份学费。我姊姊素来是极肯听话的，并没有说什么。我心里觉得不妥，便对叔叔说：‘像我姊姊这样的材质，抛弃了学业，是十分可惜的。若是要节省学费的话，我也可以不去……’叔叔叹一口气方要说话，祖母便接着说：‘你姊姊一个姑娘家，要那么大的学问做什么？又不像你们男孩子，将来可以做官，自然必须念书的。并且家里又实在没有余款，你愿意叫她念书，你去变出钱来。’我那时年纪还小，当下也无言可答，再看我叔叔都没有说什么，我也不必多说了。自那时起，我姊姊便不上学去了，只在家里帮做家事，烧茶弄饭，十分忙碌，将文墨的事情，都撇在一边了。我看她的神情，很带着失望的，但是她从来没有说出。每天我放学回来，她总是笑脸相迎，询问寒暖。晚上我在灯下温课，她也坐在一旁做着活计伴着我。起先她还能指教我一二，以后我的程度又深了些，她便不能帮助我了，只在旁边相伴，看着我用功，似乎很觉得有兴味，也有羡慕的样子。有时我和她谈到祖母所说的话，我说：‘为何女子便可以念书，便不应当要大学问？’姊姊只微笑说：‘不必说祖母了，这也是景况所逼。你只盼中交票能以恢复原状，教育费能不拖欠，经济上从容一点，我便可以仍旧上学了。’我姊姊的身子本来生的单弱，加以终日劳碌，未免乏累一点；又因她失了希望，精神上又抑郁一点，我觉得她似乎渐渐的瘦了下去。有时我不忍使她久坐，便劝她早去歇息，不必和我作伴了。她说：‘不要紧的，我自己不能享受这学问的乐处，看着别人念书，精神上也觉得愉快的。’又说：‘我虽然不能得学问，将来也不能有什么希望，却盼望你能努力前途，克偿素志，也就……’我姊姊说到这里，眼眶里似乎有了泪痕。

“去年我高等小学毕业了，我姊姊便劝我去投考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考取了之后，姊姊十分的喜欢，便对我说：‘从今以后，你更应当努力了！’但是唐山学校学费很贵，我想不如我不去了，只在北京的中学肄业，省下一半的学费，叫我姊姊也去求学，岂不是好？便将这意思对家里的人说了。祖母说：‘自然是你要紧，并且你姊姊也荒废了好几年了，也念不出什么书来。’姊姊也说：‘我近来的脑力体力大不如从前了，恐怕不能再用功，你只管去吧，不必惦念着我了。’我听了这话，只觉得感激和伤心都到了极处，便含

着泪答应了。我想我姊姊牺牲了自己的前途来栽培我，现在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毕，我的……我姊姊却看不见了。”

我听到这里，心中觉得一阵悲酸。炉火也似乎失了热气。我只寂寂的看着弟弟，弟弟却也寂寂的看着我。

秋鸿又说：“去年年假和今年暑假，我回来的时候，总是姊姊先迎出来，那种喜欢温蔼的样子，以及她和我所说的‘弟弟！我所最喜欢的就是你每次回来，不但身量高了，而且学问也高了，志气也高了’这些话，我总不能忘记。她每次给我写信，也都是一篇恳挚慰勉的话。每逢我有什么失意或是精神颓丧的时候，一想起姊姊的话，便觉得如同清晓的霜钟一般，使我惊醒；又如同炉火一般，增加我的热气。但是从今年九月起，便没有得着姊姊的信。我写信问了好几次，我叔叔总说她的事情太忙，或是说她病着，我虽然有点怪讶，也不想到是有什么意外的事。所以昨天我在火车上，心中非常的快乐，满想着回家又见了姊姊了，谁知道……今夜我一人坐在灯下，越想越难过。平日这灯下，便是我们的天堂；今日却成了地狱了，没有一个地方一件事情，不是使我触目伤心的。待要痛哭一场，稍泄我心中的悲痛，但恐怕又增加祖母和叔叔的难受，只得走出来疏散。走到街上，路灯明灭，天冷人静，我似乎无家可归了，忽然想起你来，所以就来找你谈话，却打搅了你们姊弟怡怡的乐境，只请你原谅吧。”这时秋鸿也说不出话来，弟弟连忙说：“得了！你歇一歇吧。”秋鸿还断断续续的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

忽然听得外面敲门的声音，弟弟对我说：“一定是妈妈回来了。”秋鸿连忙站起来对弟弟说：“我走了。”弟弟说：“你快擦干了眼泪吧。”他一面擦了擦眼睛，一面和我鞠躬“再见”，便拉着弟弟的手跑了出去。我仍旧坐下，拿着铁钩拨着炉灰，心里想着秋鸿最后所说的三个问题，不禁起了无限的感慨。母亲和几个弟弟一同走了进来，我也没有看见。只听得二弟问道：“哥哥！姊姊一个人坐在那里作什么？”弟弟笑说：“姊姊又在那里想做小说了。”

（原载 1920 年 1 月 6—7 日北京《晨报》）

最后的安息

惠姑在城里整整住了十二年，便是自从她有生以来，没有领略过野外的景色。这一年夏天，她父亲的别墅刚刚盖好，他们便搬到城外来消夏。惠姑喜欢得什么似的，有时她独自一人坐在门口的大树底下，静静的听着农夫唱着秧歌；野花上的蝴蝶，栩栩的飞过她的头上。万绿丛中的土屋，栉比鳞次的排列着。远远的又看见驴背上坐着绿衣红裳的妇女，在小路上慢慢的走。她觉得这些光景，十分的新鲜有趣，好像是另换了一个世界。

这一天的下午，她午梦初回，自己走下楼来，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的声息。在廊子上徘徊了片晌，忽然想起她的自行车来，好些日子没有骑坐了，今天闲着没事，她想拿出来玩一玩，便进去将自行车扶到门外，骑了上去，顺着那条小路慢慢的走着。转过了坡，只见有一道小溪，夹岸都是桃柳树，风景极其幽雅，一面赏玩，不知不觉的走了好远。不想溪水尽处，地势欹斜了许多，她的车便滑了下去，不住的飞走。惠姑害了怕，急忙想挽转回来，已来不及了，只觉得两旁树木，飞也似的往两边退去，眼看着便要落在水里，吓得惠姑只管喊叫。忽然觉得好像有人在后面拉着，那车便望旁倒了，惠姑也跌在地下。起来看时，却是一个乡下女子，在后面攀着轮子。惠姑定了神，拂去身上的尘土，回头向她道谢，只见她也只有十三四岁光景，脸色很黑，衣服也极其褴褛，但是另有一种朴厚可爱的态度。她笑嘻嘻的说：“姑娘！刚才差一点没有滑下去，掉在水里，可不是玩的！”惠姑也笑说：“可不是么，只为我路径不熟，幸亏你在后面拉着，要不然，就滚下去了。”她看了惠姑一会儿说：“姑娘想是在山后那座洋楼上住着吧？”惠姑笑说：“你怎么知道？”她道：“前些日子听见人说山后洋楼的主人搬来了。我看姑娘不是我们乡下的打扮，所以我想……”惠姑点头笑道：“是了，你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谁？”她说：“我名叫翠儿，家里有我妈，还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我自四岁上我爹妈死去以后，就上这边来的。”惠姑说：“你这个妈，是你的大妈还是婶娘？”翠儿摇头道：“都不是。”惠姑迟疑了一会忽然想她一定是一个童养媳了，便道：“你妈待你好不好？”翠儿不言语，眼圈红了。抬头看了一看日影说：“天不早了，我要走了，要是回去的晚，我妈又要……”说着便用力提着水桶要走，惠姑看那水桶很高，内里盛着满满的水，便说：“你一个人哪里搬得动，等我来帮助你抬吧。”翠儿说：“不用了，姑娘更搬不动，回头把衣服弄湿了，等我自己来吧。”一面又挣扎着提起水桶，一步一步的挪着，径自去了。

惠姑凝立在溪岸上，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想，“看她那种委屈的样子，不知她妈是怎样的苦待她呢！可怜她也只比我略大两岁，难为她成天里作这些苦工。上天生人也有轻重厚薄呵！”这时只听得何妈在后面叫道：“姑娘原来在这里，叫我好找！”惠姑回头笑了，便扶着自行车，慢慢的转回去。何妈接过自行车，便说：“姑娘几时出来的，也不叫我跟着。刚才太太下楼，找不见姑娘，急得什么似的。以后千万不要独自出来，要是……”惠姑笑着说：“得了，我偶然出来一次，就招出你两车的话来。”何妈也笑了，一边拉着惠姑的手，一同走回家去。道上惠姑就告诉何妈说她自己遇见翠儿的事情，只把自行车几乎失险的事瞒过了。何妈叹口气说：“我也听见那村里的大嫂们说了，她婆婆真是厉害，待她极其不好。因为她过来不到两个月，公公就病死了，她婆婆成天咒骂她，说她命硬，把公公尅死了，就百般的凌虐

她，挨冻挨饿，是免不了的事情。听说那孩子倒是温柔和气，很得人心的。”这时已经到家。她父亲母亲都倚在楼头阑干上，看见惠姑回来了，虽是喜欢，也不免说了几句，惠姑只陪笑答应着，心里却不住的想到翠儿所处的景况，替她可怜。

第二天早晨，惠姑又到溪边去找翠儿，却没有遇见，自己站了一会儿。又想这个时候或者翠儿不得出来，要多等一等，又恐怕母亲惦着，只得闷闷的回来。

下午的时候，惠姑就下楼告诉何妈说：“我出去一会儿，太太要找我的话，你说我在山前玩耍就是了。”何妈答应了，她便慢慢的走到山前，远远的就看见翠儿低着头在溪边洗衣服，惠姑过去唤声“翠儿！”她抬起头来，惠姑看见她眼睛红肿，脸上也有一缕一缕的爪痕，不禁吃了一惊，走近前来问道：“翠儿！你怎么了？”翠儿勉强说：“没有怎么！”说话却带着哽咽的声音，一面仍用力洗她的衣服。惠姑也便不问，拣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凝神望着她，过了一会：“翠儿！还有哪些衣服，等我替你洗了吧，你歇一歇好不好？”这满含着慈怜温蔼的言语，忽然使翠儿心中受了大大的感动

可怜翠儿生在世上十四年了，从来没有人用着怜悯的心肠，温柔的话语，来对待她。她脑中所充满的只是悲苦恐怖，躯壳上所感受的，也只有鞭笞冻饿。她也不明白世界上还有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快乐，只昏昏沉沉的度那凄苦黑暗的日子。要是偶然有人同她说了一句稍为和善的话，她都觉得很特别，却也不觉得喜欢，似乎不信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人。所以昨天惠姑虽然很恳挚的慰问她的疾苦，她也只拿这疑信参半的态度，自己走开了。

今天早晨，她一清早起来，忙着生火做饭。她的两个弟弟也不知道为什么拌起嘴来，在院子里对吵，她恐将她妈闹醒了，又是她的不是，连忙出来解劝。他们便都拿翠儿来出气，抓了她一脸的血痕，一边骂道：“你也配出来劝我们，趁早躲在厨房里罢，仔细我妈起来了，又得挨一顿打！”翠儿看更不得开交，连忙又走进厨房去，他们还追了进来。翠儿一面躲，一面哭着说：“得了，你们不要闹，锅要干了！”他们掀开锅盖一看，喊道：“妈妈！你看翠儿做饭，连锅都熬干了，她还躲在一边哭呢！”她妈便从那边屋里出来，蓬着头，掩着衣服，跑进厨房端起半锅的开水，望翠儿的脸上泼去，又骂道：“你整天里哭什么，多会儿把我也哭死了，你就趁愿了！”这时翠儿脸上手上，都烫得起了大泡，刚哭着要说话，她弟弟们又用力推出她去。她妈气忿忿的自己做饭，同自己儿女们吃了。翠儿只躲在院子里推磨，也不敢进去。午后她妈睡了，她才悄悄的把屋里的污秽衣服，检了出来，坐在溪边去洗。手腕上的烫伤，一着了水，一阵一阵的麻木疼痛，她一面洗着衣服，只有哭泣。

惠姑来了，又叫了她一声，那时她还以为惠姑不过是来闲玩，又恐怕惠姑要拿她取笑，只淡淡的应了一声。不想惠姑却在一旁坐着不走，只拿着怜悯的目光看着她，又对她说要帮助她的话。她抬头看了片晌，忽然觉得如同有一线灵光，冲开了她心中的黑暗。这时她脑孔里充满了新意，只觉得感激和痛苦都怒潮似的，奔涌在一处，便哽咽着拿前襟掩着脸，渐渐的大哭起来，手里的湿衣服，也落在水里。惠姑走近她面前，拾起了湿衣，挨着她站着，一面将她焦黄蓬松的头发，向后掠了一掠，轻轻的摩抚着她。这时惠姑的眼里，也满了泪珠，只低头看着翠儿。一片慈祥的光气，笼盖在翠儿身上。她

们两个的影儿，倒映在溪水里，虽然外面是贫、富、智、愚，差得天悬地隔，却从她们的天真里发出来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将她们的精神，连合在一处，造成了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

从此以后，惠姑的活泼憨嬉的脑子里，却添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思想。她觉得翠儿是一个最可爱最可怜的人。同时她又联想到世界上无数的苦人，便拿翠儿当做苦人的代表，去抚恤，安慰。她常常和翠儿谈到一切城里的事情，每天出去的时候，必是带些饼干糖果，或是自己玩过的东西，送给翠儿。但是翠儿总不敢带回家去，恐怕弟妹们要夺了去，也恐怕她妈知道惠姑这样好待她，以后不许她出来。因此玩完了，便由惠姑收起，明天再带出来，那糖饼当时也就吃了。她们每天有一点钟的工夫，在一块儿玩，现在翠儿也不拦阻惠姑来帮助她，有时她们一同洗着衣服，汲着水，一面谈话。惠姑觉得她在学堂里，和同学游玩的时候，也不能如此的亲切有味。翠儿的心中更渐渐的从黑暗趋到光明，她觉得世上不是只有悲苦恐怖，和鞭笞冻饿，虽然她妈依旧的打骂磨折她，她心中的苦乐，和从前却大不相同了。

快乐的夏天，将要过尽了，那天午后，惠姑站在楼窗前，看着窗外的大雨。对面山峰上，云气濛濛，草色越发的青绿了，楼前的树叶，被雨点打得不住的颤动。她忽然想起暑假要满了，学校又要开课了，又能会着先生和同学们了，心里很觉得喜欢。正在凝神的时候，她的母亲从后面唤道：“惠姑！你今天觉得闷了，是不是？”惠姑笑着回头走到她母亲跟前坐下，将头靠在母亲的膝上，何妈在一旁笑道：“姑娘今天不能出去和翠儿玩，所以又闷闷的。”惠姑猛然想起来，如若回去，也须告诉翠儿一声。这时母亲笑道：“到底翠儿是一个怎么可爱的孩子，你便和她这样的好！我看你两天以后，还肯不肯回去？”何妈说：“太太不知道还有可笑的事。那一天我给姑娘送糖饼去了，她们两个都坐在溪边，又洗衣服，又汲水，说说笑笑的，十分有趣。我想姑娘在家里，哪里做过这样的粗活，偏和翠儿在一处，就喜欢做。”母亲笑道：“也好，倒学了几样能耐。以后……”她父亲正坐在那边窗前看报，听到这里，便放下报纸说：“惠姑这孩子是真有慈爱的心肠，她曾和我说过翠儿的苦况，也提到她要怎样的设法救助，所以我任凭她每天出去。我想乡下人没有受过教育，自然就会生出像翠儿她婆婆那种顽固残忍的妇人，也就有像翠儿那样可怜无告的女子。我想惠姑知道了这些苦痛，将来一定能以想法救助的。惠姑！你心里是这样想么？”这时惠姑一面听着，眼里却满了晶莹的眼泪，便站了起来，走到父亲面前，将膝上的报纸拿开了，挨着椅旁站着，默默的想了一会，便说：“我回去了，不能常常出来的，翠儿岂不是更加吃苦？爹爹！我们将翠儿带回去，好不好？”她父亲笑了说：“傻孩子！你想人家的童养媳，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的带着走么？”惠姑说：“可否买了她来？”何妈摇头说：“哪有人家将童养媳卖出去的？她妈也一定不肯呵。”母亲说：“横竖我们过年还来的，又不是以后就见不着了，也许她往后的光景，会好一点，你放心吧！”惠姑也不说什么，只靠在父亲臂上，过了一会，便道：“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她母亲说：“等到晴了天，我们就该走了。”惠姑笑说：“我玩的日子多了，也想回去上学了。”何妈笑说：“不要忙，有姑娘腻烦念书的日子在后头呢。”说得大家都笑了。

又过了两天，这雨才渐渐的小了，只有微尘似的雨点，不住的飞洒。惠姑便想出去看看翠儿。走到院子里，只觉得一阵一阵的轻寒，地上也滑得很，便又进去套上一件衣服，换了鞋，戴了草帽，又慢慢的走得溪边。溪水也涨

了，不住的潺潺流着，往常她们坐的那几块石头，也被水没过去了，却不见翠儿！她站了一会，觉得太凉。刚要转身回去，翠儿却从那边提着水桶，走了过来，忽然看见惠姑，连忙放下水桶笑说：“姑娘好几天没有出来了。”惠姑说：“都是这雨给关住了，你这两天好么？”翠儿摇头说：“也只是如此，哪里就好了！”说着话的时候，惠姑看见她头发上，都是水珠，便道：“我们去树下躲一躲吧，省得淋着。”说着便一齐走到树底下。翠儿笑说：“前两天姑娘教给我的那几个字，我都用树枝轻轻的画在墙上，念了几天，都认得了，姑娘再教给我新的罢。”惠姑笑说：“好了，我再教给你罢。本来我自己认得的字，也不算多，你又学得快，恐怕过些日子，你便要赶上我了。”翠儿十分喜欢，说：“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赶上呢，姑娘每天多教给我几个字，或者过一两年就可以……”这时惠姑忽然皱眉说：“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我们过两天要回到城里去了，哪里能够天天教你？”翠儿听着不觉呆了，似乎她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便连忙问道：“是真的么？姑娘不要哄我玩！”惠姑道：“怎么不真，我母亲说了，晴了天我们就该走了。”翠儿说：“姑娘的家不是在这里么？”惠姑道：“我们在城里还有房子呢，到这儿来不过是歇夏，哪里住得长久，而且我也须回去上学的。”翠儿说：“姑娘什么时候再来呢？”惠姑说：“大概是等过年夏天再来。你好好的在家里等着，过年我们再一块儿玩吧。”这时翠儿也不顾得汲水了，站在那里怔了半天，惠姑也静静的看着她。过了一会，她忽然说：“姑娘去了，我更苦了，姑娘能设法带我走么？”惠姑没有想到她会说这话，一时回答不出，便勉强说：“你家里还有人呢，我们怎能带你走？”翠儿这时不禁哭了，呜呜咽咽的说：“我家里的人，不拿我当人看待，姑娘也晓得的，我活着一天，是一天的事，哪里还能等到过年，姑娘总要救我才好！”惠姑看她这样，心中十分难过，便劝她说：“你不要伤心，横竖我还要来的，要说我带你去，这事一定不成，你不如……”

翠儿的妈，看翠儿出来汲水，半天还不见回来，心想翠儿又是躲懒去了，就自己跑出来找。走到溪边，看见翠儿背着脸，和一个白衣女郎一同站着。她轻轻的走过来，她们的谈话，都听得明白，登时大怒起来，就一直跑了过去。翠儿和惠姑都吓了一跳，惠姑还不认得她是谁，只见翠儿面如白纸，不住的向后退缩。那妇人揪住翠儿的衣领，一面打一面骂道：“死丫头！你倒会背地里褒贬人，还怪我不拿你当人看待！”翠儿痛的只管哭叫，惠姑不觉又怕又急，便走过来说：“你住了手罢，她也并没有说……”妇人冷笑着说：“我们婆婆教管媳妇，用不着姑娘可怜，姑娘要把她带走，拐带人口可是有罪呵！”一面将翠儿拖了就走。可怜惠姑哪里受过这样的话，不禁双颊涨红，酸泪欲滴，两手紧紧的握着，看着翠儿走了。自己跑了回来，又觉得委屈，又替翠儿可怜，自己哭了半天，也不敢叫她父母知道，恐怕要说她和村妇拌嘴，失了体统。

第二天雨便停了，惠姑想起昨天的事，十分的替翠儿担心，也不敢去看。下午果然不见翠儿出来。自己只闷闷的在家里，看着仆人收拾物件。晚饭以后，坐了一会，便下楼去找何妈作伴睡觉，只见何妈和几个庄里的妇女，坐在门口说着话儿，猛听得有一个妇人说：“翠儿这一回真是要死了，也不知道她妈为什么说她要跑，打得不成样子。昨夜我们还听见她哭，今天却没有声息，许是……”惠姑吃了一惊，连忙上前要问时，何妈回头看见惠姑来了，便对她们摆手，她们一时都不言语。这时惠姑的母亲在楼上唤着：“何妈！”

姑娘的自行车呢？”何妈站了起来答应了，一面拉着惠姑说：“我们上去吧，天不早了。”惠姑说：“你先走吧，太太叫你呢，我再等一会儿。”何妈只得自己去了。惠姑赶紧问道：“你们刚才说翠儿怎么了？”她们笑说：“没有说翠儿怎么。”惠姑急着说：“告诉我也不要紧的。”她们说：“不过昨天她妈打了她几下，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惠姑道：“你们知道她的家在哪里？”她们说：“就在山前土地庙隔壁，朝南的门，门口有几株大柳树。”这时何妈又出来，和她们略谈了几句，便带惠姑进去。

这一晚上，惠姑只觉得睡不稳，天色刚刚破晓，便悄悄的自己起来，轻轻走下楼来，开了院门，向着山前走去。草地上满了露珠，凉风吹袂，地平线边的朝霞，照耀得一片通红，太阳还没有上来，树头的雀鸟鸣个不住。走到土地庙旁边，果然有个朝南的门，往里一看，有两个女孩，在院子里玩，忽然看见惠姑，站在门口，便笑嘻嘻的走出来。惠姑问道：“你们这里有一个翠儿么？”她们说：“有，姑娘有什么事情？”惠姑道：“我想看一看她。”她们听了便要叫妈。惠姑连忙摆手说：“不用了，你们带我去看罢。”一面掏出一把铜元，给了她们，她们欢天喜地的接了，便带惠姑进去。惠姑低声问道：“你妈呢？”她们说：“我妈还睡着呢。”惠姑说：“好了，你们不必叫醒她，我来一会就走的。”一面说着便到了一间极其破损污秽的小屋子，她们指着说：“翠儿在里面呢。”惠姑说：“你们去吧，谢谢你。”自己便推门走了进去，只觉得里面很黑暗，一阵一阵的臭味触鼻，也看不见翠儿在什么地方，便轻轻的唤了一声，只听见房角里微弱的声音应着。惠姑走近前来，低下头仔细一看，只见翠儿蜷曲着卧在一个小土炕上，脸上泪痕模糊，脚边放着一堆烂棉花。惠姑心里一酸，便坐在炕边。轻轻的拍着她说：“翠儿！我来了！”翠儿的眼睛，慢慢的睁开了，猛然看是惠姑，眉眼动了几动，只显出欲言无声欲哭无泪的样子。惠姑不禁滴下泪来，便拉着她的手，忍着泪坐着。翠儿也不言语，气息很微，似乎是睡着了。一会儿只听得她微微的说：“姑娘……这些字我……我都认……”忽然又惊醒了说：“姑娘！你听这溪水的声音……”惠姑只勉强微笑着点了点头，她也笑着合上眼，慢慢的将惠姑的手，拉到胸前。惠姑只觉得她的手愈握愈牢，似乎迸出冷汗。过了一会，她微微的转侧，口里似乎是唱着歌，却是听不清楚，以后便渺无声息。惠姑坐了好久，想她是睡着了，轻轻的站了起来，向她脸上一看，她憔悴鳞伤的面庞上，满了微笑，灿烂的朝阳，穿进黑暗的窗棂，正照在她的脸上，好像接她去到极乐世界，这便是可怜的翠儿，初次的安息，也就是她最后的安息！

（原载 1920 年 3 月 11—13 日北京《晨报》）

一个奇异的梦

前些日子，我得了一次很重的热病。病中见了一个异象，是真是幻，至今还不能明白。

那一天是下午，我卧在床上。窗帘垂着，廊下的苇帘也放着，窗外的浓荫，绿水般渗透到屋里来。微微的凉风，和着鸟声蝉声，都送到我耳中。我那时的神志，稍微的清醒一些，觉得屋里洁净无尘，清静的很。母亲坐在床沿，一面微笑着和我轻轻的谈话；一面替我理着枕边的乱发，但是脸上却堆着忧愁。

病人的看护者，对于病人病症的增减，是应镇定安详，不动声色的。但是专以看护为职务的，和病人不是亲属，没有什么感情，自然容易守这个原则。至于母子之间，因为有天性里发出来的感情，虽然勉强压抑，总难免流露出来。所以我今天的病状，从我母亲脸上看来，就知道一定是很危险的了，心里不觉有一点骇怕。

我疲倦已极，也不愿意说话，只注目看着我母亲。母亲穿一件白纱衫子；拿着一把扇子，轻轻的扇着；头上戴着簪子，似乎要落下来。我想要告诉母亲，请她把簪子戴好，或是拔下来，心里虽这样想，口中却懒得说。一会儿眼睛很倦，慢慢的闭上，隐隐约约的还看见母亲坐在那里，以后朦胧睡去，便看不见了。

我虽然仿佛睡着，心里却还清楚。我想我的病许是没有什么盼望了。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子，无论对于哪一方面，生存与否，都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而且像这样的社会，活着也没有什么快乐，脱去倒也干净，只是我的父母一定要伤心的。想到这里，心头一颤，忽然觉得帘子微微的动了一动，走进一个人来。

他愈走愈近，只是眉目须发，都看不清楚，好像一团白雾，屯在屋子当中。那时我倒一点也不觉得骇怕，很从容的自己想道，“我要死了，难道还怕什么鬼怪，我们一块儿走吧。”

话虽这样说，再也不能合上眼，只凝视着他。他也依旧站着不动。过了半天，忽然我的心弦颤动起来，发出清澈的声音，划破沉寂的空气，问道：“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债主。”

这时我静静的躺着，身子都不动，我的心却朗朗的和他说话。

我说：“我并没有该谁的债，也更没有该你这素不相识的人的债，我要走了，你不必再来搅我。”他说：“为的是你要走，才来会一会你，你该了我的债，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走呵。”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严重，如同命令一般。

我急着说：“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你的债，可否请我的父母替我还了，我年纪还小，经济不能独立呵。”

他笑说：“我名叫社会。从你一出世，就零零碎碎的该了我不少的债，你父母却万万不能替你还，因为他们也自有他们应还我的债，而且你所应还的也不尽是金钱呵。”

我说：“我应还的是什么？你说明白了，我便要还你。”

他说：“你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必需和要求，随时随地，没有不由我供给的，你想你所应还的债多不多，难道可以随便走么？”

我便冷笑说：“我从你那里所得的，只有苦痛，忧患罪恶，我天赋的理

性，都被你磨灭得小如泥沙，难道还要感你的情么？假如你能将一切你所给我的原物要回，我倒喜欢呢。我不多时要走了，你挽留我也无益呵。”

他似乎沉下脸来说：“你现在先静一静你的脑筋，不要本着兴奋的感情，随口乱说。你自己再想一想，难道你从我这里所得的，尽是忧患苦痛罪恶么？”

我这时忽然有点气馁，觉得他须眉奕奕，凛若天神，一时也不敢答应。

他又说：“你稍微的加一点思索，便可知道我所付与你的，都是答应你的要求，虽不能说都能使你满意，却可以促你的进步。假使我从来不给你快乐，你如何知道苦痛；从来不给你善美，你如何知道罪恶。这便是我造就、勉励你的苦心了。谁知你全不想到这个，把从我这里所取去的，全不认帐。岂不是个忘恩负义的青年，半点的价值都没有么？”

我一面听着，毛骨悚然，置身无地，不禁流泪说：“我已经明白了我的过错，也知道了你的恩典，求你再告诉我怎样的还你的债。”

他的颜色渐渐的和悦了，说：“你知道了便好，现在积极做去，还不晚呢。如今有许多的青年，都是不但白受了恩典，还要说我不应当拿这恩典去使他感苦痛；不说他自己的卑怯，反要怪我恶虐，任意将他该我的重债，一笔勾销，决然自去。就像你方才想脱离了我，你个人倒自由干净，却不知你既该了我的债，便是我的奴仆，应当替我服务。我若不来告诫你，恐怕你至终不知道你的过错，因此我便应念而至……”

我挣扎着要想坐起来，却没有气力，只伏枕哭道：“谢谢你，从今以后，我立誓不做一个忘恩负义的青年。”

忽然铮的一声，心弦不响了，白雾也消灭了，心里渐渐的苏醒过来。

母亲摇我说：“醒来！醒来！不要哭，我在这里呢。”我睁开眼，拉着母亲的手，自己觉得心跳得很微，脸上泪和汗流在一处，定了一定神，便扶着坐起来。母亲看着我，满脸堆笑说：“你似乎好了许多，也有精神了，你刚才做了恶梦么？”

我慢慢的对母亲说我的梦境。

一天——两天之后，我便大好了。

（原载 1920 年 8 月 1 日北京《晨报》）

一个军官的笔记

战云密布了，动员令下了，我自己昏昏沉沉的，什么都不明白，便要开往前敌去了，便要去和那无情的炮火相见了。我打死了人家，人家打死了我，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只可怜是——为谁牺牲，为谁奋勇，都说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条狗一般半点价值都没有，真是从何说起！

父亲站在门口，微风吹着他的白发，萧萧披拂；妹妹扶着他，他们一同站着，一声儿不响。——呀！这不像将士从军，家人送别的光景，为什么一句激励的话也没有，一句凄恋的话也没有？我明白了！“师出无名”，便有激励的话，也如何出口！可怜呵！是他们劝慰我好呢？还是我劝慰他们好呢？昨天一夜的工夫，我原也想出几句话，来安慰他们的，为何现在又说不出！不说了，去吧。

一翻身出了门，上了车；脑中还嵌着刚才的光景，嵌着一片凄苦的光景，也许这就是末次的分别，末次的相见，只恨我当初为何要入军校，原来战争的功用就是如此！战争的目的就是为此！

道上遇了几个朋友，一边走着，一边谈话，脸上都显出极其激烈的样子，忽地抬头看见了我，也不招呼，只彼此低低的说了几句话，望着我冷笑。我们交互着过去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何不理我，为何冷笑？忽然想起我自己现在的地位，哪里是荣誉的军人，分明是军阀的走狗；我素日的志趣哪里去了，竟然做这卑贱的事，如何对得起我的朋友，也如何对得起我自己——

一抬头到了车站，我部下的兵丁，等着我了，他们一排儿站着，举着枪，现在要出发了！我应当对他们说几句话，勉强提起精神来，微笑着对着他们，刚想起头一句，就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方要出口，忽然我的心痛了，我的脸红了，底下如何接着说？难道……我的话缩回了，他们都凝望着我，眶子里满了眼泪；我们彼此心里都明白，彼此都互相怜悯，然而我们仍须去死战。

暂时静默了一会子，还是我含着泪，挥一挥手说：“去吧，我们一齐上站去吧。”

经过了几站，看见了无数黄衣的兵士和队官，忙忙碌碌的上车下车，各人做各人的事。汽机轧轧的响着，愈显得我们惨默无声，两旁的平原，风驰电掣的过去，我的思想，也随着一片大地，不住的旋转。我心中还是不信，现在便是要出战的。当年的想象，以为军人为国效死，临敌的时候，不定是怎样的激昂奋发，高唱入云；死在疆场，是怎样的有荣誉；奏凯回来，是怎样的得赞美。自从赴欧观战以后，看见他们的苦境，已经稍稍觉得战争是不人道，不想现在不但是不人道，而且是无价值，眼看得我们便要为数少的主战者，努力去做这不人道，无价值的事了，——太不值得了。

战壕挖好了，隐隐的看见对面的军队，旗帜飘扬，他们的队官，听说便是忠平，——是我伯父的儿子，是我的哥哥；他是在一个月以前，刚和我分手的。前几天他还写信给我，问我何时可到 he 那里去，不想我们现在却在战场相见，可怜呵！我何忍攻击他，他也何忍攻击我，要是为着公理正义，自然没有什么顾恋；要是我们自己起意的，也没有什么顾恋；现在却如何呢？

我们都按兵不动，盼着万一还有调停的希望，心里稍微的镇定一些，只是暴烈的雷雨只管困住我们；军需官又只管迟延着不来；军粮不足，怎能支

持呢？如何能叫兵士们枵腹从军呢？

我为何卧在这里？我的头为何抬不起来？我为何觉得周身麻木？这雪白的墙壁，绿阴遮满的窗户，不是战场上呵！——我想起来了，我是已经交战受伤了，这里是医院呵。大雨的晚上，忠平的军队悄悄的越过战线来，一阵的枪声，将我们一齐惊醒。那时我神经错乱，只觉得拿着一柄指挥刀，站在雨中，耳中只有雨声、枪声、呼声，忽然一声震响，我跳起很高来，立刻左边身子麻木了过去，倒在雨地里，脑子里好像有海水流过一般。一会儿

火光一闪，听得有人说：“他们的队官在这里呢！”接着有人低头看我，“呀！忠平哥哥！”他哭了，拉着我的手，我也哭了，以后我觉得飘了起来，万事都不觉得了。

我的确是受伤了，忠平在不在这里呢？我到底是在哪边呢？

看护生进来，看见我醒了，连忙走过来。我要问他，他却微笑着摇头，不叫我言语，一壁低头去察看我的伤处。我的目光随着他的手看去，立刻血液冰冷——原来我已成了废人了。我的左手左脚没有了……恨得我要坐起来！我用力撕开裹伤的药布！我痛击自己的头！我大声呼喊！我哭了！看护生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站在一旁，呆呆的看着我。等我慢慢的止住了哭，他才过来要劝，我指着门叫他出去，我不听他的话，谁的话我都不听。完了！完了！我成了废人了，不如死了……

一觉醒来，刚一睁眼，立刻想起方才的事来，什么心都灰了，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

“不论是谁，请给我一瓶毒药，让我死了吧！”我不住的哀唤着。这时门开了，忠平走了进来，灰白着脸，他的左手也裹着布，挂在颈下，三步两步，走至床前，抚着我，好半天挣出一句话来，说：“弟弟！我……”我们都幽咽无声。我静静的卧着，耳中只听得树叶摇动，和忠平哽咽的声音，他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这时我想起小的时候，和忠平一起游玩，我们各人都拿着一杆小木枪，装上沙土，伏在树后，互相射击，忽然他一枪射在我脸上，飞沙迷了我的眼，我放下枪就哭了，他赶紧跑过来，替我揉眼睛，一面劝我说：“弟弟不要哭，我们以后永远不打着玩了。”这些事都像幻灯般一片一片的从我眼前过去——这时我心中只觉得澄静凄惨，忠平呵！但愿你永久坐在这里！我们以后永远不打着玩了！

可喜的消息到了，我不致久安于废人了，我要往一个新境界去了，那地方只有“和平，”“怜悯”和“爱”，一天的愁烦，都撇下我去了。

可怜的主战者呵！我不恨你们！只可怜你们！忠平呵！我不纪念你，我只爱你！父亲呵，妹妹呵，再见吧！

世界的历史，一页一页的翻过去，以下只有……

“上帝也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原载 1920 年 8 月 9 日北京《晨报》）

三 儿

三儿背着一个大筐子，拿着一个带钩的树枝儿，歪着身子，低着头走着，眼睛却不住的东张西望。天色已经不早了，再拾些破纸烂布，把筐子装满了，便好回家。

走着便经过一片广场，一群人都在场边站着，看兵丁们打靶呢，三儿便也走上前去。只见兵丁们一排儿站着，兵官也在一边；前面一个兵丁，单膝跪着，平举着枪，瞄准了铁牌，当的一声，那弹子中在牌上，便跳到场边来。三儿忽然想到这弹子拾了去，倒可以卖几个铜子，比破纸烂布值钱多了。便探着身子，慢慢的用钩子拨过弹子来，那兵丁看他一眼，也不言语。三儿就蹲下去拾了起来，揣在怀里。

他一连的拾了七八个，别人也不理会，也没有人禁止他，他心里很喜欢。

一会儿，又有几个孩子来了，看见三儿正拾着弹子，便也都走拢来。三儿回头看见了，恐怕别人抢了他的，连忙跑到牌边去。

忽然听得一声哀唤，三儿中了弹了，连人带筐子，打了一个回旋，便倒在地上。

那兵官吃了一惊，却立刻正了色，很镇定的走到他身旁。众人也都围上前来，有人便喊着说：“三儿不好了！快告诉他家里去！”

不多时，他母亲一面哭着，便飞跑来了，从地上抱起三儿来。那兵官一脚踢开筐子，也低下头去。只见三儿面白如纸，从前襟的破孔里，不住的往外冒血。他母亲哭着说：“我们孩子不能活了！你们老爷们偿他的命罢！”兵官冷笑着，用刺刀指着场边立的一块木板说：“这牌上不是明明写着不让闲人上前么？你们孩子自己闯了祸，怎么叫我们偿命？谁叫他不认得字！”

正在不得开交，三儿忽然咬着牙，挣扎着站起来，将地上一堆的烂纸捧起，放在筐子里，又挣扎着背上筐子，拉着他母亲说：“妈妈我们家……家去！”他母亲却依旧哭着闹着，三儿便自己歪斜的走了，他母亲才连忙跟来了。

一进门，三儿放下筐子，身子也便坐在地下，眼睛闭着，两手揉着肚子，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了。这时门口站满了人，街坊们便都挤进来，有的说：“买块膏药贴上，也许就止了血。”有的说：“不如抬到洋人医院里去治，去年我们的叔叔……”

忽然众人分开了，走进一个兵丁来，手里拿着一小卷儿说：“这是二十块钱，是我们连长给你们孩子的！”这时三儿睁开了眼，伸出一只满了血的手，接过票子来，递给他母亲，说：“妈妈给你钱……”他母亲一面接了，不禁号陶痛哭起来，那兵丁连忙走出去，那时——三儿已经死了！

（原载 1920 年 9 月 29 日北京《晨报》）

鱼 儿

十二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坐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儿，绕着丝儿，挂着饵儿，直垂到水里去。微微的浪花，漾着钓丝，好像有鱼儿上钩似的，我不时的举起竿儿来看，几次都是空的！

太阳虽然平西了，海风却仍是很热的，谁愿意出来蒸着呵！都是我的奶娘说，夏天太睡多了，要睡出病来的。她替我找了一条竿子；敲好了钩子，便拉着我出来了。

礁石上倒也平稳，那边炮台围墙的影儿，正压着我们。我靠在奶娘的胸前，举着竿子。过了半天，这丝儿只是静静的垂着。我觉得有些不耐烦，便嗔道：“到底这鱼儿要吃什么？怎么这半天还不肯来！”奶娘笑道：“它在海里什么都吃，等着吧，一会儿它就来了！”

我实在有些倦了，便将竿子递给奶娘，两手叉着，抱着膝。一层一层的浪儿，慢慢的卷了来，好像要没过这礁石；退去的时候，又好像要连这礁石也带了去。我一声儿不响，我想着——我想我要是能随着这浪儿，直到了水的尽头，掀起天的边角来看一看，那多么好呵！那么一定是亮极了，月亮的家，不也在那里么？不过掀起天来的时候，要把海水漏了过去，把月亮濯湿了。不要紧的！天下还有比海水还洁净的么？它是澈底清明的……

“是的，这会儿凉快的多了，我是陪着姑娘出来玩来了。”奶娘这句话，将我从幻想中唤醒了来；抬头看时，一个很高的兵丁，站在礁石的旁边，正和奶娘说着话儿呢。他右边的袖子，似乎是空的，从肩上直垂了下来。

他又走近了些，微笑着看着我说：“姑娘钓了几条鱼了？”我仔细看时，他的脸面很黑，头发斑白着，右臂已经没有了，那袖子真是空的。我觉得有点害怕，勉强笑着和他点一点头，便回过身去，靠在奶娘肩上，轻轻的问道：“他是谁？他的手臂怎……？”奶娘笑着拍我说：“不要紧的，他是我的乡亲。”他也笑着说：“怎么了，姑娘怕我么？”奶娘说：“不是，姑娘问你的手怎么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袖子，说：“我的手？我的手让大炮给轰去了！”我这时不禁抬头看看他，又回头看看那炮台上，隐隐约约露出的炮口。

我望着他说，“你的手是让这炮台上的大炮给轰去的么？”他说，“不是，是那一年打仗的时候，受了伤的。”我想了一会儿，便说，“你们多会儿打仗来着？怎么我没有听见炮声。”他不觉笑了，指着海上，——就是我才所想的清洁光明的海上——说，“姑娘，那时还没有你呢！我们就在那边，一个月亮的晚上，打仗来着。”我说，“他们必是开炮打你们了。”他说，“是的，在这炮火连天的时候，我的手就没有了，掉在海里了。”这时他的面色，渐渐的泛白起来。

我呆呆的望着蔚蓝的海，——望了半天。

奶娘说，“那一次你们似乎死了不少的人，我记得，……”他说，“可不是么，我还是逃出命来的，我们同队几百人，船破了以后，都沉在海里了。只有我，和我的两个同伴，上了这炮台了。现在因着这一点劳苦，饷银比他们多些，也没有什么吃力的事情做。”

我抚着自己的右臂说：“你那时觉得痛么？”他微笑说，“为什么不痛！”我说：“他们那边也一样的死伤么？”他说：“那是自然的，我们也开炮打他们了，他们也死了不少的人，也都沉在海里了。”我凝望着他说：“既是两边都受苦，你们为什么还要打仗？”他微微的叹息，过了一会说：“哪里

是我们？……是我们两边的舰长下的命令，我们不能不打，不能不开炮呵！”

炮台上的喇叭，呜呜的吹起来。他回头望了一望，便和我们点点头说：“他们练习炮术的时候到了，我也得去看看他们，再见吧！”

“他自己受了伤了，尝了痛苦了，还要听从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去开炮，也教给后来的人，怎样开炮；要叫敌人受伤，叫敌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里了！——那边呢，也是这样。他们彼此遵守着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做这样的工作！——”

海水推着金赤朗耀的月儿，从天边上来。

“海水里满了人的血，它听凭飘在它上面的人类，彼此涌下血来，沾染了它自己。它仍旧没事人似的，带着血水，喷起雪白的浪花——

“月儿是受了这血水的洗礼，被这血水浸透了，他带着血红的光，停在天上，微笑着，看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清洁！光明！原来就是如此，……”

奶娘拊着我的肩说：“姑娘，晚了，我们也走吧。”

我慢慢的站了起来，从奶娘手里，接过竿子，提出水面来，——钩上忽然挂着金赤的一条鱼！

“‘它在水里什么都吃’，它吃了那兵丁的手臂，它饮了从那兵丁伤处流下来的血，它在血水里养大了的！”我挑起竿子，摘下那鱼儿来，仍旧抛在水里。

奶娘却不理会，扶着我下了礁石，一手拄着竿子，一手拉着无精打采的我，走回家去。

月光之下，看见炮台上有些白衣的人，围着一架明亮夺目的东西，——原来是那些兵丁们，正练习开炮呢！

（原载 1920 年 12 月 21 日北京《晨报》）

超人

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楼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间食堂里吃饭，偶然出入遇见了，轻易也不招呼。邮差来的时候，许多青年欢喜跳跃着去接他们的信，何彬却永远得不着一封信。他除了每天在局里办事，和同事们说几句公事上的话；以及房东程姥姥替他端饭的时候，也说几句照例的应酬话，此外就不开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书架上却堆满了书。他从局里低头独步的回来，关上门，摘下帽子，便坐在书桌旁边，随手拿起一本书来，无意识的看着，偶然觉得疲倦了，也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转，或是拉开帘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会儿，便又闭上了。

程姥姥总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她端进饭去，有时便站在一边，絮絮叨叨的和他说话，也问他为何这样孤零。她问上几十句，何彬偶然答应几句说：“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女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程姥姥听着虽然不很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这样，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死了，灭了，岂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饭？”他微笑道：“这样，岂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云流水似的，随他去就完了。”程姥姥还要往下说话，看见何彬面色冷然，低着头只管吃饭，也便不敢言语。

这一夜他忽然醒了。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着，这痛苦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他虽然毫不动心，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从窗纱外泻将进来，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极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直到天明，才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儿也黑了，脸色也惨白了。偶然照了照镜子，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惊，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程姥姥一面惊讶着，一面说：“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把腿摔坏了，自己买块膏药贴上了，还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这孩子真可怜，今年才十二岁呢，素日他勤勤恳恳极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自己走到门边。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来，刚要出门，何彬慢慢的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递给程姥姥说：“给那禄儿吧，叫他请大夫治一治。”说完了，头也不回，径自走了。——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她端着碗，站在门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声音，渐渐的轻了，月儿也渐渐的缺了。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

过了几天，呻吟的声音住了，夜色依旧沉寂着，何彬依旧“至人无梦”的睡着。前几夜的思想，不过如同晓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峰尖上，一会儿就过去了。

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他的门，要跟他道谢；他好像忘记了似的，冷冷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看，又摇了摇头，仍去看他的书。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在门外张着，几乎要哭了出来。

这一天晚饭的时候，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里去了，后天早晨便要起身，请她将房租饭钱，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觉得很失意，这样清静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连忙和他道喜。他略略的点一点头，便回身去收拾他的书籍。

他觉得很疲倦，一会儿便睡下了。——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他不动，只静静的卧着，一会儿也便渺无声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帮助他，他也不肯，只说有事的时候再烦她。程姥姥下楼之后，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绳子忘了买了。慢慢的开了门，只见人影一闪，再看时，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他踌躇着四围看了一看，一个仆人都没有，便唤：“禄儿，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禄儿趑趄的走过来，欢天喜地的接了钱，如飞走下楼去。

不一会儿，禄儿跑的通红的脸，喘息着走上来，一只手拿着绳子，一只手背在身后；微微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他递过了绳子，仰着头似乎要说话，那只手也渐渐的回过来。何彬却不理会，拿着绳子自己走进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围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时候，他觉得热极了，便又起来，将窗户和门，都开了一缝，凉风来回的吹着。

“依旧热得很，脑筋似乎很杂乱，屋子似乎太空沉。——累了两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为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爱的……，不想，烦闷的很！”

微微的风，吹扬着他额前的短发，吹干了他头上的汗珠，也渐渐的将他扇进梦里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几堆的黑影。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

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不想，——烦闷……闷……

黑影漫上屋顶去，什么都看不见了，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

风大了，那壁厢放起光明。繁星历乱的飞舞起来。星光中间，缓缓的走进一个白衣的妇女，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额前。走近了，清香随将过来；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着，静穆不动的看着，——目光里充满了爱。

神经一时都麻木了！起来吧，不能，这是摇篮里，呀！母亲，——慈爱的母亲。

母亲呵！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

母亲呵！我们只是互相牵连，永远不互相遗弃。

渐渐的向后退了，目光仍旧充满了爱。模糊了，星落如雨，横飞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亲呵，别走，别走！……”

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

清香还在，白衣的人儿还在。微微的睁开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

屋角的几堆黑影上，送过清香来。——刚动了一动，忽然觉得有一个小人儿，蹑手蹑脚的走了出去，临到门口，还回过小脸儿来，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禄儿。

何彬竭力的坐起来。那边捆好了的书籍上面，放着一篮金黄色的花儿。他穿着单衣走了过去，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上面大字纵横，借着微光看时，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样可以报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门口看了几次，桌子上都没有摆着花儿。——这篮子里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种的，倒是香得很，我最爱它，我想先生也必是爱它。我早就要送给先生了，但是总没有机会。昨天听见先生要走了，所以赶紧送来。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东西。

禄儿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儿，回到床前，什么定力都尽了，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

清香还在，母亲走了！窗内窗外，互相辉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泪光。

早晨程姥姥进来的时候，只见何彬都穿着好了，帽儿戴得很低，背着脸站在窗前。程姥姥陪笑着问他用不用点心，他摇了摇头。——车也来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泪痕满面，静默无声的谢了谢程姥姥，提着一篮的花儿，遂从此上车走了。

禄儿站在程姥姥的旁边，两个人的脸上，都堆着惊讶的颜色。看着车尘远了，程姥姥才回头对禄儿说：“你去把那间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锁上门吧，钥匙在门上呢。”

屋里空洞洞的，床上却放着一张纸，写着：

小朋友禄儿：

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谢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恶。你说你要报答我，我还不知道我应当怎样的报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头一件就是我的母亲，她的爱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荡漾起来。我这十几年来，错认了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爱和怜悯都是恶德。我给你那医药费，里面不含着丝毫的爱和怜悯，不过是拒绝你的呻吟，拒绝我的母亲，拒绝了宇宙和人生，拒绝了爱和怜悯。上帝呵！这是什么念头呵！

我再深深的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那几句话。小朋友呵！不错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你送给我那一篮花之先，我母亲已经先来了。她带了你的爱来感动我。我必不忘记你的花和你的爱，也请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爱，是借着你朋友的母亲带了的！

我是冒罪丛过的，我是空无所有的，更没有东西配送给你。——然而这时伴着我的，却有悔罪的泪光，半弦的月光，灿烂的星光。宇宙间只有它们是纯洁无疵的。我要用一缕柔丝，将泪珠儿穿起，系在弦月的两端，摘下满天的星儿来盛在弦月的圆凹里，不也是一篮金黄色的花儿么？它的香气，就是悔罪的人呼吁的言词，请你收了吧。只有这一篮花配送给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没有别的话说了，我只感谢你，小朋友，再见！再见！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牵连着的呵！

何彬草

我写了这一大段，你未必都认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为

你懂得的，比我多得多了！又及

“他送给我的那一篮花儿呢？”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儿，呆呆的望着天上。

（原载 1921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4 号）

海 上

谁曾在阴沉微雨的早晨，独自飘浮在岩石下面的一个小船上的，就要感出宇宙的静默凄黯的美。

岩石和海，都被阴雾笼盖得白濛濛的，海浪仍旧缓进缓退的，洗那岩石。这小船儿好似海鸥一般，随着拍浮。这浓雾的海上，充满了沉郁，无聊，——全世界也似乎和它都没有干涉，只有我管领了这静默凄黯的美。

两只桨平放在船舷上，一条铁索将这小船系在岩边，我一个人坐在上面，倒也丝毫没有惧怕，——纵然随水飘了去，父亲还会将我找回来。

微尘般的雾点，不时的随着微风扑到身上来，润湿得很。我从船的这边，扶着又走到那边，瞭望着，父亲一定要来找我的，我们就要划到海上去。

沙上一阵脚步响，一个渔夫，老得很，左手提着筐子，右手拄着竿子，走着便近了。

雨也不怕，雾也不怕，随水飘了去也不怕。我只怕这老渔夫，他是会诓哄小孩子，去卖了买酒喝的。——下去吧，他正坐在海边上；不去吧，他要是捉住我呢；我怕极了，只坚坐在船头上，用目光逼住他。

他渐渐抬起头来了，他看见我了，他走过来了；我忽然站起来，扶着船舷，要往岸上跳。

“姑娘呵！不要怕我，不要跳，——海水是会淹死人的。”

我止住了，只见那晶莹的眼泪，落在他枯皱的脸上；我又坐下，两手握紧了看着他。

“我有一个女儿——淹死在海里了，我一看见小孩子在船上玩，我心就要……”

我只看着他，——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却又不言语。

深黑的军服，袖子上几圈的金线，呀！父亲来了，这里除了他没有别人袖子上的金线还比他多的，——果然是父亲来了。

“你这孩子，阴天还出来做什么！海面上不是玩的去处！”我仍旧笑着跳着，攀着父亲的手。他斥责中含有慈爱的言词，也和母亲催眠的歌，一样的温煦。

“爹爹，上来，坐稳了吧，那老头儿的女儿是掉在海里淹死了的。”父亲一面上了船，一面望了望那老头儿。

父亲说：“老头儿，这海边是没有大鱼的，你何不……”

他从沉思里，回过头来，看见父亲，连忙站起来，一面说：“先生，我知道的，我不愿意再到海面上去了。”

父亲说：“也是，你太老了，海面上不稳当。”

他说：“不是不稳当，——我的女儿死在海里了，我不忍再到她死的地方。”

我倚在父亲身畔，我想：“假如我掉在海里死了，我父亲也要抛弃了他的职务，永远不到海面上来么？”

渔人又说：“这个小姑娘，是先生的……”父亲笑说：“是的，是我的女儿。”

渔人啜嚅着说：“究竟小孩子不要在海面上玩，有时会有危险的。”

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你的女儿……”父亲立刻止住我，然而渔人已经听见了。

他微微的叹了一口气，“是呵！我的女儿死了三十年了，我只恨我当初为何带她到海上来。——她死的时候刚八岁，已经是十分的美丽聪明了，我们村里的人都夸我有福气，说龙女降生在我们家里了；我们自己却疑惑着；果然她只送给我们些眼泪，不是福气，真不是福气呵！”

父亲和我都静默着，望着他。

“她只爱海，整天里坐在家门口看海，不时的求我带她到海上来，她说海是她的家，果然海是她永久的家。——三十年前的一日，她母亲回娘家去，夜晚的时候，我要去打鱼了，她不肯一个人在家里，一定要跟我去。我说海上不是玩的去处，她只笑着，缠磨着我，我拗她不过，只得依了她，她在海面上乐极了。”

他停了一会儿——雾点渐渐的大了，海面上越发的阴沉起来。

“船旁点着一盏灯，她白衣如雪，攀着帆索，站在船头，凝望着，不时的回头看着我，现出喜乐的微笑。——我刚一转身，灯影里一声水响，她……她滑下去了。可怜呵！我至终没有找回她来。她是龙女，她回到她的家里去了。”

父亲面色沉寂着，嘱咐我说：“坐着不要动。孩子！他刚才所说的，你听见了没有？”一面自己下了船，走向那在岩石后面呜咽的渔人。浓雾里，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看不分明。

要是他忘不下他的女儿，海边和海面却差不了多远呵！怎么海边就可以来，海面上就不可以去呢？

要是他忘得下他的女儿，怎么三十年前的事，提起来还伤心呢？

人要是回到永久的家里去的时候，父亲就不能找他回来么？

我不明白，我至终不明白。——雾点渐渐的大了，海面上越发的阴沉起来。

谁曾在阴沉微雨的早晨，独自飘浮在小船上？——这浓雾的海上，充满了沉郁无聊，全世界也似乎和它都没有干涉，只有我管领了这静默黯凄的美。——

（原载 1921 年 6 月《燕京大学季刊》第 2 卷第 1、2 期）

爱的实现

诗人静伯到这里来消夏，已经是好几次了。这起伏不断的远山，和澄蓝的海水，是最幽雅不过的。他每年夏日带了一年中的积蓄的资料来，在此完成他的杰作。

现在他所要开始著作的一篇长文，题目是《爱的实现》。他每日早起，坐在藤萝垂拂的廊子上，握着笔，伸着纸。浓荫之下，不时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纸上，他从沉思里微笑着用笔尖挑开去。矮墙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骄阳下的蝉声，一阵阵的叫着。这些声音，都缓缓的引出他的思潮，催他慢慢的往下写。

沙地上索索的脚步声音，无意中使他抬起头来。只见矮墙边一堆浓黑的头发，系着粉红色的绺结儿，走着跳着就过去了。后面跟着的却只听见笑声，看不见人影。

他又低下头，去写他的字，笔尖儿移动得很快。他似乎觉得思想加倍的活泼，文字也加倍的有力，能以表现出自己心里无限的爱的意思——

一段写完了，还只管沉默的微笑着想。——海波中，微风里，漾着隐现的浓黑的发儿，欢笑的人影。

金色的夕阳，照得山头一片的深紫，沙上却仍盖着矗立的山影。潮水下去了，石子还是润明的。诗人从屋里出来，拂了拂桌子，又要做他下午的功课。

笑声又来了，诗人拿着笔站了起来。墙外走着两个孩子；那女孩子挽着她弟弟的头儿，两个人的头发和腮颊，一般的浓黑绯红，笑窝儿也一般的深浅。脚步细碎的走着。走得远了，还看得见那女孩子雪白的臂儿，和她弟弟背在颈后的帽子，从白石道上斜刺里穿到树荫中去了。

诗人又坐下，很轻快的写下去，他写了一段笔歌墨舞的《爱的实现》。

晚风里，天色模糊了。诗人卷起纸来，走下廊子，站在墙儿外。沙上还留着余热。石道尽处的树荫中，似乎还隐现着雪白的臂儿和飘扬的帽带。

他天天清早和黄昏，必要看见这两个孩子。他们走到这里，也不停留，只跳着走着的过去。诗人也不叫唤他，只寂默的望着他们，来了，过去了，再低下头去，蕴含着无限的活泼欢欣，去写他的《爱的实现》。

时候将到了，他就不知不觉的倾耳等候那细碎的足音，活泼的笑声。从偶然到了愿望——热烈的愿望。

四五天过去了，他觉得若没有这两个孩子，他的文思便迟滞了，有时竟写不下去。

他们是海潮般的进退。有恒的，按时的，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指引了这作家的思路。

这篇著作要脱稿了，只剩下末尾的一段收束。

早晨是微阴的天，阳光从云隙里漏将出来。他今天不想写了，只坐在廊下休息。渐渐的天又开了。两个孩子举着伞，从墙外过去。

傍晚忽然黑云堆积起来，风起了。一闪一闪的电光穿透浓云。接着雷声隆隆的在空中鼓荡。海波儿小山般彼此推拥着，白沫几乎侵到阑边来。他便进到屋里去，关上门，捻亮了灯。无聊中打开了稿纸，从头看了看，便坐下，要在今晚完成这篇《爱的实现》。——一刹那顷忽然想起了那两个活泼玲珑的孩子。

他站起来了，皱着眉在屋里走来走去。又扶着椅背站着，“早晨他们是过去了，难道这风雨的晚上，还看得见他们回来么？他们和《爱的实现》有什么……难道终究写不下去？”他转过去，果决的坐下，伸好了纸，拿起笔来——他只有笔微微的敲着墨盒出神。

窗外的雨声，越发的大了，檐上好似走马一般。雨珠儿繁杂的打着窗上的玻璃，风吹着湿透的树枝儿，带着密叶，横扫廊外的阑干，簌簌乱响。他迟疑着看一看表，时候还没有到，他觉得似乎还有一线的希望。便站起来，披上雨衣，开了门，走将出去。

雨点迎面打来，风脚迎面吹来，门也关不上了。他低下头，便走入风雨里，湿软的泥泞，没过了他的脚面，他一直走去，靠着墙儿站着。从沉黑中望着他们的去路。风是冷的，雨是凉的，然而他心中热烈的愿望，竟能抵抗一切，使他坚凝的立在风雨之下。

一匝的大雨过去了，树儿也稳定了。那电光还不住的在漆黑的天空中，画出光明的符咒，一闪一闪的映得树叶儿上新绿照眼。——忽然听得后面笑声来了，回过头来，电光里，矮矮的一团黑影，转过墙隅来。再看时又隐过去了。他依旧背着风站着。

第二匝大雨来了，海波濛濛，他手足淋得冰冷，不能再等候了，只得绕进墙儿，跳上台阶来，拭干了脸上的水珠儿。——只见自己的门开着，门外张着一把湿透的伞。

往里看时，灯光之下，书桌对面的摇椅上，睡着两个梦里微笑的孩子。女孩儿雪白的左臂，垂在椅外，右臂却作了弟弟的枕头，散拂的发儿，也罩在弟弟的脸上，绫花已经落在椅边。她弟弟斜靠着她的肩，短衣上露出肥白的小腿。在这惊风暴雨的声中，安稳的睡着。屋里一切如故。只是桌上那一卷稿纸，却被风吹得散乱着落在地下。

他迷惘失神里，一声儿不响。脱下了雨衣，擦了擦鞋，蹑着脚走进来。拾起地上的稿纸，卷着握在手里，背着臂儿，凝注着这两个梦里微笑的孩子。

这时他思潮重复奔涌，略不迟疑的回到桌上，检出最后的那一张纸来，笔不停挥的写下去。

雨声又渐渐的住了，灯影下两个孩子欠伸着醒了过来。满屋的书，一个写字的人，怎么到这里来了？避着雨怎样就睡着了？惺忪的星眼对看着怔了一会，慢慢的下了椅子，走出门外。拿起伞来从滴沥的雨声中，并肩走了。

外边却是泥泞黑暗，凉气逼人。——诗人看着他们自来自去，却依旧一声儿不响。只无意识的在已经完成的稿子后面，纵横着写了无数的《爱的实现》。

（原载 1921 年 7 月《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7 号）

离家的一年

他和他的小姊姊对坐在石阶上。小姊姊只低着头织绒袜子。他左手握着绒球，右手抽着线儿，呆呆的坐着。恋家惜别的心绪，也和这绒线般，牵挽不断的抽出来，又深深密密的织入这袜子里。

十三岁的年纪，就要离家远去，自然是要难受的。然而他是个要强的孩子，抵死也不肯说恋家不去的话。只因他不肯说出，他的眼泪只往心里流，加倍的刺伤他的心。

当他去投考大学附中的时候，他父亲不过是带他去试一试罢了，不想到竟取上，名次又列得很高，他自己非常的喜欢。母亲说他太小，取上也罢了，不去也使得；离家太远了，自己也难受，家里也不放心。父亲也是这么说。他自己却坚持要去，说男儿志在四方，岂可坐失机会！他小姊姊也说是去好。两个小孩子，一吹一唱，高兴的了不得。他父亲和朋友们谈起，他们都着实夸奖他；又说那大学的进学考，限制的很严，难得取上了，不去很可惜——商量的结果，还是定了要去。

他母亲忙着替他收拾这个，预备那个。小姊姊也不和他打架了，成日里两个人厮守着，又将自己最爱的一管自来水笔，也送给他——他们为这一管笔曾拌了一回嘴，至终被他小姊姊得去了，现在又无条件的送给他，他倒觉得不好意思。

——小姊姊只比他大一岁，所以在他们的称呼上，都加上个“小”字——

离着动身的日子，只有三天了。他渐渐的觉得难受起来，小姊姊也是如此，只是他们都不说出。小姊姊要替他织一双绒袜子，织了三天才成了一只。

这时父亲和一位年轻的朋友，从外院进来。小姊姊只管低着头，他也装做没有看见。等他们一齐进入客室，小姊姊和他同时抬起头来，笑了一笑。

父亲在客室里唤他。他连忙放下线球，走了进去。父亲说：“这是大学教授周先生，后天你便跟他一块儿走，周先生好照应你。”他便鞠了一躬。周先生看着他，和他谈几句话。他站了一会，搭讪着又走出来。

小姊姊悄声问：“叫你进去作什么？”他说：“叫我去见周先生，后天和他一块去。”小姊姊说：“是大学的周先生么？他的夫人我认得，是个很好看……”

父亲同客人又出来了。他便站起来。小姊姊只得也鞠了一躬。

吃饭的时候，母亲笑着说：“你要走了，叫你父亲带你和小姊姊出去玩一玩吧。”他摇一摇头说：“我不去，只在家里便好，出去又烦得慌。”小姊姊说：“我那袜子还没织完呢。”父亲说：“等你织完，他也毕业回来了。”母亲不觉笑起来。

他在家也忙了两天。有些东西，小姊姊一定要他带去玩，他一定要留在家。母亲看了笑说：“有现在的相让，当初又何苦为这些东西生气？”他们都笑着，一面只管忙忙的，丢下这个，拾起那个。

这一天晚上，母亲叫他到屋里去，打开箱子叫他看，说：“这边是夹衣服，这边是棉衣服，天气一冷，千万记着换上；这底下是被单……”他只管点头答应着。父亲站在一边笑着说：“你不必吩咐，他哪里记得这许多？横竖冷了，也一般的知道穿。”这时小姊姊从自己屋里进来，说：“好容易赶完这双袜子了，放在这边角里，你可记着。”放下了袜子，又说：“这是信

封，都贴上邮票了。”他接过来：“我已有了不少的信封了，做什么又给我？”一看那十二个封面上都已写好了，都是他小姊姊的名字，他随手也放入箱子里。

仆人进来，将几件行李都捆好了。母亲和父亲又嘱咐他好些话。他这时真是伤心了，几乎撑不住，心想不如小姊姊也和我打架，家里的人都不理我，我去倒觉得无有牵挂，这样真是太叫人难受。父亲看出来，便说：“你们早去睡觉吧，明天早车是七点钟的，还要早起呢。”母亲说：“可不是，还得先到周先生那里，李妈！叫他们明天早饭早一点开。”李妈答应着。他和小姊姊便出来了。

两个人又坐在台阶上，小姊姊说：“你到那里就写信回来；年假是什么时候放的，也早几天告诉我。”屋内的灯光，从竹帘子里射将出来，人影在地，小猫从廊下慢慢的走入他怀里。他一面抚着小猫，一面说：“我走了，你可寂寞了。”小姊姊说：“我还有几天也就上学了，不过放学回来，也是……”这时母亲在屋里又一连叠声，催他去睡。他放下小猫站了起来，小姊姊也自回屋里去。

他走入屋里，桌上都空了，开了灯坐了一会，心里只乱乱的。蹑着脚又走出来，院中无人，对面小姊姊屋里，灯已经灭了。走了几转，又进去卧下。心里猜想到校后情形如何？功课怎样？同学多少？想了半天，正朦胧欲睡，忽听得外面叫门，又听见隔壁黄家开门了。他重行卧下，睡魔又走了，翻来覆去，以后不知什么时候睡着。

第二天五点钟，他就醒了，开了门放进小猫来，在地下玩了一会。听见李妈在院子里和母亲说话，就走进母亲屋里，坐在一边，看着母亲梳头，心中万分难过，似乎盼望母亲留他不才好。母亲抬头看见，问道：“怎么样？你怎么起的这么早？”这时他万禁不住，便掏出手绢儿捂着脸，呜咽着哭了起来。母亲看着他也不言语。一会儿李妈进来，他连忙伏在桌上，不作一声。

早饭开来了，他也吃不下去，胡乱用了一点。看时辰钟已经六点，自己穿起长衣。仆人进来将行李搬出去。母亲交给他几张票子，说：“打车票的钱在里面，交给周先生吧。其余的留着在车上买点心吃，你今早没有吃饱。别的钱父亲都交给周先生了，他自然会给你的。”他含着泪点点头。一会儿车来了，母亲说：“走吧，父亲还没起来，不必告辞了。”他便走下台阶。母亲站在廊上唤道：“小姊姊呢？小弟弟要走了！”小姊姊在屋里应了一声，他便到小姊姊门口，低低的叩道：“小姊姊，我可以进来么？”门开了，床上衾枕还散乱着，小姊姊穿着睡衣，站在镜台前，拢着头发。回头看见他，便说：“你要走了么？”他又点点头，回身便走。小姊姊也不再言语。只有李妈送到门口，仆人就和他一同上车。

街上行人熙熙的来往，他想：“他们也有的是和我一般的离家远去么？”他心里只乱乱的，不住的擦着眼泪。

车停在一所洋楼的门口，许多的行李堆在阶边。几个同学站在阶上，周先生也在中间，看见他来了，便笑道：“你来正好，和他们一块儿走吧；我还有些事未了，打算晚车去呢！”他不觉为难起来，半天没有言语。周先生看他踌躇，便道：“你要是喜欢和我一同走时，行李先放在这里，你下午四点再来吧。”他又喜欢了，连忙点头说好。看着行李搬下去，便又坐上车和仆人一同回来。

他觉得满街的太阳，墙上贴着许多的花花绿绿的广告，来时竟没有看见。

到了家，跳下车来，跑了进去。李妈在院子里，先看见了，惊道：“少爷怎么又回来了？”他笑着点一点头，也不答话。走进上房，见过了父母，说明了；便问：“小姊姊呢？”母亲笑道：“你走了以后，她也没有吃饭，就到黄家去了。”他便回身出来，走到黄家门口。小姊姊和两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玩，抬头看见他，连忙走出来。他笑说：“我不去了。”小姊姊看着他道：“胡说，你骗我呢！”他说：“下午才走，我们先回家玩去。”说话之间，他看见小姊姊的眼圈边，余红未退。

一边玩着，他兀自提心吊胆的，果然至终挨不过下午四点，还是一走。小姊姊送到门口，看见他在车上哭了。

这回真上车了。周先生携着他的手，挤了上去，找个坐位，叫他坐下。自己却又走下月台去，和朋友说话，一直到车慢慢开动，才走上车来。他只背着脸凭窗站着，想着父亲母亲，想着小姊姊——有许多事叫他非常的后悔：就是从前因为自来水笔打架，两个人都哭了；还有为争着看一本少年丛书，至终小姊姊掷过给他，他气忿忿的拿起自己走了。他自恨当初为什么和可爱的小姊姊这样的过不去？想起一阵一阵的伤心。

周先生叫他坐下，和他说些闲话。他只低着头，恐怕人家看见他的泪眼。一会儿车上的灯亮了，他们一起吃过点心。他渐渐的注意到车上别的坐客；周先生又把报纸递给他，他看着“小说”和“趣闻”，很觉得有味，以后眼睛疲倦，渐渐睡着。

嘈杂的声音，将他搅醒了。车走的很慢，灯已经灭了，窗外的晓风，吹面生寒。他坐好了，拾起地上的报纸。周先生从那边走过来，笑着向他说：“到了，我们下车吧。”

矮矮的长墙，围着广大的草场。几处很伟大的学校建筑，矗立在熹微的晨光里，使他振起精神来。穿过了草场，周先生走进“庶务处”，一会儿出来说：“你的宿舍定在东楼十五号，和这个堂役先去吧，我一会儿就来。”他答应了，曲曲弯弯的又上了东楼。

屋里已有两个同学，正在盥洗。看见他来了，知道是住在这屋里的新同学，似乎惊奇他很小，便都走拢来招呼他，又叫堂役搬进行李。他一看门后贴着一张纸，三个名字，是王纪新，唐敬，最后的便是他。

那个大的同学说：“小唐，你先带他吃早饭去罢，这屋里的事，你不用管了。”小唐便和他出来，一边走着，一边问他是哪里人？从前在什么学校念书？现在入的是哪一班？他一一都说了。他觉得小唐极有趣，只有十五六岁光景；前发覆额，戴着眼镜，走路永远是跳着。

进了食堂，他便坐在小唐的桌上。好些的同学都注意他，有的便过来和他说话。

饭后回到屋里，周先生也来了。看着他收拾清楚了，又说：“我的家就在学校后面，从右数第五座楼上，你若去时，叫唐敬带你去。”说着就走了。

这时那两个同学都不在屋里，他独自在窗前站着，看见许多同学在操场里踢球；小唐穿着运动衣，也在内中奔走。他又回来，开了小箱子，看见那些信封和袜子，猛然忆起小姊姊来，不觉退卧在床上，拿枕头盖上脸，暗暗垂泪。

钟声响着，王纪新进来了，他装做睡着，纪新叫起他来，说：“开学式要举行了，到礼堂去吧。”他站了起来，纪新端详了他的脸，却也没说什么。

他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和他联坐的都是些小的同学，却没有比他还小的。——校长的训词，他听得不甚清楚，只抬头看着墙上的照片。

回来他便写信，写了四张纸，用了许多“呜呼噫嘻”的字眼，写完了，自己送在信箱里。

午后小唐带他到“庶务处”去买书，又替他介绍了几个小朋友。有一个叫徐真的，带着许多玩具，几个小朋友便玩起来，惹得许多大学生都围着看。

晚上他又难受起来，卧下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满屋漆黑。想想这个，想想那个，枕头都湿了。自己后悔为何竟然来了，在这里多么孤苦！半夜里流泪，母亲也不知道。想到这里，不禁哭起来，小唐惊醒了，朦胧中劝慰他几句。

第二天便上课了，下了堂便拿起书来念。心中虽难过，却仍为分些心，还觉得好些。周先生又来叫他，小唐劝他去走走，他怕羞不去。

有一天在食堂里，接到了一封信，是他父亲写的封面。连忙拆开，父亲一张纸，只说些安慰劝勉的话，小姊姊也有一张，上面写：

最亲爱的小弟弟：

你走了以后，我真是难受，真是太难受。吃晚饭时只有父亲母亲和我三个人。晚上我也睡不着，想你在火车上也必是睡不着。今天接到了你的信，我忍不住哭了，——没有大哭——母亲也很难过。

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你的小猫不见了，我想是黄家那几个弟弟抱走了。你记得从前他们的小鸡丢了的时候，不是赖我们的小猫吃了么？我也不敢问他们，恐怕母亲要说。李妈说他们家的老猫，又要生小猫了，再抱一个给我们，我想这一次要一个小黑猫，你看怎样？

我明天上学了，倒也有个着落，省得在家里，又闷得慌，又难受。

你在学校里，要自己小心，也要用心功课，也不要和朋友打架——我知道你不会和人打架，除了跟我。

你看见周夫人时，替我问她好。

爱你的小姊姊

母亲吩咐你说，天气冷，要多穿衣服。身上要洁净，要常洗澡。又及。

他看了很喜欢，折起来放在袋里。徐真问：“是谁给你的信？”他说：“是我的小——是我的姊姊。”

他立刻回到屋里，写了一封回信。

一天一天的过去，渐渐的熟了，朋友也认识的多了。功课又忙，便不十分想家。

秋节的时候，周先生叫他去过节。王纪新勉强把他送到周先生门口，按了铃，自己跑了。他只得进去。

好清雅的院子——周先生和夫人一同站在廊子上，他连忙鞠了躬。谈了几句话，周夫人便请他到屋里去。

壁炉上立着两个铜盘，桌上白花的台布，当中摆着一瓶的菊花，他四下里看着。周夫人端过果点来，就坐下和他谈话，问他：“想家不想？”他笑着摇摇头。周夫人又问：“你母亲好么？你有几个兄弟？”他说：“我母亲好。我只有一个姊姊，她也认得……”周夫人想了一想道：“你姊姊是不是叫意华？”他连忙说是。周夫人笑道：“是了，她是我的学生；怪道刚看见你时，觉得有些眼熟，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你们倒是像得很。”他只笑着。

周先生只在廊外看报。周夫人一边走来走去做些事，一边和他闲谈。他觉得她服装很潇洒，风采也能动人。

明月当空，他们三个人在廊子上一同吃着饭，很快乐的。饭后坐了一会，他恐怕学校关门，便告辞了，踏着月色回去。

同学们都在楼下玩月。小唐拉他坐下，递给他一块月饼，笑说：“叫你去你不去，去了就这么晚回来，我们都在这里，只短你了。”他说：“我本想去去就来，周先生一定要留我过节。”又玩了一会，便各自回屋去。他卧下的时候，还不住的想着日间的事。

他在学校，功课成绩很好，得了一张奖状。他十分得意，寄回家去；父亲来信很夸奖他一番。

年假到了，却因为特别的缘由，只放三天。同学们劝他不回去，他只是游移不决。至终母亲来信说若没有伴，天气又冷，不回来也好。三天的假还不够来回走的。他才死了心，不回去了。

三十晚上，几个小朋友，在徐真屋里，买些糕点，吃年夜饭，谈谈笑笑，大乐了一阵。十点多钟才回屋去。

灯下王纪新递给他一封信，是小姊姊写的：

小弟弟：

听说你新年不回来了，失意得很。你们学校真特别，新年为何只放三天！

这里下了很大的雪，我独自做了几个雪人，立在院子里那天父亲夜里回来，以为是贼，吓了一跳。

我和同学们制了许多灯谜。我猜着很多，得了许多奖品。有一个谜，我猜不着，请你研究研究。

“斜竿上，挂件衣。可惜沾点土，还说日头低。字一”

小姊姊

他看完了，觉得十分有趣，便立刻坐下写封信：

小姊姊：

信收到了，今晚是三十晚上，想我写信的时候，你正在吃年夜饭。呜呼，“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里雪也很大，我们只打雪战，没有做雪人。你那谜我猜不着，我想明天叫同学们猜猜……

写到这里，他沉吟了一会，想写些笑话。忽然想起一件事便笑着往下写：

我们的国文先生，有一天给我们讲到“杜威论思想”，他说，“杜威论思想，这思想不是你们小孩子胡思乱想的思想；也不是戏台上唱的，‘思想起来，好不伤惨人也’的思想。这是……，他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到底是什么思想来，那神气还非常的……

这时小唐推门进来，看见王纪新已经睡下，他自己在灯下又笑又写。便也笑道：“小人儿，你自己笑什么？”他抬起头来笑了，将信递了过来，两个人又笑了一阵。他便搁下未写完的信，将那谜对小唐念了。小唐也想了半天。正说着话，王纪新醒了，说：“天不早了，你们睡吧，明天早起，我带你们玩去。”他卧下刚要睡着，小唐在自己床上，悄悄唤道：“小人儿，那字我猜着了，一定是‘褚’字。”他一想果然有理，恐怕纪新又说，只答应了一声，便不再言语。

这些日子，他运动过度，玩足球伤了踝骨，卧了几天，心里很不好过。月考时，又和一个平日很欺负他的同学联坐。这同学强迫他将答案给他看，他又怕先生看见，又不敢不依他，心中又气又急。考完了，回到屋子，自己哭了一场。小唐和王纪新都替他抱不平，要去和这个同学理论。他恐怕这同学以后要拿他泄愤，反央及他们，不叫他们去。小唐又教他去告诉先生，他也不肯。过两天再考时，进到课堂，坐位竟都换了。他暗暗喜欢，又觉得希奇。事后小唐悄悄的告诉他，是王纪新私下和先生说的；纪新是大学最高级生，又和这位先生同过学，说话有些效力。

第一月考行过，春天便到了，他心中充满了欢悦。一天一天的过去，花也开了，草也青了，离家也近了。

这一学期里，他又添了两件课外的事，就是从几个大学生那里学习音乐，如吹箫弹琴之类，他一学便会，众人都称赞他聪明，“音乐会”里也有他的份。还有便是和小唐、徐真几个小朋友，组织了一个“童子足球队”；常常要求着大学生，和他们比赛。

他自己觉得精神很活泼，体格也增长，又习练了些办事的才能；心中一喜欢，频频问着同学，他比初来时高了多少。

季考近了，他又忙又乐，便写信回家报告放学的日期。

考完了，还有三天行毕业式，中间的日子，只是话别了。他和小唐因为王纪新今年毕业，便一块儿请他吃了一顿饭，又合照一张相片。同时徐真又请他和几个小朋友照了一张。

王纪新恰好同他一路，因为有事，打算早走。他自然是赞成的，便忙着收拾东西；一面报知了学监，便一同上周先生家里去。

周先生和纪新在院子里说话，他便走上廊子去。周夫人站在门口，让他进来。一面笑问：“考完了么？”他说：“考完了，打算明天就走，特意来告辞。”周夫人道：“不是还有两天么？”他说：“因为要和一位同学一路走，所以早些。”周夫人道：“你到家时，替我问你母亲好。还有你姊姊前些日子来了一封信，我因为病着，好久没有回复，也替我说一声。”他答应着，看周夫人时，果然清减了许多。

这时听得王纪新在外头叫他，他对周夫人鞠了一躬，便连忙走出来。周先生看着他笑，说：“你长了许多，也比从前健壮了。你父亲看见，不定怎样的喜欢呢！”他低头笑着——暮色里，走出几步，回头看见周先生还站在门口。

明天早晨，小唐和几个小朋友又有纪新的同班，都来送他们上车。彼此写下住址来，约着通信。车开了，他和纪新站在窗里，和月台上的同学，互扬着手巾，都觉得也有一番伤离惜别的情绪。只有小唐在月台上笑着跳着，跟着火车跑，直到火车出了栅栏，才转身回去。

他凝望了半天，回头坐下，一道上和纪新说说笑笑，倒也一点不寂寞。

天色渐近黄昏，火车只管前进。遥遥的已经望见对面车站上的灯光，闪烁闪烁的如同繁星一般。纪新说：“快到了，你家里有人来接你么？”他看着前面，已经喜欢得不知怎么好了！忽听纪新问他，便说：“我想没有罢，因我告诉我家里是后天走。”纪新便道：“不要紧的，我送你到家。”他连忙说：“不必了，我认得道。”

车停了，一齐走出车站。纪新替他雇了车，看着行李载上了，便和他握手说：“我不上学校去了，我们以后家里见吧。”他听着忽然觉得难过，也说不出话来。

到家了，进了外院。月影下，树叶萧萧。看见小姊姊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背着脸站着，右手扶在花架上；看着地下两个孩子捧沙土玩。那两个小孩子看不真切，仿佛是黄家两个小弟兄。他心中一喜，疾忙低头走入内院去，小姊姊也没有看见。走到门边，碰见李妈。正要说话，他连忙摇手不叫言语。

他父亲和母亲正吃着晚饭，看见他进来，都惊喜道：“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他笑着说：“因为有伴，所以考完就走。”母亲十分喜欢，一面叫仆人去付了车钱，搬进行李。

父亲问：“你看见小姊姊了么？她先吃完了饭，在外院和孩子们玩呢。”他笑说：“看见了，她没有看见我。”这时小姊姊已走到院子里；他连忙迎了出去，对着小姊姊笑着行了一个举手礼。小姊姊笑说：“这会子你不哭了。你记得去年那晚上，我们坐在台阶上，说着话儿，你眼泪汪汪的，还假充好男儿呢！”他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

（原载 1921 年 11 月《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11 号）

寂 寞

小小在课室里考着国文。他心里有事，匆匆的缀完了几个句子，便去交卷。刚递了上去，先生抬头看着他，说：“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错字没有，还没有放学呢，忙什么的！”他只得回到位上来，眼光注在卷上，却呆呆的出神。

好容易放学了，赵妈来接他。他一见就问：“婶婶和妹妹来了么？”赵妈笑说：“来了，快些家去吧，你那妹妹好极了。”他听着便自己向前跑了，赵妈在后面连连的唤他，他只当没听见。

到家便跑上台阶去，听母亲在屋里唤说：“小小快来，见一见婶婶吧。”他掀开竹帘子进去，母亲和一个年轻的妇人一同坐着。他连忙上去鞠了躬，婶婶将他揽在怀里，没有说什么，眼泪却落了下来。母亲便说：“让婶婶歇一歇，你先出去和妹妹玩吧，她在后院看鱼呢。”小小便又出来，绕过廊子，看见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一头的黑发散垂着，结着一条很宽的淡青缎带；和赵妈站在鱼缸边，说着话儿。

赵妈推她说：“哥哥来了。”她回头一看，便拉着赵妈的手笑着。赵妈说：“小小哥！你们一起玩吧，我还有事呢。”小小便过去，赵妈自己走了。

小小说：“妹妹，看我这几条鱼好不好？都是后面溪里钓来的。”妹妹只看着他笑着。小小见她答，也便伏在缸边，各自看鱼，再不说话。

饭桌上母亲，婶婶，和他兄妹两个人，很亲热的说着话儿，妹妹和他也渐渐的熟了。饭后母亲和婶婶在廊外乘凉，小小和妹妹却在屋里玩。小小搬出许多玩具来，灯下两个人玩着。小小的话最多，说说这个，说说那个；妹妹只笑着看着他。

母亲隔窗唤道：“你们早些睡吧，明天……”小小忙应道：“不要紧的，我考完了书了，明天便放假不上学去了。”妹妹却有了倦意，自己下了椅子，要睡觉去；小小只得也回到屋里，——上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钓鱼去。

绝早他就起来，赵妈不让他去搅妹妹，他只得在院子里自己玩。一会儿才听得婶婶和母亲在屋里说话，又听得妹妹也起来了，便推门进去。妹妹正站在窗前，婶婶替她梳着头。看见小小进来，婶婶说：“小小真是个好学生，起的这样早！”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

早饭后两人便要出去。母亲嘱咐小小说：“好生照应着妹妹，溪水深了，掉下去不是玩的，也小心不要弄湿了衣裳！”小小忙答应着，便和妹妹去了。

开了后门，一道清溪，横在面前；夹溪两行的垂柳，倒影在水里，非常的青翠。两个人先走着，拣着石子，最后便在水边拣一块大石头坐下，谈着话儿。

妹妹说：“我们那里没有溪水，开了门只是大街道，许多的车马，走来走去的，晚上满街的电灯，比这里热闹多了，只不如这里凉快。”小小说：“我最喜欢热闹；但我在这里好钓鱼，也有螃蟹。秋天看农夫们割麦子，都用大车拉着。夏天的晚上，母亲和我更常常坐在这里树下，听水流和蝉叫。”一面说着，小小便站起来，跳到水中一块大溪石上去。

那石块微微的动摇，妹妹说：“小心！要掉下去了。”小小笑道：“我不怕，我掉下好几次了。你看我腿上的疤痕。”说着便褪下袜子，指着小腿给妹妹看。妹妹摇头笑说：“我怕，我最怕晃摇的东西。在学校里我打秋千都不敢打的太高。”小小说：“那自然，你是个女孩子。”妹妹道：“那也

未必！我的同学都打得很高。她们都不怕。”小小笑道：“所以你更是一个怯弱的女孩子了。”妹妹笑了一笑，无话可说。

小小四下里望着，忽然问道：“昨天婶婶为什么落泪？”妹妹说：“萱哥死了，你不知道么？若不是为母亲尽着难受，我们还不到这里来呢。”小小说：“我母亲写信给叔叔，说要接婶婶和你来玩，我听见了——到底萱哥是为什么死的？”妹妹用柳枝轻轻的打着溪水，说：“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头几天放学回来，还好好的，我们一块儿玩着。后来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到医院里，不几天就死了。那天母亲从医院里回来，眼睛都红肿了，我才知道的。父亲去把他葬了，回来便把他的东西，都锁了起来，不叫母亲看见——有一天我因为找一本教科书，又翻出来了，母亲哭了，我也哭了半天……”妹妹说到这里，眼圈儿便红了。小小两手放在裤袋里，凝视着她，过了半天，说：“不要紧的，我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微笑说：“但你不是我母亲生的，不是我的亲哥哥。”小小无可说，又道：“横竖都是一样，你不要难过了！你看那边水上飞着好些蜻蜓，一会儿要下雨了，我捉几个给你玩。”

下午果然下雨，他们只在餐室里，找了好几条长线，两头都系上蜻蜓。放了手，蜻蜓便满屋里飞着，却因彼此牵来扯会的，只飞得不高。妹妹站在椅上，喜得拍手笑了。忽然有一个蜻蜓，飞到妹妹脸上，那端的一个便垂挂在袖子旁边，不住的鼓着翅儿，妹妹吓得只管喊叫。小小却只看着，不住的笑。妹妹急了，自己跳下椅子来。小小连忙上去，替她捉了下来；看妹妹似乎生气，便一面哄着她，一面开了门，扯断了线，把蜻蜓都放了。

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不能出去，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下，看雨又说故事。小小将听过的故事都说完了，自己只得编了一段，想好了，便说：“有一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小的名叫猪八戒，大的名叫土行孙，……”妹妹笑道：“不对了，猪八戒没有母亲，他的哥哥不叫什么土行孙，是孙行者；你当我没有听过《西游记》呢！”小小也笑道：“我说的这是另一个猪八戒，不是《西游记》上的猪八戒。”妹妹摇头笑道：“不用圆谎了，我知道你是胡编的。”小小无聊，便道：“那么你说一个我听。”妹妹也想了一会儿，说：“从前……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女儿，叫雪花公主，长的非常好看……”小小道：“以后有人来害她是不是？”妹妹看着他道：“是的，你听见过，我就不说了。”小小忙道：“没有听过，我猜着是那样，往下说吧！”妹妹又说：“以后国王的王后死了，又娶了一个王后，名叫……那名字我忘记了……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就生气了，将她送到空山里去，叫一个老太太拿有毒的苹果哄她吃……”小小连忙问：“以后有人来救她没有？”妹妹笑道：“你别忙，——后来也不知道怎样雪花公主也没有死。那国王知道新王后不好，便撵她出去。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来，大家很快乐的过日子。”妹妹停住了，小小还问：“往后呢？”妹妹说：“往后就是这样了，没有了。”

小小站了起来，伸一伸腰，说：“我听故事，最怕听到快乐的时候，一快乐就完了。每次赵妈说故事，一说到做财主了，或是做官了，就是快完了，真没意思！”妹妹说：“故事总是有完的时候，没有不完的，——反不如那结局不好的故事，能使我在心里想好几天……”小小忽然想起一段，便说：“我有一个说不完的故事——有一个国王……”他张开两臂比着：“盖了一间比天还大的仓房，攒了比天还多的米在里面，有一天有一阵麻雀经过，那麻雀多极了，成群结队的飞着，连太阳都遮住了。他们看见那些米粒，便寻

出了一个小孔穴，一只一只的飞进去……”妹妹连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个麻雀进去，衔出一个米粒来；第二个麻雀又进去，又衔出一个米粒来；这样一只一只尽着说，是不是？我听见萱哥说过了。”小小道：“是的，编这故事的人真巧，果是一段说不完的。”妹妹说：“我就不信，我想比天还多的米，也不过有几万万粒，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说，说几年也就完了。”小小正要答应，屋里母亲唤着，便止住了，一同进去。

夜里的雨更大了，还时时的听见轻雷。小小非常的懊丧：后门的小溪，是好几天没有去了，故事说尽了，家里没有什么好玩的，想来想去，渐渐入梦——梦见带着妹妹，走进很深的树林子里，林中有一个大湖。湖边迎面走来一个白衣的女子，似乎是雪花公主。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笼子，里面有许多麻雀，正要上前，眼前一亮，便不见了。

开了眼，阳光满室，天晴了！他还不信，起来一看，天青得很，枝上的小鸟不住的叫着；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风吹得粼粼的，他心里喜欢，连忙穿起衣裳，匆匆的走出去——梦也忘了。

妹妹自己坐在廊上，揉着眼睛发怔，看见他便笑说：“哥哥，天晴了！”小小拍手笑道：“可不是！你看院子里这些雨水，——我敢下去。”妹妹笑着看他，他便脱鞋和袜子，轻轻的走入水里，一面笑道：“凉快极了，只是底下有青苔，滑得很。”他慢慢的跑起来，只听见脚下水响。妹妹走到廊边道：“真好玩，我也下去。”小小俯着身子，撩起裤脚，说：“你敢你就下来，我们在水里跳圈儿。”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刚脱下一只袜子，母亲从屋里出来看见，便道：“可了不得！小小，快上来吧，你只管带着妹妹淘气！”妹妹连忙又将袜子穿上。小小却笑着从廊上拿了鞋袜，赤着脚跑到浴室里去。

饭后母亲说大家出去散散心。婶婶只懒懒的，禁不住妹妹和小小的撺掇劝说，只得随同出去。先到了公园，母亲和婶婶进了一处“售品所”；小小和妹妹却远远的跑开去，在水边看了一会子的浴鸭，又上了小山。雨后的小山和树林都青润极了；山后篱内的野茉莉，开得崭齐，望去好似彩云一般。池里荷花也开遍了，水边系着一只小船。两个人商量着，要上船玩去；正往下走，只见母亲在山下亭中招手叫他。

到了亭前，只见婶婶无力的倚着亭柱坐着，眼中似有泪痕。妹妹连忙走过去，一声儿不响的倚在婶婶怀里。母亲悄声说：“我们回去吧，婶婶又不好过了。”小小只得喏喏的随着一同出来。

车上小小轻轻的问：“婶婶为什么又哭了？”母亲道：“婶婶看见我替你买了一顶小草帽，看那式样很好，也想买一顶给萱哥。忽然想起萱哥死了，便又落泪，我们转身就出来了。——你看母亲爱子的心，是何等的深刻！”母亲说着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小小也默然无语。

前面婶婶的车，停在糖果公司门口，婶婶给妹妹买了两瓶糖，又给他两瓶。小小连忙谢了婶婶，自己又买了一瓶香蕉油。妹妹问：“买这个作什么？”小小笑道：“回家做冰激凌去！”

到家婶婶又只懒懒的。妹妹便跟婶婶睡觉去了。小小自己一人跑来跑去，寻出冰激凌的桶子来，预备着明天要做。

黄昏时妹妹醒了，睡得满脸是汗，只说热；母亲打发她洗了澡，又替她洗了头发，小小便拿过一把大扇子，站在廊上用力的替她扇着。妹妹一面撩开拂在脸上的头发，一面笑说：“不要扇了，我觉得冷。”小小道：“如此我们便到门外去，树下有风，吹一会儿就干了。”两个人便出来，坐在树根

上。

暮色里，新月挂在柳梢——远远地走来一个绿衣的邮差。小小看见便放下扇子，跑着迎了上去，接过两封信来。妹妹忙问：“谁来的信？”小小看了，道：“一封是父亲的，一封许是叔叔的。你等着，我先送了去。”说着便进门去了。

一转身便又出来；妹妹说：“我父亲来信，一定是要接我们走了。”小小道：“我不知道——你如走了，我一定写信给你，我写着‘宋妹妹先生’，好不好？”妹妹笑说：“我的学名也不是叫妹妹，而且我最不喜欢人称我‘先生’，我喜欢人称‘女士’。平日父亲从南边来信，都是寄给我，也是称我‘女士’。”小小道：“那也好，你的学名是什么？”妹妹不答。

小小两手弄着扇子的边儿，说：“我父亲到英国去了一年多了，差不多两个礼拜就有一封信，有时好几封信一齐送来。信封上写着外国字，我不认得，但母亲说，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妹妹道：“你为什么不跟伯伯到英国去？”小小摇头道：“母亲不去，我也不去。我只爱我的国，又有树，又有水。我不爱英国，他们那里尽是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孩子！”妹妹说：“我们的先生常常说，我们也应当爱外国，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爱你就爱，横竖我只有一个心，爱了我的国，就没有心再去爱别国。”妹妹一面抚着头发，说：“一个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儿，就如我的一个心，爱了父亲，又爱了母亲，又爱了许多的……”这时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说：“妹妹！快看！”妹妹止住了，抬头看时，一个很小的星，拖着一片光辉，横过天空，直飞向天末去了。

天渐渐的黑了，他们便进去。搬过两张矮凳子，和一张大椅子，在院子里吃着晚饭。母亲在后面替妹妹通开了头发，松松的编了两个辫子。小小便道：“有头发多么麻烦！我天天早起就不用梳头，就是洗头也不费工夫。”妹妹一面吃饭，说：“但母亲说头发有一种温柔的美。”小小点头说：“也是，不过我这样子，即或是有头发，也不美的。”说得婶婶也笑了。

第二天早起，小小便忙着打发赵妈洗那桶子，买冰和盐要做冰激凌。母亲替他们调好了材料，两个人便在院里树下摇着。

小小一会一会的便揭开盖子看看，说：“好了！”一看仍是稀的。妹妹笑道：“你不要性急，还没有凝上呢，尽着开盖，把盐都漏进去了！”小小又舀出一点来，尝了尝说：“没有味儿，太淡了，不如把我的糖，也拿几块来放上。”妹妹说“好”，于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又把那一瓶香蕉油都倒了进去。末了又怕太甜了，便又对上些开水。

妹妹扎煞着两只湿手，用袖子拭了脸上的汗，说：“热得很，我不摇了！”小小道：“等我来，你先坐在一边歇着。”

摇了半天，小小也乏了，便说：“一定好了，我们舀出来吃罢。”妹妹便盛了出来，尝了一口，半天不言语。小小也尝着，却问妹妹说：“好吃不好吃？”妹妹笑道：“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那味儿，带点酸又有些咸。”小小放下杯子，拍手笑道：“什么酸咸？简直是不好吃！算了吧，送给赵妈吃。”

胡乱的收拾起来，小小用衣襟自己扇着，说：“还是钓螃蟹去有意思，我们摇了这半天的冰激凌，也热了，正好树荫底下凉快去。”妹妹便拿了钓竿，挑上了饵，出到门外。小小道：“你看那边树下水里那一块大石头，正好坐着，水深也好钓；你如害怕，我扶你过去。”妹妹说：“我不怕。”说着便从水边踏着一块一块的石头，扶着钓竿，慢慢的走了上去。

雨后溪水涨了，石上好像小船一般，微风吹着流水，又吹着柳叶。蝉声聒耳。田垄和村舍一望无际。妹妹很快乐，便道：“这里真好，我不想回去了！”小小道：“这块石头就是我们的国，我做总统，你做兵丁。”妹妹道：“我不做兵丁，我不会放枪，也怕那响声。”小小道：“那么你做总统，我做兵丁——以后这石头随水飘到大海上去，就另成了一个世界。”妹妹道，“那不好，我要母亲，我自己不会梳头。”小小道：“不会梳头不要紧，把头发剪了去，和我一样。”妹妹道：“不但为梳头，另一个世界也不能没有母亲，没有了母亲就不成世界。”小小道：“既这样，我也要母亲，但这块石头上容不下。”妹妹站了起来，用钓竿指着说：“我们可以再搬过那一块来……”

上面说着，不提防雨后石上的青苔滑得很，妹妹没有站稳，一交跌了下去。小小赶紧起来拉住，妹妹已坐在水里，钓竿也跌折了。好容易扶着上来，衣裳已经湿透，两个人都吓住了。小小连忙问：“碰着了哪里没有？”妹妹看着手腕说：“这边手上擦去了一块皮！这倒不要紧，只是衣裳都湿了，怎么办？”小小看她惊惶欲涕，便连忙安慰她说：“你别怕，我这里有手巾，你先擦一擦；我们到太阳底下晒着，一会子就干了。如回家换去，婶婶一定要说你的。”妹妹想了一想，只得随着他到岸上来。

小小站在树荫下，看妹妹的脸，晒得通红。妹妹说：“我热极，头都昏了。”小小道：“你的衣裳干了没有？”妹妹扶着头便说：“哪能这么快就干了！”小小道：“我回家拿伞去，上面遮着，下面晒着就好了。”妹妹点一点头，小小赶紧又跑了回来。

四下里找不着伞，赵妈看见便说：“小小哥！你找什么？妈妈和婶婶都睡着午觉，你不要乱翻了！”小小只得悄悄的说与赵妈，赵妈惊道：“你出的好主意！晒出病来还了得呢！”说着便连忙出来，抱回妹妹去，找出衣裳来给她换上。摸她额上火热，便冲一杯绿豆汤给她喝了，挑些“解暑丹”给她闻了，抱着她在廊下静静的坐着，一面不住的抱怨着小小。妹妹疲乏的倚在赵妈肩上，说：“不干哥哥的事，是我自己摔下去的。”小小这时只呆着。

晚上妹妹只是吐，也不吃饭。婶婶十分着急。母亲说一定是中了暑，明天一早请大夫去。赵妈没有说什么，小小只自己害怕。——明天早上，妹妹好了出来，小小才放了心。

他们不敢出去了，只在家里玩。将扶着牵牛花的小竹竿儿，都拔了出来，先扎成几面长方的篱子。然后一面一面的合了来，在树下墙荫里，盖了一个小竹棚，也安上个小门。两个人忙了一天，直到上了灯，赵妈催吃晚饭，才放下一齐到屋里来。

母亲笑说：“妹妹来，小小可有了伴儿了，连饭也顾不得吃，看明天叔叔来接了妹妹去，你可怎么办？”小小只笑着，桌上两个人还不住的商议作棚子的事。

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学校里开了一个“成绩展览会”，早晨先有本校师生的集会，还练习唱校歌。许多同学来找小小，要和他一块儿去。小小惦着要和妹妹盖那棚子，只不肯去，同学一定要拉他走。他只得嘱咐了妹妹几句，又说：“午后我就回来，你先把顶子编上。”妹妹答应着，他便和同学去了。

好容易先生们来了，唱过歌，又乱了半天；小小不等开完会，自己就溜了出来。从书店经过，便买了一把绸制的小国旗，兴兴头头的举着。进门就唤：“妹妹！我买了国旗来了，我们好插在棚子上……”赵妈从自己屋里出

来，笑道：“妹妹走了。”小小瞪她一眼，说：“你不必哄我！”一面跑上廊去，只见母亲自己坐在窗下写信，小小连忙问：“妹妹呢？”母亲放下笔说：“早晨叔叔自己来接，十点钟的车，婶婶和妹妹就走了。”小小呆了，说：“怎么先头我没听见说？”母亲说：“昨晚上不是告诉你了么？前几天叔叔来信，就说已经告了五天的假，要来把家搬到南边去——我也想不到他们走的这么快。妹妹原是不愿意走的，婶婶说日子太短促了，他们还得回去收拾去，我也留他们不住。”小小说：“怎么赵妈也不到学校里去叫我回来？”母亲说：“那时大家都忙着，谁还想起这些事！”说着仍自去写信。小小站了半天，无话可说，只得自己出来，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国旗坐着。

下午小小睡了半天的觉，黄昏才起来；胡乱吃过饭，自己闷闷的坐在灯下——赵妈进来问：“我的那把剪刀呢？”小小道：“我没有看见！”赵妈说：“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编篱子，拿去剪绳子么？”小小想起来，就说：“在那边墙角的树枝上挂着呢，你自己去拿罢！”赵妈出去了，母亲便说：“也没见你这样的淘气！不论什么东西，拿起来就走。怪道昨天那些牵牛花东倒西歪的，原来竹子都让你拔去了。再淘气连房子还都拆了呢！妹妹走了，你该温习温习功课了，整天里只顾玩，也不是事！”小小满心里惆怅抑郁，正无处着落，听了母亲这一番话，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母亲也不理他。

自己哭了一会，觉得无味，便起来要睡觉去。母亲跟他过来，替他收拾好了，便温和的抚着他说：“好好的睡吧，明天早起，我教你写一封信给妹妹，请她过年再来。”他勉强抑住抽咽答应着，便自己卧下。母亲在床边坐了一会，想他睡着，便捻暗了灯，自己出去。

他重新又坐了起来，——窗外好亮的月光啊！照见庭院，照见满地的牵牛花，也照见了墙隅未成功的竹棚。小门还半开着，顶子已经编上了，是妹妹的工作……

他无聊的掩了窗帘，重新卧下。——隐隐地听见屋后溪水的流声淙淙，树叶儿也响着，他想起好些事。枕着手腕……看见自己的睡衣和衾枕，都被月光映得洁白如雪，微风吹来，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

这时月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妹妹也没有了，竹棚也没有了。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弥漫在他稚弱的心灵里。

（原载 1922 年 9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9 期）

六一姊

这两天来，不知为什么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是我童年游伴之一，虽然在一块儿的日子不多，我却着实的喜欢她，她也尽心的爱护了我。

她的母亲是菩提的乳母——菩提是父亲朋友的儿子，和我的大弟弟同年生的，他们和我们是紧邻——菩提出世后的第三天，她的母亲便带了六一来。又过两天，我偶然走过菩提家的厨房，看见一个八九岁的姑娘，坐在门槛上。脸儿不很白，而双颊自然红润，双眼皮，大眼睛，看见人总是笑。人家说这是六一的姊姊，都叫她六一姊。那时她还是天足，穿一套压着花边的蓝布衣裳。很粗的辫子，垂在后面。我手里正拿着两串糖葫芦，不由的便递给她一串。她笑着接了，她母亲叫她道谢，她只看着我笑，我也笑了，彼此都觉得很腼腆。等我吃完了糖果，要将那竹签儿扔去的时候，她拦住我；一面将自己竹签的一头拗弯了，如同钩儿的样子，自己含在口里，叫我也这样做，一面笑说：“这是我们的旱烟袋。”

我用奇异的眼光看着她——当然我也随从了，自那时起我很爱她。

她三天两天的便来看她母亲，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多。她只比我大三岁，我觉得她是我第一个好朋友，我们常常有事没事的坐在台阶上谈话。——我知道六一是他爷爷六十一岁那年生的，所以叫做六一。但六一未生之前，他姊姊总该另有名字的。我屡次问她，她总含笑不说。以后我仿佛听得她母亲叫她铃儿，有一天冷不防我从她背后也叫了一声，她连忙答应。回头看见我笑了，她便低头去弄辫子，似乎十分羞涩。我至今还不解是什么缘故。当时只知道她怕听“铃儿”两字，便时常叫着玩，但她并不恼我。

水天相连的海隅，可玩的材料很少，然而我们每次总有些新玩艺儿来消遣日子。有时拾些卵石放在小铜锣里，当鸡蛋煮着。有时在沙上掘一个大坑，将我们的脚埋在里面。玩完了，我站起来很坦然的；她却很小心的在岩石上践踏了会子，又前后左右的看她自己的鞋，她说：“我的鞋若是弄脏了，我妈要说我的。”

还有一次，我听人家说煤是树木积压变成的，偶然和六一姊谈起，她笑着要做一点煤冬天烧。我们寻得了一把生锈的切菜刀，在山下砍了些荆棘，埋在海边沙土里，天天去掘开看变成了煤没有。五六天过去了，依旧是荆棘，以后再有人说煤是树木积压成的，我总不信。

下雨的时候，我们便在廊下“跳远”玩，有时跳得多了，晚上睡时觉得脚跟痛，但我们仍旧喜欢跳。有一次我的乳娘看见了，隔窗叫进我去说：“她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天天只管同乡下孩子玩，姑娘家跳跳钻钻的，也不怕人笑话！”我乍一听说，也便不敢出去，次数多了，我也有些气忿，便道：“她是什么人？乡下孩子也是人呀！我跳我的，我母亲都不说我，要你来管做什么？”一面便挣脱出去。乳娘笑着拧我的脸说：“你真个学坏了！”

以后六一姊长大了些，来的时候也少了。她十一岁那年来的时候，她的脚已经裹尖了，穿着一双青布扎红花的尖头高底鞋。女仆们都夸赞她，说：“看她妈不在家，她自己把脚裹的多小呀！这样的姑娘，真不让人费心。”我愕然，背后问她说：“亏你怎么下手，你不怕痛么？”她摇头笑说：“不。”随后又说：“痛也没有法子，不裹叫人家笑话。”

从此她来的时候，也不能常和我玩了，只挪过一张矮凳子，坐在下房里，

替六一浆洗小衣服，有时自己扎花鞋。我在门外沙上玩，她只扶着门框站着看。我叫她出来，她说：“我跑不动。”——那时我已起首学做句子，读整本的书了，对于事物的兴味，渐渐的她两样。在书房窗内看见她来了，又走进下房里，我也只淡淡的，并不像从前那种着急，恨不得立时出去见她的样子。

菩提断了乳，六一姊的母亲便带了六一走了。从那时起，自然六一姊也不再来。——直到我十一岁那年，到金钩寨看社戏去，才又见她一面。

我看社戏，几乎是年例，每次都是坐在正对着戏台的席棚底下看的。这座棚是曲家搭的，他家出了一个副榜，村里要算他们最有声望了。从我们楼上可以望见曲家门口和祠堂前两对很高的旗杆，和海岸上的魁星阁。这都是曲副榜中了副榜以后，才建立起来的。金钩寨得了这些点缀，观瞻顿然壮了许多。

金钩寨是离我们营垒最近的村落，四时节庆，不免有馈赠往来。我曾在父亲桌上，看见曲副榜寄父亲的一封信，是五色信纸写的，大概是说沿海不靖，要请几名兵士保护乡村的话，内中有“谚云‘……’足下乃今日之大树将军也，小草依依，尚其庇之……”“谚云”底下是什么，我至终想不起来，只记得纸上龙蛇飞舞，笔势很好看的。

社戏演唱的时候，父亲常在被请参观之列。我便也跟了去，坐在父亲身旁看。我矮，看不见，曲家的长孙还因此出去，踢开了棚前土阶上列坐的乡人。

实话说，对于社戏，我完全不感兴味，往往看不到半点钟，便缠着要走，父亲也藉此起身告辞。——而和六一姊会面的那一次，不是在棚里看，工夫却长了些。

那天早起，在书房里，已隐隐听见山下锣鼓喧天。下午放学出来，要回到西院去，刚走到花墙边，看见余妈抱着膝坐在下台阶上打盹。看见我便一把拉住笑说：“不必过去，母亲睡觉呢。我在这里等着，领你听社戏去，省得你一个人在楼上看海怪闷的。”我知道是她自己要看，却拿我作盾牌。但我在书房坐了一天，也正懒懒的，便任她携了我的手，出了后门，夕阳中穿过麦垄，斜坡上走下去，已望见戏台前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卖杂糖杂饼的担子前，都有百十个村童围着，乱哄哄的笑闹；墙边一排一排的板凳上，坐着粉白黛绿，花枝招展的妇女们，笑语盈盈的不休。

我觉得瑟缩，又不愿挤过人丛，拉着余妈的手要回去。余妈俯下来指着对面叫我看，说：“已经走到这里了——你看六一姊在那边呢，过去找她说话去。”我抬头一看，棚外左侧的墙边，穿着新蓝布衫子，大红裤子，盘腿坐在长板条的一端，正回头和许多别的女孩子说话的，果然是六一姊。

余妈半推半挽的把我撮上棚边去，六一姊忽然看见了，顿时满脸含笑的站起来让：“余大妈这边坐。”一面紧紧的握我的手，对我笑，不说什么话。

一别三年，六一姊的面庞稍稍改了，似乎脸儿长圆了些，也白了些，样子更温柔好看了。我一时也没有说什么，只看着她微笑。她拉我在她身旁半倚的坐下，附耳含笑说：“你也高了些——今天怎么又高兴出来走走？”

当我们招呼之顷，和她联坐的女孩们都注意我——这时我愿带叙一个人儿。我脑中常有她的影子，后来看书一看到“芒萝村”和“西施”字样，我立刻就联忆到她，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她是那天和六一姊同坐的女伴中之一，只有十四五岁光景。身上穿着浅月白竹布衫儿，襟角上绣着卍字。绿色的裤

子。下面是扎腿，桃红扎青花的小脚鞋。头发不很青，却是很厚。水汪汪的一双俊眼。又红又小的嘴唇。净白的脸上，薄薄的搽上一层胭脂。她顾盼撩人，一颦一笑，都能得众女伴的附和。那种娟媚入骨的丰度，的确是我过城市生活以前所见的第一美人儿！

到此我自己惊笑，只是那天那时的一瞥，前后都杳无消息，童稚烂漫流动的心，在无数的过眼云烟之中，不知怎的就捉得这一个影子，自然不忘的到了现在。——生命中原有许多“不可解”的事！

她们窃窃议论我的天足，又问六一姊，我为何不换衣裳出来听戏。众口纷纭，我低头听得真切，心中只怨余妈为何就这样的拉我出来！我身上穿的只是家常很素静的衣服，在红绿丛中，更显得非常的黯淡。

百般局促之中，只听得六一姊从容的微笑说：“值得换衣服么？她不到棚里去，今天又没有什么大戏。”一面用围揽着我的手抚我的肩儿，似乎教我抬起头来的样子。

我觉得脸上红潮立时退去，心中十分感激六一姊轻轻的便为我解了围。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一切的不宁都恢复了。我暗地惊叹，三年之别，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她练达人情的话，居然能庇护我！

恋恋的挨着她坐着，无聊的注目台上。看见两个婢女站在两旁，一个皇后似的，站在当中，摇头掩袖，咿咿的唱。她们三个珠翠满头，粉黛俨然，衣服也极其闪烁华丽，但裙下却都露着一双又大又破烂的男人单脸鞋。

金色的斜阳，已落下西山去，暮色逼人。余妈还舍不得走，我说：“从书房出来，简直就没到西院去，母亲要问，我可不管。”她知道我万不愿再留滞了，只得站起来谢了六一姊，又和四围的村妇纷纷道别。上坡来时，她还只管回头望着台上，我却望着六一姊，她也望着我。我忽然后悔为何忘记吩咐她来找我玩，转过麦垄，便彼此看不见了。——到此我热烈的希望那不是最末次的相见！

回家来已是上灯时候，母亲并不曾以不换衣裳去听社戏为意，只问我今天的功课。我却告诉母亲我今天看见了六一姊，还有一个美姑娘。美姑娘不能打动母亲的心，母亲只殷勤的说：“真的，六一姊也有好几年没来了！”

十年来四围寻不到和她相似的人，在异国更没有起联忆的机会，但这两天来，不知为何，只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这时一定嫁了，嫁在金钩寨，或是嫁到山右的邻村去，我相信她永远是一个勤俭温柔的媳妇。

山坳海隅的春荫景物，也许和今日的青山，一般的凄黯消沉！我似乎能听到那呜呜的海风，和那暗灰色浩荡摇撼的波涛。我似乎能看到那阴郁压人的西南山影，和山半一层层枯黄不断的麦地。乍暖还寒时候，常使幼稚无知的我，起无名的怅惘的那种环境，六一姊也许还在此中。她或在推磨，或在纳鞋底，工作之余，她偶然抬头自篱隙外望海山，或不起什么感触。她决不能想起我，即或能想起我，也决不能知道这时的我，正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楼之中，凝阴的廊上，低头疾书，追写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

我一路拉杂写来，写到此泪已盈睫——总之，提起六一姊，我童年的许多往事，已真切活现的浮到眼前来了！

1924.3.26 黄昏，青山，沙穰

（原载1924年6月《小说月报》第15卷第6号）

别 后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车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拟着的离别，今天已临到了。然而舅舅和姊姊上车之后，他和姊姊隔着车窗，只流下几点泛泛的眼泪。

回去的车上，他已经很坦然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门走入东屋，本是他和姊姊两个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东西都带了去，显得宽绰多了。他四下里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帘的，被炉烟熏得焦黄的纸撕了去，窗外便射进阳光来。平日放在窗前的几个用蓝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张书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台上许多的空瓶子都检了出去。——这原是他姊姊当初盛生发油、雪花膏之类的——自己扫了地，端进一盆水来，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王妈进来说：“大少爷，外边有电话找你呢。”他便放下抹布，跑到客室里去。

“谁呀？”

“我是永明，你姊姊走了么？”

“走了，今天早车走的。”

“我想请你今天下午来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闷的，我们这里很热闹……”

他想了一会子。

“怎么样？你怎么不言语？”

“好吧，我吃完饭就去。”

“别忘了，就是这样，再见。”

他挂上耳机，走入上房，饭已摆好了。舅母和两个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母说下午要到永明家里去，舅母只说，“早些回来。”此外，饭桌上就没有声响。

饭后待了一会子，搭讪着向舅母要了车钱，便回到自己屋里来。想换一件干净的长衫，开了柜子，却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长的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学，是要从永明门口走过的。红漆的大门，墙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楼瓦，但他从来没有进去过。

到了门口，因为太矮，按不着门铃，只得用手拍了几下，半天没有声息。他又拍了几下，便听得汪汪的小狗的吠声，接着就是永明的笑声，和急促的皮鞋到了门前了。

开了门，仆人倒站在后面，永明穿着一套棕色绒绳的短衣服，抱着一只花白的小哈巴狗。看见他就笑说：“你可来了，我等你半天！”他说：“哪有半天？我吃过饭就来的。”一面说，两人拉着便进去。

院子里砌着几个花台，上面都覆着茅草。墙根一行的树，只因冬天叶子都落了，看不出是什么树来。楼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台阶，先进到长廊式的甬道里。墙上嵌着一面大镜子，旁边放着几个衣架。永明站住了，替他脱下帽子，挂在钩上，便和他进到屋里去。

这一间似乎是客室，壁炉里生着很旺的火。炉台上放着一对大磁花瓶，插满了梅花，靠墙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过头来，那边窗下一个女子，十七八岁光景，穿着浅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儿，正低头画那钢琴上摆着的一盆水仙。旁边一个带着轮子的摇篮正背着她。永明带他上前去，说：“这是我的三姊澜姑。”她欠了欠身。澜姑看着他，略一点头，仍去画她的画。永明笑

道，“你等一等，我去知会我们那位了事的小姐去！”说着便开了左方的门，向后走了。

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画，又看澜姑。侧面看去，觉得她很美，椭圆脸，秋水似的眼睛。作画的姿势，极其闲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笔一笔慢慢的描，神情萧然。

他看着忽然觉得奇怪，她画的那盆水仙，却是已经枯残了的，他不觉注意起来。——澜姑如同不知道屋里有人似的，仍旧萧然的画她的画。

后面听见笑声，永明端着一碗浆糊，先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女子，穿着青莲紫的绸子长袍，襟前系着一条雪白的围裙，手里握着一大卷的五色纸。永明放下碗，便道：“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让他坐下，一面挽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纸刀；一面笑道：“我们要预备些新年的点缀品，你也来帮我们的忙罢。”她自己便拉过一张椅子来，坐在中间长圆桌的旁边。

他忸怩的走过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将宜姑裁好了的纸条儿，红绿相间的粘成一条很长的练子。他也便照样的做着。

宜姑闲闲的和他谈话。他觉得她那紫衣，正衬她嫩白的脸。颊上很深的两个笑涡儿。浓黑的头发，很随便的挽一个家常髻。她和澜姑相似处，就是那双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是两样的。——他觉得从来不曾见过像宜姑这样美丽温柔的姊姊。

永明唤道：“澜小姐不要尽着画了，也来帮我们！”澜姑只管低着头，说：“你粘你的吧，我没有工夫。”宜姑看着永明道：“你让她画吧，我们三个人做，就够了。”回头便问他：“听说你姊姊走了，谁送她去的？”他连忙答应说：“是我舅舅送她去，等她结婚以后，舅舅就回来的。”永明笑问：“早晨你哭了么？”他红了脸只笑着。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微微的一笑，笑里含着禁止的意思。

他不觉感激起来。但永明这一句话，在他并没有什么大刺激，他便依旧粘着纸练子。

摇篮里的婴儿，忽然哭了，宜姑连忙去挪了过来，放在自己座旁。他看见里面卧着的孩子，用水红色的小被裹着，头上戴一顶白绒带缨的小帽，露出了很白的小脸。永明笑说：“这是娃娃，你看他胖不胖？”他笑着点一点头。——宜姑口里轻轻的唱着，手里只管裁纸花，足却踏着摇篮，使他微微动摇。

他忽然想起，便低低的问道：“你的大姊呢？”永明道：“我没有大姊。”他看了宜姑又看澜姑，正要说话，永明会意，便说：“我们弟兄姊妹在一块儿排的，所以我有大哥，二姊，三姊，我是四弟——娃娃是哥哥的女儿。”

娃娃的头转侧了几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觉那小样儿非常的可爱，便伸手去摸她嫩红的面颊。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动，他连忙缩回手去，宜姑看着她温柔的一笑。

一个仆妇从外面进来，说：“二小姐，老太太那边来了电话了，”宜姑便站起。走了出去。

永明笑道：“我们这位二小姐，就是一位宰相。上上下下的事，都是她一手经理。母亲又宠她……”澜姑正洗着笔，听见便说：“别怪母亲宠她，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除了她，别人是办不来的！”永明笑道：“你又向着她了！我不信我就不会接电话，更不信我们一家子捧凤凰似的，只捧着她一

个！”澜姑抬头看着永明说：“别说昧心话了，难道你就不捧她？去年她病在医院里，是谁哭的一夜没有睡觉来着？——”永明笑道：“我不知道——不要提那个了，我看除了她之外，也没有一个人能得你的心悦诚服……”

宜姑进来了，笑向澜姑说：“外婆来了电话，说要接母亲和我们两个今晚去吃饭。我说嫂嫂不在家，娃娃没人照应，母亲说叫你跟着去呢。”澜姑皱眉道：“我不喜欢去！外婆倒罢了，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们，我实在跟她们说不到一块儿！”宜姑笑道：“左右是应个景儿，谁请你去演说？一会儿琴姊和翠姊要亲自来接的。”永明忙问：“请我了没有？”宜姑道：“没有。”永明笑道：“我一定问问外婆去，一到了请吃饭，就忘了我；到了我们学校里开游艺会，运动会，怎么不忘了问我要入场券？……”澜姑道：“既如此，你去吧。”永明道：“人家没有请我，怎好意思的！就是请我，我也不去，今晚我自己还请人吃饭呢！”说着便看他一笑。

宜姑又问：“妹妹，你到底去不去？”澜姑放下笔，伸一伸懒腰，抱膝微笑道：“忙什么的，她们还没来呢。”宜姑道：“等到她们来，岂不晚了？母亲又要着急的。”澜姑慢慢的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宜姑坐下，仍旧剪着纸，一面说：“我何曾不想去？娃娃的奶妈子又是新来的，交给她不放心。而且这两天往往有送年礼的，哪一家的该收下，哪一家的该璧回，你自己想如能了这些事，我就乐得去，你就留在家里，享你的清福。”澜姑想了一想，道：“这样还是我去吧，”宜姑笑道：“是不是！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还是穿上衣服，在母亲身旁一坐，比什么都舒服……”

娃娃又哭了，这回眼睛张得很大，哭得也很急促。宜姑看一看手表，俯下去亲一亲她，说：“真的，忘了叫娃娃吃奶了，别哭，抱你找奶妈去。”一面轻轻的将娃娃连被抱起，这时奶妈子已经进来，宜姑将娃娃递给她，替她开了门，说：“到娃娃屋里去吧，别让她多吃了。”奶妈子连声答应着，就带上门出去。

说话未了，外面人来报道：“老太太那边两位小姐来了。”宜姑连忙脱下围裙，迎了出去。——他十分瑟缩，要想躲开，永明笑道：“你怕什么？我们坐在琴后，不理她们就是了。”说着两个人从长椅上提过两个靠枕，忙跑到琴后抱膝坐下。

她们一边说笑着进来，琴后望去不甚真切，只仿佛是两个头发烫得很卷曲，衣服极华丽的女子。又听得澜姑也起来招呼了。她们走到炉边，伸手向火，一面笑说：“宜妹今天真俏皮呵！怎么想开了穿起这紫色的衣服？”宜姑笑道：“可不是，母亲替我做的，因为她喜欢这颜色。去年做的，这还是头一次上身呢。”一面忙着按铃叫人倒茶。

那个叫翠姊的走到琴前，——永明摇手叫他不要作声，——拿起澜姑的画来看，回头笑道：“澜妹，你怎么专爱画那些颓败的东西？”澜姑只管收拾着画具，一面说：“是呢，人家都画，我就不画了，人家不画的，我才画呢！”琴姊也走过来，说：“你的脾气还是不改——上次在我们家里，那位曾小姐要见你，你为什么不见她？”澜姑道：“但至终也见了呵！”琴姊笑说，“她以后对我们评论你了。”澜姑抬头道：“她评论我什么？”翠姊过来倚在琴姊肩上，笑说：“说了你别生气！——她说你真是满可爱的，只是太狷傲一点。”琴姊道：“论她的地位，她又是生客，你还是应酬她一点好。”澜姑冷笑道：“狷傲？可惜我就是这样的狷傲么！她说我可爱，谢谢她！人说我不好，不能贬损我的价值；人说我好，更不能增加我的身分！我生来又

不会说话，我更犯不着为她的地位去应酬她……”

琴和翠相视而笑。宜姑端过茶来，笑说：“姊姊们不要理她，那孩子太娇癖了，母亲在楼上等着你们呢。”她们端起杯来，喝了一口，就都上楼去。

永明和他从琴后出来，永明笑道：“澜小姐真能辩论呵！连我听着都觉得痛快！那位曾小姐我可看见了，这种妖妖调调的样子，我要有三个眼睛，也要挖出一个去！”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回头便对澜姑说：“妹妹，不要太立崖岸了，同在人家作客，何苦来……”澜姑站了起来说：“我不怪别人！只是翠琴二位太气人了，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作什么？那天我并没有得罪她，她们以为我听说人批评我骄傲，我就必得应酬她们，岂知我更得意！”宜姑笑道：“得了，上去打扮吧。母亲等着呢。”澜姑出去，又回来，右手握着门钮，说：“今天热得很，我不穿皮袄，穿驼绒的吧。”宜姑一面坐下，拿起叠好的五色纸来，用针缝起，一面说：“可别冻着玩，穿你的皮袄去是正经！”澜姑说：“不，外婆屋里永远是暖的。只是一件事，我不穿我这件藕合色的，把你的那件鱼肚白的给我吧。”宜姑想了一想道：“在我窗前的第二层柜屉里呢，你要就拿去吧——只是太素一点了，外婆不喜欢的。”说完又笑道：“只要你乐意就好，否则你今天又不痛快。”永明笑道：“你要盼望她顾念别人，就不对了，她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澜姑冷笑道：“我便是杨朱的徒弟，你要做杨朱的徒弟，他还不要你呢！”说着便自己开门出去了。

宜姑目送着她出去，回头对永明说：“她脾气又急，你又爱逗她……”永明连忙接过来说：“说得是呢。她脾气又急，你又总顺着她，惯得她菩萨似的，只拿我这小鬼出气！”宜姑笑道：“罢了！成天为着给你们劝架，落了多少不是！”一面拿起剪刀来，在那些已缝好的纸上，曲折的剪着，慢慢的伸开来，便是一朵朵很灿烂的大绣球花。

这时桌上的纸已尽，永明道：“都完了，我该登山爬高的去张罗了！”一面说便挪过一张高椅来，放在屋角，自己站上，又回头对他说：“你也别闲着，就给我传递吧！”他连忙答应着，将那些纸练子，都拿起挂在臂上，走近椅前。宜姑过来扶住椅子，一面仰着脸指点着，椅子渐渐的挪过四壁，纸练子都装点完了。然后宜姑将那十几个花球，都悬在纸练的交结处，和电灯的底下。

永明下来，两手叉着看着，笑道：“真辉煌，电灯一亮，一定更好，……”这时听得笑语杂沓，从楼上到了廊下，宜姑向永明道：“你们将这些零碎东西收拾了吧，我去送她们上车去。”说着又走出去。

他们两个忙着将桌上一切都挪开了，从琴后提过那两个靠枕来，坐在炉旁。刚坐好，宜姑已抱着小狗进来，永明又起来，替她拉过一张大沙发，说：“事情都完了，你也该安生的坐一会子了。”宜姑笑着坐下，她似乎倦了，只懒懒的低头抚着小狗，暂时不言语。

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炉火光里，他和永明相对坐着，谈得很快乐。他尤其觉得这闪闪的光焰之中，映照着紫衣绛颊，这屋里一切，都极其绵密而温柔。这时宜姑笑着问他：“永明在学校里淘气吧？你看他在家里跳荡的样子！”他笑着看着永明说：“他不淘气，只是活泼，我们都和他好。”永明将头往宜姑膝上一倚，笑道：“你看如何？你只要找我的错儿。可惜找不出来！”宜姑摩抚着永明的头发，说：“别得意了！人家客气，你就居之不疑起来。”

这时有人推门进来，随手便将几盏电灯都捻亮了。灯光之下一个极年轻的妇人，长身玉立。身上是一套浅蓝天鹅绒的衣裙，项下一串珠练，手里拿着一个白狐手笼。开了灯便笑道：“这屋里真好看，你们怎么这样安静？——还有客人。”一面说着已走到炉旁，永明和他都站起来。永明笑说：“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琦夫人今天省亲去了一天。”他又忸怩的欠一欠身。

宜姑仍旧坐着，拉住琦夫人的手，笑说：“夫人省亲怎么这早就回来？你们这位千金，今天真好，除了吃就是睡，这会子奶妈伴着，在你的屋里呢。”琦夫人放下手笼，一面也笑说：“我原是打电话打听娃娃来着，他们告诉我，娘和澜妹都到老太太那边去了，我怕你闷，就回来了。”

那边右方的一个门开了，一个仆人垂手站在门边，说：“二小姐，晚饭开好了。”永明先站起来，说：“做了半天工，也该吃饭了。”又向他说：“只是家常便饭，不配说请，不过总比学校的饭菜好些。”大家说笑着便进入餐室。

餐桌中间摆着一盆水仙花，旁边四付匙箸。靠墙一个大玻璃柜子，里面错杂的排着挂着精致的杯盘。壁上几幅玻璃框嵌着的图画，都是小孩子，或睡或醒，或啼或笑。永明指给他看，说：“这都是我三姊给娃娃描的影神儿，你看像不像？”他抬头仔细端详说：“真像！”永明又关上门，指着门后用图钉钉着的，一张白橡皮纸，写着碗大的“靠天吃饭”四个八分大字，说：“这是我写的。”他不觉笑了，就说：“前几天习字课的李老师，还对我们夸你来着，说你天分高，学哪一体的字都行。”这时宜姑也走过来，一看笑说：“我今天早起才摘下来，你怎么又钉上了？”永明道：“你摘下来做什么？难道只有澜姑画的胖孩子配张挂？谁不是靠天吃饭？假如现在忽然地震，管保你饭吃不成！”琦夫人正在餐桌边推移着盘碗，听见便笑道：“什么地震不地震，过来吃饭是正经。”一面便拉出椅子来，让他在右首坐下。他再三不肯。永明说：“客气什么？你不坐我坐。”说着便走上去，宜姑笑着推永明说：“你怎么越大越没礼了！”一面也只管让他，他只得坐了。永明和他并肩，琦夫人和宜姑在他们对面坐下。

只是家常便饭，两汤四肴，还有两碟子小菜，却十分的洁净甘香。桌上随便的谈笑，大家都觉得快乐，只是中间连三接四的仆人进来回有人送年礼。宜姑便时时停箸出去，写回片，开发赏钱。永明笑说：“这不是靠天吃饭么？天若可怜你，这些人就不这时候来，让你好好的吃一顿饭！”琦夫人笑说：“人家忙得这样，你还拿她开心！”又向宜姑道：“我吃完了，你用你的饭，等我来吧。”末后的两次，宜姑便坐着不动。

饭后，净了手，又到客室里。宜姑给他们端过了两碟子糖果，自己开了琴盖，便去弹琴。琦夫人和他们谈了几句，便也过去站在琴边。永明忽然想起，便问说：“大哥寄回的那本风景画呢？”琦夫人道：“在我外间屋里的书架上呢，你要么？”永明起身道：“我自己拿去。”说着便要走。宜姑说：“真是，我也忘了请客人看画本。你小心不要搅醒了娃娃。”永明道：“她在里间，又不碍我的事，你放心！”一面便走了。

琴侧的一圈光影里，宜姑只悠暇的弹着极低柔的调子，手腕轻盈的移动之间，目光沉然，如有所思。琦夫人很娇慵地，左手支颐倚在琴上，右手弄着项下的珠练。两个人低低的谈话，时时微笑。

他在一边默然的看着，觉得琦夫人明眸皓齿，也十分的美，只是她又另是一种的神情，——等到她们偶然回过头来，他便连忙抬头看着壁上的彩结。

永明抱着一个大本子进来，放在桌上说：“这是我大哥从瑞士寄回来的风景画，风景真好！”说着便拉他过去，一齐俯在桌上，一版一版的往下翻。他见着每版旁都注着中国字，永明说：“这是我大哥翻译给我母亲看的，他今年夏天去的，过年秋天就回来了。你如要什么画本，告诉我一声。我打算开个单子，寄给他，请他替我采办些东西呢。”他笑着，只说：“这些风景真美，给你三姊作图画的蓝本也很好。”

听见那边餐室的钟，当当的敲了八下。他忽然惊觉，该回去了！这温暖甜适的所在，原不是他的家。这时那湫隘黯旧的屋子，以及舅母冷淡的脸，都突现眼前，姊姊又走了，使他实在没有回去的勇气。他踌躇片晌，只无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画本……至终他只得微微的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说：“我该走了，太晚了家里不放心。”永明拉住他的臂儿，说：“怕什么，看完了再走，才八点钟呢！”他说：“不能了，我舅母吩咐过的。”宜姑站了起来，说：“倒是别强留，宁可请他明天再来。”又对他说：“你先坐下，我吩咐我们家里的车送你回去。”他连忙说不必，宜姑笑说：“自然是这样，太晚了，坐街上的车，你家里更不放心了。”说着便按了铃，自己又走出甬道去。

琦夫人笑对他说：“明天再来玩，永明在家里也闷得慌，横竖你们年假里都没有事。”他答应着，永明笑道：“你肯再坐半点钟，就请你明天来。否则明天你自己来了，我也不开门！”他笑了。

宜姑提着两个蒲包进来，笑对他说：“车预备下了，这两包果点，送你带回去。”他忙道谢，又说何必。永明笑道：“她拿母亲还没过目的年礼做人情，你还谢她呢，趁早儿给我带走！”琦夫人笑道：“你真是张飞请客，大呼大喊的！”大家笑着，已出到廊上。

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阶边，笑着点头和他说：“再见。”永明替他提了一个蒲包，小哈巴狗也摇着尾跳着跟着。门外车上的两盏灯已点上了。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围上毡子，便说：“明天再来，可不能放你早走！”他笑道：“明天来了，一辈子不回去如何？”这时车已拉起，永明还在后面推了几步，才唤着小狗回去。

他在车上听见掩门的声音，忽然起了一个寒噤，乐园的门关了，将可怜的他，关在门外！他觉得很恍惚，很怅惘，心想：怪不得永明在学校里，成天那种活泼笑乐的样子，原来他有这么一个和美的家庭！他冥然的回味着这半天的经过，事事都极新颖，都极温馨……

车已停在他家的门外，板板的黑漆的门，横在眼前。他下了车，车夫替他提下两个蒲包，放在门边。又替他敲了门，便一面拭着汗，拉起车来要走。他忽然想应当给他赏钱，按一按长衫袋子，一个铜子都没有，踌躇着便不言语。

里面开了门，他自己提了两个蒲包，走过漆黑的门洞。到了院子里，略一思索，便到上房来。舅母正抽着水烟，看见他，有意无意的问：“付了车钱么？”他说：“是永明家里的车送我来的。”舅母忙叫王妈送出赏钱去。王妈出去时，车夫已去远了，——舅母收了钱，说他糊涂。

他没有言语，过了一会，说：“这两包果点是永明的姊姊给我的——留一包这里给表兄弟们吃吧。”他两个表弟听说，便上前要打开包儿。舅母拦住，说：“你带下去吧，他们都有了。”他只得提着又到厢房来。

王妈端进一盏油灯，又拿进些碎布和一碗浆糊，坐在桌子对面，给他表兄弟们粘鞋底，一边和他作伴。他呆呆的坐着，望着这盏黯黯的灯，和王妈困

倦的脸，只觉得心绪潮涌。转身取过纸笔，想写信寄他姊姊，他没有思索，便写：

亲爱的姊姊：

你撇下我去了，我真是无聊，我真是伤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围都是不相干的冷淡的人！姊姊呵，家庭中没有姊妹，如同花园里没有香花，一点生趣都没有了！亲爱的姊姊，紫衣的姊姊呵！……

这时他忽然忆起他姊姊是没有穿过紫衣的，他的笔儿不觉颓然的放下了！他目前突然涌现了他姊姊的黄瘦的脸，颧骨高起，无表情的近视的眼睛。行前两三个月，匆匆的赶自己的嫁衣，只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不见烦恼，也没有喜欢。她的举止，都如幽灵浮动在梦中。她对于任何人都很漠然，对他也极随便，难得牵着手说一两句嘘寒问暖的话。今早在车上，呆呆的望着他的那双眼睛，很昏然，很木然，似乎不解什么是别离，也不推想自己此别后的命运……

他更呆然了，眼珠一转，看见了紫衣的姊姊！雪白的臂儿，粲然的笑颊，澄深如水的双眸之中，流泛着温柔和爱……这紫衣的姊姊，不是他的，原是永明的呵！

他从来所绝未觉得的：母亲的早逝，父亲的远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这时都兜上心来了！——就是这一切，这一切，深密纵横的织成了他十三年灰色的生命！

他慢慢将笔儿靠放在墨盒盖上。呆呆的从润湿的眼里，凝望着灯光。觉得焰彩都晕出三四重，不住的凄颤——至终他泪落在纸上。

王妈偶然抬起头来看见，一面仍旧理着碎布，一面说：“你想你姊姊了！别难过，早些睡觉去吧，要不就找些东西玩玩。”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将那张纸揉了，便用来印了眼泪。无聊的站了一会，看见桌上的那碗浆糊，忽然也要糊些纸练子挂在

林中散步归来，偶然打开“诗经”的布函，发现了一篇未竟的旧稿。百无聊赖之中，顿生欢喜心！前半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写的，不知怎样便搁下了。重看一遍之后，决定把他续完。笔意也许不连贯，但似乎不能顾及了。

1924.6.2 沙穰

（原载 1924 年 9 月《小说月报》第 15 卷第 9 号）

剧 后

“爱娜下来了！爱娜下来了！”白石阶边集拥的女孩子们的呼声，使楼前廊下无数鹄立的群众，一齐回过头来。一领黑纱的斗篷，轻轻的裹住了她纤小的身躯。惺忪的鬓下，铅华未净的椭圆形的脸上，露着含羞的微笑。她翩然的下了层阶，在众目集射之中，黑压压的车马前后推拥隙裹，直穿到树影中小径里去。

明月正从天边云外升起，凉风袭人。她抱着肩儿，在石径上低头走着，自己觉得银履的底声，非常的轻清而急促。上了小坡，月影里到了宿舍堂前，左手握住了斗篷上的扣结，右手轻轻的推开门。暖香扑面！角道里摆列着许多匣子里和篮子里的花，上面系着片子，都是自己的名字。爱娜微微的笑着，俯身逐一略看了看，便匆匆的上得楼来。

层层的楼上，都阒然无声，大家都到剧堂看《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去了。也许这时还纷纷在灯明人散的堂前，和来宾朋友们招呼，赞叹着爱娜表演的神妙。

爱娜却乏极了。推门径进自己屋里，匆匆的脱下斗篷，往椅背上一搭。解了衣裳领下的结儿，双腕交叉的在肩上轻轻的往下推着，身上那件淡绿衫子，已飘然的脱落在地上。架上摘下了睡衣，匆匆披上，掩上怀，撩开眉上的头发，一回身便在一张大软椅上，欹侧的卧下。

只觉得一阵一阵的浓香，薰绕着她四围的空气，她微微的睁开眼，瞥见书架上放着一大束光艳夺人的，猩红的玫瑰。她不由的站起身来，伸手取过花儿，看了看花上的片子，便抱在怀里，低头娇慵地轻轻地闻着。

猛抬头，朦胧的灯影之中，对面穿衣镜里，看见了一个白衣仙子！一片玫瑰色的红云，拥着酥胸，樱唇欲动，眼波将流……

骤然间的惊艳，使她不由的挪近前来：这时镜中的那个亭亭倩影，拖着曳地的白丝的睡衣，衣褶里隐约的看出了秀削的身材。白到玲珑的双腕，捧着娇红欲滴的花儿。花叶中间，浓发堆烟般散在肩上。一半烧热，一半胭脂，染出了晕红的双颊。弯弯的画过的眉儿，横入鬓里。小小的欲笑的唇儿，和胸前的花，一般的红润。眼边未曾拭净的微蓝，衬出那一双光辉流动的媚眼。——这影子用着台上微步的极苗条的姿态，向着她姗姗走来。微晕的灯光，笼射在衣上，颊上，臂上，花上；浓淡掩映之间，竟如同一个完美的石像，起来行走！

这影儿她看过不上千百回，而今夜剧后灯下镜中的丰神，竟使她自己也被眼花缭乱！她微笑着轻轻的侧身倚着镜子，头也软款地回了过去。直到了唇儿触着了冰冷的玻璃，才惊醒似的，稍微的往后退了一退，半闭着眼，立着不动。

想起刚才在台后化装室里，妆完揽镜的神情，又是如何的清艳！粉额上堆着松松的云发，勒着一行闪耀的钻珠。如雪的白衣和飘带，在强烈的泻映的灯光之下，竟有无限的玲珑与剔透！风流倜傥的同学霞兰，剧中的罗密欧，忽然也从背后镜中出现，用惊爱赞叹的眼光上下的看着她。看了半晌，深深的右手按在胸前，左手回在身后，含笑的对她行礼，说：“爱娜！假如你是真的朱丽叶，我幸而做了罗密欧，我便真的洒血台前，也是三生的福孽！”她虽然不好意思的笑着摇一摇手，心里却知道霞兰说的是由衷的话！

她更能回味到自己刚才在台上的种种变幻的神情和姿态：当她倚在廊阑

上，低低的俯唤着墙下的罗密欧说：“我的恩爱是海样的无边，海样的深；”（My bounty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 My love as deep;）那含羞的颤动的音调，和月光中隐约红晕的面庞，何等的使人陶醉！佳期之前一夕，含着万千的委曲与坚定，红绡帐畔，向天举起药瓶，说：“罗密欧，我来了！尽此毒杯；为你饮寿。”（Romeo, I come, This do I drink to Thee;）那时又是如何的凄动与激昂！至于最后一幕，坟台四角，银炬高烧，雪浪般的层纱下，盖覆着静卧的修美的身形。闪闪的光焰之中，不知要触动多少的轻怜与微叹！复生后的饮刃，轻躯与霜剑颓然俱倒，坛畔的她的缭乱的神经，和微弱的气息，也随着幕外骤雷似的掌声，久久才静了下去。……

这一切都在她心中旋转——她不禁又微微抬眼望着镜里，就是这眼儿，这唇儿，适才间在这逼照的华灯下，起落万丈的情感潮中，不知震撼颠簸了几多观众！这绝艳，这惊才，这夺人的魔力，上帝竟轻轻的都萃付在这一身么？

她轻盈的紧贴着镜子。一阵阵凝冷的感觉，侵上她的臂腕与腰肢。一晚上的情热和烦乱，使她觉出了沁入心脾的倦慵。她懒懒的揉着眼儿，揉着揉着，猛然触到了眼边的眶骨——触到了眼边圆圆的眶骨！

忽然一阵轻微觉悟的寒颤，透过了全身！剧后遗留的情潮和心境，使她半真诚半做作的，起了极浓郁极新颖的悲哀！花儿无声的落下，落在她垂地的白衣之旁。她这时似乎看见了年光的黑影，挚鸟般张开巨翼，蓬蓬的飞来，在她光艳的躯壳上瞰视，回旋。她斌媚的精神丰度，在黑影中渐渐暗淡，她的长眉妙目，在黑影中一团儿冰雪般渐渐的消融。在飘扬的轻裾底下，只立着……只立着一架雪白嶙峋的骷髅！

她心颤，她指尖凉，她颊上的晕红，渐渐消退。她徐徐的抬起双手，掩着眼儿，又徐徐的跪了下去。她幽咽着，她秀削的双肩，在纱衣里翕翕的颤动。……

闭目跪了多时，四周沉黑，剧中一切都模糊消散。萧索的神意，浸着心身。她微叹。她又微微的睁开眼。她看见浓红的花束堆在身旁，镜中人仍是跪着，如玉的双手，合在胸前。秀发四披，庄严柔静的双眸，仰望着镜中天。树影后西斜的月儿，冰轮般停在窗外，映入镜里，正做了她顶上的圆光……

1925.11.19 黄昏，娜安辟迦楼

（原载 1926 年 1 月《小说月报》第 17 卷第 1 号）

第一次宴会

C 教授来的是这样的仓促，去的又是这样的急促。桢主张在 C 教授游颐和园之后，离开北平之前，请他吃顿晚饭。他们在国外的交谊，是超乎师生以上的。瑛常从桢的通讯和谈话里模拟出一个须发如银，声音慈蔼的老者。她对于举行这个宴会，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虚拟下了她小小家庭里一个第一次宴会：壁炉里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跃的火焰，映照得客厅里细致的椅桌，发出乌油的严静的光亮；厅角的高桌上，放着一盏浅蓝带穗的罩灯；在这含晕的火光和灯光之下，屋里的一切陈设，地毯，窗帘，书柜，瓶花，壁画，炉香……无一件不妥贴，无一件不温甜。主妇呢，穿着又整齐，又庄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里，放出美满骄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现在薄施脂粉的脸上；她用着银铃般清朗的声音，在客人中间，周旋、谈笑。

如今呢，母亲的病，使她比桢后到了一个月。五天以前，才赶回这工程未竟的“爱巢”里来。一开门满屋子都是油漆气味；墙壁上的白灰也没有干透；门窗户扇都不完全；院子里是一堆杂乱的砖石灰土！在这五天之中，她和桢仅仅将重要的家具安放好了位置。白天里楼上楼下满了工人，油漆匠，玻璃匠，木匠……连她也认不清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只得把午睡也牺牲了，来指点看视。到了夜里，她和桢才能慢慢的从她带来的箱子里，理出些应用的陈设，如钟、蜡台、花瓶之类，都堆在桌上。

喜欢款待的她，对于今天下午不意的宴会，发生了无限的踌躇。一种复杂的情感，萦绕在她的心中。她平常虚拟的第一次宴会，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了！这小小的“爱巢”里，只有光洁的四壁，和几张椅桌。地毯还都捆着放在楼上，窗帘也没有做好，画框都重叠的立在屋角……下午桢又陪 C 教授到颐和园去，只有她一个……

她想着不觉的把眉头蹙了起来，沉吟了半晌，没有言语。预备到城里去接 C 教授的桢，已经穿好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回头看见瑛踌躇的样子，便走近来在她颊上轻轻的吻了一下，说：“不要紧的，你别着急，好歹吃一顿饭就完了，C 教授也知道，我们是新搬进来的，自然诸事都能原谅。”瑛推开他，含颦的笑道：“你躲出去了，把事都推在我身上，回头玩够了颐和园，再客人似的来赴席，自然你不着急了！”桢笑着站住道：“要不然，我就不去，在家里帮你。或是把这宴会取消了，也使得，省得你太忙累了，晚上又头痛。”

瑛抬起头来：“笑话！你已请了人家了，怎好意思取消？你去你的，别耽搁了，晚上宴会一切只求你包涵点就是了。”桢笑着回头要走，瑛又叫住他：“陪客呢，你也想出几个人。”桢道：“你斟酌吧，随便谁都成，你请的总比我请的好。”

桢笑着走了，那无愁的信任的笑容，予瑛以无量的胆气。瑛略一凝神，叫厨师傅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要素净的。回来把地板用柏油擦了，到楼上把地毯都搬下来。又吩咐苏妈将画框，钉子，绳子等都放在一处备用。一面自己披上外套，到隔壁江家去借电话。

她一面低头走着，便想出了几个人：许家夫妇是 C 教授的得意门生；N 女士美国人，是个善谈的女权论者；还有华家夫妇，在自己未来之先，桢在他们家里借住过，他们两位都是很能谈的；李先生是桢的同事，新从美国回

来的；卫女士是她的好友，结婚时的伴娘……这些人平时也都相识，谈话不至于生涩。十个人了，正好坐一桌！

被请的人，都在家，都能来，只卫女士略有推托，让她说了几句，也笑着说“奉陪”，她真喜欢极了。在江家院子里，摘了一把玫瑰花，叫仆人告诉他们太太一声，就赶紧回来。

厨师傅和苏妈已把屋中都收拾干净，东西也都搬到楼下来了。这两个中年的佣人，以好奇的眼光来看定他们弱小的主妇，看她如何布置。璩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先指挥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颜色铺好；再把画框拿起，一一凝视，也估量着大小和颜色分配在各屋子里；书柜里乱堆的书，也都整齐的排立了；蜡台上插了各色的蜡烛；花瓶里也都供养了鲜花。一切安排好了之后，把屋角高桌上白绢画蓝龙的电灯一开，屋里和两小时以前大不相同了。她微笑着回头，厨师傅和苏妈从她喜悦的眼光中领到意旨了，他们同声的说：“太太这么一调动，这屋里真好看了！”

她笑了一笑，唤：“厨师傅把壁炉生了火，要旺旺的，苏妈跟我上楼来开箱子。”

杯、箸、桌布、卡片的立架、闽漆咖啡的杯子，一包一包都打开了。苏妈从纸堆里捡出来，用大盘子托着，璩打发她先下楼摆桌子去，自己再收拾卧室。

天色渐渐的暗下来。捻开电灯，拨一拨乱纸，堆中触到了用报纸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打开了一看，是几个喇叭花形的花插子，重叠着套在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电光一闪似的，她看见了病榻上瘦弱苍白的母亲，无力的背倚着床栏，含着泪说：“璩，你父亲太好了，以至做了几十年的官，也不能好好的陪送你！我呢，正经的首饰也没有一件，金镯子和玉髻花，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时候，都作了盘费了。只有一朵珠花，还是你外祖母的，珠也不大。去年拿到珠宝店里去估，说太旧了，每颗只值两三块钱。好在你平日也不爱戴首饰，把珠子拆下来，和弟弟平分了，作个纪念吧！将来他订婚的时候……”

那时璩已经幽咽不胜了，勉强抬起头笑着说：“何苦来拆这些，我从来不用……”

母亲不理她，仍旧说下去：“那边小圆桌上的银花插，是你父亲的英国朋友 M 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M 先生素来是要好看的，这个想来还不便宜。老人屋里摆什么花草，我想也给你。”

随着母亲的手看去，圆桌上玲珑地立着一个光耀夺目的银花插，盘绕圆茎的座子，朝上开着五朵喇叭花，花筒里插着绸制的花朵。

母亲又说：“收拾起来的时候，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脱卸下来的，带着走也方便！”

是可给的都给了女儿了，她还是万般的过意不去。觉得她唯一的女儿，璩，这次的婚礼，一切都太简单，太随便了！首饰没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几件；新婚没有洞房，只在山寺里过了花烛之夜！这原都是璩自己安排的，母亲却觉得有无限的惭愧，无限的抱歉。觉得是自己精神不济，事事由璩敷衍忽略过去。和父亲隐隐的谈起赠嫁不足的事，总在微笑中坠泪。父亲总是笑劝说：“做父亲的没有攒钱的本领，女儿只好吃亏了。我陪送璩，不是一箱子的金钱，乃是一肚子的书！——而且她也不爱那些世俗的东西。”

母亲默然了，她虽完全同情于她正直廉洁的丈夫，然而总觉得在旁人眼

前，在自己心里，解譬不开。

瑛也知道母亲不是要好看，讲面子，乃是要将女儿妥贴周全的送出去。要她小小的家庭里，安适、舒服、应有尽有，这样她心里才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瑛嫁前的年月，才可以完完满满的结束了。

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慈，每一想起，心里便深刻的酸着。她对于病中的母亲，只有百般的解说，劝慰。实际说，她小小的家庭里已是应有尽有了。母亲要给她花插，她决定请母亲留下。

在母亲病榻前陪伴了两个月，终于因为母亲不住的催促，说她新居一切待理，她才忍着心肠，匆匆的北上。别离的早晨，她含泪替母亲梳头，母亲强笑道：“自昨夜起，我觉得好多了，你去尽管放心……”她从镜中偷看母亲痛苦的面容，知道这是假话，也只好低头答应，眼泪却止不住滚了下来。临行竟不能向母亲拜别，只向父亲说了一声，回身便走。父亲追出阑干外来，向楼下唤着：“到那边就打电报……”她从车窗里抬头看见父亲苍老的脸上，充满了忧愁，无主……

这些事，在她心里，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在火车上每一忆起，就使她呜咽。她竟然后悔自己不该结婚，否则就可以长侍母亲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情牵两地，她母亲也不肯让她多留滞了。

到北方后，数日极端的忙逼，把思亲之念，刚刚淡了一些，这银花插突然地又把无数的苦愁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艰难的母亲，何时把这花插，一一的脱卸了，又谨密的包好，又何时把她塞在箱底，——她的心这时完全的碎了，慈爱过度的可怜的母亲！

她哭了多时，勉强收泪的时节，屋里已经黑得模糊了。她赶紧把乱纸揉起塞到箱里去，把花插安上，拿着走下楼来，在楼梯边正遇着苏妈。

苏妈说：“桌子都摆好了，只是中间少个花盘子……”瑛一扬手，道：“这不是银花插，你把我摘来的玫瑰插上，再配上绿叶就可以了。”苏妈双手接过，笑道：“这个真好，又好看，又合式，配上那银卡片架子，和杯箸，就好像是全套似的。”

瑛自己忙去写了卡片，安排座位。C教授自然是首座，在自己的右边。摆好了扶着椅背一看，玲珑的满贮着清水的玻璃杯，全付的银盘盏，银架上立着的红色的卡片，配上桌子中间的银花插里红花绿叶，光彩四射！客室里炉火正旺，火光中的一切，竟有她拟想中的第一次宴会的意味！

心里不住的喜悦起来，匆匆又上了楼，将卧室匆匆的收拾好，便忙着洗脸，剔甲，更衣……

一件莲灰色的长衣，刚从箱里拿了出来，也忘了叫苏妈熨一熨，上面略有些皱纹，时间太逼，也只好将就的穿了！怪不得那些过来人说做了主妇，穿戴的就不能怎样整齐讲究了。未嫁以前的她，赴一个宴会，盥洗，更衣，是要耗去多少时候呵！

正想着，似乎窗外起了淅淅的琴声，推窗一看，原来外面下着滴沥秋雨，雨点打着檐，奏出清新的音乐。“喜悦中的心情，竟有这最含诗意的误解！”她微笑着，“桢和C教授已在归途中吧？”她又不禁担心了。

刚把淡淡的双眉描好，院子里已听见人声。心中一跳，连忙换了衣服，在镜里匆匆又照了一照，便走下楼去。桢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间，看见瑛下来，桢连忙的介绍：“这位是C教授——这是我的妻。”

C教授灰蓝的眼珠里，泛着慈祥 and 爱的光。头顶微秃。极客气的微偻着

同她握手。

她带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指示了洗手的地方。刚要转身走入客室，一抬头遇着了桢的惊奇欢喜的眼光！这眼光竟是情人时代的表情，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桢握着她的双手，附在她耳边说：“爱，真难为你，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走错了地方呢！这样整齐，这样美，——不但这屋里的一切。你今晚也特别的美，淡淡的梳妆，把三日来的风霜都洗净了！”

瑛笑了，挣脱了手：“还不换双鞋子去呢，把地毯都弄脏了！”桢笑着自己上楼去。

C教授刚洗好了手出来，客人也陆续的来了。瑛忙着招呼介绍，大家团团的坐下。桢也下来了，瑛让他招待客人，自己又走到厨房里，催早些上席，C教授今晚还要赶进城去。

席间C教授和她款款的谈话，声音极其低婉，吐属也十分高雅、自然。瑛觉得他是一个极易款待的客人，并不须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谈锋。只他筷子拿得不牢，肴菜总是夹不到嘴。瑛不敢多注意他，怕他不好意思，抬起头来，眼光恰与长桌那端的桢相触，桢往往给她以温存的微笑。

大家谈着各国的风俗，渐渐引到妇女问题，政治问题，都说得很欢畅，瑛这时倒默然了，她觉得有点倦，只静静的听着。

C教授似乎觉得她不说话，就问她许多零碎的事。她也便提起精神来，去年从桢的信里，知道C教授丧偶，就不问他太太的事了。只问他有几位儿女，现在都在哪里。

C教授微微的笑说：“我么？我没有儿女——”

瑛忽然觉得不应如此发问，这驯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单可怜了！她连忙接过来：“没有儿女最好，儿女有时是个累赘！”

C教授仍旧微笑者，眼睛却凝注着桌上的花朵，慢慢的说：“按理我们不当说这话，但看我们的父母，他们并不以我们为累赘……”

瑛瞿然了，心里一酸，再抬不起头来。恰巧C教授滑掉了一只筷子，她趁此连忙弯下腰去，用餐巾拭了眼角。拾起筷子来，还给C教授。从润湿的眼里望着桌子中间的银花插，觉得一花一叶，都射出刺眼的寒光！

席散了，随便坐在厅里啜着咖啡。窗外雨仍不止。卫女士说太晚了，要先回去。李先生也起来要送她。好在路不远，瑛借给她一双套鞋，他们先走了。许家和华家都有车子在外面等着，坐一会子，也都站起告辞。N女士住的远一点，C教授说他进城的汽车正好送她。

大家忙着穿衣戴帽。C教授站在屋角，柔声的对她说，他如何的喜爱她的小巧精致的家庭，如何的感谢她仓促中为他预备的宴会，如何的欣赏她为他约定的陪客，最后说：“桢去年在国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真是废寝忘食的苦干。我当初劝他不要太着急，太劳瘁了，回头赶出病来。他也不听我的话，如今我知道了他急于回国的理由了，我一点不怪他！”说着他从眼角里慈蔼的笑着，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

开起堂门，新寒逼人。瑛抱着肩，站在桢的身后，和大家笑说再见。

车声——远了，桢捻灭了廊上的电灯，携着瑛的手走进客厅来。两人并坐在炉前的软椅上。桢端详着瑛的脸，说：“你眼边又起黑圈了，先上楼休息去，余事交给我吧！——告诉你，今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谢和得意……”

瑛站起来，笑说：“够了，我都知道了！”说着便翩然的走上楼去。

一面卸着妆，心中觉得微微的喜悦。第一次的宴会是成功的过去了！因

着忙这宴会，倒在这最短的时间内，把各处都摆设整齐了。如今这一个小小的家庭里，围绕着他们尽些些软美温甜的空气……。

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亲来了。七天以前，她自己还在那阒然深沉的楼屋里，日光隐去，白燕在笼里也缩颈不鸣。父亲总是长吁短叹着。婢仆都带着愁容。母亲灰白着脸颊卧在小床上，每一转侧，都引起梦中剧烈的呻吟……

她哭了，她痛心的恨自己！在那种凄凉孤单的环境里，自己是决不能离开，不应离开的。而竟然接受了母亲的催促，竟然利用了母亲伟大的，体恤怜爱的心，而飞向她夫婿这边来！

母亲牺牲了女儿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适，不顾了自己时刻要人扶掖的病体，甚至挣扎着起来，偷偷的在女儿箱底放下了那银花插，来完成这第一次的宴会！

她抽噎的止不住了，颓然的跪到床边去。她感谢，她忏悔，她祈祷上天，使母亲所牺牲，所赐与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气，能从祷告的馨香里，波纹般的荡漾着，传回到母亲那边去！

听见桢上楼的足音了，她连忙站起来，拭了眼泪，“桢是个最温存最同情的夫婿，被他发觉了，徒然破坏他一天的欢喜与和平

桢进来了，笑问：“怎么还不睡？”近前来细看她的脸，惊的揽着她道：“你怎么了？又有什么感触？”

瑛伏在他的肩上，低低的说：“没有什么，我——我今天太快乐了！”

1929.11.20，北平协和医院

（原载 1930 年《新月》第 2 卷第 6、7 号合刊）

分

一个巨灵之掌，将我从郁闷痛楚的密网中打破了出来，我呱的哭出了第一声悲哀的哭。

睁开眼，我的一只腿仍在那巨灵的掌中倒提着，我看见自己的红到玲珑的两中小手，在我头上的空中摇舞着。

另一个巨灵之掌轻轻的托住我的腰，他笑着回头，向仰卧在白色车床上一个女人说：“大喜呵，好一个胖小子！”一面轻轻的放我在一个铺着白布的小筐里。

我挣扎着向外看，看见许多白衣白帽的护士乱哄哄的，无声的围住那个女人。她苍白着脸，脸上满了汗。她微呻着，仿佛刚从恶梦中醒来。眼皮红肿着，眼睛失神的半开着。她听见了医生的话，眼珠一转，眼泪涌了出来。放下一百个心似的，疲乏的微笑的闭上眼睛，嘴里说：“真辛苦了你们了！”

我便大哭起来：“母亲呀，辛苦的是我们呀，我们刚才都从死中挣扎出来的呀！”

白衣的护士们乱哄哄的，无声的将母亲的车床推了出去。我也被举了起来，出到门外。医生一招手，甬道的那端，走过一个男人来。他也是刚从恶梦中醒来的脸色与欢欣，两只手要抱又不敢抱似的，用着怜惜惊奇的眼光，向我注视，医生笑了：“这孩子好吧？”他不好意思似的，嚅囁着：“这孩子脑袋真长。”这时我猛然觉得我的头痛极了，我又哭起来了：“父亲呀，您不知道呀，我的脑壳挤得真痛呀。”

医生笑了：“可了不得，这么大的声音！”一个护士站在旁边，微笑的将我接了过去。

进到一间充满了阳光的大屋子里。四周壁下，挨排的放着许多的小白框床，里面卧着小朋友。有的两手举到头边，安稳的睡着；有的哭着说：“我渴了呀！”“我饿了呀！”“我太热了呀！”“我湿了呀！”抱着我的护士，仿佛都不曾听见似的，只飘速的，安详的，从他们床边走过，进到里间浴室去，将我头朝着水管，平放在水盆边的石桌上。

莲蓬管头里的温水，喷淋在我的头上，粘粘的血液全冲了下去。我打了一个寒噤，神志立刻清爽了。眼睛向上一看，隔着水盆，对面的那张石桌上，也躺着一个小朋友，另一个护士，也在替他洗着。他圆圆的头，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肤，结实的挺起的胸膛。他也在醒着，一声不响的望着窗外的天空。这时我已被举起，护士轻轻的托着我的肩背，替我穿起白白长长的衣裳。小朋友也穿着好了，我们欠着身隔着水盆相对着。洗我的护士笑着对她的同伙说：“你的那个孩子真壮真大呵，可不如我的这个白净秀气！”这时小朋友抬起头来注视着我，似轻似怜的微笑着。

我羞怯的轻轻的说：“好呀，小朋友。”他也谦和的说：“小朋友好呀。”这时我们已被放在相挨的两个小框床里，护士们都走了。

我说：“我的周身好疼呀，最后四个钟头的挣扎，真不容易，你呢？”

他笑了，握着小拳：“我不，我只闷了半个钟头呢。我没有受苦，我母亲也没有受苦。”

我默然，无聊的叹一口气，四下里望着。他安慰我说：“你乏了，睡吧，我也要养一会儿神呢。”

我从浓睡中被抱了起来，直抱到大玻璃门边。门外甬道里站着好几个少

年男女，鼻尖和两手都抵住门上玻璃，如同一群孩子，站在陈列圣诞节礼物的窗外，那种贪馋羡慕的样子。他们喜笑的互相指点谈论，说我的眉毛像姑姑，眼睛像舅舅，鼻子像叔叔，嘴像姨，仿佛要将我零碎吞并了去似的。

我闭上眼，使劲的想摇头，却发觉了脖子在痛着，我大哭了，说：“我只是我自己呀，我谁都不像呀，快让我休息去呀！”

护士笑了，抱着我转身回来，我还望见他们三步两回头的，彼此笑着推着出去。

小朋友也醒了，对我招呼说：“你起来了，谁来看你？”我一面被放下，一面说：“不知道，也许是姑姑舅舅们，好些个年轻人，他们似乎都很爱我。”

小朋友不言语，又微笑了：“你好福气，我们到此已是第二天了，连我的父亲我还没有看见呢。”

我竟不知道昏昏沉沉之中，我已睡了这许久。这时觉得浑身痛得好些，底下却又湿了，我也学着断断续续的哭着说：“我湿了呀！我湿了呀！”果然不久有个护士过来，抱起我。我十分欢喜，不想她却先给我水喝。

大约是黄昏时候，乱哄哄的三四个护士进来，硬白的衣裙哗哗的响着。她们将我们纷纷抱起，一一的换过尿布。小朋友很欢

喜，说：“我们都要看见我们的母亲了，再见呀。”

小朋友是和大家在一起，在大床车上推出去的。我是被抱起出去的。过了玻璃门，便走入甬道右边的第一个屋子。母亲正在很高的白床上躺着，用着渴望惊喜的眼光来迎接我。护士放我在她的臂上，她很羞缩的解开怀。她年纪仿佛很轻，很黑的秀发向后拢着，眉毛弯弯的淡淡的像新月。没有血色的淡白的脸，衬着很大很黑的眼珠，在床侧暗淡的一圈灯影下，如同一个石像！

我开口吮咂着奶。母亲用面颊偎着我的头发，又摩弄我的指头，仔细的端详我，似乎有无限的快慰与惊奇。——

二十分钟过去了，我还没有吃到什么。我又饿，舌尖又痛，就张开嘴让奶头脱落出来，烦恼的哭着。母亲很恐惶的，不住的摇拍我，说：“小宝贝，别哭，别哭！”一面又赶紧按了铃，一个护士走了进来。母亲笑说：“没有别的事，我没有奶，小孩子直哭，怎么办？”护士也笑着，说：“不要紧的，早晚会有，孩子还小，他还不在乎呢。”一面便来抱我，母亲恋恋的放了手。

我回到我的床上时，小朋友已先在他的床上了，他睡的很香，梦中时时微笑，似乎很满足，很快乐。我四下里望着。许多小朋友都快乐的睡着了。有几个在半醒着，哼着玩似的，哭了几声。我饿极了，想到母亲的奶不知何时才来，我是很在乎的，但是没有人知道。看着大家都饱足的睡着，觉得又嫉妒，又羞愧，就大声的哭起来，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哭了有半点多钟，才有个护士过来，娇痴的撅着嘴，抚拍着我，说：“真的！你妈妈不给你饱吃呵，喝点水吧！”她将水瓶的奶头塞在我嘴里，我哼哼的呜咽的含着，一面慢慢的也睡着了。

第二天洗澡的时候，小朋友和我又躺在水盆的两边谈话。他精神很饱满。在被按洗之下，他摇着头，半闭着眼，笑着说：“我昨天吃了一顿饱奶！我母亲黑黑圆圆的脸，很好看的。我是她的第五个孩子呢。她和护士说她是第一次进医院生孩子，是慈幼会介绍来的，我父亲很穷，是个屠户，宰猪的。”——这时一滴硼酸水忽然洒上他的眼睛，他厌烦的喊了几声，挣扎着又睁开眼，说：“宰猪的！多痛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大了，也学我父

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

我静静的听着，到了这里赶紧闭上眼，不言语。

小朋友问说：“你呢？吃饱了吧？你母亲怎样？”

我也兴奋了：“我没有吃到什么，母亲的奶没有下来呢，护士说一两天就会有的。我母亲真好，她会看书，床边桌上堆着许多书，屋里四面也摆满了花。”

“你父亲呢？”

“父亲没有来，屋里只她一个人。她也没有和人谈话，我不知道关于父亲的事。”

“那是头等室，”小朋友肯定的说，“一个人一间屋子吗！我母亲那里却热闹，放着十几张床呢。许多小朋友的母亲都在那里，小朋友们也都吃得饱。”

明天过来，看见父亲了。在我吃奶的时候，他侧着身，倚在母亲的枕旁。他们的脸紧挨着，注视着我。父亲很清瘦的脸。皮色淡黄。很长的睫毛，眼神很好。仿佛常爱思索似的，额上常有微微的皱纹。

父亲说：“这回看的细，这孩子美的很呢，像你！”

母亲微笑着，轻轻的摸我的脸：“也像你呢，这么大的眼睛。”

父亲立起来，坐到床边的椅上，牵着母亲的手，轻轻的拍着：“这下子，我们可不寂寞了，我下课回来，就帮助你照顾他，同他玩；放假的时候，就带他游山玩水去。——这孩子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像我。我虽不病，却不是强壮……”

母亲点头说：“是的——他也要早早的学音乐，绘画，我自己不会这些，总觉得生活不圆满呢！还有……”

父亲笑了：“你将来要他成个什么‘家’？文学家？音乐家？”

母亲说：“随便什么都好——他是个男孩子呢。中国需要科学，恐怕科学家最好。”

这时我正咂不出奶来，心里烦躁得想哭。可是听他们谈的那么津津有味，我也就不言语。

父亲说：“我们应当替他储蓄教育费了，这笔款越早预备越好。”

母亲说：“忘了告诉你，弟弟昨天说，等孩子到了六岁，他送孩子一辆小自行车呢！”

父亲笑说：“这孩子算是什么都有了，他的摇篮，不是妹妹送的么？”

母亲紧紧的搂着我，亲我的头发，说：“小宝贝呵，你多好，这么些个人疼你！你大了，要做个好孩子……”

挟带着满怀的喜气，我回到床上，也顾不得饥饿了，抬头看小朋友，他却又在深思呢。

我笑着招呼说：“小朋友，我看见我的父亲了。他也极好。他是个教员。他和母亲正在商量我将来教育的事。父亲说凡他所能做到的，对于我有益的事，他都努力。母亲说我没有奶吃不要紧，回家去就吃奶粉，以后还吃橘子汁，还吃……”我一口气说了下去。

小朋友微笑了，似怜悯又似鄙夷：“你好幸福呵，我是回家以后，就没有奶吃了。今天我父亲来了，对母亲说有人找她当奶妈去，一两天内我们就得走了！我回去跟着六十多岁的祖母。我吃米汤，糕干……但是我不在乎！”

我默然，满心的高兴都消失了，我觉得惭愧。

小朋友的眼里，放出了骄傲勇敢的光：“你将永远是花房里的一盆小花，风雨不侵的在划一的温度之下，娇嫩的开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们的践踏和狂风暴雨，我都须忍受。你从玻璃窗里，遥遥的外望，也许会可怜我。然而在我的头上，有无限阔大的天空；在我的四围，有呼吸不尽的空气。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边歌唱飞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烧不尽割不完的。在人们脚下，青青的点缀遍了全世界！”

我窘得要哭，“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的娇嫩呀！……”我说。

小朋友惊醒了似的，缓和了下来，温慰我说：“是呀，我们谁也不愿意和谁不一样，可是一切种种把我们分开了，——看后来吧！”

窗外的雪不住的在下，扯棉搓絮一般，绿瓦上匀整的堆砌上几道雪沟。母亲和我是回家过年的。小朋友因为他母亲要去上工，也要年前回去。我们只有半天的聚首了，茫茫的人海，我们从此要分头消失在一片纷乱的城市叫嚣之中，何时再能在同一的屋瓦之下，抵足而眠？

我们恋恋的互视着。暮色昏黄里，小朋友的脸，在我微晕的眼光中渐渐的放大了。紧闭的嘴唇，紧锁的眉峰，远望的眼神，微微突出的下颏，处处显出刚决和勇毅。“他宰猪——宰人？”我想着，小手在衾底伸缩着，感出自己的渺小！

从母亲那里回来，互相报告的消息，是我们都改成明天——一月一日——回去了！我的父亲怕除夕事情太多，母亲回去不得休息。小朋友的父亲却因为除夕自己出去躲债，怕他母亲回去被债主包围，也不叫她离院。我们平空又多出一天来！

自夜半起便听见爆竹，远远近近的连接不断。绵绵的雪中，几声寒犬，似乎告诉我们说人生的一段恩仇，至此又告一小小结束。在明天重戴起谦虚欢乐的假面具之先，这一夜，要尽量的吞噬，怨骂，哭泣。万千的爆竹声里，阴沉沉的大街小巷之中，不知隐伏着几千百种可怖的情感的激荡……

我凛然，回顾小朋友。他咬住下唇，一声儿不言语。——这一夜，缓流的水一般，细细的流将过去。将到天明，朦胧里我听见小朋友在他的床上叹息。

天色大明了。两个护士脸上堆着新年的笑，走了进来，替我们洗了澡。一个护士打开了我的手提箱，替我穿上小白绒紧子，套上白绒布长背心和睡衣。外面又穿戴上一色的豆青绒线褂子，帽子和袜子。穿着完了，她抱起我，笑说：“你多美呵，看你妈妈多会打扮你！”我觉得很软适，却又很热，我暴躁得想哭。

小朋友也被举了起来。我愕然，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他外面穿着大厚蓝布棉袄，袖子很大很长，上面还有拆改补缀的线迹；底下也是洗得褪色的蓝布的围裙。他两臂直伸着，头面埋在青棉的大风帽之内，臃肿得像一只风筝！我低头看着地上堆着的，从我们身上脱下的两套同样的白衣，我忽然打了一个寒噤。我们从此分开了，我们精神上，物质上的一切都永远分开了！

小朋友也看见我了，似骄似惭的笑了一笑说：“你真美呀，这身美丽温软的衣服！我的身上，是我的铠甲，我要到社会的战场上，同人家争饭吃呀！”

护士们匆匆的捡起地上的白衣，扔入筐内。又匆匆的抱我们出去。走到玻璃门边，我不禁大哭起来。小朋友也忍不住哭了，我们乱招着手说：“小朋友呀！再见呀！再见呀！”一路走着，我们的哭声，便在甬道的两端消失了。

母亲已经打扮好了，站在屋门口。父亲提着小箱子，站在她旁边。看见我来，母亲连忙伸手接过我，仔细看我的脸，拭去我的眼泪，偎着我，说：“小宝贝，别哭！我们回家去了，一个快乐的家，妈妈也爱你，爸爸也爱你！”

一个轮车推了过来，母亲替我围上小豆青绒毯，抱我坐上去。父亲跟在后面。和相送的医生护士们道过谢，说过再见，便一齐从电梯下去。

从两扇半截的玻璃门里，看见一辆汽车停在门口。父亲上前开了门，吹进一阵雪花，母亲赶紧遮上我的脸。似乎我们又从轮车中下来，出了门，上了汽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母亲掀起我脸上的毯子，我看见满车的花朵。我自己在母亲怀里，父亲和母亲的脸色夹偎着我。

这时车已徐徐的转出大门。门外许多洋车拥挤着，在他们纷纷让路的当儿，猛抬头我看见我的十日来朝夕相亲的小朋友！他在他父亲的臂里。他母亲提着青布的包袱，两人一同侧身站在门口，背向着我们。他父亲头上是一顶宽檐的青毡帽，身上是一件大青布棉袍。就在这宽大的帽檐下，小朋友伏在他的肩上，面向着我，雪花落在他的眉间，落在他的颊上。他紧闭着眼，脸上是凄傲的笑容……他已开始享乐他的奋斗！……

车开出门外，便一直的飞驰。路上雪花飘舞着。隐隐的听得见新年的锣鼓。母亲在我耳旁，紧偎着说：“宝贝呀，看这一个平坦洁白的世界呀！”我哭了。

1931.8.5 海淀

（原载 1931 年《新月》第 3 卷第 11 期）

相 片

施女士来到中国，整整的二十八年了。这二十八年的光阴，似乎很飘忽，很模糊，又似乎很沉重，很清晰。她的故乡——新英格兰——在她心里，只是一堆机械的叠影，地道，摩天阁，鸽子笼似的屋子，在电车里对着镜子抹鼻子的女人，使她多接触一回便多一分的厌恶。六年一次休假的回国，在她是个痛苦，是个悲哀。故旧一次一次的凋零，而亲友家里的新的分子，一次一次的加多，新生的孩子，新结婚的侄儿，甥女，带来的他们的伴侣，举止是那样的佻达，谈吐是那样的无忌。而最使施女士难堪的，是这些年轻人，对于他们在海外服务，六载一归来的长辈，竟然没有丝毫的尊敬，体恤。他们只是敷衍，只是忽略，甚至于嘲笑，厌恶。这时施女士心中只温存着一个日出之地的故乡，在那里有一座古城，古城里一条偏僻的胡同，胡同里一所小房子。门外是苍古雄大的城墙，门口几棵很大的柳树，门内是小院子，几株丁香，一架蔷薇，蔷薇架后是廊子，廊子后面是几间小屋子，里面有墙炉，有书架，有古玩，有字画……而使这一切都生动，都温甜，都充满着“家”的气息的，是在这房子有和自己相守十年的，幽娴贞静的淑贞。

初到中国时候的施女士，只有二十五岁，季候是夏末秋初。中国北方的初秋天气，是充满着阳光，充满着电，使人欢悦、飘扬、而兴奋。这时施女士常常穿一件玫瑰色的衣裳，淡黄色的头发，微微晕红着的椭圆形的脸上，常常带着天使般的含愁的微笑。她的职务是在一个教会女学校里教授琴歌，住在校园东角的一座小楼上。那座小楼里住的尽是西国女教员，施女士是其中最年轻，最温柔，最美丽的一个，曾引动了全校学生的爱慕。中学生的情感，永远是腼腆，是隐藏，是深挚。尤其是女生，对于先生们的崇拜敬爱，是永远不敢也不肯形之于言笑笔墨的。施女士住的是楼下，往往在夜里，她在写家书，或改卷子，隐隐会看见窗外有人影躲闪着，偷看她垂头的姿态。有时墙上爬山虎的叶子，会簌簌的响着，是有细白的臂儿在攀动，甚至于她听得有轻微的叹息。施女士只微微的抬头，凄然的一笑，用笔管挑开她额前的散发，忙忙的又低下头去做她的工作。

不但是在校内，校外也有许多爱慕施女士的人。在许多学生的心目里，毕牧师无疑的是施女士将来的丈夫。他是如此的年轻，躯干挺直，唇角永远浮着含情的微笑。每星期日自讲坛上下来，一定是夹着《圣经》，站在琴旁，等着施女士一同出去。在小楼的台阶上，也常常有毕牧师坐立的背影。时间是过了三年，毕牧师例假回国，他从海外重来时，已同着一位年轻活泼的牧师夫人。学生们的幻象渐渐的消灭了下去，施女士的玫瑰色的衣服，和毕牧师的背影，也不再掩映于校园的红花绿叶之间。

光阴是一串骆驼似的，用着笨重的脚步，慢慢地拖踏了过去，施女士浅黄色的头发，渐渐的转成灰白，小楼中陆续的又来了几个年轻活泼的女教员，作了学生们崇拜敬爱的对象，施女士已移居在校外的一条小胡同里，在那里，她养着一只小狗，种着些花，闲时逛隆福寺，厂甸，不时的用很低的价钱，买了一两件古董，回来摆在书桌上，墙炉上，自己看着，赏玩着，向来访的学生们朋友们夸示着。春日坐在花下，冬夜坐守墙炉，自己觉得心情是一池死水般的，又静寂，又狭小，又绝望，似乎这一生便这样的完结了。

淑贞，一朵柳花似的，飘坠进她情感的园地里，是在一年的夏天。淑贞的父亲王先生，是前清的一个秀才，曾做过某衙门的笔帖式，三十年来，因

着朋友的介绍，王先生便以教外国人官话为业，第二个学生便是施女士。施女士觉得王先生比别个官话先生都文雅，都清高。除了授课之外，王先生很少说些不相干的应酬话，接收束修的信封的时候，神气总是很腼腆，很不自然，似乎是万分无奈。年时节序，王先生也有时送给她王太太自己绣的扇袋之类，上面绣的是王太太自己做的诗句。谈起话来施女士才知道王太太也是一个名门闺秀，而且他们膝下，只有一个女儿。

十五年前的一个冬天，王先生告了十天的假，十天以后回来，王先生的神情极其萧索，脸上似乎也苍老了许多。说起告假的情由来，是在十天之中，王太太由肺病转剧而去世，而且是已经葬了，三岁的女儿淑贞，暂时寄养在姥姥家里。

自那时起，王先生似乎是更沉默更忧闷了，幽灵似的，连说话的声音都轻得像吹过枯叶的秋风。施女士觉得很挂虑，很怜惜他，常常从谈话中想鼓舞起王先生的意兴，而王先生总仍然是很衰颓，只无力的报以客气的惨笑。十年前的一个夏天，王先生也

以猝然中暑而逝世。

从王先生的邻里那里得到王先生猝然病故的消息，施女士立刻跟着来人赶到王家去，这是她第一次进王家的门，院子中间一个大金鱼缸，几尾小小的金鱼在水草隙里穿游。鱼缸四围摆着几盆夹竹桃。墙根下几竿竹子，竹下开着几丛野茉莉。进了北屋，揭开竹帘鸦雀无声，这一间似乎是书屋，壁架上堆着满满的书籍，稀疏的挂几幅字画，西边的门上，挂着一幅布帘。施女士又跟着来人轻轻的进去，一眼便看见王先生的遗体，卧在炕上，身上盖着一床单被，脸上也蒙着一张白纸，炕沿上一个白发的老太太，穿着白夏布的长衣，双眼红肿，看见施女士，便站了起来。经了来人的介绍，施女士认识了王先生的岳母黄老太太，黄老太太又拉起了炕头上伏着的一个幽咽的小姑娘，说：“这是淑贞。”这个瘦小的，苍白的，柳花似的小女儿，在第一次相见里，衬着这清绝惨绝的环境和心境，便引起了施女士的无限的爱怜。

王先生除了书籍字画之外，一无所有，一切后事，都是施女士备办的。葬过了王先生，施女士又交给黄老太太一些钱，作为淑贞的生活费和学费，黄老太太一定不肯接受，只说等到过不去的时候，再来说。过了两三个月，施女士不放心，打听了几个人，都说黄家孩子很多，淑贞并不曾得到怎样周到的爱护。于是在一个圣诞的前夜，施女士便把淑贞接到自己的家里来。

窗外微月的光，轻轻的盖着积雪。时间已过夜午，那些唱圣诞喜歌的学生们，还未曾来到。窗口立着的几条红烛，已将燃尽，潜潜的落下了等待的热泪。炉火的微光里，淑贞默然的坐在施女士的椅旁，怯生的苍白的脸，没有一点倦容，两粒黑珠似的大眼，嵌在瘦小的脸上，更显得大得神秘而凄凉。施女士轻轻的握着淑贞的不退缩也无热力的小手，想引她说话，却也不知从哪里说起。从微晕的光中，一切都模糊的时候，她觉得手里握着的不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子，却是王先生的一首诗，王太太的一缕绣线，东方的一片贞女石，古中华的一种说不出的神秘的静默……

十年以来，在施女士身边的淑贞好像一条平流的小溪，平静得看不到流动的痕迹，听不到流动的声音，闻不到流动的气息。淑贞身材依然很瘦小，面色依然很苍白，不见她痛哭，更没有狂欢。她总是羞愁的微笑着，轻微的问答着，悄蹊的行动着。在学校里她是第一个好学生，是师友们夸爱的对象，而她却没有一个知己的小友，也不喜爱小女孩们所喜爱的东西。

“这是王先生的清高，和王太太的贞静所凝合的一个结晶！”施女士常常的这样想，这样的人格，在跳荡喧哗的西方女儿里是找不到的。她是幽静，不是淡漠，是安详，不是孤冷，每逢施女士有点疾病，淑贞的床前的蹀躞，是甜柔的，无声的，无微不至的。无论何时睁开眼，都看见床侧一个温存的微笑的脸，从书上抬了起来。“这天使似的慰安！”施女士总想表示她热烈的爱感，而看着那苍白羞怯的他顾的脸，一种惭愧的心情，把要说的热烈的活，又压了回去。

淑贞来的第二年，黄老太太便死去，施女士带着她去看了一趟，送了葬，从此淑贞除了到学校和礼拜堂以外，足迹不出家门。清明时节，施女士也带她去拜扫王先生和王太太的坟，放上花朵，两个人都落了泪。归途中施女士紧紧的握着淑贞的手，觉得彼此都是世界上最畸零的人，一腔热柔的母爱之情，不知不觉的都倾泻在淑贞身上，从此旅行也不常去，朋友的交往也淡了好些，对于古董的收集也不热心了。只有淑贞一朵柳花，一片云影似的追随着自己，施女士心里便有万分的慰安和满足。有时也想倘若淑贞嫁了呢？……这是一个女孩子的终身大事，幻想着淑贞手里抱着一个玉雪可爱的婴孩，何尝不是一幅最美丽、最清洁、最甜柔的图画；而不知怎样，对于这幻象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怖！……“倘若淑贞嫁了呢？”一阵孤寂之感，冷然的四面袭来，施女士抚着额前的白发，起了寒战，连忙用凄然的牵强的微笑，将这不良的思想挥麾开去。

人人都夸赞施女士对于淑贞的教养，在施女士手里调理了十年，淑贞并不曾沾上半点西方的气息。洋服永远没有上过身，是不必说的了，除了在不中语的朋友面前，施女士对淑贞也不曾说过半句英语。偶然也有中学里的男生，到家里来赴茶会，淑贞只依旧腼腆的静默的坐在施女士身边，不加入他们的游戏和谈笑，偶然起来传递着糖果，也只低眉垂目的，轻声细气的。这青年人的欢乐的集会，对于淑贞却只是拘束，只是不安。这更引起了施女士的怜惜，轻易也便不勉强她去和男子周旋。偶然也有中国的老太太们提到淑贞应该有婆家了，或是有男生们直接的向施女士表示对于淑贞的爱慕，而施女士总是爱傲的微笑着，婉转的辞绝了去。

淑贞十八岁毕业了中学，这年又是施女士回国的例假，从前曾有一次是把淑贞寄在朋友家里，独自回去了的，这次施女士却决定把淑贞带了回去，一来叫淑贞看看世界，二来是减少自己的孤寂；和淑贞一说，出乎意外的，淑贞的苍白脸上，发了光辉，说：“妈妈！只要是跟着你，我哪里都愿意去的！”施女士爱怜的抚着淑贞的臂说：“谢谢你！我想你一定喜欢看看我生长之地，你若是真喜欢美国呢，也许我就送你入美国的大学。……”

在新英格兰的一个镇上，淑贞和施女士又相依为命的住下了。围绕着这座老屋，是一大片青草地，和许多老橡树。那时也正是夏末冬初，橡叶红得光艳迎人，树下微微的有着潮湿的清味，这屋子是施女士的父亲施老牧师的旧宅，很宽大的木床，高背的椅子，很厚的地毯，高高的书架，垒着满满的，书，书屋里似乎还遗留着烟斗的气味。甬道高大得似乎起着回音，两旁壁上都挂着《圣经》故事的金框的图画。窗户上都垂着深色的窗帘，屋里不到黄昏，四面便起了黯然的色影。施女士带着淑贞四周围视；书屋墙炉前的红绒软椅，是每夜施老牧师看书查经的坐处；客厅角落里一张核桃木的小书桌子，是施老太太每日写信记账的地方；楼上东边一个小屋子，是施女士的寝室，墙上还挂着施女士儿时的几张照片；三层楼顶的小屋，是施女士的哥哥雅各

儿时的寝室……。这老屋本来是雅各先生夫妇住着的，今年春天，雅各先生也逝世了，雅各夫人和她的儿子搬到邻近的新盖的小屋子去，这老屋本来要出卖，施女士写信回来，请她留着，说是自己预备带着淑贞，再过一年在故国的重温旧梦的最后的光阴。

这老屋里不常有来访的客人，除了和施女士到礼拜堂去作礼拜外，淑贞只在家里念点书，弹点琴，作点活计，也不常出门。有时施女士出去在教堂的集会里，演讲中国的事情，淑贞总是跟了去，讲后也总有人来和施女士和淑贞握手，问着中国的种种问题，淑贞只腼腆含糊的答应两句，她的幽静的态度，引起许多人的爱怜。因此有些老太太有时也来找淑贞谈谈话，送她些日用琐碎的东西。

每星期日的晚餐，雅各太太和她的儿子彼得总是到老屋里来聚会。雅各太太是个瘦小的妇人，身材很高，满脸皱纹，却擦着很厚的粉，说起话来，没有完结，常常使施女士觉得厌倦。彼得是个红发跳荡的孩子，二十二岁的人，在淑贞看来，还很孩气。进门来就没有一刻安静。头一次见面便叫着淑贞的名字，说：“你是我姑姑的中国女儿呀，我们应该做很好的朋友才是！”说着就一阵痴笑，施女士看见淑贞局促的样子，便微微的笑说：“彼得你安静些，别吓着我的小女儿！”一面又对淑贞说：“这是我们美国人亲密的表示，我们对于亲密的友人，总不称呼‘先生’‘小姐’的，你也只叫他彼得好了。”淑贞脸红一笑。

淑贞的静默，使彼得觉得无趣，每星期日晚餐后，总是借题先走，然后施女士和雅各太太断断续续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谈着老话。淑贞听得倦了，有时站起倚窗外望，街灯下走着碧眼黄发的行人，晚风送来飘忽的异乡的言语，心中觉得乱乱的，起着说不出的凄感……

有一天夜里，雅各太太临走的时候，忽然笑对淑贞说：“下星期晚你可有机会说中国话了。我发现了这里的神学院里有个李牧师，和他的儿子天锡，在那里研究神学。我已约定了他们下星期晚同来吃晚饭。我希望这能使你喜欢。”淑贞抬起头来看着施女士，施女士便说：“我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也看见了他们几次。李牧师真是个慈和的老人，天锡也极其安静稳重，我想我们应当常常招待他们，省得他们在外国怪寂寞的。”淑贞答应着。

这星期晚，施女士和淑贞预备了一桌中国饭，摆好匙箸，点起红烛，施女士便自去换了一身中国的衣服，带上玉镯子，又叫淑贞听见门铃，便去开门，好叫李牧师父子进门来第一句便听见乡音。淑贞笑着答应了，心里也觉得高兴。

门铃响了，淑贞似乎有点心跳，连忙站起出去时，冲进门来的却是彼得，后面是雅各太太，同着一个清瘦苍白的黑发的中年人。彼得一把拉住淑贞说：“这是李牧师，你们见见！”又从李牧师身后拉过一个青年人说：“这是李天锡先生，这是王小姐，我们的淑贞。”李牧师满面笑容的和淑贞握手，连连的说：“同乡，同乡，我们真巧，在此地会见！”天锡只默然的鞠了一躬，施女士也出来接着，大家都进入客室。

席上热闹极了，李牧师和施女士极亲热的谈着国内国外布道的状况，雅各太太也热烈的参加讨论。彼得筷上的排骨，总是满桌打滚，夹不到嘴，不住的笑着嚷着。淑贞微笑的给他指导。天锡却一声不响的吃着饭，人问话时，才回答一两句，声音却极清朗，态度也温蔼，安详。雅各太太笑对李牧师说：“我真佩服你们中国人的教育，你看天锡和淑贞都是这样的安静，大方，不

像我们的孩子那样坐不住的神气，你看彼得！”彼得正夹住一个炸肉球，颤巍巍的要往嘴里送，一抬头，筷子一松，肉球又滑走了，彼得哈哈的大笑起来，大家也随着笑了一阵。

饭后散坐着，喝着咖啡，淑贞和天锡仍是默坐一旁，听着三个中年人的谈话。彼得坐了一会儿，便打起呵欠，站了起来说：“妈妈，你要是再谈下去，我可要走了，我明天还上课呢！”雅各太太回头笑了，说：“你又急了，听个戏看个电影的你都不困，这会儿回去你也不一定睡觉！”一面说一面却也站了起来。天锡欠着身，两手按着椅旁，看着李牧师，说：“爸爸，我们也该走了罢？”施女士赶紧说：“不忙，时间还早呢，你父亲还要看看我父亲收藏的关于宗教的书呢。”彼得也笑着，拿起帽子，说：“别叫我搅散了你们的畅谈，你们再坐一坐罢。”一面便上前扶着雅各太太，和众人握手道别出去。

施女士送走了他们母子，转身回来，在客室门口便站住，点头笑对李牧师说：“您跟我到书房来罢，我父亲的藏书，差不多都在那边。——淑贞，你也招待招待天锡，如今都在国外，别尽着守中国的老规矩，大家不言不语的！”李牧师笑着走了出来，淑贞和天锡欠了欠身。

两个人转身对着坐下。因着天锡的静默和拘谨，淑贞倒不腴腆了，一面问着天锡何时来美，住居何处，一面在微晕的灯光下，注视着这异国的故乡的少年：一头黑发，不加油水的整齐的向后拢着，宽宽的前额，直直的鼻子，有神的秀长的双眼，小小的嘴儿，唇角上翘，带点女孩子的妩媚。一身青呢衣服，黑领带，黑鞋子，衬出淡黄色发光的脸，使得这屋子中间，忽然充满了东方的气息。

天锡笑着问：“王小姐到此好些日子了罢，常出去玩玩么？”淑贞微微的吁了一口气，低下头去，说：“不，我不常出去，除了到到礼拜堂。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人和在中国的那些美国人仿佛不一样，我一见着他们心里就局促的慌……”淑贞说着自己也奇怪，如何对这陌生的少年，说这许多话。

天锡默然一会，说：“这也许是中外人性格不同的缘故，我也觉得这样，我呢，有时连礼拜堂里都不高兴去！”淑贞抬头问：“我想礼拜堂里倒用不着说话，您为什么……”一面心里想：“这个牧师的儿子……”

天锡忽然站了起来，在灯下徘徊着，过了一会，便过来站在淑贞椅旁，站的太近了，淑贞忽然觉得有些畏缩。天锡两手插在裤袋里，发光的双眼，注视着淑贞，说：“王小姐，不要怪我交浅言深，我进门来不到五分钟，就知道您是和我一样……什么都一样，我在这里总觉得孤寂，可是这话连对我父亲都没说过。”淑贞抬头凝然的看着。

天锡接了下去：“我的祖父是个进士，晚年很潦倒，以教读为生，后来教了些外国人，帮忙他们编中文字典。我父亲因和祖父的外国朋友认识，才进了教会神学，受洗入教，我自己也是个教会学校的产品，可是我从小跟着祖父还读过许多旧书，很喜爱关于美术的学问。去年教会里送我父亲到这里入神学，也给我相当的津贴，叫我也在神学里听讲。我自己却想学些美术的功课，因着条件的限制，我只能课外自己去求友，去看书。——他们当然想叫我也做牧师，我却不欢喜这穿道袍上讲坛的生活！其实要表现万全的爱，造化的神功，美术的导引，又何尝不是一条光明的大路，然而……人们却不如此想法！”

“到礼拜堂去，给些小演讲，事后照例有人们围过来，要从我二十年小

小的经历上，追问出四千年古国的种种问题，这总使我气咽，使我恐惶。更使我不自在的，有些人们总以为在基督教传入以前，中国是没有文化的。在神学里承他们称我为‘模范中国青年’，我真是受宠若惊。在有些自华返国的教育家，在各地作兴学募捐的演讲之后，常常叫我到台上去，介绍我给会众，似乎说‘这是我们教育出来的中国青年，你看！’这不是像耍猴的艺人，介绍他们练过的猴子给观众一样么？我敢说，倘然我有一丝一毫的可取的地方，也决不是这般人训练出来的！”

淑贞的畏缩全然消失了，只觉着椅前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这影儿大到笼罩着自己的灵魂，透不出气息。看着双颊烧红，目光如炬的太兴奋了的天锡，自己眼里忽然流转着清泪，这泪，是同情？是怜惜？是乡愁？自己也说不出。为着不愿意使这泪落下，淑贞就仍旧勉强微笑的抬起头看着。

天锡换了一口气，又说：“真的，还有时候教会里开会欢送到华布道的人，行者起立致词，凄恻激昂，送者也表示着万分的钦服与怜悯，似乎这些行者都是谪逐放流，充军到蛮荒瘴疠之地似的！——国外布道是个牺牲，我也承认，不过外国人在中国，比中国人在外国是舒服多了，至少是物质方面，您说是不是？”

淑贞点了点头，微微的笑着，整了整衣服，站了起来，温柔的说：“说的也是，不过在我看来，人家的起意总是不坏。有些事情，也是我们觉得自己是异乡的弱国人，自己先气馁，心怯，甚至于对人家的好意，也有时生出不正当的反感，倘或能平心静气呢，静默的接受着这些刺激，带到故国去，也许能鼓励我们做出一点事情，使将来的青年人，在国际的接触上，能够因着光荣的祖国，而都做个心理健康的人，……您说呢？”

天锡坐了下去，从胸袋里掏出手绢来，擦着自己额上的汗，脸上的红潮渐退，眼光又恢复了宁静与温和，他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欠身坐着，幽幽的说：“对不起您，王小姐，我没想到第一次见您，便说出这些兴奋的孩气的话！总而言之，我是寂寞，我是怀念着祖父的故乡。今天晚上看见您，我似乎觉得有一尊‘中国’，活跃的供养在我的面前，我只对着中国的化身，倾吐出我心中的烦闷，无意中也许搅乱了您心中的安平，我希望您能原谅，饶恕我。”这青年人说到这里脸上又罩上一层红晕，便不再往下说。

淑贞也不由的脸红了，低头摩弄着椅上的花纹，说：“就是我今晚也说了太多的话。真的，从我父亲死去以后，我总觉得没有人能在静默中了解我……今晚上……也许是异国听见到乡音……我……”淑贞越说越接不下去了，便轻轻的停住。——屋里是久久的沉默。

淑贞抬起头来时，天锡的脸上更沉静了，刚才的兴奋，已不留下丝毫的痕迹，微笑的说：“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国外的光阴，来游历，来读书，——我总是佩服西方人的活泼与勇敢，他们会享受，会寻乐，他们有团体的种种健全的生活，我很少看见美国青年有像我们这般忧郁多感的。我在艺术学院和神学院里也认识许多各国的青年人，其中也有小姐们，我们都很说得来，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常聚在一起研究讨论，或是远足旅行，我有时也加入，觉得很有意思。王小姐，您也应当加入他们的团体，来 153 活泼您的天机。我父亲也常同我们一起去，我想施女士一定会赞成的。”

淑贞的眼光中漾出了感谢与欢喜，连忙说：“谢谢你的邀请，我想明年进入大学，也想在离家之先，同这里青年人有些接触，免得骤然加入她们的团体时，感觉得不惯。”

天锡问：“您想进哪一个大学？”淑贞说：“还不定呢，明年施女士也许回到中国去，也许不回去。这些日子没听见她提起，我也没有问。她若回去呢，我想我当然也是跟着去，不过……现在……我还是想在这里入大学……”

门开了，施女士先进来，后面是李牧师，臂间夹着几本很厚的书。施女士笑对天锡说：“我们检着书，说着话，就忘了时候，你们没有等急了罢？”天锡站了起来，笑着说：“我们谈着上学的事情，也谈得很起劲，简直是忘了时候。”李牧师拿起帽子，说：“现在我们真是该走了！施女士，打搅了您这一晚，谢谢您的饭和您的书，希望我们以后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施女士也笑着和他们父子握手，说：“你们以后只管常来，淑贞在这里也闷得慌，有个同乡来谈谈也好！”淑贞站在一旁，红着脸笑着。天锡从父亲手里接过几本书来，跟在父亲后面，一同鞠了躬退走了出来，施女士和淑贞都送到门口。

施女士和淑贞在客厅里收拾着茶具，施女士一面微微的打着呵欠，说：“你看李牧师和他的儿子不是极可爱的人么？天锡真是中国的绅士，一点也不轻浮，你和他谈得还好罢？”淑贞正端起茶盘来，抬头看着施女士，略微一迟疑，又红了脸，只轻轻的答应了一声，便低着头托着茶盘走了出去。

时间已是春初，施女士和淑贞到美国又整整半年了。这半年

中，老屋里的一切，仍是没有什么改变，除了李牧师父子和雅各太太母子，常常来往，也有一两次他们六个人一齐加入青年团体的野餐会。此外，就是淑贞似乎到了发育时期了，施女士心里想，肌肉丰满了许多，双颊也红润了，最看得出的是深而大的双眼里漾着流动的光辉，言笑也自如了，虽是和李牧师父子有时仍守着中国女孩儿的矜持，而对于彼得，就常常有说有笑的了。施女士心里觉着有一种异样的慰安。以前的淑贞是太沉默了，年轻的人是应当活泼的，……活泼的灵魂投入了淑贞窈窕的躯体，就使得淑贞异样的动人！……倘若……施女士不再往下想了，手按着前额，忏悔似的站了起来，呆望着窗外的残雪。

故乡的天气，似乎不适宜于她近来的身体了，施女士春来常常觉得不舒服。一冬的大雪，在初春阳光之下，与嫩绿一同翻上来的是一种潮湿的气味，厚重的帘幕，也似乎更低垂了。施女士懒懒的倚坐在床上，听着淑贞在楼下甬道里拂拭着家俱，轻快的行动着，微讴着；又听见邮差按铃，淑贞开门的声音。过了一会淑贞捧着早餐的盘子，轻盈的走了进来，一面端过小矮几来，安放在床上，一面扶起施女士，坐好了，又替她拍松了枕头，笑着拈起盘子里的一个信封，说：“妈妈您看，这是上次我们出去野餐的时候，照的相片，……里头有一张是小李先生在我不留心的时候拍上的，您看我的样子多傻！”说着把餐具移放在短几上，转身又端着空盘子出去。

施女士懒懒的拿起相片来看，一共是八张，有雅各太太母子，有李牧师父子，有淑贞和他们一块儿照的，也有青年团体许多人照的，看到最末一张，施女士忽然的呆住了！

背景是一棵大橡树，老干上满缀着繁碎的嫩芽，下面是青草地，淑贞正俯着身子，打开一个野餐的匣子，卷着袖，是个猛抬头的样子，满脸的娇羞，满脸的笑，惊喜的笑，含情的笑，眼波流动，整齐的露着雪白的细牙，这笑的神情是施女士十年来所绝未见过的！

一阵轻微的战慄，施女士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无名的强烈的激感，不是

惊讶，不是忿急，不是悲哀……她紧紧的捏住这一张相片——

上次的野餐，自己是病着，原想叫淑贞也不去，在家里陪着自己，又怕打断了大家的兴头，猜想淑贞也是不肯去的，在人前虚让了一句，不料她略一沉吟，望了望拿着帽子站在门口的李天锡，便欢然的答应着随着大家走了——

她呆呆的望着这张相片，看不见了相片上的淑贞，相片上却掩映的浮起了毕牧师的含情的唇角，王先生的忧郁的脸，一座古城，一片城墙，一个小院，一架蔷薇，……手指一松，相片落了下来，施女士眼里忽然满了清泪。

门轻轻的开了，淑贞又轻盈的托着咖啡盘子进来，放在床旁的小桌上，便笑着在屋里随便的收拾着。施女士一声不响的看着她：身上是白绸的薄衫子，因着上楼的急促，丰满的胸口，微微的起伏着，厚厚的微卷的短发，堆在绯红的颊旁，一转身，又呈现着丰美的背影，衬衣的花边中间，隐约的透露着粉红色的肌肤……一团春意在屋中流转，……

猛抬头看见对面梳妆台上镜中的自己，蓬乱的头发，披着一件绒衫，脸色苍白，眼里似乎布着红丝，眼角聚起了皱纹……

淑贞笑着走了过来，站在床前，拈起相片来看，笑着说：“妈妈您看，这些青年人都不活泼可爱么？我们还说呢，将来我们一起入学，一定……”

施女士没有答应。淑贞抬起头来，突然敛了笑容：施女士轻轻的咬着下唇，双眼含泪的，极其萧索的呆望着窗外。淑贞往前俯着，轻轻地问：“妈妈，您想什么？”

施女士没有回头，只轻轻的拉着淑贞的手说：“孩子，我想回到中国去。”

（原载 1934 年 7 月《文学季刊》第 3 期）

冬儿姑娘

“是呵，谢谢您，我喜，您也喜，大家同喜！太太，您比在北海养病，我陪着您的时候，气色好多了，脸上也显着丰满！日子过的多么快，一转眼又是一年了。提起我们的冬儿，可是有了主儿了，我们的姑爷在清华园当茶役，这年下就要娶。姑爷岁数也不大，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可是您说的‘大喜’，我也不为自己享福，看着她有了归着，心里就踏实了，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

“说起来真像故事上的话，您知道那年庆王爷出殡，……那是哪一年？……我们冬儿她爸爸在海淀大街上看热闹，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就丢了。那天我们两个人倒是拌过嘴，我还当是他赌气进城去了呢，也没找他。过了一天，两天，三天，还不来，我才慌了，满处价问，满处价打听，也没个影儿。也求过神，问过卜，后来一个算命的，算出说他是往西南方去了，有个女人绊住他，也许过了年会回来的。我稍微放点心，我想，他又不是小孩子，又是本地人，哪能说丢就丢了，没想到……如今已是十五年了！

“那时候我们的冬儿才四岁。她是‘立冬’那天生的，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她爸爸本来在内务府当差，什么杂事都能做，糊个棚呀干点什么的，也都有碗饭吃。自从前清一没有了，我们就没了落儿了。我们十几年的夫妻，没红过脸，到了那时实在穷了，才有时急得彼此抱怨几句，谁知道这就把他逼走了呢？

“我抱着冬儿哭了三整夜，我哥哥就来了，说：‘你跟我回去，我养活着你。’太太，您知道，我哥哥家那些个孩子，再加上我，还带着冬儿，我嫂子嘴里不说，心里还能喜欢么？我说：‘不用了，说不定你妹夫他什么时候也许就回来，冬儿也不小了，我自己想想法子看。’我把他回走了。以后您猜怎么着，您知道圆明园里那些大柱子，台阶儿的大汉白玉，那时都有米铺里雇人来把它砸碎了，掺在米里，好添分量，多卖钱。我那时就天天坐在那漫荒野地里砸石头。一边砸着石头，一边流眼泪。冬天的风一吹，眼泪都冻在脸上。回家去，冬儿自己爬在炕上玩，有时从炕上掉了下来，就躺在地下哭。看见我，她哭，我也哭，我那时哪一天不是眼泪拌着饭吃的！

“去年北海不是在‘霜降’那天下的雪么？我们冬儿给我送棉袄来了，太太您记得？傻大黑粗的，眼梢有点往上吊着？这孩子可是利害，从小就是大男孩似的，一直到大也没改。四五岁的时候，就满街上和人抓子儿，押摊，耍钱，输了就打人，骂人，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可是有一样，虽然蛮，她还讲理。还有一样，也还孝顺，我说什么，她听什么，我呢，只有她一个，也轻易不说她。

“她常说：‘妈，我爸爸撒下咱们娘儿俩走了，你还想他呢？你就靠着我得了。我卖鸡子，卖柿子，卖萝卜，养活着你，咱们娘儿俩厮守着，不比有他的时候还强么？你一天里淌眼抹泪的，当的了什么呀？’真的，她从八九岁就会卖鸡子，上清河贩鸡子去，来回十七八里地，挑着小挑子，跑的比大人还快。她不打价，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人和她打价，她挑起挑儿来就走，头也不回。可是价钱也公道，海淀这街上，谁不是买她的？还有一样，买了别人的，她就不依，就骂。

“不卖鸡子的时候，她就卖柿子，花生。说起来还有可笑的事呢，您知道西苑常驻兵，这些小贩子就怕大兵，卖不到钱还不算，还常挨打受骂的。

她就不怕大兵，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么的，一直往西苑去，坐在那操场边上，专卖给大兵。一个大钱也没让那些大兵欠过。大兵凶，她更凶，凶的人家反笑了，倒都让着她。等会儿她卖够了，说走就走，人家要买她也不给。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门来了？我在院子里洗衣裳，她前脚进门，后脚就有两个大兵追着，吓得我们一跳，我们一院子里住着的人，都往屋里跑。大兵直笑直嚷着说：‘冬儿姑娘，冬儿姑娘，再卖给我们两个柿子。’她回头把挑儿一放，两只手往腰上一叉说：‘不卖给你，偏不卖给你，买东西就买东西，谁和你们嘻皮笑脸的！你们趁早给我走！’我吓得直哆嗦！谁知道那两个大兵倒笑着走了。您瞧这孩子的胆！

“那一年她有十二三岁，张宗昌败下来了，他的兵就驻在海淀一带。这张宗昌的兵可穷着呢，一个个要饭的似的，袜子鞋都不全，得着人家儿就拍门进去，翻箱倒柜的，还管是住着就不走了。海淀这一带有点钱的都跑了，大姑娘小媳妇儿的，也都走空了。我是又穷又老，也就没走，我哥哥说：‘冬儿倒是往城里躲躲罢。’您猜她说什么，她说：‘大舅舅，您别怕，我妈不走，我也不走，他们吃不了我，我还要吃他们呢！’可不是她还吃上大兵么？她跟他们后头走队唱歌的，跟他们混得熟极了，她哪一天不吃着他们那大笼屉里蒸的大窝头？

“有一天也闯下祸——那年她是十六岁了，——有几个大兵从西直门往西苑拉草料，她叫人家把草料卸在我们后院里，她答应晚上请人家喝酒。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她在那天下午就躲开了。晚上那几个大兵来了，吓得我要死！知道冬儿溜了，他们恨极了，拿着马鞭子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后来亏得那一营兵开走了，才算没有事。

“冬儿是躲到她姨儿，我妹妹家去了。我的妹妹家住在蓝旗，有个菜园子，也有几口猪，还开个小杂货铺。那次冬儿回来了，我就说：‘姑娘你岁数也不小了，整天价和大兵捣乱，不但我担惊受怕，别人看着也不像一回事，你说是不是？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儿家去，给她帮帮忙，学点粗活，日后自然都有用处……’她倒是不刁难，笑嘻嘻的就走了。

“后来，我妹妹来说：‘冬儿倒是真能干，真有力气，浇菜，喂猪，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门取货，回来还来得及做饭。做事是又快又好，就是有一样，脾气太大！稍微的说她一句，她就要回家。’真的，她在她姨儿家住不上半年就回来过好几次，每次都是我劝着她走的。不过她不在家，我也有想她的时候。那一回我们后院种的几棵老玉米，刚熟，就让人拔去了，我也没追究。冬儿回来知道了，就不答应说：‘我不在家，你们就欺负我妈了！谁拔了我的老玉米，快出来认了没事，不然，谁吃了谁嘴上长疔！’她坐在门槛上直直骂了一下午，末后有个街坊老太太出来笑着认了，说：‘姑娘别骂了，是我拔的，也是闹着玩。’这时冬儿倒也笑了说：‘您吃了就告诉我妈一声，还能不让您吃吗？明人不做暗事，您这样叫我们小孩子瞧着也不好！’一边说着，这才站起来，又往她姨儿家里跑。

“我妹妹没有儿女。我妹夫就会耍钱，不做事。冬儿到他们家，也学会了打牌，白天做活，晚上就打牌，也有一两块钱的输赢。她打牌是许赢不许输，输了就骂。可是她打的还好，输的时候少，不然，我的这点儿亲戚，都让她给骂断了！

“在我妹妹家两年，我就把她叫回来了，那就是去年，我跟您到北海去，叫她回来看家。我不在家，她也不做活，整天里自己做了饭吃了，就把门锁

上，出去打牌。我听见了，心里就不痛快。您从北海一回来，我就赶紧回家去，说了她几次，勾起胃口疼来，就躺下了。我妹妹来了，给我请了个瞧香的，来看了一次，她说是因为我那年为冬儿她爸爸许的愿，没有还，神仙就罚我病了。冬儿在旁边听着，一声儿也没言语。谁知道她后脚就跟了香头去，把人家家神仙牌位一顿都砸了，一边还骂着说：‘还什么愿！我爸爸回来了么？就还愿！我砸了他的牌位，他敢罚我病了，我才服！’大家死劝着，她才一边骂着，走了回来。我妹妹和我知道了，又气，又害怕，又不敢去见香头。谁知后来我倒也好了，她也没有什么。真是，‘神鬼怕恶人’……。

“我哥哥来了，说：‘冬儿年纪也不小了，赶紧给她找个婆家罢，恶事传千里，她的厉害名儿太出远了，将来没人敢要！’其实我也早留心了，不过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个公公婆婆的，我又不肯答应，将来总是麻烦，人家哪能象我似的，什么都让着她？那一次有人给提过亲，家里也没有大人，孩子也好，就是时辰不对，说是犯克。那天我合婚去了，她也知道，我去了回来，她正坐在家等我，看见我就问：‘合了没有？’我说：‘合了，什么都好，就是那头命硬，说是克丈母娘’，她就说：‘那可不能做！’一边说着又拿起钱来，出去打牌去了。我又气，又心疼。这会儿的姑娘都脸大，说话没羞没臊的！”

“这次总算停当了，我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谢谢您，您又给这许多钱，我先替冬儿谢谢您了！等办过了事，我再带他们来磕头。……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养着，刚好别太劳动了，重复了可不是玩的！我走了，您，再见。”

1933， 11， 28夜

（原载小说集《冬儿姑娘》， 1935年5月，北新书局）

西 风

秋心支颐靠着车窗坐着，茫然的凝注着窗外掠过眼前的萧瑟的大地。“秋深了！”她萧索的百无聊赖的心情，向着她这样低低的呼唤。

田野已经过一番收割，一根根截短的剩余的高粱梗头，在黄昏残薄的日色下，映出条长的森立的淡影。野草枯黄，田土也干缩的裂开。轨道两旁秋柳的黄条，在秋风尘土之中，摇曳出可怜飘忽的情调。“秋深了！”秋心忽然轻轻的微唱了出来。

近来所渐渐觉得的，这一两天似乎更显得不可支持。火车上的秋心，在独自旅行的途程上，看着窗外无边枯黄的落叶，听着窗外萧飒飞卷的秋风，她心里更深深的阴郁了。

无聊的整一整衣裳，重新坐好，看一看这一排排对坐的同行的旅伴，似乎这悠久单独的震动，使大家都生出倦容。谈话的暂时停住，欠伸起来，大声唤茶。小孩子倚睡在呆望窗外的母亲身上。这一切都显出厌倦、烦乱、与无聊。“这些都是我生命旅途中的同伴了！”秋心皱着眉又望着窗外。

别了，秋心，你的事业是神圣的，凡庸的我，本不应来阻碍你前途的光明，在此我向你诚敬哀伤的挥手，我要退立像一朵墙角的孤花，仰望着你满月的银光从天边徐徐升起。

别了，我的朋友，在此我献上了最后的珍重，最后的你容许我表示的忠诚。有一天，我们都到了‘卷地西风，半帘残月’的中年时候，有一丝丝寂寞感伤的消息，到你心上来时，请你不要忘了仍有一个诚恳的灵魂在追随着你，随时乐意贡献上他微薄的慰安。

这是远得她拒绝的信后，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中的末一段，到了“卷地西风”的今日，使得秋心忽然又想了起来。忽忽又是十年了，也知道他在写这信之后，不久，就结婚了。“这是男子！”秋心当时似乎有点鄙夷，“男子所要求的只是一个能使自己生活安定的妻子，所谓之热爱，忠诚，只是求爱期中的一种欺人之语。只看远总是说没有了我便没有了前途，如今也一样的撒下了！”同时她自己正在妙年，虽然对远很有感情，而想到自己远大的前途，似乎不甘心把自己年来的教育和训练都抛弃了，来做一个温柔的妻子，知道远的生活告了一个段落，她倒也安了心，在轻微的怅惘之中，还写了一封很高兴亲热的信，去给他们道贺。

自此便隔绝了，从间接的消息知道远的工作很成功，也知道他常到北平来，但十年中却没有见过面，也许是远特意相避，也许是没有机缘，秋心倒有点牵挂着远了。

“有一丝丝寂寞感伤的消息，到你心上来时……”秋心微微的叹一口气，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拿起皮夹，惘然的往餐车上走。

餐车上只寥寥的坐着三四个人，都在看着报，吸着烟，用完了点心，还不就走，也似乎因为这车上宽敞，来疏散疏散的。秋心默然的拣了一张近门的桌子坐下，叫来了一杯咖啡。

左手轻轻扶着盘沿，右手轻轻的拈着银匙，痴痴的看着杯上微微升绕的热气。“……请不要忘了，仍有一个诚恳的灵魂，在追随……”车门很响的一声关了，关断了情绪，秋心无聊的抬起头来，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只觉得心一阵跳，脸一阵热，进来的是远，十年不见的远！

在不容思索之顷，彼此惊讶错乱的招呼了。远嘴唇颤动的微笑着。在她伸手指点之下，便坐在她的对面。

定了定神，秋心抬头仔细端详着远十年的流光，在远的身上，并不会划

出多少痕迹。他依然很年轻，面庞比从前还显着丰满。一身整齐的行装，右手无名指上，多了一个戒指。

远也在望着自己，从他惊讶的目光中，秋心历历的看出了自己的憔悴，心里似乎凉了一下。远这时已完全镇定了，靠着椅背，他微笑着说：“真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年来都好罢，听说你工作很顺利的。”

秋心也微笑着：“还好，你呢？”这一句话竟像叹息。

远说：“我家住上海，事情也在上海。”这时仆役过来，远也叫了一杯咖啡，还要了一盘点心，“整天只是忙，不过事情还顺手，家里也都好，你知道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点心来了，远便让秋心吃，一面又问她到哪里去。秋心说：“我到塘沽上船，到上海赴会去。许多日子没有坐船了，想走一段海程，休息一下。”远很高兴的说：“巧得很，你乘的可是‘顺天’？我也是坐这船走。我喜欢看海上的月亮，住上海的人，连月亮都看不痛快的。”

两个人一时都望着窗外，这时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浅水和芦花，塘沽在望了。秋心忽然觉得有意外的欢喜，微笑的站了起来。说：“快到了，我去收拾收拾东西去。”远也忙站起说：“我也就来，这顿点心让我请了罢，我们小火车上见。”一面说着，侧身替秋心开了车门，这笑容，这一切，秋心觉得中间的十年轻轻的都挪开了。

坐了一段的小火车，便到了船下。白衣的船主和他的助手们都笑容满面的排立在船舷边，把客人往上让。

船上的仆役把秋心带到她定下的舱室。放下了提箱，从圆窗里看见岸上的工人们已扛开了跳板，岸上的一切，已向后移动。浑黄的波浪微触船身作响。屋里一切已模糊了，她随手便捻开了电灯。

灯光下照着镜子，她看见了发上的尘土，眼边的黑晕，和脸上困乏憔悴的神情，“不像从前了！”她呆立了一会，听见晚餐钟响，才惊醒似的，连忙易衣洗脸，又在颊上淡淡的敷上一层许久未用的胭脂。

走到餐室，大家都坐下了，这大餐间里都是外国人。远独自一个坐了一个小圆桌子，仆役便把秋心让到远的桌上来。

远似乎也已换了衣裳，灯光之下，雪白的领，蓝地白点的领带，青呢的衣服，净过了的脸，双颊上飞着健康的红晕。看见秋心走来，便连忙站起，替她推好了椅子，两人相对坐下。抬起头来，这杯盘，这肴馔，这屋里充满着的外国的语音，把他们完全送到十年前国外的回忆中了！

两人都暂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泛泛的说着中外饭菜的优劣。一面说着，远看着对坐的秋心，觉得比下午初见时，她似乎又年轻了一点，一件浅蓝洒白花的长衣，很合式的裹住她瘦小的身躯，长眉修目，依然秀媚，只粉光掩不住她眼旁微微的皱纹，黑大的眼珠中，也不再流动着十年前活泼飞扬的光彩了。

谈话渐渐的流滑了，提到从前许多朋友的近况，彼此都叹息着年光之消逝。谈到朋友们许多的笑话，秋心竟然发出很自然欢畅的笑声。

饭后大家纷纷离座。秋心也慢慢的站起，走向门外，远跟着过来，这时已出了大沽口外，海上升起明月，海波上颤动着闪烁的银星，泱泱的海风之中，两人不自觉的慢慢的往最高层上走。

上面的月光更好了，桅影墨线画成似的，长长的印在平滑的船板上，驾驶室外的船桥上，看见白衣的官员在如晕的月影中，往来巡视，也听得见他

们吸烟笑语。四顾着赞叹了之后，秋心便拣了一张向月的椅子坐下，远也坐在她的旁边。

抬头望时，世界上的一切都撇下了，这里只有一轮明月，一片大海，一支生疏的船，向着茫茫的海天中走。这舱面上只有她，只有远自己，十年来心中常常记挂着的远，如今奇迹似的很亲近的坐在自己的旁边了。“仰望着那满月的银光，从天边徐徐升起，……不要忘了，仍有一个诚恳的灵魂，……”秋心忽然回头注视着远，心里涌上了惭愧与酸辛。

远没有看着她，也没有望着月，只凝注着这璀璨流动的海波，眼光很沉静，觉到秋心回头看他，也就回过头来，含着笑刚要说话，月光下看见了秋心眼里闪烁盈盈欲坠的两滴泪珠，他忽然起了趑趄。微微的咳嗽了一声，便又默然。

秋心勉强的笑了，抬头看着月，使眼泪流回眶里，说：“海上的月分外清凉，我却觉得有点冷了。”远说：“你要大衣不？我替你上舱拿去。”说着便站了起来，秋心也站起，说：“不必了，我想下去，白天倦了一点，我们都早点休息罢。”

远把她送到房门口，道了晚安，便转身去了。秋心关了房门，惘然的慢慢的易衣解发。这一天的经过，太突然，太意外，太像梦境了，她心里纷乱得不知从何处想起。她恨了自己十年劳碌的生涯，使她见了自己拒绝过的远竟不住的咽回将落的眼泪，“这是女人！”她自己诅咒着，“在决定了婚姻与事业之先，我原已理会到这一切的，……这不是远，是这一年以来的劳瘁，在休息中蠢动了起来，是海行，是明月，是这浪漫的环境，是我自己脆弱的心情……”想到这里，她看着镜里，自慰似的笑了一笑，连忙回身把衣服挂了起来，捻灭了灯，睡在被里。

闭目卧了一会，觉得满眼的月明，睁开眼，月光满室。她微微的觉得热，赤足起来把圆窗开大了一点，重行卧下，把毡子推在胸前，枕着手臂，听见窗外海风呼呼的响，栏边似乎有革履声很匀整的来回走着，也隐约的听见歌声和笑语。

“远不知睡了没有？”她惘惘的又想了起来，“这样的月夜，……只有，我们两个……假使十年前是另一个决定……”她忽然摇了摇头，将毡子向上拉了一拉，盖了肩头，紧紧的又闭上眼。

在出去早餐之先，秋心自己决定着：“不要让远觉出什么来，而且，原也没有什么，少在一处，少谈话，我要做的事情多得很，此外，会里演讲的稿子……”她理出水笔和笔记本子来，预备饭后便到写字室里去写。夹起本子，走出门外，却又回来换了一件颜色很素艳的衣服。

远和昨晚一样很客气的站起，替她推好了椅子。脸上仍是很平静，丰满的颊上，飞着健康的红晕。秋心忽然觉得自己眼眶有点酸，头也微微的痛，“失眠到底不舒服，”她心里想，一面却自自然然的和远谈着话。

远说九点钟便到烟台了。有大半天的停留。船上也无事，要不要上岸去看一看。秋心略一踌躇，便微笑说：“恕不奉陪了，我还要预备演讲的稿子，难得船停着不动，为书写也方便一些，我想利用这半天的工夫。”远也不坚持，用完早饭，便道了歉先走了。

绕进了青翠的两面的岛山，船便徐徐的驶入湾港，晨光下海山一片腾着濛濛的光雾。望见山上树丛里栉比鳞次的灰瓦，近在眼前的白色的灯塔，半隐于树梢岩石之间。舢舨穿梭的小鱼似的，簇聚到船边来。她看见远戴着帽

夹着大衣，下了小船，仰见她时还笑着挥手。

回身便进了客室，打开笔记本子，写上演讲的题目，“妇女两大问题——职业与婚姻，”她忽然写不下去了，皱了皱眉，凝思地在已写好的几个字的周围，画上密密的圈子。

午饭是独自用的，倒也觉得自然。饭后睡了一觉，三点钟便忽然醒了。听见窗外人声嘈杂，“船快开了罢？远该回来了罢？”她起来净过了脸，便走出栏边来。

远正在上扶梯，左臂挟个纸包，右手提一个筐子，走到她面前笑着说：“这里的果子真好，你看这筐里的葡萄，我的孩子们都爱吃这个。”秋心也笑着，低头掀开筐盖，说：“颗儿真大，又香，那纸包里是什么？”远笑道：“这是花边。我的太太说这里的花边又好又便宜，吩咐我多买一点，好送人。我也不会挑选，只胡乱买了几把，刚才你要和我同去就好了。”秋心勉强的笑了一笑，没有说话。

船又慢慢的开行了，从这里又上了许多外国旅客，大半是避暑归来的，都带着小孩子，舱面上顿然热闹了起来。秋心和远都倚在栏旁看孩子们扔绳圈玩耍。

秋心因问：“你的孩子们都多大了？长的像谁？”远说：“大的是男孩子，八岁了，小的是女孩，才五岁。至于长的像谁，却也难说，只在我们两人之间。小孩子真奇怪，抱着他们对着镜子，觉得他们又是你自己，又是另外一个人……”说到这里，看秋心凝眸远望，便又咽住。秋心忽然回过头来，笑了一笑，说：“我听着呢，——你太太很年轻很美丽罢？你们的家庭一定是很幸福的。”秋心说着，一面注视着远。远略一迟疑，说：“是的，我的太太比我差不多小十岁……你到上海，一定要到我家里来住几天。”秋心说：“谢谢，我一定要去的。”这时的晚餐钟响了，他们便一齐走入餐室。

他们的桌上，添了一对外国年轻夫妇，和一个小孩子。远和那男人认识，便过去招呼，大家介绍过，握过手，便一齐坐下。那孩子只有四五岁光景，红颊，大眼睛，很活泼可爱的，他母亲推着他说：“看见张先生了没有？还不问好。”那孩子便笑着对远说：“哈啰，张先生。”回转脸又对秋心笑了一笑说：“张太太，你好。”秋心不觉脸红了起来，刚要说话，远连忙说：“这位是何小姐。”他母亲也笑了，说：“你快说‘对不住，’我忘了替你介绍了。”孩子只嘻嘻的笑着，抬头看着秋心。

秋心很沉默，只和那外国太太问答几句。远和他的外国朋友却说的很热闹。饭后那外国太太便带孩子去睡觉。远和那男人走入吸烟室。秋心自己回到屋里，穿上大衣，独自走上舱面上去。

月光比昨夜更清更凉，海风也似乎更大更冷，栏边站不住了，秋心拉过椅子，坐在吊着舢舨的黑影下，一面避风，一面望月。

舱面上没有一个人，除了船的进行声和宏壮的涛声风声之外，四围是无边的静寂。月光之下，海波几乎是白色的，一层漠白的微波之上，有万千的银星跳舞着。这一道银星之路，从她坐处直引到天边月下。

“假如能乘着海风，踏着光明之路，直走到天的尽头，……”她心里充满了诗意了。十年来劳碌的生涯，使她没有工夫让自己的幻想奔放。这两天中，对于工作，似乎决鼓不起兴趣来，她就让自己沉浸在奔波的幻想里。

“什么是光明之路？走着真的‘光明之路’，也和这‘凌波微步’一样的不可能，昨天看去是走向远大快乐的光明之路，今天也许是引你走向幻灭

与黑暗。……十年前看去是光明之路，十年后……”秋心把面颊埋在双掌里。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秋心惘惘的抬起头来，愕然的看见远背倚在椅前的船栏上，笑着看着自己。

秋心脸红的笑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一声不响？吓了我一跳。”远走了过来，站在她的椅旁，笑着说：“我来了好一会了，看见你蒙着脸坐着，没敢惊动。”

秋心没有言语，抬头看了看远，又抱膝凝注着月明。

远默然站了一会：“你似乎不大高兴，小孩子懂得什么，你就介意。你仍和从前一样的……”

秋心忽然站了起来：“我为什么不高兴，也没有把那小孩子的话放在心里，你也说说，我从前是怎样的？……”她说似乎生气了，双臂裹紧了大衣，抬头瞋视着远。

远也在看她，眼里忽然充满了温柔，声音也低着：“秋你我又不是新交，你的神情我难道看不出？今天晚上，你就不多说话，所以饭后我也没敢追陪着你，——你不但今天晚上不高兴，这两天来，我常常看见你不高兴。”

秋心仍旧抬头瞋视着，心里却颤了一颤，过了一会，她垂目坐了下去，说：“对不起你，假如你真觉得我不高兴。这些年来，我的工作真是很累，一到休息的时候，对于四围的一切，我就更觉得厌倦。我要走海道，就为的要避开熟人熟事，没想到……”

远也坐下了，很诚恳的问：“真的，我很愿意知道你生活的状况。你工作紧张到什么程度？工作之余，作什么消遣？你知道有工作无娱乐，是会使人枯燥厌烦的。”

秋心微微的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工作真算很顺利，不过顺利中也有厌烦。工作之余，本来多回家走走，母亲死后，弟兄们都分开了，十年来朋友们也零落星散，谈话也没有了伴儿。寂寞，就是这寂寞，有时……”她又勉强的笑了笑：“其实这也不是很严重，不过忙碌后的寂寞，使人觉得不大……”她停住了，远也默然仰天不语。

月儿已升到天中，海风更厉了，秋心微喟着站了起来：“下去罢，天不早了。”说着便要走。

远伸手出来，把她拦住：“秋你还有一个朋友，一个永远忠诚的朋友，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假如你不介意，希望你让我们有随时得你光临的机会。”

秋心凄然的笑了：“谢谢你，你的一个美满完全的家，来了我这么一个陌生的人，你们不会觉得……”

远握住了她的手：“这一切，我早应许过你，秋假如当初……”秋心只凝然的让他握着手，眼泪已流到脸上。

远又说了下去：“寂寞，我也不是没有寂寞的，我爱我的孩子，我是一个尽本分的丈夫，但有时我也想假如当初……我的家，我的孩子，会千百倍的胜于——”

这时梯边有几个人，谈笑着上来，这一对紧握着的手，便慢慢的分开了。

回到屋里，呆坐在床边的秋心，又开始的痛恨了自己，这一小时的谈话，不是自己所想望的，为何在十年后重见的远的面前，竟然暴露了自己的隐弱，而且对于远的家庭是否有破坏的责任，她愈想愈难过了，咬着牙说：“从明天起，直到离开这船为止，我不再见远的面了！”

第二天早上，本想不起来，叫仆役送饭到屋里来吃，又恐怕远以为她是

因悲成病，无形中也许使他有着报复的快意。她就又若无其事的走了出来。

远也很宁静，很自然，餐桌上大家只泛泛的客气的谈着话。这一天就自己在写字室中度过，她拟了两篇讲稿，不到黄昏，便写完了，心里很觉得痛快。

晚餐之前，她休息了一会，重新梳掠，走到栏前小立。这夜正是满月，海面上飞腾着一层漠漠的光雾，徘徊着的她似乎因为一天的枯坐心里又起着抑郁惆怅：“这是末一天的旅程，末一天的明月了……明天起又是劳劳的俗事了！”她微微的叹喟着。回头看见远从那边走来，她连忙装作没有看见，在钟声中，随着大家，走入餐室。

饭后，把孩子送回了屋里睡觉，那一对年轻外国夫妇，便提议上舱面看月。秋心无可无不可的赞成了，远看着秋心没有言语，也跟着他们上来。

看着月，谈着话，大家兴致都很好。那一对夫妇，尤为活泼快乐，谈话之间，他们时时说到自己从前恋爱时代的旧情，互相嘲弄。女的笑说：“他说假如我不嫁他，他这一辈子就没有了快乐了，秋夜也不看月，冬夜也不围炉了，你们看，为着怕他一辈子不看月不围炉，我才嫁给他的。”男的也笑了：“哪里？我是怕她当了老姑娘，才娶她的！”说着他们都大笑起来，远也笑了，笑得很欢畅自然，秋心只附和了几声，就收住了。

坐了一会，远先站起说：“对不住，我先下去了，明天一早就到了，我要收拾收拾箱子去。”那一对夫妇便说：“忙什么的，难得月亮这样好，我们再谈一会。”秋心也看着远说：“再等一会，我们一齐下去。”远微笑着说：“不为别的，明早我的孩子们一定来接我，我替他们买来的北平的东西，都压在箱底，我想先去理了出来，免得明天他们要时又等不了。”秋心便不言语。那一对夫妇笑了：“你真是个好父亲！我们也该下去了，万一孩子醒来，不见我们也是麻烦的。”两人说着也都站起。秋心只坐着抬头笑说：“你们先走罢，我还要坐一会。”远走到扶梯边，又回头很柔和的说：“现在夜里很凉了，你坐一坐就下去罢。”

这日又是阴天，淡淡的晓烟里，“顺天”号徐徐的驶进吴淞口，失眠的秋心，独倚在栏旁，除了洗刷舱板水手们之外，舱面还没有行人，晓雾中已看见了两岸层立的建筑物，和一块一块的大木牌广告。秋心惘惘皱眉：“总是阴天，……总是这招人厌烦的一切！……今天会里不知有人来接没有？……远的孩子……远的家……也许他会，……”想到这里，又摇了摇头，自己惘惘的走进屋里去。

客人渐渐的都起来了，都匆匆用过早餐。乱哄哄把箱篋收拾好，叫仆役提到栏边梯口，堆在自己的身边。就在这纷乱中，秋心也穿了大衣，拿了皮夹，提了箱子，走了出来。这时外面已看见两旁楼屋渐近，码头上人声嘈杂，船在极慢转移之中，徐徐靠岸。忽然听见远在自己身后呼唤，秋心回头看时，远正满面笑容的向着码头上招呼，顺着他手势看去，人丛中站着一个年轻的妇人，两手扶在身前两个孩子的肩上。扶梯刚刚靠好，他们便最先挤着跳了上来，远忙走到梯头扶着孩子们的臂儿，把他们拉到客厅的门口。

秋心也忘了跟着大家下去，她只凝注着这欢乐的一群。远的夫人很年轻，很苗条，头发烫得卷曲着，发的两旁露着一对大珠耳环，丰艳的脸上，施着脂粉，身上是白地大红花绸的长衣，这一切只衬出她的年轻，并不显得俗气。男孩子是帽子挂在颈后，白上衣，青绒裤子。女孩子，短发齐眉，浅黄色衣裳上面套着圆领短袖的浅黄绒衫。两个孩子都露着大半截肥白的小腿。

这一家人笑嘻嘻的互相问讯，女孩子抬起头，抱着父亲的腿，清扬的眉宇，完全是远的神情。男孩子牵着母亲的手，笑着站在一边，那小小的嘴唇，和远的夫人一般无二。

远忽然回头，看见秋心站在梯口，便连忙拉了孩子走过来，他的夫人也跟着过来，远替他们介绍了。孩子们抬头和秋心略一招呼，便左右牵着远的手说：“爸爸，车在码头上呢，我们上去罢！”远一面推着孩子，一面提起箱子来，对秋心说：“这里有人来接你没有？若没有，我的车子可以送你，你先到我家里坐坐也好。”远的夫人也笑说：“真的，何小姐，先到我们那里歇歇。”秋心连忙说：“谢谢，有人来接我，我看见他们在码头上了，你们先走罢。”

这一对夫妇在两个孩子的推挽之中，便下了扶梯。秋心看着他们上了车，几只手在窗外向她挥动，这车便徐徐开动，渐渐便转过街角……

这时船上的客人已将走尽，码头上的人们也渐渐星散。秋心自己提着箱子，慢慢的走下船来，到了岸上，略为站了一站，四顾阴沉之中，一阵西风，抹过她呆然的脸上，又萧萧的吹过，将船边码头上散乱的草屑和碎纸，卷在地面飞舞着。

（原载 1936 年 7 月《文学季刊》第 1 卷第 2 期）

空 屋

虹和我把我们一生的欢乐和希望，寄托在这一所空房子上面——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所房子，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一座极合于理想的小家庭住宅：背倚着山，房子盖在斜坡上，门对着极凹的山谷。这山峰、山坡、山谷上都长满着青松。山上多雾多风多雨，这房子便幽幽的安置在松涛云海之间。附近并无人家，一条羊肠小径，从房子底下经过。大门是树身钉成的一个古雅的架子，除天生的几丛竹子外，没有围墙。几十级石阶，三四个曲折，便升到这房子的廊上，门窗很大，很低，椽木都是冰纹式的，精雅的很。隔着玻璃望进去：一色的淡黄色的墙壁，和整齐的地板，左首是前后两间，光线很好。右首是横方形的一大间，后墙上有一个大壁炉。这大间的后面，是横断的两间，右边是屋子，左边是通后院的甬道。绕过廊子，推开后院的小门，就看见和前面房子只隔着一道灰小的院子，紧靠着山壁，还有一排三间小屋子，是预备做厨房和下房用的。

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最理想的和我共营生活的一个女性：她不是太健康，也不算太美丽，但她有着极灵活的风度，极动人的颦笑，和极潇洒的谈锋。她的理想，她的见解，有许许多多和我相同的地方。一想到她，会使得我哭，也会使得我笑，她在我心里，是这样的生着根，假如我失掉她……呵，我不能想象……虽然她还有一个半身不遂的母亲，一个白痴的哥哥，和一个生着肺病的妹妹，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自己呢？总算是一个向上的青年，我是一个化工的大学生，毕业后在这山上的化工试验所，做着研究的工作。我没有一切的恶习惯，和不良的嗜好，我尊重我的事业，我不爱钱。我相信我若埋头苦干，我是不会辜负我的国家，我的社会的……虽然我有一个老病的父亲，骄奢的继母，和五个幼小的弟妹……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我能和我的虹，永远关闭在这所幽雅的小屋子里，环境和同伴，就会把我们的精神和勇气，鼓励振作了起来。我们一同看书，一同谈话，一同研究学习，我们就是拉着重担的小牛，也要是一对快乐合作的牛，喜喜欢欢的流汗喘息前进！

这房子，据说是一个大官兼巨商的产业，是他的左右替他盖的。这不过是他许多别墅中最小最简陋的一座，他自己连来也没有来过，好几年空在那里。当然他也许也会来住，也许会让给朋友住，但只要目前是空着，虹和我能常去走走，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房子离我们的试验所，只有半里路。在两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工余在这条小径上散步，松影中抬头瞥见，偶然拾级而登，周视之下，十分叹赏，但那时还不过是叹赏而已。直到去年的一个月夜，因为躲避空袭，和虹在这庙上，抱膝对坐，谈到深夜，这窗影，这檐风，这满山的松月，和虹的清脆的语声，以及她带笑含忧的侧影，便把我整个灵魂，旋卷了起来，推塞在这所空房子里面……

虹做着教师的那个家庭，离这房子也不过有一里多路。我们第一次相逢，是在这山坡上的一个防空洞里，我带着一大包的文书，她带着三四个孩子。我们洞内的座位，恰巧相连。关闭的时间太久了，当她的学生们，焦躁吵闹的时候，我便讲些故事给他们听。我素来是喜欢小孩子的，和他们说得很热

闹，根本没有注意到黑暗中默坐的女教师！等到警报解除，大家挤到洞口，虹拉着孩子，向我道谢。她的腼腆笑容，和洞外的阳光，一样的耀眼。从那时起，我们在洞里外，都常常招呼，谈话。

这一个夏天，我忽然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工作之中，常常忍不住微笑，口里常常吹着短歌。接到诉苦催款的信，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睡眠，粗恶的饮食，也能下咽，而且吃得很多。我觉得我是在幸福中饮食，在幸福中眠起，世界上只要有着虹和我，其他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虹和我第二次去看那房子，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们约定在那廊上野餐，我带的是两斤大饼，半斤酱牛肉，和一瓶水。虹带着一包花生和几块糖。那时我们彼此都已知道对方是拉着一车重担的小牛，更不在这些事上客气，而且我们都吃得十分香甜。吃过了野餐，我带着虹从后门进去，细细的看了每一间屋子。虹张着一双大眼，不住的赞叹这建筑师的缜密的心思。那天她穿着一件淡黄色沿黑边的单衫，散发披肩，双颊上有着一层不常见的健康的红润。她兴奋的指画着说：“你看这方向多好，整个房子朝着东南！这东南角的屋子正好做书房，东窗前可以放一张大大的书桌，四墙嵌上矮矮的书橱，南窗下再放一张小小的茶几，九张小椅子，这屋子就不必再有别的陈设了。”一转身她又往后走，嘴里说：“这间朝南的房子，正好做卧房，阳光也好，配上浅红色的窗帘，矮床，摇椅，和一张小巧的梳妆台，空气就非常的柔静。最好的还是外面的一大间……”她说着又走到外面大屋子里，倚着窗口，回头笑说：“这四周松影太浓了，这间要挂上彩云式的窗帘，才显着光亮。买白布来，拿油彩画上去，这样，无论屋里插什么颜色的花草，全都合式。壁炉上挂上蒙纳利萨（Mona Lisa）的画像，再配上一对淡黄色的蜡烛，该多么淡雅！看这壁炉，多大，多简朴！山后有的是乱柴，去捡些来，冬天阴雨的黄昏，把壁炉点上，不点灯，在炉火中品茶，听雨，呵，听到半夜我也愿意……”她呼吸有些急促，不住的说了下去。

我一声不响的看着她，这少女多么美丽，多么聪明！她竟在这空屋里，用幻想布置了一个最美丽的住宅……我快乐的微笑了，我说，“虹，等明儿我攒够了钱，把这所房子买下来，接你来住！”她惊异的抬起头来望着我，脸上忽然盖上一层更深的红晕。我知道我说错了话，赶紧接着说：“你既然如此喜欢，我买了这房子，分租给你。”她才笑了一笑，但立刻又皱起眉来，心不在焉的往外走，我也便跟到廊外，我们都沉默了下来。本来么，我从来没有表示过我爱她，她也没有说过她爱我，其他的更谈不到了。不过，只要我们心里都明白，都了解，一切的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此后我们又去过许多次。这一夏天，空袭太多了，我不能工作，她也没有教书，但我们都不到防空洞里去，山上本来安全，这院里又是最幽静的地方，在阳光和月色下，我们就坐在廊栏上闲谈。虹在庭院布置上，又添了许多意见：廊下要种些玫瑰，竹边要栽上美人蕉，石阶两旁要植些杜鹃，剪平了便是天然的短墙……我总是微笑的听着，这种谈话，总继续到警报解除为止。

雾季来临，空袭没有了。我赶着补做实验室里的工作，虹也给学生赶补功课，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但在忙逼劳碌之中，我的心中，总憧憬着那在幻想中布置起来的房屋和庭院，和在房里院中欢笑行走的虹。这憧憬使我沉迷，使我陶醉，一想起来，胸头便热烘烘的！

春天该是更快乐的了，而我的心里，却加上一层重压。上海家的来信，

总是提到生活越来越高，父亲的宿疾也越来越重，债是借到无可再借，希望我能够寄点钱回去。否则不但弟妹们要失学，就是全家也眼看着要断炊了。

虹呢，本来她的一家住在南岸她的表兄的工厂里。她的表兄是个厂长，手头很丰裕，待她一家也极好，但她的表嫂于春初亡过了，没有人理家。在周末，虹就常常到南岸去，回来时总是很忧郁，很沉默，难得看见她快乐的笑容。我们渐渐的觉到“现实”的箍儿，越箍越紧，虽然我们还挣扎着往幻想的道上走……

暑期中，虹住在南岸，我去兰州赴了工程师学会年会，顺便在西北考察了一趟。回到山上，在初秋阴雨的黄昏，在我杂乱的书案头，拆开了两封信。第一封是我叔叔的，上面写：

颖侄惠青：

前得汝父自上海来函，道及近来家计，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深以汝历年只知自己前途，不念家庭负担为憾！叔亦老也，家中食指浩繁，势难兼顾，研究所中薪水太薄，不足久恋，兹已为侄在××银行，谋得助理员之职，地位虽低，而薪津分红，平均每月可在三万元左右。此事之成，半由机缘，半由面子，万勿再以‘兴趣’‘事业’为辞，坐失机会！望即日辞职，进城报到，切要切要。

叔字第二封是虹的，只短短的几个字：

颖：我昨天已辞了这里的事，打算回到南岸去久住了，明

天下午请到那空屋廊上相见，即使话别，心乱如麻，一切面述。

虹

即日

我拿着这两封信，只觉得手足冰冷，胸头发噎，窗外已经沉黑；只有一两星微弱的灯火，在层层雾阵中挣扎着闪烁——

第二天的黄昏，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望山上走，这小径，本来是走向乐园之路，而今天……我低着头正在昏昏的想，猛抬头已到了这所房子的门前，我愣住了，擦了擦眼睛，重新再认，呵，一切都改观了！四围已编上比人还高的竹篱，两扇漆黑的大门，紧紧的关闭着，篱笆上面露出窗户和廊子，窗上挂着白色的布帘，廊上晾着一行行的杂色衣裤……

我打了一个寒噤，似乎整座山峰在我脚下震撼！我咬着牙，站了一站，便踉跄的走过这房子，迎着虹的来路。

在半路上我把虹截住，她的头发上满是雾珠，一件灰色的雨衣，裹住了她细小的身躯，眼圈微黑，更显出那黑大深愁的双眼，她向我惨惨的一笑，一面仍往前走。我拦住她，说：“虹，我们不能去了，那房子有人住了！”我的声音带些颤动，她抬头注视着我，咬着唇儿，又惨惨的一笑，我们就在路边站住了。

经过了久久的沉默——我慢慢的从袋里掏出叔叔的那封信来，塞在虹的手里。虹展开了信，细细的看了一遍，又无言的递回给我。她两手插在雨衣袋里，用鞋尖踢弄着地下的石子，半天，抬起头来，说：“好，我们都得走开了，你牺牲了你的事业，我……”

我牺牲了我的……爱情……”我抬起头来，她笑了，笑得异样：“已答应我了嫁给我的表兄，这当然是父母的意见。表兄从小就欢喜我，因着喜欢我，就担负了我的一家。我对他却只有感激，没有爱情。我总希望也许有一天，我能够独力把这病苦的家庭，负担起来，好减轻他的恩债。因着较高的报酬，我就来到这山上，做着教师兼保姆，和这几个淘气的孩子，混了三年，而现在……”

“不知是何冤孽，竟在这里遇见你！我们都是最可怜可鄙的孩子，只知往幻想中沉溺，逃避，这幻想曾使我们朦胧的快乐了许多日子，但现实还是现实！比浮云还轻，现实比泰山还重，到了今天，浮云散尽，我们才发现自己已被压在这惨重的现实之下！”

她停了一停，双颊绯红了起来，微微的咳嗽了几声，“然而我并不追悔我们的相逢——我们虽然从今永远分开了，在海角，在天涯，我们却都知道我们正在走着同一的命运，那就是无休无尽的寂寞与忧愁……

“我并不要求你忘记了我，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正和我不会忘记你一样。”她伸出手来：“再见罢，颖！不，我不说再见，我希望我们永不再见！”

眼泪塞满了我的喉头，我捧住了她的手，停了一会，她挣脱了，转身便走，我正要唤住了她，她忽然又转过身来，满脸的泪光，满脸的笑，她伸着双臂：“幻想，为什么不可以呢，让我们还拿幻想来结束这别离……颖，你不是进城上班去么？别忘了你还有个美丽舒适的家，你好好上班，周末回来，我在窗口点上一支红烛，来照耀你的归途。我在壁炉边矮几上，给你准备下一顿精美的晚餐，你在这小路上唤我，我就跑下层阶来接你！去罢，我的颖，星期六晚上见！”她在哽咽声中长笑着，回头便走入松林深雾之中——

黑暗压盖了下来！我的灵魂已离开了我，我的麻木的腿，一步一步的拖着我的躯壳，往山下走——这小路无尽的长，往下，往下，把我引到无底的深渊里去。

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夜，歌乐山

（原载 1944 年 11 月 25 日《华声》第 1 卷第 12 期）

诗 歌

可爱的
除了宇宙，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和他说话不必思索，
态度不必矜持。
抬起头来说笑，
低下头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讴也好；
驴背上，山门下，
偶一回头望时，
总是活泼泼地，
笑嘻嘻地。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西山
(原载 1921 年 6 月 28 日北京《晨报》)

繁 星（节选）

—

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它们对话？
沉默中，
微光里，
它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

二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三

梦儿是最瞒不过的呵，
清清楚楚的，
诚实实的，
告诉了
你自己灵魂里的密意和隐忧。

四

嫩绿的芽儿，
和青年说：
“发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儿，
和青年说：
“贡献你自己！”

深红的果儿，
和青年说：
“牺牲你自己！”

五

青年人呵！
为着后来的回忆，
小心着意的描你现在的图画。

六

心灵的灯，
在寂静中光明，
在热闹中熄灭。

七

向日葵对那些未见过白莲的人，
承认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白莲出水了，

向日葵低下头了：
她亭亭的傲骨，
分别了自己。

八
创造新陆地的，
不是那滚滚的波浪，
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

九
言论的花儿
开得愈大，
行为的果子
结得愈小。

十
弱小的草呵！
骄傲些罢，
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

十一
零碎的诗句，
是学海中的一点浪花罢；
然而它们是光明闪烁的，
繁星般嵌在心灵的天空里。

十二
我的心呵！
警醒着，
不要卷在虚无的旋涡里！
十三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十四
夜中的雨，
丝丝的织就了诗人的情绪。

十五
冷静的心，
在任何环境里，
都能建立了更深微的世界。

十六
春天的早晨，
怎样的可爱呢！
融冶的风，
飘扬的衣袖，

静悄的心情。

十七

空中的鸟！

何必和笼里的同伴争噪呢？

你自有你的天地。

十八

冠冕？

是暂时的光辉，

是永久的束缚。

十九

海波不住的问着岩石，

岩石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

然而它这沉默，

已经过百千万回的思索。

二十

蜜蜂，

是能溶化的作家；

从百花里吸出不同的香汁来，

酿成它独创的甜蜜。

二十一

流星，

飞走天空，

可能有一秒时的凝望？

然而这一瞥的光明，

已长久遗留在人的心怀里。

二十二

心潮向后涌着，

时间向前走着；

青年的烦闷，

便在这交流的旋涡里。

二十三

白的花胜似绿的叶，

浓的酒不如淡的茶。

二十四

清晓的江头，

白雾濛濛，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二十五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原载 1922 年 1 月 1 日《晨报副镌》）

诗的女神

她在窗外悄悄的立着呢！
帘儿吹动了——
窗内，
窗外，
在这一刹那顷，
忽地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看呵，
是这般的：
满蕴着温柔，
微带着忧愁，
欲语又停留。
夜已深了，
人已静了，
屋里只有花和我，
请进来罢！
只这般的凝立着么？
量我怎配迎接你？
诗的女神呵！
还求你只这般的，
经过无数深思的人的窗外。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原载 1921 年 12 月 24 日《晨报副镌》）

假如我是个作家

假如我是个作家，
我只愿我的作品
入到他人脑中的时候，
平常的，不在意的，没有一句话说；
流水般过去了，
不值得赞扬，
更不屑得评驳；
然而在他的生活中
痛苦，或快乐临到时，
他便模糊的想起
好像这光景曾在谁的文字里描写过；
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假如我是个作家，
我只愿我的作
品被一切友伴和同时有学问的人
轻藐——讥笑；
然而在孩子，农夫，和愚拙的妇人，
他们听过之后，
慢慢的低头，

深深的思索，
我听得见“同情”在他们心中鼓荡；

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假如我是个作家，
我只愿我的作品
在世界中无有声息，
没有人批评，
更没有人注意；
只有我自己在寂寥的白日，或深夜，
对着明明的月
 丝丝的雨
 飒飒的风，
低声念诵时，
能以再现几幅不模糊的图画；
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假如我是个作家，
我只愿我的作品
在人间不露光芒，
 没个人听闻，
 没个人念诵，
只我自己忧愁，快乐，
或是独对无限的自然，
 能以自由抒写，
当我积压的思想发落到纸上，
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原载 1922 年 2 月 6 日《晨报副镌》）

“将来”的女神

我抬头已瞥见了——
你桂花的冠子，
雪白的羽衣。
你胸前的璎珞，
是心血般鲜红，
泪珠般洁白。
你翅儿只管遨翔，
琴儿只管弹奏。
你怎的只是向前飞，
不肯一回顾？
你的光明的脸：
也许是欢乐，
也许是黯淡；
也许是微笑，
也许是含愁；
只令我迷糊恍惚——
你怎的只是向前飞，
不肯一回顾？
将来——

是海角，
是天涯，
天上——人间，
都是你遥遥导引——
你怎的只管向前飞，
不肯一回顾？
看——只有飘飘云发，
铮铮琴韵，
飒飒天风；
如何——如何？
你怎的只管向前飞，
不肯一回顾？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原载 1922 年 2 月 21 日《晨报副镌》）

春 水（节选）

一

春水！
又是一年了，
还这般的微微吹动。
可以再照一个影儿么？
春水温静的答谢我说：
“我的朋友！
我从来未曾留下一个影子，
不但对你是如此。”

二

青年人！
你不能像风般飞扬，
便应当如山般静止。
浮云似的
无力的生涯，
只做了诗人的资料呵！

三

一道小河平平荡荡的流将下去，
只经过平沙万里——
快些落下去罢，
你使许多的青年人颓老了！

四

冰雪里的梅花呵！
你占了春先了。
看遍地的小花
随着你零星开放。

五

平凡的池水——
临照了夕阳，
便成金海！

六

浪花愈大，
凝立的磐石
在沉默的持守里，
快乐也愈大了。

七

星星——
只能白了青年人的发，
不能灰了青年人的心。

八

修养的花儿
在寂静中开过去了，成功的果子

便要在光明里结实。

九

先驱者！

前途认定了

切莫回头！

一回头——

灵魂里潜藏的怯弱，

要你停留。

十

青年人，

珍重的描写罢，

时间正翻着书页，请你着笔！

十一

别了！

春水，

感谢你一春潺潺的细流，

带去我许多意绪。

向你挥手了，

缓缓地流到人间去罢。

我要坐在泉源边，

静听回响。

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六月十四日

（原载 1922 年 3 月 21 日—6 月 30 日《晨报副镌》）

回 顾

三个很小的孩子，
一排儿坐在树边的沟沿上，
彼此含笑的看着——等着。
一个拍着手唱起来，
那两个也连忙拍手唱了；
又停止了——
依旧彼此含笑地看着——等着。
在满街尘土
行人如织里，
他们已创造了自己的天真的世界！
只是三个平凡的孩子罢了，
却赢得我三番回顾。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七日

（原载 1922 年 4 月 24 日《时事新报·学灯》）

玫瑰的荫下

衣裳上，
书页上，
都闪烁着
叶底细碎的朝阳。我折下一朵来，
等着——等着，
浓红的花瓣，
正好衬她雪白的衣裳。冰凉的石阶上，
坐着——坐着，
等她不来，
只闻见手里
玫瑰的幽香！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原载 1922 年 5 月 26 日《晨报副镌》）

纪 事

——赠小弟冰季
右手握着弹弓，
左手弄着泥丸——
背倚着柱子
两足平直地坐着。
仰望天空的深黑的双眼，
是侦伺着花架上
偷啄葡萄的乌鸦罢？
然而杀机里却充满着热爱的神情！
我从窗内忽然望见了，
我不觉凝住了，
爱怜的眼泪
已流到颊上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原载 1922 年 8 月 27 日《晨报副镌》）

纸 船

——寄母亲

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原载 1923 年 10 月 4 日《晨报副镌》）

乡 愁

我们都是小孩子，
偶然在海舟上遇见了。
谈笑的资料穷了之后，
索然的对坐，
无言的各起了乡愁。
记否十五之夜，
满月的银光
射在无边的海上。
琴弦徐徐的拨动了，
生涩的不动人的调子，
天风里，
居然引起了无限的凄哀？
记否十七之晨，
浓雾塞窗，
冷寂无聊。
角儿里相挨的坐着——
不干己的悲剧之一幕，
曼声低诵的时候，
竟引起你清泪沾裳？
“你们真是小孩子，
已行至此，
何如作壮语？”
我的朋友！
前途只闪烁着不定的星光，
后顾却望见了飘扬的爱帜。
为着故乡，
我们原只是小孩子！
不能作壮语，
不忍作壮语，
也不肯作壮语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原载 1923 年 10 月 6 日《晨报副镌》）

远 道

青青河边草，
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
夙昔梦见之……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晨

一

反复的苦读着
父亲十月三日的来书，
当做最近的消息。
我兹然的觉出了世界上的隔膜！

二

十分的倦了么？
自己收拾着安息去罢，
如今不在母亲的身旁了。

三

半信半疑的心中充满了生意——
下得楼来，
因着空的信匣，却诅咒了无味的生活。

四

万声寂然，
万众凝神之中，
我不听“倾国”的音乐，
却苦忆着初学四弦琴的弟弟。

五

信差悠然的关上了信柜，
微笑说“所有的都在这里了。”
我微微的起了战栗，
“这是何等残忍的话呵！”
勉强不经意的收起钥匙，
回身去看他刚送来的公阅的报。

六

从回家的梦里醒来，
明知是无用的，
却仍要闭上眼睛，
希望真境是梦，
梦境是真。

七

“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爹爹，
母亲是最好的妈妈！”
在她满足的微笑里，我竟起了无谓的不平。

八

“秋风起了，

不要尽到湖上去呵！ ”
为着要慰安自己，
连梦中母亲的话语
也听从了！

九

如夜夜都在还乡的梦里，
二十四点钟也平分了，
可怜并不是如此！

—○

隔着玻璃，
看见了中国的邮票。
这一日的光阴，
已是可祝福的！

——

经过了离别，
我凄然的承认了
许多诗词
在文学上的价值。

一二

信和眼泪，
都在敲门声中错乱的收起，
对着凝视着我的她，
揉着眼睛
掩饰的抱怨着烦难的功课。

一三

朋友信中，
个个说着别离苦，
弟弟书来，
却只是欢欣鼓舞。
我已从喜乐的字里，
寻出泪珠了！

一四

离开母亲三个月了，
竟能悠悠地生活着！
忙中猛然想起，
就含泪的褒奖自己的坚强。

一五

她提着包儿，
如飞的走下楼来，
“ 忙什么？ ”
“ 再见，我回家去。 ”
这一答是出乎意外似的，
我呆立了半晌……

一六

“ 生活愉快么？ ”

“ 愉快…… ”

是笑着回答的上半句；

“ 只是想家！ ”

是至终没有说出的下半句。

一七乱丝般的心绪，

都束在母亲的一句话里，

“ 自己爱自己！ ”

是的，为着爱自己，

这不自爱的笔儿

也当停止了！

（原载 1923 年 12 月 17—22 日《晨报副镌》）

赴 敌

I was ever a fighter , so—one fight more
The best and the last !

——R. Browning

晓角遥吹，
催动了我的桃花骑。
他奋鬣长鸣
耸鞍振辔，
要我先为备。
哪知道他的主人
这次心情异？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残月未坠，
晓山凝翠——
湖上的春风
吹得我神魂醉。
休想杀得个敌人，我无有精神——
昨夜不曾睡！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昨夜灯筵，
几个知人意？
朋友们握手拍肩，
笑谈轻敌，
只长我骄奢气。
如今事到临头，
等闲相弃！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朝阳在地，
鸟声相媚。
迷胡里捧起湖泉
磨着剑儿试。
百战过来，
谁知此次非容易？
我扶着剑儿，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晓角再吹，
余音在树，

远远地敌人来也！
匹马单刀，
仓皇急遽，
他也无人相助！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家山何处？
一别便成落花飞絮！
等着些儿，
让我写几个字儿
托一托寄书使。
拜告慈亲，
暴虎冯河
只为着无双誉。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晓光下定神静虑，
把往绩从头细数。百万军中
也曾寻得突围路。
这番也只要雄心相助，
勇力相赴！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轩然一笑，
拔刀相顾，
已半世英名昭著，
此战归来，
便是安心处！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晨，于娜安辟迦楼
(原载 1925 年 6 月 22 日第 32 期《语丝》)

相 思

躲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明月相窥，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的写遍了相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原载《冰心诗集》，1932年8月，北新书局）

一句话

那天湖上是漠漠的轻阴，
湿烟盖住了泼刺的游鳞。
东风沉静地抚着我的肩头，
“且慢，你先别说出那一句话！”
那夜天上是密密的乱星，
树头栖隐着双宿的娇禽。
南风戏弄地挨着我的腮旁，
“完了，你竟说出那一句话！”
那夜湖上是凄恻的月明，
水面横飞着闪烁的秋萤。
西风温存地按着我的嘴唇，
“何必，你还思索那一句话？”
今天天上是呼呼的风沙，
风里哀唤着失伴的惊鸦。
北风严肃地擦着我的眼睛，
“晚了，你要收回那一句话？”

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

（原载 1936 年 5 月 30 日《自由评论》第 25、26 期合刊）

鸽子

砰砰砰，
三声土炮；
今日阳光好，
这又是警报！
“我忙把怀里的小娃娃交给了他，
城头树下好藏遮，
两个孩子睡着了，
我还看守着家。”
驮着沉重的心上了小楼，
轻轻的倚在窗口；
群鹰在天上飞旋，
人们往山中奔走。
这声音
惊散了稳栖的禽鸟，
惊散了歌唱的秋收。
轰轰轰，
几声巨响，
纸窗在叫，
土墙在动，
屋顶在摇摇的晃。
一翻身我跑进屋里，
两个仓皇的小脸，
从枕上抬起：
“娘，你听什么响？”
“别嚷，莫惊慌，
你们耳朵病聋了，
这是猎枪。”
“娘，你头上怎有这些土？
你脸色比吃药还苦。”
我还来不及应声，
一阵沉重的机声，
又压进了我的耳鼓。
“娘，这又是什么？”
“你莫做声，
这是一阵带响的鸽子，
让我来听听。”
檐影下抬头，
整齐的一阵铁鸟，
正经过我的小楼。
傲慢的走，欢乐的追，
一霎时就消失在
天末银灰色的云堆。

咬紧了牙齿我回到屋中，
相迎的小脸笑得飞红，
“娘，你看见了那群鸽子？
有几个带着响弓？”
巨大的眼泪忽然滚到我的脸上，乖乖，我的孩子，
我看见了五十四只鸽子，
可惜我没有枪！

一九四〇年除夕，重庆

（原载 1941 年《妇女新运》第 87 期）

散 文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PS>

14900040_0225_0

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生——的时候，你也已经越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

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

在去年秋风萧瑟、月明星稀的一个晚上，一本书无意中将你介绍给我，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储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这时我把笔深宵，追写了这篇赞叹感谢的文字，只不过倾吐我的心思，何尝求你知道！

然而我们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写了，你也看见了。

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夜

（原载 1920 年 9 月《燕大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笑

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

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绾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原载 1921 年 1 月《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1 号）

宇宙的爱

四年前的今晨，也清早起来在这池旁坐地。

依旧是这青绿的叶，碧澄的水。依旧是水里穿着树影来去的白云。依旧是四年前的我。

这些青绿的叶，可是四年前的那些青绿的叶？水可是四年前的水？云可是四年前的云？——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它们依旧是叶儿，水儿，云儿，也依旧只是四年前的叶儿，水儿，云儿。——然而它们却经过了几番宇宙的爱化，从新的生命里欣欣的长着，活活的流着，自由的停留着。

它们依旧是四年前的，只是渗透了宇宙的爱化出了新的生命。——但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四年前的它们，只觉得憨嬉活泼，现在为何换成一片的微妙庄严？——但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抬头望月，何如水中看月！一样的天光云影，还添上树枝儿荡漾，圆月儿飘浮，和一个独俯清流的我。

白线般的长墙，横拖在青绿的山上。在这浩浩的太空里，阻不了阳光照临，也阻不了风儿来去，——只有自然的爱是无限的，何用劳苦工夫，来区分这和爱的世界？

坐对着起伏的山，远立的塔，无边的村落平原，只抱着膝儿凝想。朝阳照到发上了，——想着东边隐隐的城围里，有几个没来的孩子，初回家的冰仲，抱病的冰叔，和昨天独自睡在树下的小弟弟，怎得他们也在这儿……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在西山

（原载北京 1921 年 6 月 23 日《晨报》）

山中杂感

溶溶的水月，螭头上只有她和我，树影里对面水边，隐隐的听见水声和笑语。我们微微的谈着，恐怕惊醒了这浓睡的世界。——万籁无声，月光下只有深碧的池水，玲珑雪白的衣裳。这也只是无限之生中的一刹那顷！然而无限之生中，哪里容易得这样的一刹那顷！

夕照里，牛羊下山了，小蚁般缘走在青岩上。绿树丛巅的嫩黄叶子，也衬在红墙边。——这时节，万有都笼盖在寂寞里，可曾想到北京城里的新闻纸上，花花绿绿的都载的是什么事？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可以和自然对话。计划定了，岩石点头，草花欢笑。造物者呵！我们星驰的前途，路站上，请你再遥遥的安置下几个早晨的深谷！

陡绝的岩上，树根盘结里，只有我俯视一切。——无限的宇宙里，人和物质的山，水，远村，云树，又如何比得起？然而人的思想可以超越到太空里去，它们却永远只在地面上。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日，在西山

（原载北京 1921 年 6 月 25 日《晨报》）

冰 神

白茫茫的地上，自己放着风筝，一丝风意都没有——

飏起来了，愈飞愈紧，却依旧是无风。抬头望，前面矗立着一座玲珑照耀的冰山；峰尖上庄严地站着一位女神，眉目看不分明，衣裳看不分明，只一只手举着风筝，一只手指着天上——

天上是繁星错落如珠网——

一转身忽惊，西山月落凉阶上，照着树儿，射着草儿。

这莫是她顶上的圆光，化作清辉千缕？

是真？是梦？我只深深地记着：

是冰山，是女神，是指着天上——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追记

（原载北京 1921 年 8 月 26 日《晨报》）

梦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梦罢了！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很高的白马上，在海岸边缓辔徐行的时候，心里只充满了壮美的快感，几曾想到现在的自己，是这般的静寂，只拿着一枝笔儿，写她幻想中的情绪呢？

她男装到了十岁，十岁以前，她父亲常常带她去参与那军人娱乐的宴会。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今年几岁了？”父亲先一面答应着，临走时才微笑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也是我的女儿。”

她会打走队的鼓，会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也会将很大的炮弹，旋进炮腔里。五六年父亲身畔无意中的训练，真将她做成很矫健的小军人了。

别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点都不爱。这也难怪她，她的四围并没有别的女伴，偶然看见山下经过的几个村里的小姑娘，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里，她无从知道她们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马，便堪过尽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琐碎烦腻呵！当探海的电灯射在浩浩无边的大海上，发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灯影下，旗影下，两排儿沉豪英毅的军官，在剑佩锵锵的声里，整齐严肃的一同举起杯来，祝中国万岁的时候，这光景，是怎样的使人涌出慷慨的快乐的眼泪呢？

她这梦也应当到了醒觉的时候了！人生就是一梦么？

十岁回到故乡去，换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群中，学到了女儿情性：五色的丝线，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计的；香的，美丽的花，是要插在头上的；镜子是妆束完时要照一照的；在众人中间坐着，是要说些很细腻很温柔的话的；眼泪是时常要落下来的。女孩子是总有点脾气，带点娇贵的样子的。

这也是很新颖，很能造就她的环境——但她父亲送给她的一把佩刀，还长日挂在窗前。拔出鞘来，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马呵，海岸呵，荷枪的军人呵……模糊中有无穷的怅惘。姊妹们在窗外唤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几点无聊的眼泪。

她后悔么？也许是，但谁知道呢！军人的生活，是怎样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黄昏时营幕里吹出来的笳声，不更是抑扬凄婉么？世界上软款温柔的境地，难道只有女孩儿可以占有么？海上的月夜，星夜，眺台独立倚枪翘首的时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静了，海也浓睡了，——“海天以外的家！”这时的情怀，是诗人的还是军人的呢？是两缕悲壮的丝交纠之点呵！

除了几点无聊的英雄泪，还有什么？她安于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儿般的循环，或者便从“将来”，又走向“过去”的道上去，但这也是无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遗留于她现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矫强的性质了，——她依旧是喜欢看那整齐的步伐，听那悲壮的军笳。但与其说她是喜欢看，喜欢听，不如说她是怕看，怕听罢。

横刀跃马，和执笔沉思的她，原都是一个人，然而时代将这些事隔开了……

童年！只是一个深刻的梦么？

（原载 1923 年 3 月 10 日《燕大周刊》第 3 期）

往事（一） ——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灵脆弱者，
已经反复而深深地
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一

将我短小的生命的树，一节一节的斩断了，圆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
我要一片一片的抬起来看；含泪的看，微笑的看，口里吹着短歌的看。

难为他装点得一节一节，这般丰满而清丽！

我有一个朋友，常常说，“来生来生！”——但我却如此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第一个厚的圆片是大海；海的西边，山的东边，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吸收着山风海涛。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砾，都是我最初的恋慕，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

这圆片里重叠着无数快乐的图画，憨嬉的图画，寂寞的图画，和泛泛无着的图画。

放下罢，不堪回忆！

第二个厚的圆片是绿阴；这一片里许多生命表现的幽花，都是这绿阴烘托出来的。有浓红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绿阴，朝雾的绿阴，繁星下指点着的绿阴，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绿阴！

感谢这曲曲屏山！它圈住了我许多思想。

第三个厚的圆片，不是大海，不是绿阴，是什么？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二

黑暗不是阴霾，我恨阴霾，我却爱黑暗。

在光明中，一切都显着。黑是黑白是白的，也有了树，也有了花，也有了红墙，也有了蓝瓦；便一切崭新，便有人，有我，有世界。

颂美黑暗！讴歌黑暗！只有黑暗能将这一切都消灭调和于虚空混沌之中；没有了人，没有了我，更没有了世界！

黑暗的园里，和华同坐。看不见她，也更看不见我，我们只深深的谈着。说到同心处，竟不知是我说的，还是她说的，入耳都是天乐一般——只在一阵风过，槐花坠落如雨的时候，我因着衣上的感觉，和感觉的界限，才觉得“我”不是“她”，才觉得黑暗中仍有“我”的存在。

华在黑暗中递过一朵茉莉，说：“你戴上罢，随着花香，你纵然起立徘徊，我也知道你在何处。”——我无言的接了过来。

华妹呵，你终究是个小孩子。槐花，茉莉，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东西，在无人我的世界里，要拒绝这个！

三

“只是等着，等着，母亲还不回来呵！”

乳母在灯下睁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说：“莹哥儿！不要尽着问我，你自己上楼去，在阑边望一望，山门内露出两盏红灯时，母亲便快来到了。”

我无疑地开了门出去，黑暗中上了楼——望着，望着，无有消息。

绕过那边阑旁，正对着深黑的大海，和闪烁的灯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时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数着灯光明灭的数儿，数到第十八次。我对着未曾想见的命运，自己假定的起了怀疑。

“人生！灯一般的明灭，飘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无知的长太息。生命之灯燃着了，爱的光从山门边两盏红灯中燃着了！

四

在堂里忘了有雪，并不知有月。

匆匆的走出来，捻灭了灯，原来月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的现出扫除了的小径。我一步一步的走，走到墙边，还觉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叶。墙的黑影覆住我，我在影中抬头望月。

雪中的故宫，云中的月，甍瓦上的兽头——我回家去，在车上，我觉得这些熟见的东西，是第一次这样明澈生动的入到我的眼中，心中。

五

场厅里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齐的椅子，一行行的在阴沉沉的影儿里平列着。

我坐在尽头上近门的那一边，抚着锦衣，抚着绣带和纓冠凝想——心情复杂得很。

晚霞在窗外的天边，一刹浓红，一刹深紫，回光到屋顶上——

台上琴声作了。一圈的灯影里，从台侧的小门，走出十几个白衣彩饰，散着头发的安琪儿，慢慢的相随进来，无声地在台上练习着第一场里的跳舞。

我凝然的看着，潇洒极了，温柔极了，上下的轻纱的衣袖，和着纵横的琴声，合拍的和我心弦跳动，怎样的感人呵！

灯灭了，她们又都下去了，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

原是叫我出来疏散休息着的，我却哪里能休息？我想……一会儿这场里便充满了灯彩，充满了人声和笑语，怎知道剧前只为我一人的思考室呢？

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个造物者，万有都整齐平列着。他凭在高阑，看那些光明使者，歌颂——跳舞。

到了宇宙之中，人类都来了，悲剧也好，喜剧也好，佯悲诡笑的演了几场。剧完了，人散了，灯灭了，……一时沉黑，只有无穷无尽的寂寞！

一会儿要到台上，要说许多的话；憨稚的话，激昂的话，恋别的话……何尝是我要说的？但我既这样的上了台，就必须这样的说。我千辛万苦，冒进了阴惨的夜宫，经过了光明的天国，结果在剧中还是做了一场大梦。

印证到真的——比较的真的——生命道上，或者只是时间上久暂的分别罢了；但在无限之生里，真的生命的几十年，又何异于台上之一瞬？

我思路沉沉，我觉悟而又惆怅，场里更黑了。

台侧的门开了，射出一道灯光来——我也须下去了，上帝！这也是“为一大事出世”！

我走着台上几小时的生命的道路……

又乏倦的倚着台后的琴站着——幕外的人声，渐渐的远了，人们都过来了；悲剧也罢，喜剧也罢，我的事完了；从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终，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尽了！

看她们洗去铅华，卸去妆饰，无声的忙乱着。

满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杂置着。台上的仇敌，现在也拉着手说话；台上的亲爱的人，却东一个西一个的各忙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终竟是弱者呵！我爱这几小时如梦的生命！我抚着头发，抚着锦衣，……“生命只这般的虚幻么？”

六

涵在廊上吹箫，我也走了出去。

天上只微微的月光，我撩起垂拂的白纱帐子来，坐在廊上的床边。

我的手触了一件蠕动的东西，细看时是一条很长的蜈蚣。我连忙用手绢拂到地上去，又唤涵踩死它。

涵放了箫，只默然的看着。

我又说：“你还不踩死它！”

他抬起头来，严重而温和的目光，使我退缩。他慢慢的说：

“姊姊，这也是一个生命呵！”

霎时间，使我有无穷的惭愧和悲感。

七

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

八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

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瑞。”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儿小船般散飘在水面。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欹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的倾侧了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的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

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

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八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

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呵，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

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时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

天色不早了。来了些野花，也有黄的，也有紫的，夹在书里。无聊的走上坡去——华和杰他们却从远远的沙滩上，拾了许多美丽的贝壳和卵石，都收在篮里，我只站在桥边等着……

他们原和我当日一般，再来时，他们也有像我今日的感想么？

九

只在夜半忽然醒了的时候，半意识的状态之中，那种心情，我相信是和初生的婴儿一样的。——每一种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渐渐的，清澈的，侵入光明的意识界里。

一个冬夜，只觉得心灵从渺冥黑暗中渐渐的清醒了来。

雪白的墙上，哪来些粉霞的颜色，那光辉还不住的跳动——是月夜么？比它清明。是朝阳么？比它稳定。欠身看时，却是薄帘外熊熊的炉火。是谁临睡时将它添得这样旺！

这时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我另到一个世界里去了，澄澈清明，不可描画；白日的事，一些儿也想不起来了，我只静静的……

回过头来，床边小几上的那盆牡丹，在微光中晕红着脸，好像浅笑着对我说，“睡人呵！我守着你多时了。”水仙却在光影外，自领略她凌波微步的仙趣，又好像和倚在她旁边的梅花对话。

看守我的安琪儿呵！在我无知的浓睡之中，都将你们辜负了！

火光仍是漾着，我仍是静着——我意识的界限，却不只牡丹，不止梅花，渐渐的扩大起来了。但那时神清若水，一切的事，都像剔透玲珑的石子般，浸在水里，历历可数。

一会儿渐渐的又沉到无意识界中去了——我感谢睡神，他用梦的帘儿，将光雾般的一夜，和尘嚣的白日分开了，使我能完全的留一个清绝的记忆！

一〇

晚餐的时候。灯光之下，母亲看着我半天，忽然想起笑着说：“从前在海边住的时候，我闷极了，午后睡了一觉，醒来遍处找不见你。”

我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我只不言语，我忆起我五岁时的事情了。

弟弟们都问：“往后呢？”

母亲笑着看着我说：“找到大门前，她正呆呆的自己坐在石阶上，对着

大海呢！我睡了三点钟，她也坐了三点钟了。可怜的寂寞的小人儿呵！你们看她小时已经是这样的沉默了——我连忙上前去，珍重地将她揽在怀里……”

母亲眼里满了欢喜慈怜的珠泪。

父亲也微笑了。——弟弟们更是笑着看我。

母亲的爱，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远：都在我的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说的惆怅！

——

忘记了是哪一個春天的早晨——

手里拿着几朵玫瑰，站在廊上——马莲遍地的开着，玫瑰更是繁星般在绿叶中颤动。

她们两个在院子里缓步，微微的互视的谈着。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涉——朝阳照着她们，和风吹着她们；她们的友情在朝阳下酝酿，她们的衣裙在和风中整齐地飘扬。

春浸透了这一切——浸透了花儿和青草……

上帝呵！独立的人不知道自己浸在春光中。

——

闷极，是出游都可散怀。——便和她们出游了半日。

回来了——一路只泛泛的。

震荡的车里，我只向后攀着小圆窗看着。弯曲的道儿，跟着车走来，愈引愈长。树木，村舍，和田垄，都向后退曳了去，只有西山峰上的晚霞不动。

车里，她们捉对儿谈话，我也和晚霞谈话。——“晚霞！我不配和你谈心，但你总可容我瞻仰。”

车进到城门里，我偶然想起那园来，她们都说去走一走，我本无聊，只微笑随着她们，车又退出去了。

悄悄地进入园里，天色渐暗了——忆起去年此时，正是出园的时候，那时心绪又如何？

幽凉里，走过小桥，走过层阶，她们又四散了。我一路低首行来，猛抬头见了烈冢。碑下独坐，四望青青，晚霞更红了！

正在神思飞越，忠从后面来了。我们下了台去，在仄径中走着。我说，“我愿意在此过这悠长的夏日，避避尘嚣。”她说，“佳时难再，此游也是纪念。”我无言点首。

鸟儿都休息了，不住的啁啾着——暮色里，匆匆的又走了出

来。车进了城了，我仍是向后望着。凉风吹着衣袖和头发——庄严苍古的城楼，浮在晚霞上，竟留了个最浓郁的回忆！

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

——

小别之后，星来访我——坐在窗下写些字，看些画，晚凉时才出去。

只谈着谈着，篱外的夕阳渐渐的淡了，墙影渐渐的长了，晚霞退了，繁星生了；我们便渐渐浸到黑暗里，只能看见近旁花台里的小白花，在苍茫中闪烁——摇动。

她谈到沿途的经历和感想，便说：“月下宜有清话。群居杂谈，实在无味。”

我说：“夜坐谈话，到底比白日有趣，但各种的夜又不同了。月夜宜清

谈，星夜宜深谈，雨夜宜絮谈，风夜宜壮谈……固然也须人地两宜，但似乎都有自然的趋势……”

那夜树影深深，四顾悄然，却是个星夜！

我们的谈话，并不深到许多，但已觉得和往日的微有不同。

一四

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搁笔。

每次和朋友们谈话，谈到风景，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里，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默然，终于无语。

一次和弟弟们在院子里乘凉，仰望天河，又谈到海。我想索性今夜彻底的谈一谈海，看词锋到何时为止，联想至何处为极。

我们说着海潮，海风，海舟……最后便谈到海的女神。

涵说，“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觉笑问，“这话怎讲！”

涵也笑道，“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杰两手抱膝凝听着，这时便运用他最丰富的想象力，指点着说：“她……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楫忙问，“大风的时候呢？”杰道：“她驾着风车，狂飙疾转的在怒涛上驱走；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舟。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大海上一切都低头静默着。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回波电笑，云发飘扬，丰神轻柔而潇洒……”

这一番话，带着画意，又是诗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抚着他，问，“你的话必是更好了，说出来让我们听听！”他本静静地听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儿，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

我肃然——涵用折扇轻轻的击他的手，笑说，“好一个小哲学家！”

涵道：“姊姊，该你说一说了。”我道，“好的都让你们说尽了——我只希望我们都像海！”

杰笑道，“我们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们都笑了——我也笑说，“不是说做女神，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像涵说的，海是温柔而沉静。杰说的，海是超绝而威严。楫说的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

我的话太乏味了，楫的头渐渐的从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轻轻地将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说：“也许是我看的书太少了，中国的诗里，咏海的真是不多；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数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

从诗人上，他们的谈锋便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只默默的守着楫坐着，刚才的那些话，只在我心中，反复地寻味——思想。

一五

黄昏时下雨，睡得极早，破晓听见钟声续续的敲着。

这钟声不知是哪个寺里的，起的稍早，便能听见——尤其是冬日——但我从来未曾数过，到底敲了多少下。

徐徐的披衣整发，还是四无人声，只闻啼鸟。开门出去，立在阑外，润湿的晓风吹来，觉得春寒还重。

地下都潮润了，花草更是清新，在濛濛的晓烟里笼盖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压得沉沉下垂。

忽然理会得枝头渐绿，墙内外的桃花，一番雨过，都零落了——

忆起断句“落尽桃花澹天地”，临风独立，不觉悠然！

一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许多可纪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夜，更有许多可纪的梦。

在梦中常常是神志湛然，飞行绝迹，可以解却许多白日的尘机烦虑。更有许多不可能的，意外的遨游，可以突兀实现。

一个春夜：梦见忽然在一个长廊上徐步，一带的花竹阑干，阑外是水。廊上近水的那一边，不到五步，便放着一张小桌子，用花边的白布罩着，中间一瓶白丁香花，杂着玫瑰，旁边还错落的摆着杯盘。望到廊的尽处，几百张小桌子，都是一样的。好像是有什么大集会，候客未来的光景。

我不敢久驻，轻轻的走过去。廊边一扇绿门，徐徐推开，又换了一番景致，长廊上的事，一概忘了。

门内是一间书室，尽是藤榻竹椅，地上铺着花席。一个女子，近窗写着字，我仿佛认得是在夏令会里相遇的谁家姊妹之一。

我们都没有说什么，我也未曾向她谢擅入的罪，似乎我们又是约下的。这时门外走进她的妹妹来，笑着便带我出去。

走过很长的甬道，两旁柱上挂着许多风景片，也都用竹框嵌着，道旁遮满了马樱花。

出了一个圆门——便是梦中意识的焦点，使我醒后能带挈着

以上的景致，都深忆不忘的——到了门外，只见一望无边的蔚蓝欲化的水。

这一片水：不是湖也不是海，比湖蔚蓝，比海平静，光艳得

不可描画。……不可描画！生平醒时和梦中所见的水，要以此为第一了！

一道柳堤将这水界开了，绿意直伸到水中去。堤上缓步行来。梦中只觉飘然，悠然，而又抚然！

走尽了长堤，到了青翠的小山边，一处层阶之下，听得堂上有人讲书。她家的姊妹忽然又在旁边，问我，“你上去不？”我谢她说，“不去罢，还是到水边好。”

一转身又只剩我自己了，这回却沿着水岸走。风吹着柳叶。附

满了绿苔的石头，错杂的在细流里立着。水光浸透了我沉醉的灵魂……

帘子一声响，梦惊碎了！水光在我眼前漾了几漾，便一时散开了，荡化了！

张递过一封信，匆匆的便又出去。

我要留梦，梦已去无痕迹……

朦胧里拿起信来一看，却是琳在西湖寄我的一张明信片。

晚上我便寄她几行字：

姊姊！

清福便独享了罢，

何须寄我些春泛的新诗？
心灵里已是烦忙，
又添了未曾相识的湖山，
频来入梦！

——《春水》一五七

一七

我坐在院里，仪从门外进来，悄悄地和我说，“你睡了以后，叔叔骑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马……”我连忙问，“在哪里？”他说，“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许说是我告诉的。”我站起来便走。仪自己笑着，走到书室里去了。

出门便听见涛声，新雨初过，天上还是轻阴。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的往下走。转过高岗，已望见父亲在平野上往来驰骋。这时听得乳娘在后面追着，唤，“慢慢的走！看道滑掉在谷里！”我不能回头，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的唤着父亲，乳娘又不住的唤着我。

父亲已听见了，回身立马不动。到了平地上，看见董自己远远的立在树下。我笑着走到父亲马前，父亲凝视着我，用鞭子微微的击我的头，说，“睡好好的，又出来作什么！”我不答，只举着两手笑说，“我也上去！”

父亲只得下来，马不住的在场上打转，父亲用力牵住了，扶我骑上。董便过来挽着辔头，缓缓地走了。抬头一看，乳娘本站在岗上望着我，这时才转身下去。

我和董说，“你放了手，让我自己跑几周！”董笑说，“这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

渐渐的走快了，只听得耳旁海风，只觉得心中虚凉，只不住的笑，笑里带着欢喜与恐怖。

父亲在旁边说，“好了，再走要头晕了！”说着便走过来。我撩开脸上的短发，双手扶着鞍子，笑对父亲说，“我再学骑十年的马，就可以从军去了，像父亲一般，做勇敢的军人！”父亲微笑不答。

马上看了海面的黄昏——

董在前牵着，父亲在旁扶着。晚风里上了山，直到门前。母亲和仪，还有许多人，都到马前来接我。

一八

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醒时使人惆怅而烦闷。

无聊的洗了手脸，天色已黄昏了，到门外园院小立，抬头望见了一天金黄色的云彩。——世间只有云霞最难用文字描写，心里融会得到，笔下却写不出。因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云霞却是最灵幻的，最不着迹的，徒唤奈何！

回身进到院里，隔窗唤涵递出一本书来，又到门外去读。云彩又变了，半圆的月，渐渐的没入云里去了。低头看了一会子的书。听得笑声，从圆形的缘满豆叶的棚下望过去，杰和文正并坐在秋千上；往返的荡摇着，好像一幅活动的影片，——光也从圆片上出现了，在后面替他们推送着。光夏天瘦了许多，但短发拂额，仍掩不了她的憨态。

我想随处可写，随时可写，时间和空间里开满了空灵清艳的花，以供慧心人的采撷，可惜慧心人写不出！

天色更暗了，书上的字已经看不见。云色又变了，从金黄色到了暗灰色。

轻风吹着纱衫，已是太凉了，月儿又不知哪里去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

一九

后楼上伴芳弹琴。忽然大雷雨——

那些日子正是初离母亲过宿舍生活的时期。一连几天，都是好天气，同学们一起读书说笑，不觉把家淡忘了。——但这时我心里突然的郁闷焦躁。

我站在琴旁，低头抚着琴上的花纹说，“我们到前楼去罢！”芳住了琴劝我说：“等止了雨再走，你看这么大的雨，如何走得下去；你先在一旁坐着，听我弹琴，好不好？”我无聊只得坐下。

雷声只管隆隆，雨声只管澎湃。天容如墨，窗内黑暗极了。我替芳开了琴旁的电灯，她依旧弹着琴，只抬头向我微微的笑了一笑。

她不注意我，我也不注意她——我想这时母亲在家里，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也许叫人卷起苇帘，挪开花盆，小弟弟们都在廊上拍手看雨……

想着，目注着芳的琴谱，忽然觉得纸上渐渐的亮起来。回头一看，雨已止了，夕阳又出来了，浮云都散了，奔走得很快。树上更绿了，蝉儿又带着湿声乱叫着。

我十分欢喜，过去唤芳说，“雨住了，我们下去罢！”芳看一看壁上的钟，说，“只剩一刻钟了，再容我弹两遍。”我不依，说，“你不去，我自己去。”说着回头便走。她只得关上琴盖，将琴谱收在小柜子里，一面笑道，“你这孩子真磨人！”

球场边雨水成湖，我们挨着墙边，走来走去。藤萝上的残滴，还不时地落下来，我们并肩站在水边，照见我们在天上云中的影子。

只走来走去的谈着，郁闷已没有了，那晚我竟没有上夜堂去，只坐在秋千板上，芳攀着秋千索子，站在我旁边，两人直谈到夜深。

二〇

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和我的通讯里，曾一度提到死后，她说：“我只要一个白石的坟墓，四面矮矮的石栏，墓上一个十字架，再有一个仰天沉思的石像。……这墓要在山间幽静处，丛树阴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么新开的花朵，替我放上一两束，其余的人，就不必到那里去。”

我看完这一段，立时觉得眼前涌现了一幅清幽的图画。但是我想来想去……宛因呵，你还未免太“人间化”了！

何如脚儿赤着，发儿松松的挽着，躯壳用缟白的轻绡裹着，放在一个空明莹澈的水晶棺里，用纱灯和细乐，一叶扁舟，月白风清之夜，将这棺儿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声中，轻轻的系下，葬在海波深处。

想象吊者白衣如雪，几只大舟，首尾相接，耀以红灯，绕以清乐，一簇的停在波心。何等凄清，何等苍凉，又是何等豪迈！

以万顷沧波作墓田，又岂是人迹可到？即使专诚要来瞻礼，也只能下俯清波，遥遥凭吊。

更何必以人间暂时的花朵，来娱悦海中永久的灵魂！看天上的乱星孤月，水面的晚烟朝霞，听海风夜奔，海波夜啸。比新开的花，徐流的水，其壮美的程度相去又如何？

从此穆然，超然，在神灵上下，鱼龙竞逐，珊瑚玉树交枝回绕的渊底，垂目长眠：那真是数千年来人类所未享过的奇福！

至此搁笔，神志洒然，忽然忆起少作走韵的“集龚”中有：“少年哀乐过于人，消息都妨父老惊，一事避君君匿笑，欲求缥缈反幽深。”——不觉一笑！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原载 1922 年 10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10 期）

到青龙桥去

如火如荼的国庆日，却远远的避开北京城，到青龙桥去。

车慢慢的开动了，只是无际的苍黄色的平野，和连接不断的天末的远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屏风般从车前飞过。不时有很浅的浓绿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山半柿树的叶子，经了秋风，已经零落了，只剩下几个青色半熟的柿子挂在上边。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风，一片的和山偃动，如同一领极大的毛毡一般。

“原也是很伟秀的，然而江南……”我无聊的倚着空冷的铁炉站着。

她们都聚在窗口谈笑，我眼光穿过她们的肩上，凝望着那边角里坐着的几个军人。

“军人！”也许潜藏在我的天性中罢，我在人群中常常不自觉的注意军人。

世人呵！饶恕我！我的阅历太浅薄了，真是太浅薄了！我的阅历这样的告诉我，我也只能这样忠诚而勇敢的告诉世人，说：“我有生以来，未曾看见过像我在书报上所看的，那种兽性的，沉沦的，罪恶的军人！”

也许阅历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却不敢欺哄世人！

一个朋友和我说，——那时我们正在院里，远远的看我们军人的同学盘杠子——“我每逢看见灰黄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种憎嫌和恐怖的战栗。”我看着她郑重的说：“我从来不这样想，我看见他们，永远起一种庄肃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经过兵祸罢！”我说：“你呢？”她道：“我也没有，不过我常常从书报上，看见关于恶虐的兵士们的故事……”

我深深的悲哀了！在我心中，数年来潜在的隐伏着不能言说的怜悯和抑屈！文学家呵！怎么呈现在你们笔底的佩刀荷枪的人，竟尽是这样的疯狂而残忍？平民的血泪流出来了，军人的血泪，却洒向何处？

笔尖下抹杀了所有的军人，将混沌的，一团黑暗暴虐的群众，铭刻在人们心里。从此严肃的军衣，成了赤血的标帜；忠诚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随从。可怜的军人，从此在人们心天中，没有光明之日了！

虽然阅历决然毅然的这般告诉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学家所写的是真确的。军人的群众也和别的群众一般，有好人也更有坏人。然而造成人们对于全体的灰色黄色衣服的人，那样无缘故无条件，概括的厌恶，文学家，无论如何，你们不得辞其咎！

也讲一讲人道罢！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有事的时候，驱他们到残杀同类的死地上去；无事的时候，叫他穿着破烂的军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来守更走队，在悲笳声中度生活。家里的信来了：“我们要吃饭！”

回信说：“没有钱，我们欠饷七个月了！——”可怜的中华民国的青年男子呵！山穷水尽的途上，哪里是你们的歧路？……

我的思潮，那时无限制的升起。无数的观念奔凑，然而时间只不过一瞬。

车门开了，走进三个穿军服的人。第一个，头上是粉红色的帽箍，穿着深黄色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后面两个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黄色军服，鱼贯的从人丛中，经过我们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几个兵丁坐的地方去。

她们略不注意的仍旧看着窗外，或相对谈笑。我却静默的，眼光凝滞的随着他们。

那边一个兵丁站起来了。两块红色的领章，围住瘦长的脖子，显得他的脸更黑了。脸上微微的有点麻子，中人身材，他站起来，只到那稽查的肩际。

粉红色帽箍的那个稽查，这时正侧面对着我们。我看得真切：圆圆的脸，短短的眉毛，肩膀很宽，细细的一条皮带，束在腰上，两手背握着。白绒的手套已经微污了，臂上缠的一块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写着“察哈尔总站，军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们看不见了。

他沉声静气的问：“你是哪里的，要往哪里去？”那个兵丁笔直的站着，听问便连忙解开外面军衣的钮扣，从里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和护照来，无言的递上。——也许曾说了几句话，但声音很低，我听不见。稽查凝视着他，说：“好，但是我们公事公办，就是大总统的片子，也当不了车票呵！而且这护照也只能坐慢车。弟兄！到站等着去罢，只差一点钟工夫！”

军人们！饶恕我那时不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个很大的争闹，不觉的退后了，更靠近窗户，好像要躲开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将片子放在自己的袋里——那个兵丁低头的站着，微麻的脸上，充满了彷徨，无主，可怜。侧面只看见他很长的睫毛，不住的上下瞬动。

火车仍旧风驰电掣的走着。他至终无言的坐下，呆呆的望着窗外。背后看去，只有那戴着军帽，剪得很短头发的头，和我们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微动摇。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却立时起了一种极异样的感觉！

到了站了！他无力的站起，提着包儿，往外就走。对面来了一个女人，他侧身恭敬的让过。经过稽查面前，点点头就下车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个兵丁问答。这个兵丁较老一点，很瘦的脸，眉目间处处显出困倦无力。这时却也很直的站着，声音很颤动，说：“我是在……陈副官公馆里，他差我到……去。”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张片子。稽查的脸仍旧紧张着，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见有丝毫情感的表现，他仍旧凝重的说：“我知道现在军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们留一线之路。但是一张片子，公事上说不过去。陈副官既是军事机关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车上的规矩——你也下去罢！”

老兵丁无言的也下车去了。

稽查转过身来，那边两个很年轻的兵丁，连忙站起，先说：“我们到西苑去。”稽查看了护照，笑了笑说：“好，你们也坐慢车罢！看你们的服章，军界里可有你们这样不整齐的？国家的体面，哪里去了？车上这许多外国人，你们也不怕他们笑话！”随在稽查后面的两个军人，微笑的上前，将他们带着线头，拖在肩上的两块领章扶起。那两个少年兵丁，惭愧的低头无语。

稽查开了门，带着两个助手，到前面车上去了。

车门很响的关了，我如梦方醒，周身起了一种细微的战栗。——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回想，呀！竟是最深的惭愧与赞美！

一共是七个人：这般凝重，这般温柔，这样的服从无抵抗！我不信这些情景，只呈露在我的前面……

登上万里长城了！乱山中的城头上，暗淡飘忽的日光下，迎风独立。四

围充满了寂寞与荒凉。除了浅黄色一串的骆驼，从深黄色的山脚下，徐徐走过之外，一切都是单调的！看她们头上白色的丝巾，三三两两的，在城上更远更高处拂拂吹动。我自己留在城半。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数千年前伟大建筑物的长城上，呆呆的站着，竟一毫感慨都没有起！

只那几个军人严肃而温柔的神情，平和而庄重的言语，和他们所不自知的，在人们心中无明不白的厌恶：这些事，都重重的压在我弱小的灵魂上——受着天风，我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我没有！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夜

（原载 1922 年 10 月 26 日《晨报副镌》）

寄小读者（节选）

通讯三

亲爱的小朋友：

昨天下午离开了家，我如同入梦一般。车转过街角的时候，我回头凝望着——除非是再看见这缘满豆叶的棚下的一切亲爱的人，我这梦是不能醒的了！

送我的尽是小孩子——从家里出来，同车的也是小孩子，车前车后也是小孩子。我深深觉得凄惻中的光荣。冰心何福，得这些小孩子天真纯洁的爱，消受这甚深而不牵累的离情。

火车还没有开行，小弟弟冰季别到临头，才知道难过。不住的牵着冰叔的衣袖，说：“哥哥，我们回去罢”。他酸泪盈眸，远远的站着。我叫过他来，捧住了他的脸，我又无力的放下手来，他们便走了——我们至终没有一句话。

慢慢的火车出了站，一边城墙，一边杨柳，从我眼前飞过。我心沉沉如死，倒觉得廓然；便拿起国语文学史来看，刚翻到“卿云烂兮”一段，忽然看见书页上的空白写着几个大字：“别忘了小小。”我的心忽然一酸，连忙抛了书，走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是冰季的笔迹呵！小弟弟，如何还困弄我于别离之后？

夜中只是睡不稳。几次坐起，开起窗来，只有模糊的半圆的月，照着深黑无际的田野。——车只风驰电掣的，轮声轧轧里，奔向着无限的前途。明月和我，一步一步的离家远了！

今早过济南，我五时便起来，对窗整发。外望远山连绵不断，都没在朝霭里，淡到欲无。只浅蓝色的山峰一线，横亘天空。山坳里人家的炊烟，濛濛的屯在谷中，如同云起。朝阳极光明的照临在无边的整齐青绿的田畦上。我梳洗毕凭窗站了半点钟，在这庄严伟大的环境中，我只能默然低头，赞美万能智慧的造物者。

过泰安府以后，朝露还零。各站台都在浓阴之中，最有古趣，最清幽。到此我才下车稍稍散步，远望泰山，悠然神往。默诵“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四句，反复了好几遍。

自此以后，站台上时闻皮靴拖踏声，刀枪相触声，又见黄衣灰衣的兵丁，成队的来往梭巡。我忽然忆起临城劫车的事，知道快到抱犊冈了，我切愿一见。我这时心中只憬憧着梁山泊好汉的生活，武松林冲鲁智深的生活。我不是羡慕什么分金阁，剥皮亭，我羡慕那种激越豪放，大刀阔斧的胸襟！

因此我走出去，问那站在两车挂接处荷枪带弹的兵丁。他说快到临城了，抱犊冈远在几十里外，车上是看不见的。他和我说话极温和，说的是纯正的山东话。我如同远客听到乡音一般，起了无名的喜悦。——山东是我灵魂上的故乡，我只喜欢忠恳的山东人，听那生怯的山东话。

一站一站的近江南了，我旅行的快乐，已经开始。这次我特意定的自己一间房子，为的要自由一些，安静一些，好写些通讯。

我靠在长枕上，近窗坐着。向阳那边的窗帘，都严严的掩上。对面一边，为要看风景，便开了一半。凉风徐来，这房里寂静幽阴已极。除了单调的轮声以外，与我家中的书室无异。窗内虽然没有满架的书，而窗外却旋转着伟大的自然。笔在手里，句在心里，只要我不按铃，便没有人进来搅我。龚定庵

有句云：“都道西湖清怨极，谁分这般浓福？”今早这样恬静喜悦的心境，是我所梦想不到的，书此不但自慰，并以慰弟弟们和记念我的小朋友。

冰心 八，四，一九二三，津浦道中

通讯 四

小朋友：

好容易到了临城站，我走出车外。只看见一大队兵，打着红旗，上面写着“……第二营……”又放炮仗，又吹喇叭；此外站外只是远山田垌，更没有什么。我很失望，我竟不曾看见一个穿夜行衣服，带镖背剑，来去如飞的人。

自此以南，浮云蔽日。轨道旁时有小湫。也有小孩子，在水里洗澡游戏。更有小女儿，戴着大红花，坐在水边树底作活计，那低头穿线的情景，煞是温柔可爱。

过南宿州至蚌埠，轨道两旁，雨水成湖。湖上时有小舟来往。无际的微波，映着落日，那景物美到不可描画。——自此人民的口音，渐渐的改了，我也渐渐的觉得心怯，也不知道为什么。

过金陵正是夜间，上下车之顷，只见隔江灯火灿然。我只想象着城内的秦淮莫愁，而我所能看见的，只是长桥下微击船舷的黄波浪。

五日绝早过苏州。两夜失眠，烦困已极，而窗外风景，浸入我倦乏的心中，使我悠然如醉。江水伸入田垌，远远几架水车，一簇一簇的茅亭农舍，树围水绕，自成一村。水漾轻波，树枝低亚。当村儿农妇挑着担儿，荷着锄儿，从那边走过之时，真不知是诗是画！

有时远见大江，江帆点点，在晓日之下，清极秀极。我素喜北方风物，至此也不得不倾倒于江南之雅淡温柔。

晨七时半到了上海，又有小孩子来接，一声“姑姑”，予我以无限的欢喜——到此已经四五天了，休息之后，俗事又忙个不了。今夜夜凉如水，灯下只有我自己。在此静夜极难得，许多姊妹兄弟，知道我来，多在夜间来找我乘凉闲话。我三次拿起笔来，都因门环响中止。凭栏下视，又是哥哥姊姊来看望我的。我慰悦而又惆怅，因为三次延搁了我所乐意写的通讯。

这只是沿途的经历，感想还多，不愿在忙中写过，以后再说。夜深了，容我说晚安罢！

冰心 八，九，一九二三，上海

通讯七

亲爱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的下午，约克逊号邮船无数的窗眼里，飞出五色飘扬的纸带，远远的抛到岸上，任凭送别的人牵住的时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飞扬而凄恻！

痴绝的无数的送别者，在最远的江岸，仅仅牵着这终于断绝的纸条儿，放这庞然大物，载着最重的离愁，飘然西去！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泼。除了三餐外，只是随意游戏散步。海上的头三日，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抛沙袋，乐此不疲，过后又绝然不玩了。后来自己回想很奇怪，无他，海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海波声中，童心和游伴都跳跃到我脑中来了。我十分

的恨这次舟中没有几个小孩子，使我童心来复的三天中，有无猜畅好的游戏！

我自少住在海滨，却没有看见过海平如镜，这次出了吴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无际尽是粼粼的微波。凉风习习，舟如在冰上行。过了高丽界，海

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栏旁人立处。上自穹苍，下至船前的水，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开了来。——小朋友，恨我不能画，文字竟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这空灵的妙景！

八月十八夜，正是双星渡河之夕。晚餐后独倚栏旁，凉风吹衣。银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远远听得楼栏下人声笑语，忽然感到家乡渐远。繁星闪烁着，海波吟啸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怅。

十九日黄昏，已近神户，两岸青山，不时的有渔舟往来。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圆扁的，大家说笑，便道是“馒头山”。这馒头山沿途点缀，直到夜里。远望灯光灿然，已抵神户，船徐徐停住，便有许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层上，初次看见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灯光，无声相映。不时的还有一串光明从山上横飞过，想是火车周行。……舟中寂然，今夜没有海潮音，静极心绪忽起：“倘若此时母亲也在这里……”我极清晰的忆起北京来，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写了。

冰心 八，二十，一九二三，神户

朝阳下转过一碧无际的草坡，穿过深林，已觉得湖上风来，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样子了。——悄然的坐在湖岸上，伸开纸，拿起笔，抬起头来，四围红叶中，四面水声里，我要开始写信给我久违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水面闪烁着点点的银光，对岸意大利花园里亭亭层列的松树，都证明我已在万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曾寄过一字，说是对不起呢，我又不愿！

我平时写作，喜在人静的时候。船上却处处是公共的地方，舱面栏边，人人可以来到。海景极好，心胸却难得清平。我只能在晨间绝早，船面无人时，随意写几个字。堆积至今，总不能整理，也不愿草草整理，便延迟到了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谅我！

许多话不知从哪里说起，而一声声打击湖岸的微波，一层层的没上杂立的湖石，直到我蔽膝的毡边来，似乎要求我将她介绍给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绍她！她现在横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明月和落日，湖上的浓阴和微雨，我都见过了，真是仪态万千。小朋友，我的亲爱的人都不在这里，便只有她——海的女儿，能慰安我了。Lake Waban，谐音会意，我便唤她做“慰冰”。每日黄昏的游泛，舟轻如羽，水柔如不胜桨。岸上四围的树叶，绿的，红的，黄的，白的，一丛一丛的倒影到水中来，覆盖了半湖秋水。夕阳下极其艳冶，极其柔媚。将落的金光，到了树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雾中，低低的嘱咐他，带我的爱和慰安，一同和他到远东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过半月了，若问我爱哪一个更甚，这却难说。——海好像我的母亲，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亲近在童年，和湖亲近是现在。海是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我对她的爱是归心低首的。湖是红叶绿枝，有许多衬托。她的爱是温和妩媚的。我对她的爱是清淡相照的。这也许太抽象，然而我没有别的话来形容了！

小朋友，两月之别，你们自己写了多少，母亲怀中的乐趣，可以说来让我听听么？——这便算是沿途书信的小序，此后仍将那

写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旧。“弱游”的我，如何自太平洋东岸的上海绕到大西洋东岸的波士顿来，这些信中说得很清楚，请在

那里看罢！

不知这几百个字，何时方达到你们那里，世界真是太大了！

冰心十，十四，一九二三，慰冰湖畔，威尔斯利

通讯八

亲爱的弟弟们：

这里一天一天的下着秋雨，好像永没有开晴的日子。落叶红的黄的堆积在小径上，有一寸来厚，踏下去又湿又软。湖畔是少去的了，然而还是一天一遭。很长很静的道上，自己走着，听着雨点打在伞上的声音。有时自笑不知这般独往独来，冒雨迎风，是何目的！走到了，石矶上，树根上，都是湿的，没有坐处，只能站立一会，望着濛濛的雾。湖水白极淡极，四围湖岸的树，都隐没不见，看不出湖的大小，倒觉得神秘。

回来已是天晚，放下绿帘，开了灯，看中国诗词，和新寄来的《晨报副镌》，看到亲切处，竟然忘却身在异国。听得敲门，一声“请进”，回头却是金发蓝睛的女孩子，笑颊粲然的立于明灯之下，常常使我猛觉，笑而吁气！

正不知北京怎样，中国又怎样了？怎么在国内的时候，不曾这样的关心？——前几天早晨，在湖边石上读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一首诗，题目是《我在不相识的人中间旅行》：

ITRAVELLEDAMONG

UNKNOWNMEN

I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

In land beyond the sea，

Nor， England！ did I know till then

What love I bore to thee.

大意是：

直至到了海外，

在不相识的人中间旅行；

英格兰！我才知道我付与你的

是何等样的爱。

读此使我恍然如有所得，又怅然如有所失。是呵，不相识的！湖畔归来，远远几簇楼窗的灯火，繁星般的灿烂，但不曾与我以丝毫慰藉的光气！

想起北京城里此时街上正听着卖葡萄，卖枣的声音呢！我真是不堪，在家时黄昏睡起，秋风中听此，往往凄动不宁。有一次似乎是星期日的下午，你们都到安定门外泛舟去了，我自己廊上凝坐，秋风侵衣。一声声“卖枣！”墙外传来，觉得十分黯淡无趣。正不解为何这般寂寞，忽然你们的笑语喧哗也从墙外传来，我的惆怅，立时消散。自那时起，我承认你们是我的快乐和慰安，我也明白只要人心中有了春气，秋风是不会引人愁思的。但那时却不曾说与你们知道。今日偶然又想起来，这里虽没有卖葡萄甜枣的声响，而窗外风雨交加。——为着人生，不得不别离，却又禁不起别离，你们何以慰我？……一天两次，带着钥匙，忧喜参半的下楼到信橱前去，隔着玻璃，看不见一张白纸。又近看了看，实在没有。无精打采的挪上楼来，不止一次了！明知万里路，不能天天有信，而这两次终不肯不走，你们何以慰我？

夜渐长了，正是读书的好时候，愿隔着地球，和你们一同勉励着在晚餐后一定的时刻用功。只恐我在灯下时，你们却在课室里——回家千万常在母

亲跟前！这种光阴是贵过黄金的，不要轻轻抛掷过去。要知道海外的姊姊，是如何的羡慕你们！——往常在家里，夜中写字看书，只管漫无限制。横竖到了休息时间，父亲或母亲就会来催促的。搁笔一笑，觉得乐极。如今到了夜深人倦的时候，只能无聊的自己收拾收拾，去做那还乡的梦。弟弟！想着我，更应当尽量消受你们眼前欢愉的生活！

菊花上市，父亲又忙了，今年种得多不多？我案头只有水仙花，还没有开，总是含苞，总是希望，常常引起我的喜悦。

快到晚餐的时候了，美国的女孩子，真爱打扮，尤其是夜间。第一遍钟响，就忙着穿衣敷粉，纷纷晚妆。夜夜晚餐桌上，个个花枝招展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我曾戏译这四句诗给她们听。攒三聚五的凝神向我，听罢相顾，无不欢笑。

不多说什么了，只有“珍重”二字，愿彼此牢牢守着！

冰心十，二十四夜，一九二三，闭壁楼

倘若你们愿意，不妨将这封信给我们的小朋友看看。途中书信，正在整理，一两天内不见得能写寄。将此塞责，也是慰情聊胜无呵！又书。

通讯十六

二弟冰叔：

接到你两封冗长而恳挚的信，使我受了无限的安慰。是的！“从松树隙间穿过的阳光，就是你弟弟问安的使者；晚上清凉的风，就是骨肉手足的慰语！”好弟弟！我喜爱而又感激你的满含着诗意的慰安的话！

出乎意外的又收到你赠我的《历代名人词选》，我喜欢到不可言说。父亲说恐怕我已有了，我原有一部《古今词选》，放在闭壁楼的书架上了。可恨我一写信要中国书，她们便有百般的阻拦推托，好像凡是中国书都是充满着艰深的哲理，一看就费人无限的脑力似的。

不忍十分的违反她们的好意，我终于反复的只看些从病院中带来的短诗了。我昨夜收到词选，珍重的一页一页的看着，一面想难得我有个知心的小弟弟。

这部词，选得似乎稍偏于纤巧方面，错字也时时发现。但大体说起来，总算很好。

你问我去国前后，环境中诗意哪处更足？我无疑的要说：“自然是去国后！”在北京城里，不能晨夕与湖山相对，这是第一条件。再一事，就是客中的心情，似乎更容易融会诗句。

离开黄浦江岸，在太平洋舟中，青天碧海，独往独来之间，我常常忆起“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两句。因为我无意中看到同舟众人，当倚栏俯视着船头飞溅的浪花的时候，眉宇间似乎都含着凄恻的意绪。

到了威尔斯利，慰冰湖更是我的唯一的良友。或是水边，或是水上，没有一天不到的。母亲寿辰的前一日，又到湖上去了，临水起了乡思，忽然忆起左辅的《浪淘沙》词：

水软橹声柔，
草绿芳洲，
碧桃几树隐红楼；
者是春山魂一片，
招入孤舟。

乡梦不曾休，
惹甚闲愁？
忠州过了又涪州：
掷与巴江流到海，
切莫回头！

觉得情景悉合，随手拾起一片湖石，用小刀刻上“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两句，远远的抛入湖心里。自己便头也不回的走转来。这片小石，自那日起，我信它永住湖心，直到天地的尽头。只要湖水不枯，湖石不烂，我的一片寄托此中的乡心，也永古不能磨灭的！

美国人家，除城市外，往往依山傍水，小巧精致，窗外篱旁，杂种着花草，真合“是处人家，绿深门户”词意。只是没有围墙，空阔有余，深邃不足。路上行人，隔窗可望见翠袖红妆，可听见琴声笑语，词中之“斜阳却照深深院”，“庭院深深深几许”，“不卷珠帘，人在深深处”，“墙内秋千墙外道”，“银汉是红墙，一带遥相隔”等句，在此都用不着了！

田野间林深树密。道路也依着山地的高下，曲折蜿蜒的修来，天趣盎然。想春来野花遍地之时，必是更幽美的。只是逾山越岭的游行，再也看不见一带城墙僧寺。“曲径通幽处，禅房草木深”，“花宫仙梵远微微，月隐高城钟漏稀”，“一片孤城万仞山”，“饮将闷酒城头睡”，“长烟落日孤城闭”，“帘卷疏星庭户悄，隐隐严城钟鼓”等句，在此又都用不着了！

总之，在此处处是“新大陆”的意味，遍地看出鸿蒙初辟的痕迹。国内一片苍古庄严，虽然有的只是颓废剥落的城垣宫殿，却都令人起一种“仰首欲攀低首拜”之思，可爱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国呵！

回忆去夏南下，晨过苏州，火车与城墙并行数里。城内湿烟■■，护城河里系着小舟，层塔露出城头，竟是一幅图画。那时我已想到出了国门，此景便不能再见了！

说到山中的生活，除了看书游山，与女伴谈笑之外，竟没有别的日课。我家灵运公的诗，如“寝瘵谢人徒，绝迹入云峰，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以及“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等句，竟将我的生活描写尽了，我自己更不须多说！

又猛忆起杜甫的“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和苏东坡的“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对我此时生活而言，直是一字不可移易！青山满山是松，满地是雪，月下景物清幽到不可描画。晚餐后往往至楼前小立，寒光中自不免小起乡愁。又每日午后三时至五时是休息时间，白天里如何睡得着？自然只卧看天上云起，尤往往在此时复看家书，联带的忆到诸弟。——冰仲怕我病中不能多写通讯，岂知我病中较闲，心境亦较清，写的倒比平时多。又我自病后，未曾用一点药饵，真是“安心是药更无方”了。

多看古人句子，令自己少写好些。一面欣与古人契合，一面又有“恨不踊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之叹。——说的已多了，都是你一部词选，引我掉了半天书袋，是谁之过呢？一笑！

青山真有美极的时候。二月七日，正是五天风雪之后，万株树上，都结上一层冰壳。早起极光明的朝阳从东方捧出，照得这些冰树玉枝，寒光激射。下楼微步雪林中曲折行来，偶然回顾，一身自冰玉丛中穿过。小楼一角，隐隐看见我的帘幕。虽然一般的高处不胜寒，而此琼楼玉宇，竟在人间，而非

天上。

九日晨同女伴乘雪橇出游。双马飞驰，绕遍青山上下。一路林深处，冰枝拂衣，脆折有声。白雪压地，不见寸土，竟是洁无纤尘的世界。最美的是冰珠串结在野樱桃枝上，红白相间，晶莹向日，觉得人间珍宝，无此璀璨！

途中女伴遥指一发青山，在天末起伏。我忽然想真个离家远了，连青山一发，也不是中原了。此时忽觉悠然意远。——弟弟！我平日总想以“真”为写作的惟一条件，然而算起来，不但是去国以前的文字不“真”，就是去国以后的文字，也没有尽“真”的能事。

我深确的信不论是人情，是物景，到了“尽头”处，是万万说不出来，写不出来的。纵然几番提笔，几番欲说，而语言文字之间，只是搜寻不出配得上形容这些情绪景物的字眼，结果只是搁笔，只是无言。十分不甘泯灭了这些情景时，只得随意描摹几个字，稍留些印象。甚至于不妨如古人之结绳记事一般，胡乱画几条墨线在纸上。只要他日再看到这些墨迹时，能在模糊缥缈的意境之中，重现了一番往事，已经是满足有余的了。

去国以前，文字多于情绪。去国以后，情绪多于文字。环境虽常是清丽可写，而我往往写不出。辛幼安的一支《罗敷媚》说：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得愁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真看得我寂然心死，他虽只说“愁”字，然已盖尽了其他种种一切！——真不知文字情绪不能互相表现的苦处，受者只有我一个人，或是人人都如此？

北京谚语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去年中秋，此地不曾有月。阴历十四夜，月光灿然。我正想东方谚语，不能适用于西方天象，谁知元宵夜果然雨雪霏霏。十八夜以后，夜夜梦醒见月。只觉空明的枕上，梦与月相续。最好是近两夜，醒时将近黎明，天色碧蓝，一弦金色的月，不远对着弦月凹处，悬着一颗大星。万里无云的天上，只有一星一月，光景真是奇丽。

元夜如何？——听说醉司命夜，家宴席上，母亲想我难过。你们几个兄弟倒会一人一句的笑语慰藉，真是灯草也成了拄杖了！喜笑之余，并此感谢。

纸已尽，不多谈。——此信我以为不妨转小朋友一阅。

冰心三，一，一九二四，青山，沙穰

通讯十七

小朋友：

健康来复的路上，不幸多歧，这几十天来懒得很；雨后偶然看见几朵浓黄的蒲公英，在匀整的草坡上闪烁，不禁又忆起一件事。

一月十九晨，是雪后浓阴的天。我早起游山，忽然在积雪中，看见了七八朵大开的蒲公英。我俯身摘下握在手里，——真不知这平凡的草卉，竟与梅菊一样的耐寒。我回到楼上，用条黄丝带将这几朵缀将起来，编成王冠的

形式。人家问我做什么，我说：“我要为我的女王加冕。”说着就随便的给一个女孩子戴上了。

大家欢笑声中，我只无言的躺在床上——我不是为女王加冕，竟是为蒲公英加冕了。蒲公英虽是我熟识的一种草花，但从来是被人轻忽，从来是不上美人头的，今日因着情不可却，我竟让她在美人头上，照耀了几点钟。

蒲公英是黄色，叠瓣的花，很带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从不曾偏爱她，我对于花卉是普遍的爱怜。虽有时不免喜欢玫瑰的浓郁，和桂花的清远，而在我忧来无方的时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样的成粪土。在我心情怡悦的一刹那顷，高贵清华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来占夺位置。

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万面大大小小的镜子，重重对照，反射又反射，于是世上有了这许多璀璨辉煌，虹影般的光彩。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而且不能因为大家都爱雏菊，世上便消灭了蒲公英；不能因为大家都敬礼超人，世上便消灭了庸碌。即使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爱憎而生灭，只恐到了满山满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时候，菊花的价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价值，反不及庸碌了。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我不能偏爱，也不肯偏憎。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我只愿我心如水，处处相平。我愿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丽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局促羞涩，博爱的极端，翻成淡漠。但这种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爱的小朋友，有谁知道？

书到此，高天萧然，楼上风紧得很，再谈了，我的小朋友！

冰心五，九，一九二四，沙穰疗养院

通讯二十七

小读者：

无端应了惠登大学（Wheaton College）之招，前天下午到梦野（Mansfield）去。

到了车站，看了车表，才知从波士顿到梦野是要经过沙穰的，我忽然起了无名的怅惘！

我离院后回到沙穰去看病友已有两次。每次都是很惘然，心中很怯，静默中强作微笑。看见道旁的落叶与枯枝，似乎一枝一叶都予我以“转战”的回忆！这次不直到沙穰去，态度似乎较客观些，而感喟仍是不免！我记得从前从医院的廊上，遥遥的能看见从林隙中穿过的白烟一线的火车。我记住地点，凝神远望，果然看见雪白的楼瓦，斜阳中映衬得如同琼宫玉宇一般……

清晨七时从梦野回来，车上又瞥见了！早春的天气，朝阳正暖，候鸟初来，我记得前年此日，山路上我的飘扬的春衣！那时是怎样的止水停云般的心情呵！

小朋友！一病算得什么？便值得这样的惊心？我常常这般的问着自己。然而我的多年不见的朋友，都说我改了。虽说不出不同处在哪里，而病前病后却是迥若两人。假如这是真的呢？是幸还是不幸，似乎还值得低徊罢！

昨天回来后，休息之余，心中只怅怅的，念不下书去。夜中灯下翻出病中和你们通讯来看。小朋友，我以一身兼作了得胜者与失败者，两重悲哀之中，我觉得我禁不住有许多欲说的话！

看见过力士搏狮么？当他屏息负隅，张空拳于狰狞的爪牙之下的时候，他虽有震恐，虽有狂傲，但他决不暇有萧瑟与悲哀。等到一阵神力用过，倏

忽中掷此百兽之王于死的铁门之内以后，他神志昏聩的抱头颓坐。在春雷般的欢呼声中，他无力的抬起眼来，看见了在他身旁鬣毛森张，似余残喘的巨物。我信他必忽然起了一阵难禁的战栗，他的全身没在微弱与寂寞的海里！

一败涂地的拿破仑，重过滑铁卢，不必说他有无限的忿激，太息与激昂！然而他的激感，是狂涌而不是深微，是一个人都可抵挡得住。而建了不世之功，退老闲居的惠灵吞，日暮出游，驱车到此战争旧地，他也有了一番激感！他仿佛中起了苍茫的怅惘，无主的伤神。斜阳下独立，这白发盈头的老将，在百番转战之后，竟受不住这闲却健儿身手的无边萧瑟！悲哀，得胜者的悲哀呵！

小朋友，与病魔奋战期中的我，是怎样的勇敢与喜乐！我作小孩子，我作 Eskimo，我“足踏枯枝，静听着树叶微语”，我“试揭自然的帘幕，蹑足走入仙宫”。如今呢，往事都成陈迹！我“终日矜持”，我“低头学绣”，我“如同缓流的水，半年来无有声响”。是的呵，“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来！”虽然我曾应许“我至爱的母亲”说：“我既绝对的认识了生命，我便愿低首去领略。我便愿遍尝了人生中之各趣，人生中之各趣，我便愿遍尝！——我甘心乐意以别的泪与病的血为贄，推开了生命的宫门。”我又应许小朋友说：“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遍挨遍尝，要他针针见血！……来日方长，我所能告诉小朋友的，将来或不止此。”而针针见血的生命中之各趣，是须用一片一片天真的童心去换来的。互相垒积传递之间，我还不知要预备下多少怯弱与惊惶的代价！我改了，为了小朋友与我至爱的母亲，我十分情愿屈服于生命的权威之下。然而我愿小朋友倾耳听一听这弱者，失败者的悲哀！

在我热情忠实的小朋友面前，略消了我胸中块垒之后，我愿报告小朋友一个大家欢喜的消息。这时我的母亲正在东半球数着月亮呢！再经过四次月圆，我又可在母亲怀里。便是小朋友也不必耐心的读我一月前，明日黄花的手书了！我是如何的喜欢呵！

小朋友，我觉得对不起！我又以悱恻的思想，贡献给你们。然而我的“诗的女神”只是一个

满蕴着温柔，

微带着忧愁的，就让她这样的抒写也好。

敬祝你们的喜乐与健康！

冰心三，十二，一九二六，娜安辟迦楼

（选自《寄小读者》，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

好 梦
——为《晨报》周年纪念作

自从太平洋舟中，银花世界之夜以后，再不曾见有团圆的月。

中秋之夕，停舟在慰冰湖上，自黄昏直至夜深，只见黑云屯积了来，湖面显得黯沉沉的。——

又是三十天了，秋雨连绵，十四十五两夜，都从雨声中度过，我已拚将明月忘了！

今夜晚餐后，她竟来看我，竟然谈到慰冰风景，竟然推窗——窗外树林和草地，如同罩上一层严霜一般。“月儿出来了！”我们喜出意外的，匆匆披上外衣，到湖旁去。

曲曲折折的离开了径道，从露湿的秋草上踏过，轻软无声。斜坡上再下去，湖水已近接足下。她的外衣铺着，我的外衣盖着，我们无言的坐了下去，微微的觉得秋凉。

月儿并不十分清明。四围朦胧之中，山更青了，水更白了。湖波淡淡的如同叠锦。对岸远处一两星灯火闪烁着。湖心隐隐的听见笑语。一只小舟，载着两个人儿，自淡雾中，徐徐泛入林影深处。

回头看她，她也正看着我，月光之下，点漆的双睛，乌云般的头发，脸上堆着东方人柔静的笑。如何的可怜呵！我们只能用着西方人的言语，彼此谈着。

她说着十年前，怎样的每天在朝露还零的时候，抱着一大堆花儿从野地上回家里去。——又怎样的赤着脚儿，一大群孩子拉着手，在草地上，和着最柔媚的琴声跳舞。到了酣畅处，自己觉得是个羽衣仙子。——又怎样的喜欢作活计。夏日晚风之中，在廊下拈着针儿，心里想着刚看过的书中的言语……这些满含着诗意的话，沁入心脾，只有微笑。

渐渐的深谈了，谈到西方女孩子的活泼，和东方女孩子的温柔，谈到哲学，谈到朋友，引起了很长的讨论，“淡交如水”，是我们不约而同的收束。结果圆满，兴味愈深，更爽畅的谈到将来的世界，渐渐侵入现在的国际问题。我看着她，忽然没有了勇气。她也不住的弄着衣缘，言语很吞吐。——然而我们竟将许多伤心旧事，半明半晦的说过。“最缺憾的是一时的国际问题的私意！理想的和爱的天国，离我们竟还遥远，然而建立这天国的责任，正在我们……”她低头说着，我轻轻地接了下去，“正在我们最能相互了解的女孩儿身上。”

自此便无声响。刚才的思想太沉重了，这云淡风轻的景物，似乎不能负载。我们都想挣脱出来，却一时再不知说什么好。数十年相关的历史，几万人相对的感情，今夜竟都推在我们两个身上——惆怅到不可言说！

百步外一片灯光里，欢乐的歌声悠然而起，穿林度水而来——我们都如梦醒，“是西方人欢愉活泼的精神呵！”她含笑的说着，我长吁了一口气！

思想又扩大了，经过了第二度的沉默——只听得湖水微微激荡，风过处橡叶坠地的声音。我不能再说什么话，也不肯再说什么话——她忽然温柔的抚着我的臂说：“最乐的时间，就是和最知心的朋友，同在最美的环境之中，却是彼此静默着没有一句话说！”

月儿愈高，风儿愈凉。衣裳已受了露湿，我们都觉得支持不住。——很

疲缓的站起，转过湖岸，上了层阶，迎面灿然的立着一座灯火楼台，她邀我到她楼上屋里去，捧过纪念本子来，要我留字。题过姓名，在“快乐思想”的标目之下，我略一沉吟，便提起笔写下去，是：“月光的底下，湖的旁边，和你一同坐着！”

独自归来的路上，瘦影在地。——过去的一百二十分钟，憧憬在我的心中，如同做了一场好梦。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夜，闭壁楼，威尔斯利

（原载 1923 年 12 月 1 日《晨报五周年增刊》）

忆淑敏

不成问题的病，将一个精神躯壳两不感痛苦的我，闭置在寂然的空谷里。没有呻吟和忧虑，使我稍顾到我自己，整天的光阴，只有消磨在隐几和看山中了。

一百五十天的看山，直看到不成图画。一春的听鸟语，直听到不成音乐。明月清风，都成了家常便饭。淡了世情的人，要逃出世外；而谈到了“世外的情”的人，便当如何？

此时的我，恰如站在洞口，望着黏天的海波，胸怀与这浩荡深阔的海天俱化，迷茫中悦然自惊。自己竟不知这久久的凝神，使心思滤到这般的空虚。是个“人”就当有“人事”。这空虚的心怀，是仙鬼之间的景况！没有一些“人事”来镇压住这飘弱的躯壳，这汪洋的海波，要欣然的卷上来，挟带我到青碧万丈的渊底去。

连忙回转，我看见了一层层圆穹的洞府，一圈比一圈小的重叠到无尽。这一圈圈的深刻之痕，回顾处有的使我喜欢，有的使我酸楚……

何其无味？单调的环境，悠闲的白日，使我的心思一天一天的沉潜内敛，除却回忆，没有别的念头，幸而还是欢乐时多，酸楚时少。——但我忆起淑敏时却是例外！

中学时代的情绪，如鸟试翼，如花初开，觉得友谊是无上的快乐。淑敏和我，就是那时相识的，——虽然我们并不是最好的朋友。

头一次见她，是在音乐教室里，一个同学拉着我到她面前去，一面说：“你是瑞的朋友，她也是瑞的朋友，你们是联友啊！”那时我也腼腆，她也忸怩，只含糊说了几句话。

此后花间草场上的散步，自然不止一次，也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回忆。只有一回，她有一件规劝我的事，又不肯当面说。拉我出去走走，却塞了一张纸，在我手里。我到课室里展开看，悚然惊感，从此我视她为畏友。这是她的一端隐德，但可怜这事，现在只有抱病的我知道了！

我们并不是晨夕相随的，一切都极其模糊。最清晰的就是去年的事。自中学别后的第五年，我们又在大学里相见。功课不同，在一处的时候自然少了，看友情一天比一天淡的我，也竟不曾匀出工夫去找她。有一次在图书室里，一个同学笑对我说，“我们问淑敏‘你和婉莹怎样了。’她摇头笑道‘罢，罢，我不敢惹她大学生！’”我听后也笑了，只觉得她很稚气。——第二天又在图书室里，她在看报，我正找一张纸找不着，我问说：“对不起，淑敏，看见我的一张纸没有？”她抬头笑了，说：“没有。”我说：“你把报纸拿起来，也许压在底下。”她拿起报纸来，果然发现了那张纸。我明知不是她藏起来的，却故意说：“一定是你藏起来的，叫我好找！”——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除了招呼匆匆以外的第一次也是最末次的谈话。

因着她说“不敢惹大学生”一句话，我恐我的神情里，含有可使她觉得隔膜的去处。然而时间毕竟如逝水，童心一去不可回，我虽然努力欢笑，情景已不似从前了。默默对坐了一会，我心里尽着回想五年前无猜憨稚的光阴。图书室里不许说话，我也不想说话，心中忽忽的充满了热情消失的悲哀！

有一天从男校回到女校来，门前遇见运，我问她哪里去，她说：“到预王府看淑敏去。”我惊道：“她病了么？——替我问她好。”我想一灾二病

是人所常有的，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里。

第二天在男校的女生休息室里，一位同学怆然的告诉我说：“淑敏死了！”我忽然起了寒噤，走到窗前，外望天容如墨，我默然……

她的一生，在我眼里的，只是这些事了！

许多同学哭了，我却未曾流下一滴泪。我也不曾去送葬，从同仁医院归来的路上，遇有了许多送葬回来，低头叹息的同学，我也不觉得惭愧；虽然我忍心以挽送她的时间，去察验我自己无病的双眼。

和她只相处一年的同学，还为她作了祭文，仅仅知道她名字的同学，也为她哀悼。然而我不曾为她写一个字！

我坦然，我没有对不起她，我准知道我们的友情有沉挚的再现之一瞥。我知道在她刚刚离世之时，心中忙乱昏忽的我，如有什么文字，文字未必是从我心中写出来的。那文字只是遮掩生者的耳目，并非是对死者的哀慕。

我由着她去，非等到我心中潜藏的旧谊，重新将她推现到我眼前时，我决不想写关于她的一个字。

今天便是那时候了！淑敏是个好女儿，好学生，是我眼中心中的一个很可爱的人。虽然我知道她并不比别人真切，我却晓得她如不死，她的家庭，学校，社会，都要受她很大的影响。她死了，这三方面是倾折了一根石柱——我信我对她不能有更高的赞美了。

近来因着病，常常想到“病”的第二步。我想淑敏在“死”的屏风后，是止水般的不起什么，而她的“死”却贻留她的友人以一瞥间一瞥间的心潮动荡。然而——大家也是如此，这一动荡也如水之波动，是互相传递的……

这是她死后一年，我心中旧谊的第一次再现，我忠实的写下来。青山是寂静，松林是葱绿，阳光没入云里，和她去年的死日一样的阴郁，我信这是追悼她的最适宜最清洁的环境。病余的弱腕，不停的为情绪支使了两点钟。去年的泪，今日才流。假如天上人间的她和我，相知之深，仍如十五六岁的儿童时代，这篇一年后的追思文字，我信她要恳挚的，含泪的接受了！

四月，基督殉爱日，一九二四。沙穰，美国

（原载 1924 年 5 月 31 日《燕大周刊》第 45 期）

往事（二）

她是翩翩的乳燕，
横海飘游，
月明风紧，
不敢停留——
在她频频回顾的
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

—

那天大雪，郁郁黄昏之中，送一个朋友出山而去。绒绒的雪上，极整齐分明的镌着我们偕行的足印。独自归来的路上，偶然低首，看见洁白匀整的雪花，只这一瞬间，已又轻轻的掩盖了我们去时的踪迹。——白茫茫的大地上，还有谁知道这一片雪下，一刹那前，有个同行，有个送别？

我的心因觉悟而沉沉的浸入悲哀！
苏东坡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

那几句还未曾说到尽头处，岂但鸿飞不复计东西？连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于是人生到处都是渺茫了！

生命何其实在？又何其飘忽？它如迎面吹来的朔风，扑到脸上时，明明觉得砭骨劲寒；它又匆匆吹过，飒飒的散到树林子里，到天空中，渺无来因去果，纵骑着快马，也无处追寻。

原也是无聊，而薄纸存留的时候，或者比时晴的快雪长久些——今日不乐，松涛细响之中，四面风来的山亭上，又提笔来写《往事》。生命的历史一页一页的翻下去，渐渐翻近中叶，页页佳妙，图画色彩也加倍的鲜明，动摇了我的心灵与眼目。这几幅是造物者的手迹。他轻描淡写了，又展开在我眼前；我瞻仰之下，加上一两笔点缀。

点缀完了，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人生经得起追写几次的往事？生命刻刻消磨于把笔之顷……

这时青山的春雨已洒到松梢了！

一九二四年三月七日，青山

二

哪有心肠？然而竟被友人约去话别——

回来已是暮色沉沉。今夜没有电光，中堂燃着两支蜡烛，闪闪的光影，从竹帘里透出，觉得凄清。

走到院子里，已听见母亲同涵和杰断断续续的说话。等我进去时，帘子响处，声音都寂。母亲只低着头做针线，涵和杰惘然的站了起来，却没有话说，只扶着椅背，对着闪闪的烛光呆望。我怀疑着，一面向母亲说着今天饯别的光景，他们两个竟不来搭话，我也不问。

母亲进去了，我才问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涵不言语，杰叹了一口气，半晌说：“母亲说……她舍不得你走，你走了她如同……但她又不愿意让你知道……”

几个月来，我们原是彼此心下雪亮，只是手软心酸，不敢揭破这一层纸。然而今夜我听到了这意中的言语，我竟呆了。忽然涵望着杰沉重的说：“母亲吩咐不对莹哥说，你又来多事做什么？”

暂时沉默——这时电灯灿然的亮了，明光里照见他们两个的脸都红着。

杰噤着说：“我想……我想不要紧的……”

涵截住他：“不，我不许你说！”声音更严厉了。

这时杰真急了，觉得过分的受哥哥的诃斥。他也大声的说：“瞒别人，难道要瞒自己的姊姊？”他负固的抵抗着。

我已丧失了裁判的能力，茫然的，无心的吹灭了蜡烛，正要勉强的说一两句话——

涵的声音凄然了，“正是不瞒别人，只瞒自己的姊姊呢！”

两对辛酸的眼光相触，如同刚卸下的琴弦一般，两个人同时无力的低下头去。

我神魂失据的站在他们中间。

电灯又灭了，感谢这一霎时消失的光明！我们只觉得温热颤动的手，紧紧的互握着，却看不见彼此盈盈的泪眼！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夜，北京

三

今夜林中月下下的青山，无可比拟！仿佛万一，只能说是似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严。

流动的光辉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浓黑的，天空是莹白的，无边的雪地，竟是浅蓝色的了。这三色衬成的宇宙，充满了凝静，超逸与庄严；中间流溢着满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词文字都丧失了，几乎不容凝视，不容把握！

今夜的林中，决不宜于将军夜猎——那从骑杂沓，传叫风生，会踏毁了这平整匀纤的雪地；朵朵的火燎，和生寒的铁甲，会缭乱了静冷的月光。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燃枝野餐——火光中的喧哗欢笑，杯盘狼藉，会惊起树上稳栖的禽鸟；踏月归去，数里相和的歌声，会叫破了这如怨如慕的诗的世界。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爱友话别，叮咛细语——凄意已足，语音已微；而抑郁缠绵，作茧自缚的情绪，总是太“人间的”了，对不上这晶莹的雪月，空阔的山林。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于高士徘徊，美人掩映——纵使林中月下，有佳句可寻，有佳音可赏，而一片光雾凄迷之中，只容意念回旋，不容人物点缀。

我倚枕百般回肠凝想，忽然一念回转，黯然神伤……

今夜的青山只宜于这些女孩子，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

假如我能飞身月中下视，依山上下曲折的长廊，雪色侵围阑外，月光浸着雪净的袈裟，逼着玲珑的眉宇。这一带长廊之中：万籁俱绝，万缘俱断，有如水的客愁，有如丝的乡梦，有幽感，有彻悟，有祈祷，有忏悔，有万千

种话……

山中的千百日，山光松影重叠到千百回，世事从头减去，感悟逐渐侵来，已滤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怀。这时纵是顽石钝根，也要思量万事，何况这些思深善怀的女子？

往者如观流水——月下的乡魂旅思，或在罗马故宫，颓垣废柱之旁；或在万里长城，缺堞断阶之上；或在约旦河边，或在麦加城里；或超渡莱因河，或飞越落玳山；有多少魂销目断，是耶非耶？只她知道！

来者如仰高山，——久久的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也许明日，也许今年，就揭卸病的细网，轻轻的试叩死的铁门！

天国泥犁，任她幻拟：是泛入七宝莲池？是参谒白玉帝座？是欢悦？是惊怯？有天上的重逢，有人间的留恋，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有将实而仍虚的愿望；岂但为我？牵及众生，大哉生命！

这一切，融合着无限之生一刹那顷，此时此地的，宇宙中流动的光辉，是幽忧，是彻悟，都已宛宛氤氲，超凡入圣——万能的上帝，我诚何福？我又何辜？……

一九二四年二月三十日夜，沙穰

四

心血来潮，如听精灵呼唤，从昏迷的睡中，旋风般翻身起坐——

铃声响后，屋门开了，接着床前一阵惨默的忙乱。

狂潮渐退——医生凝立视我无语。护士捧着磁盘，眼光中带着未尽的惊惶。我精神全隳，心里是彻底的死去般的空虚。颊上流着的清泪，只是眼眶里的一种压迫，不是从七情中的任一情来的。

最后仿佛的寻见了我自己是坐着，半缚半围的拥倚在床阑上，胸前系着一个大冰囊。注射过的右臂，麻木隐痛到不能转动，然而我也没有转动的意思。

心血果然凝而不流，飘忽的灵魂，觉出了躯壳的重量。这重量层层下沉，躯壳压在床阑上，床阑压在楼屋上，楼屋又压在大地上。

凝结沉重之中，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人们已退尽。床侧的灯光，是调节到只能看见室内一切的模糊轮廓为止，——其实这时我自己也只剩一个轮廓！

我连闭目的力量都没有——然而我竟极无端的见了一个梦。

我在层层殿阁中缓缓行走，却总不得踏着实地的，软绵绵的在云雾中行。

不知走了多远，到了最末层；猛抬头看见四个大字的金匾，是“得大自在”，似乎因此觉悟了这是京西卧佛寺的大殿。

不由自主的还是往上走，两庑下忽然加深，黑沉沉的，两边忽然奏起音乐，却看不见一个乐人。那声音如敲繁钟，如吹急管，天风吹送着，十分的错落凄紧！我梦中停足倾耳，自然赞叹，“这是‘十番’，究竟还是东方的古乐动人！”

更向里走，殿中更加沉黑，如漆如墨，摸索着愈走愈深。忽然如同揭开殿顶，射下一道光明来，殿中洞然，不见了那卧佛的大像，后壁上却高高的挂着一幅大白绫子，缀着青绒的大字，明

白的是：“只因天上最高枝，开向人……”光梢只闪到“人”字，便轰然的掣了回去。我惊退，如雾，如电，不断的乐音中，我倏

然的坠下无底深渊去……

无限的下坠之中，灵魂又寻到了躯壳：耳中还听见“十番”，室中仍只是几堆模糊的轮廓，星辰在窗外清冷灰白色的天空中闪耀着——

我定一定神，我又微笑，周身仍是沉重冰结，心灵中却来了一缕凉意，是知识来复后的第一个感觉。

天还未明，刚在右臂药力消散之后，我挣扎着探身取了铅笔，将梦中所见的十个字，欹斜的写在一张小纸上，塞在浴衣的袋里。

病到不知西东的时候，冻结的心魂，还有能力飞扬！——光影又只眇然的一闪，“开向人……”之下，竟不知是些什么，无论何时回忆起，都觉得有些惋惜。原也只是许多字形在梦中的观念的再现，而上句“只因天上最高枝”这七个字，连缀得已似乎不错。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圣卜生疗养院

五

“风浪要来了，这一段水程照例是不平稳的！”

这两句话不知甚时，也不知是从哪一个侍者口中说出来的，一瞬时便在这几百个青年中间传播开了。大家不住的记念着，又报告佳音似的彼此谈说着。在这好奇而活泼的心绪里，与其说是防备着，不如说是希望着罢。

于是大家心里先晕眩了，分外的凝注着海洋。依然的无边闪烁的波涛，似乎渐渐的摇荡起来，定神看时，却又不见得。

我——更有无名的喜悦，暗地里从容的笑着——

晚餐的时候，灯光依旧灿然，广厅上杯光衣影，盈盈笑语之中，忽然看见那些白衣的侍者，托着盘子，欹斜的从许多圆桌中间掠走了过来，海洋是在动荡了！大家暂时的停了刀叉，相顾一笑，眼珠都流动着，好像相告说：“风浪来了！”——这时都觉出了船身左右的摇摆。

我没有言语，又满意的一笑。

餐后回到房里——今夜原有一个谈话会——我徐徐的换着衣服，对镜微讴，看见了自己镜中惊喜的神情，如同准备着去赴海的女神召请去对酌的一个夜宴；又如同磨剑赴敌，对手是一个闻名的健者，而自己却有几分胜利的把握。

预定夜深才下舱来，便将睡前一切都安排好了。

出门一笑，厅中几个女伴斜坐在大沙发上，灯光下娇情的谈笑着，笑声中已带晕意。

一路上去，遇见许多挟着毡子，笑着下舱来的同伴，笑声中也有些晕意。

我微笑着走上舱面去。琴旁坐着站着还围有许多人，我拉过一张椅子，坐在玲的旁边。她笑得倚到我的肩上说：“风浪来了！”

弹琴的人左右倾欹的双腕仍是弹奏着，唱歌的人，手扶着琴台笑着唱着，忽然身不自主一溜的从琴的这端滑到那端去。

大家都笑了，笑声里似都不想再支持，于是渐渐的四散了。

我转入交际室，谈话会的人都已在里面了，大家团团的坐下。屋里似乎很郁闷。我觉得有些人面色很无主，掩着口蹙然的坐着

——大家都觉得在同一的高度中，和室内一切，一齐的反侧欹斜。

似乎都很勉强，许多人的精神，都用到晕眩上了！仿佛中谈起爱海来，华问我为何爱海？如何爱海？——我渐渐的觉得快乐充溢，怡然的笑了。并非喜欢这问题，是喜欢我这时心身上直接自海得来的感觉，我笑说：“爱海

是这么一点一滴的积渐的爱起来的……”

未及说完，一个同伴，掩着口颠顿的走了出去。

大家又都笑了。笑声中，也似乎说：“我们散了罢！”却又都不好意思走，断断续续的仍旧谈着。我心神已完全的飞越，似乎水宫赴宴的时间，已一分一分的临近；比试的对手，已一步一步的仗着剑向着我走来，——但我还天一句地一句的说着“文艺批评”。

又是一个同伴，掩着口颠顿的走了出去——于是两个，三个……

我知道是我说话的时候了，我笑说：“我们散了罢，别为着我大家拘束着！”一面先站了起来。

大家笑着散开了。出到舱外，灯影下竟无一人，阑外只听得涛声。全船想都睡下了，我一笑走上最高层去。

迎着海风，掠一掠鬓发，模糊摇撼之中，我走到阑旁，放倒一个救生圈，抱膝坐在上面，遥对着高竖的烟囱与桅樯。我看见船尾的阑干，与暗灰色的天末的水平线，互相重叠起落，高度相去有五六尺。

我凝神听着四面的海潮音。仰望高空，桅尖指处，只一两颗大星露见。——我的心魂由激扬而宁静，由快乐而感到庄严。海的母亲，在洪涛上轻轻的簸动这大摇篮。几百个婴儿之中，我也许是个独醒者……

我想到母亲，我想到父亲，忆起行前父亲曾笑对我说：“这番横渡太平洋，你若晕船，不配作我的女儿！”

我寄父亲的信中，曾说了这几句：“我已受了一回风浪的试探。为着要报告父亲，我在海风中，最高层上，坐到中夜。海已证明了我确是父亲的女儿。”

其实这又何足道？这次的航程，海平如镜，天天是轻风习习，那夜仅是五六尺上下的震荡。侍者口中夸说的风浪，和青年心中希冀惊笑的风浪，比海洋中的实况，大得多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夜，太平洋舟中

六

从来未曾感到的，这三夜来感到了，尤其是今夜！——与其说“感”不如说“刺”——今夜感到的，我恳颤的希望这一生再也不感到！

阴历八月十四夜，晚餐后同一位朋友上楼来，从塔窗中，她忽然赞赏的唤我看月。撩开幔子，我看见一轮明月，高悬在远远的塔尖。地上是水银泻地般的月光。我心上如同着了一鞭，但感觉还散漫模糊，只惘然的也赞美了一句，便回到屋里，放下两重帘子来睡了。

早起一边理发，忽又惘惘的忆起昨夜的印象。我想起“……看月多归思，晓起开笼放白鹇”这两句来。如有白鹇可放，我昨夜一定开笼了，然而她纵有双飞翼，也怎生飞渡这浩浩万里的太平洋？我连替白鹇设想的希望都绝了的时候，我觉得到了最无可奈何的境界！

中秋日，居然晴明，我已是心悵，仪又欢笑的告诉我，今夜定在湖上泛舟，我尤其黯然！但这是沿例，旧同学年年此夜请新同学荡舟赏月，我如何敢言语？

黄昏良来召唤我时，天竟阴了，我一边和她走着，说不出心里的感谢。

我们七人，坐了三只小舟，一篙儿点开，缓缓从桥下穿过，已到湖上。

四顾廓然，湖光满眼。环湖的山黯青着，湖水也翠得很凄然。水底看见黑云浮动，湖岸上的秋叶，一丛丛的红意迎人，几座楼台在远处，旋转的次

第入望。

我们荡到湖心，又转入水枝低亚处，错落的谈着，不时的仰望云翳的天空。云彩只严遮着，月意杳然。——“千金也买不了她这一刻的隐藏！”我说不出的心里的感谢。

云影只严遮着，月意杳然，夜色渐渐逼人，湖光渐隐。几片黑云，又横曳过湖东的丛树上，大家都怅惘，说：“无望了！我们回去罢！”

归棹中我看见舟尾的秋。她在桨声里，似吟似叹的说：“月呵！怎么不做美呵！”她很轻巧的又笑了，我也报她一笑。——这是“释然”，她哪儿知道我的心绪？

到岸后，还在堤边留连仰望了片晌。——我想：“真可怜——

中秋夜居然逃过了！”人人怅惘的归途中，我有说不尽的心里的感谢。

十六夜便不防备，心中很坦然，似乎忘却了。

不知如何，偶然敲了楼东一个朋友的室门，她正灭了灯在窗前坐着。月光满室！我一惊，要缩回也来不及了，只能听她起身拉着我的手，到窗前来。

没有一点缺憾！月儿圆满光明到十二分。我默然，我咬起唇儿，我几乎要迸出一两句诅咒的话！

假如她知道我这时心中的感伤是到了如何程度，她也必不忍这般的用双臂围住我，逼我站在窗前。我惨默无声，我已拚着鼓勇去领略。正如立近万丈的悬崖，下临无际的酸水的海。与其徘徊着惊悸亡魂，不如索性纵身一跃，死心的去感受那没顶切肤的辛酸的感觉。

我神摇目夺的凝望着：近如方院，远如天文台，以及周围的高高下下的树，都逼射得看出了红，蓝，黄的颜色。三个绿半球针竿高指的圆顶下，不断的白圆穹门，一圈一圈的在地的月影，如墨线画的一般的清晰。十字道四角的青草，青得四片绿绒似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没有这样的分明呵，何况这一切都浸透在这万里迷濛的光影里……

我开始的诅咒了！

乡愁麻痹到全身，我掠着头发，发上掠到了乡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乡愁。是实实在在的躯壳上感着的苦痛，不是灵魂上浮泛流动的悲哀！

我一翻身匆匆的辞了她，回到屋里来。匆匆的用手绢蒙起了桌上嵌着父亲和母亲相片的银框。匆匆的拿起一本很厚的书来，扶着头苦读——茫然的翻了几十页，我实在没有气力再敷衍了，推开书，退到床上，万念俱灰的起了呜咽。

我病了——

那夜的惊和感，如夏空的急电，奔腾闪掣到了最高尖。过后回思，使我恍然叹异，而且不自信！如今反复的感着乡愁的心，已不能再飘起。无数的月夜都过去了，有时竟是整夜的看着，情感方面，却至多也不过“惘然”。

痛定思痛，我觉悟了明月为何千万年来，伤了无数的客心！静夜的无限光明之中，将四围衬映得清晰浮动，使她彻底的知道，一身不是梦，是明明白白的去国客游。一切离愁别恨，都不是淡荡的，犹疑的；是分明的，真切的，急如束湿的。

对于这事，我守了半年的缄默；只在今春与友人通讯之间，引了古人月夜的名句之后，我写：“呜呼！赏鉴好文学，领略人生，竟须付若大代价耶？”

至于代价如何，“呜呼”两字之后，藏有若干的伤感，我竟没有提，我的朋友因而也不曾问起。

七

我当然喜爱花草！

在国内时，我的屋里虽然不断的供养着香花，而剪叶添水的事，我却不常做。父亲或母亲走了进来，用手指按一按盆土，就啧啧的说：“我看花草供到你的屋里来，就是她们的末日到了！”

假如他二位老人家，说完这话就算了时，我自然不能再懒惰，至少也须敷衍敷衍；然而他们说完之后，提水瓶的提水瓶，拿剪刀的拿剪刀；若供的是水仙花，更是不但花根，连盆连石子都洗了。我乐得笑着站在一旁看。

我决不是不爱花，也决不是懒惰。一来我知道我收拾的万不及他们的齐整，——我十分相信收拾花卉是一种艺术——二来我每每喜欢得个题目，引得父亲和母亲和我纠缠。但看去国后，我从未忘了替屋里的花添水！我案头的水仙花，在别人和我同时养起的，还未萌茁的时候，就已怒放。一剪一剪繁密的花朵，将花管带得沉沉下垂，我用细绳将她们轻轻的束起。

花未开尽，我已病到医院里去，自此便隔绝了！只在一个朋友的小启中，提了一句，“你的花，我已替你浇水了。”以后再无人提，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但我在病榻上时时想起人去楼空，她自己在室中当然寂静。闭壁楼夜间整齐灿烂的光明中，缺了一点，便是我黑暗的窗户，暗室中再无人看她在光影下的丰神！

入山之后一日，开了朋友们替我收拾了送来的箱子，水仙花的绿盆赫然在内。我知道她在我卧病二十日之中，残落已尽，更无从“托微波以通词”，我怅然——良久！

第三天，得了一个匣子，剪开束绳，白纸外一张片子，写着：
无尽的爱，安娜。

纸内包卷着一束猩红的玫瑰。珍重的插在瓶内，黄昏时浓香袭人。

只过了一夜，我早起进来，看见花朵都低垂了，瓣儿憔悴得黑绒剪成的一般！才惊悟到这屋里太冷，后面瑛的小楼上是有暖炉的，她需要花的慰安，她也配受香花供养，我连忙托人带去赠了她。——听说一夜的工夫，花魂又回转了过来。

此后陆续又得了许多花，玫瑰也有，水仙也有，我都不忍留住。送客走后，便自己捧到瑛的楼里。

想起圣卜生医院室中不断的繁花，我不胜神往。然而到了花我不能两全的时候，我宁可刻苦了自己。我寂寞清寒的过了六十天，不曾牺牲一个花朵！

二月十六日，又有友人赠我六朵石竹花，三朵红的，三朵白的，间以几枝凤尾草。那天稍暖，送花的友人又站在一旁看我安插，我不好意思就把花送走，插好便放在屋里的玻璃几上。

夜中见着瑛，我说：“又有一瓶花送你了！”她笑着谢了我。

回来歇在枕上，等着出到了廊外之时，忽然看见了几上的几朵石竹花，那三朵白的，倒不觉得怎样，只那三朵红的，红得异样的可怜！

灿然的灯下，红绒般的瓣儿，重叠细碎的光艳照眼，加以花旁几枝凤尾草的细绿的叶围绕着，交辉中竟有琉璃人的意味。

这时不知是“花”可怜，还是“红”可怜，我心中所起的爱的感觉，很模糊而浓烈……

“ 我不想再做傻子！周围都是白的，周围都是冷的，看不见一点红艳与生意，这般的过了六十天，何自苦如此？ ”

我决定留下她！

第二天早起，瑛问我：“ 花呢？ ” 我笑而不答。

今日风雪。我拥毡坐在廊上，回头看见这几朵花，在门窗洞开的室中，玻璃几上，迎着朔风瑟瑟而动，我不语。

进去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又到廊上。翻开书页，觉得连纸张都是冰冻的。我抬起头来望着那几朵寒颤的花——我又不语。

晚上，这几朵已憔悴损伤，瓣边已焦黄了！悼惜已来不及，我已牺牲了她。

偶然拿起笔来，不知是吊慰她，还是为自己文过，写了几行：

.....

.....

几曾愿挥麾开去？

雪冷风寒——

不忍挽柔弱的花枝，

来陪我禁受。

顾惜了她们

逼得我忘怀自己。

真是何苦来？

石竹花！

无情的朋友，又打发了

秾艳的你们

来依傍冷幽的我！

挨却瓶碎花凝，

也做一回残忍的事罢！

山中两月，

彻骨的清寒，

不能再.....

到此意尽，笔儿自然的放下，只扶头看着残花出神。

以后也曾重写了三五次，只是整凑不起来。花已死去，过也不必文，至今那张稿纸，还随便的夹在一本书里。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沙穰

八

是除夜的酒后，在父亲的书室里。父亲看书，我也坐近书几，已是久久的沉默——

我站起，双手支颐，半倚在几上，我唤：“ 爹爹！ ” 父亲抬起头来。“ 我想看守灯塔去。 ”

父亲笑了一笑，说：“ 也好，整年整月的守着海——只是太冷寂一些。 ” 说完仍看他的书。

我又说：“ 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

父亲放下书说：“ 真的便怎样？ ”

这时我反无从说起了！我耸一耸肩，我说：“ 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 ”

父亲点头说：“这个自然！”他往后靠着椅背，是预备长谈的姿势。这时我们都感着兴味了。

我仍旧站着，我说：“只要是一样的为人群服务，不是独善其身；我们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们也不必避‘避世’！”

父亲笑着点头。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年有为之身，受十方供养？”

父亲只笑着。

我勇敢的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的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除却海上的飞鸥片帆，天上的云涌风起，不能有新的接触。除了骀荡的海风，和岛上崖旁转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我抛却‘乐群’，只知‘敬业’……”

父亲说：“和人群大陆隔绝，是怎样的一种牺牲，这情绪，我们航海人真是透彻中边的了！”言次，他微叹。

我连忙说：“否，这在我并不是牺牲！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几多好男子，轻侮别离，弄潮破浪，狎习了海上的腥风，驱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为不可一世，而在狂飙浓雾，海水山立之顷，他们却蹙眉低首，捧盘屏息，凝注着这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这一点是警觉，是慰安，是导引，然而这一点是由我燃着！”

父亲沉静的眼光中，似乎忽忽的起了回忆。

“晴明之日，海不扬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风雨之日，我倚窗观涛，听浪花怒撼崖石。我闭门读书，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

“三五日一来的小艇上，我不断的得着世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书函；似暂离又似永别的景况，使我们永驻在‘的的如水’的情谊之中。我可读一切的新书籍，我可写作，在文化上，我并不曾与世界隔绝。”

父亲笑说：“灯塔生活，固然极其超脱，而你的幻像，也未免过于美丽。倘若病起来，海水拍天之间，你可怎么办？”

我也笑道：“这个容易——一时虑不到这些！”

父亲道：“病只关你一身，误了燃灯，却是关于众生的光明……”

我连忙说：“所以我说这生活是伟大的！”

父亲看我一笑，笑我词支，说：“我知道你会登梯燃灯；但倘若有大风浓雾，触石沉舟的事，你须鸣枪，你须放艇……”

我郑重的说：“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爱的。为着自己，为着众生，我都愿学！”

父亲无言，久久，笑道：“你若是男儿，是我的好儿子！”

我走近一步，说：“假如我要得这种位置，东南沿海一带，爹爹总可为力？”

父亲看着我说：“或者……但你为何说得这般的郑重？”

我肃然道：“我处心积虑已经三年了！”

父亲敛容，沉思的抚着书角，半天，说：“我无有不赞成，我无有不为力。为着去国离家，吸受海上腥风的航海者，我忍心舍遣我唯一的弱女，到

岛山上点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条件，灯台守不要女孩子！”

我木然勉强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沉默——

父亲站起来，慰安我似的：“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的很！”

我不言语。坐了一会，便掀开帘子出去。

弟弟们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抛掷，欢呼声中，偶然有一两支掷到我身上来，我只笑避——实在没有同他们追逐的心绪。

回到卧室，黑沉沉的歪在床上。除夕的梦纵使不灵验，万一能梦见，也是慰情聊胜无。我一念至诚的要入梦，幻想中画出环境，暗灰色的波涛，岿然的白塔……

一夜寂然——奈何连个梦都不能做！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我自此后，禁绝思虑，又十年不见灯塔，我心不乱。

这半个月来，海上瞥见了六七次，过眼时只悄然微叹。失望的心情，不愿它再兴起。而今夜浓雾中的独立，我竟极奋迅的起了悲哀！

丝雨濛濛里，我走上最高层，倚着船栏，忽然见天幕下，四塞的雾点之中，夹岸两嶂淡墨画成似的岛山上，各有一点星光闪烁——

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的在两旁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久——久，悲哀的心弦，开始策策而动！

有多少无情有恨之泪，趁今夜都向这两点星光挥洒！凭吟啸的海风，带这两年前已死的密愿，直到塔前的光下——

从兹了结！拈得起，放得下，愿不再为灯塔动心，也永不作灯塔的梦，无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无悲哀！

愿上帝祝福这两个塔中的燃灯者！——愿上帝祝福有海水处，无数塔中的燃灯者！愿海水向他长绿，愿海山向他长青！愿他们知道自己是这一隅岛国上无冠的帝王，只对他们，我愿致无上的颂扬与羡慕！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平洋舟中

九

只这般昏昏的，匆匆的别去，既不缠绵，又不悲壮，白担了这许多日子的心了！

头一天午时，我就没有上桌吃饭，弟弟们唤我，我躺在床上装睡。听见母亲在外间说：“罢了，不要惹她。”

伤了一会的心——下午弟弟们的几个小朋友来了，玩得闹哄哄的。大家环着院子里一个大莲花缸跑，彼此泼水为戏，连我也弄湿了衣襟。母亲半天不在家，到西院舅母那边去了，却吩咐厨房里替我煮了一碗面。

黄昏时又静了下来，我开了琴旁的灯弹琴，好几年不学琴了，指法都错乱，我只心不在焉的反复的按着。最后不知何时已停了弹，只倚在琴台上，看起琴谱来。

父亲走到琴边，说：“今晚请你的几个朋友来谈谈也好，就请她们来晚餐。”我答应着，想了一想，许多朋友假期中都走了，星虽远些，还在西城。我就走到电话匣旁，摘下耳机来，找到她，请她多带几个弟妹，今夜是越人

多越好。她说晚了，如来不及，不必等着晚餐也罢。那时已入夜，平常是星从我家归去的时候了。

舅母走过来，潜也从家里来了。我们都很欢喜，今夜最怕是有家人相对！潜说着海舟上的故事，和留学生的笑话，我们听得很热闹。

厨丁在两个院子之间，不住的走来走去，又自言自语的说：“九点了！”我从帘子里听见，便笑对母亲说：“简直叫他们开饭罢，厨师父在院子里急得转磨呢！——星一时未必来得了。”母亲说：“你既请了她，何妨再等一会？”和我说着，眼却看着父亲。父亲说：“开来也好，就请舅母和潜在这里吃罢。我们家里按时惯了，偶然一两次晚些，就这样的鸡犬不宁！”

我知道父亲和母亲只怕的是我今夜又不吃饭，如今有舅母和潜在这里，和星来一样，于是大家都说好——纷纭语笑之中，我好好吃了一顿晚饭。

饭后好一会，星才来到，还同着宪和宜，我同楫迎了出去，就进入客室。

话别最好在行前八九天，临时是“话”不出来的。不是轻重颠倒，就是无话可说。所以我们只是东拉西扯，比平时的更淡漠，更无头绪，我一句也记不得了。

只记得一句，还不是我们说的。

我和星，宜在内间，楫陪着宪在外间，只隔着一层窗纱，小孩子谈得更热闹。

星忽然摇手，听了一会，笑对我说：“你对你小弟弟和宪说的是什么？”我问：“是什么？”她笑道：“他说，‘我姊姊走了，我们家里，如同丢了一颗明珠一般！’”她说又笑了，宜也笑了，我不觉脸红起来。

——我们姊弟平日互相封赠的徽号多极了！什么剑客，诗人，哲学家，女神等等，彼此混滥着。哪里是好意？三分亲爱，七分嘲笑，有时竟等于怨谤，一点经纬都没有的！比如说父亲或母亲偶然吩咐传递一件东西，我们争着答应，自然有一个捷足先得，偶然得了夸奖，其余三个怎肯干休？便大家站在远处，点头赞叹的说：“孝子！真孝顺！‘二十四孝’加上你，二十五孝了！”结果又引起一番争论。

这些事只好在家里通行，而童子无知，每每在大庭广众之间，也弄假成真的说着，总使我不好意思——

我也只好一笑，遮掩开去。

舅母和潜都走了，我们便移到中堂来。时已夜午，我觉得心中烦热，竟剖开了一个大西瓜。

弟弟们零零落落的都进去了，再也不出来。宪没有人陪，也有了倦意。星说：“走罢，远得很呢，明天车站上送你！”说着有些凄然。——岂知明天车站上并没有送着，反是半个月后送到海舟上来，这已是我大梦中的事了！

送走了她们，走入中间，弟弟们都睡了。进入内室，只父亲

一人在灯下，我问妈妈呢，父亲说睡下了。然而我听见母亲在床上转侧，又轻轻的咳嗽，我知道她不愿意和我说话，也就不去揭帐。

默然片晌，——父亲先说些闲话，以后慢慢的说：“我十七岁离家的时候，祖父嘱咐我说：‘出外只守着三个字：勤，慎，……’”

没有说完，我低头按着胸口——父亲皱眉看着我，问：“怎么了？”我说：“没有什么，有一点心痛……”

父亲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说：“不早了，你睡去罢，已是一点钟了。”

回到屋里，抚着枕头也起了恋恋，然而一夜睡得很好。

早饭是独自吃的，告诉过母亲到佟府和女青年会几个朋友那里辞行，便出门去了。又似匆匆，又似挨延的，近午才回来。

入门已觉得凄切！在院子里，弟弟们拦住我，替我摄了几张快影。照完我径入己室，扶着书架，泪如雨下。

舅母抱着小因来了，说：“小因来请姑姑了，到我们那边吃饺子去！”我连忙强笑着出来，接过小因，偎着她。就她的肩上，印我的泪眼——便跟着舅母过来。

也没有吃得好：我心中的酸辛，千万倍于蘸饺子的姜醋，父亲踱了过来，一面逗小因说笑，却注意我吃了多少，我更支持不住，泪落在碗里，便放下筷子。舅母和嫂嫂含着泪只管让着，我不顾的站了起来……

回家去，中堂里正撤着午餐。母亲坐在中间屋里，看见我，眼泪便滚了下来。我那时方寸已乱！一会儿恐怕有人来送我，与其左右是禁制不住，有人在人前哭的，不如现在哭。我叫了一声“妈妈”，挨坐了下去。我们冰凉颤动的手，紧紧的互握着臂腕，呜咽不成声！——半年来的自欺自慰，相欺相慰，无数的忍泪吞声，都积攒了来，有今日恣情的一恸！

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来劝，恐怕是要劝的人也禁制不住了！

我释了手，卧在床上，泪已流尽，闭目躺了半晌，心中倒觉得廓然。外面人报潜来了，母亲便走了出去。小朋友们也陆续的来了，我起来洗了脸，也出去和他们从容的谈起话来。

外面门环响，说：“马车来了。”小朋友们都手忙脚乱的先推出自行车去，潜拿着帽子，站在堂门边。

我竟微笑了！我说：“走了！”向空发言似的，这语声又似是从空中来，入耳使我惊惶。我不看着任一个人，便掀开帘子出去。

极迅疾的！我只一转身，看见涵站在窗前，只在我这一转身之顷，他极酸恻的瞥了我一眼，便回过头去！可怜的孩子！他从昨日起未曾和我说话，他今天连出大门来送我的勇气都没有！这一瞥眼中，有送行，有抱歉，有慰藉，有无限的别话，我都领会了！别离造成了今日异样懂事的一个他！今天还是他的生日呢，无情的姊姊连寿面都不吃，就走了！……

走到门外，只觉得车前人山人海，似乎家中大小上下都出来了。我却不曾看见母亲。不知是我不敢看她，或是她隐在人后，或是她没有出来。我看见舅母，嫂嫂，都含着泪。连站在后面的白和张，说了一声“一路平安！”声音都哽咽着，眼圈儿也红了。

坐车，骑车的小孩子，都启行了。我带着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上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马一扬鬣，车轮已经转动。只几个转动，街角的墙影，便将我亲爱的人们和我的，相互的视线隔断了……

我又微笑着向后一倚。自此入梦！此后的都是梦境了！

只这般昏昏的匆匆的一别，既不缠绵，又不悲壮，白担了这许多日子的心了！

然而只这昏昏的匆匆的一别，便把我别到如云的梦中来！九个月来悬在云雾里，眼前飞掠的只是梦幻泡影，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很异样，很麻木，很飘浮。我挣扎把握，也撮不到一点真实！

这种感觉不是全然于我无益的，九个月来，不免有时遇到支持不住的事，

到了悲哀宛转，无可奈何的时节，我就茫然四顾的说：“不管它罢，这一切原都在梦中呢！”

就是此刻的突起的乡愁，也这样迷迷糊糊的让它过去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北京

十

只是这般昏昏的匆匆的一别，既不缠绵，又不悲壮；然而前天我追写的时候，我的眼泪流的比笔尖移动得还快！亭中寂寂，浓密的松枝外，好鸟时鸣，嫣红姹紫开遍；而我除了膝上的纸笔，和一方湿透的纱巾外，看不见别的！

我写时不须思索，没有着力，而回忆如大河泛决，奔越四流。我恨不能百管齐下，同时描述了每一段时间，每一个人，每一端思念！

我写时因呜咽而中断了好几次，归结只写了顾一失百的那一篇，而那一篇中的每一小段都是无尽，每一小段都能演绎到千万言！

文艺既凭借着主观的欣赏，我写时如雨的眼泪，未必能普遍的感动了世间一切有情。但因着字字真切的本地风光，在那篇中提名的人，决不能不起一番真切的回忆，而终于坠泪，第一个人就是我的母亲！

我远道寄回这几篇去，我不能伴她同读，引动她的伤感后，不能有即时笑语的慰藉，我诚何心？

然而不须感伤，我至爱的母亲！我灵魂是躯壳的主宰，别离之前，虽不知离愁深刻到如斯，而未尝不知别离之苦。我要推却别离，没有别离敢来挽我。为着人生，我曾自愿不住的挥着别泪，作此“弱游”！

别的都不说，只这昏昏的匆匆的一别，先在世上绝对的承认了一个“我”的存在，为幸已多！

乡愁每深一分，“我”的存在就证实了一分，——何以故？因我确有个感受痛苦的心灵与躯壳故！

既承认了“我”，就不能不承认宇宙中无量数的“他”，更不能不承认了包罗一切的“生命”，以及生命中的一切。

我既绝对承认了生命，我便愿低头去领略。我便愿遍尝了人生中之各趣，人生中之各趣我便愿遍尝！——我甘心乐意以别的泪与病的血为费，推开了生命的宫门。

我曾说：

“别离碎我为微尘，和爱 and 愁，病又把我团捏起来，还敷上一层智慧。等到病叉手退立，仔细端详，放心走去之后，我已另是一个人！”

“她已渐远渐杳，我虽没有留她的意想，望着她的背影，却也觉得有些凄恋。我起来试走，我的躯体轻健；我举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长着萋萋的芳草，我要从此走上远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谢病与别离。二十余年来，我第一次认识了生命。”

所以，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凭着血与泪，我已推开了生命神秘的宫门。因着巨大的代价，我从此要领受人生，享乐人生。

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悲哀只是一霎时，我的青春活泼的心，决不作悲哀的留滞。日来渐惯了单寒羁旅，离愁已浅，病缘已断；只往事忽忽追忆，难得当日哀乐纵横，贻我以抒写时的洒落与回味！

不须伤感，我至爱的母亲！往事的追写，决不会摧耗了我的精神，有把笔的可能，总未到悲哀的极致。母亲寄我的信中曾有：

“除夕我因你不在，十分难过，就想写信，提起笔来，心中一阵难受，又放下了笔，不能再写……”可知到了悲极，决无能力把笔！我只洒洒落落写来，写完心释。投笔之后，就让它从此成为“往事”，不予以多一刻的留连！

往事愿都撇在一边！——现在我收了纸笔，要在斜阳中下了山亭。春光真明媚！芊芊无际的山坡上，开了万树不知名的黄的，白的，红的，紫的花，内中我只认得樱花已开，丁香已含苞，杨柳的嫩黄，与松枝的深绿，衬以知更雀的红胸，真是异样的鲜明！此行循着紫罗兰路，也许采些野花归去。

愿上帝祝福母亲！

愿上帝祝福母亲！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九日，青山

附注：每篇末的日月，是那段“往事”发生的时期与地点，和写作的时地，是不相干的。

（原载 1924 年 7 月《小说月报》第 15 卷第 7 号）

山中杂记

——遥寄小朋友

大夫说是养病，我自己说是休息，只觉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过了半年多。这半年中有许多在童心中可惊可笑的事，不足为大人道。只盼他们看到这几篇的时候，唇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随手的扔下。而有两三个孩子，拾起这一张纸，渐渐的感起兴味，看完又彼此嘻笑，讲说，传递；我就已经有说不出的喜欢！本来我这两天有无限的无聊。天下许多事都没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样的烈日，我出去散步的时候，热得头昏。此时近午，却又阴云密布，大风狂起。廊上独坐，除了胡写，还有什么事可作呢？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穰

（一）我怯弱的心灵

我小的时候，也和别的孩子一样，非常的胆小。大人们又爱逗我，我的小舅舅说什么《聊斋》，什么《夜谈随录》，都是些僵尸，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还说的时候，我就不自然的惴惴的四顾，塞坐在大人中间，故意的咳嗽。睡觉的时候，看着帐门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许伸进一只鬼手来。我只这样想着，便用被将自己的头蒙得严严的，结果是睡得周身是汗！

十三四岁以后，什么都不怕了。在山上独自中夜走过丛冢，风吹草动，我只回头凝视。满立着狰狞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阴暗中小立。母亲屡屡说我胆大，因为她像我这般年纪的时候，还是怯弱的很。

我白日里的心，总是很宁静，很坚强，不怕那些看不见的鬼怪。只是近来常常在梦中，或是在将醒未醒之顷，一阵悚然，从前所怕的牛头马面，都积压了来，都聚围了来。我呼唤不出，只觉得怕得很，手足都麻木，灵魂似乎蜷曲着，挣扎到醒来，只见满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洒然自笑，——这样怯弱的梦，十年来已绝不做了，做这梦时，又有些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时也极其可爱。

（二）埋存与发掘

山中的生活，是没有人理的。只要不误了三餐和试验体温的时间，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医生和看护都不来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时再现的时候，从前的爱好，都拿来重温一遍。

美国不是我的国，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缘，在这里游戏半年，离此后也许此生不再来。不留些纪念，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于是我几乎每日做埋存与发掘的事。

我小的时候，最爱做这些事：墨鱼脊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纸粘成的小人等等，无论什么东西，玩够了就埋起来。树叶上写上字，掩在土里。石头上刻上字，投在水里。想起来时就去发掘看看，想不起来，也就让它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里。

病中不必装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游山多半是独行，于是随时随地留下许多纪念，名片，西湖风景画，用过的纱巾等等，几乎满山中星罗棋布。经过芍药花下，流泉边，山亭里，都使我微笑，这其中都有我的手泽！兴之所至，又往往去掘开看看。

有时也遇见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来。本来这些事很难解说。人家问时，说又不好，不说又不好，迫不得已只有一笑。因此

女伴们更喜欢追问，我只有躲着她们。

那一次一位旧朋友来，她笑说我近来更孩子气，更爱脸红了。童心的再现，有时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养，自然血气旺盛，脸红那有什么爱不爱的可言呢？

（三）古国的音乐

去冬多有风雪。风雪的时候，便都坐在广厅里，大家随便谈笑，开话匣子，弹琴，编绒织物等等，只是消磨时间。

荣是希腊的女孩子，年纪比我小一点，我们常在一处玩。她以古国国民自居，拉我作伴，常常和美国的女孩子戏笑口角。

我不会弹琴，她不会唱，但闷来无事，也就走到琴边胡闹。翻来覆去的只是那几个简单的熟调子。于是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罢，这是什么音乐？”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旁说，“你们懂得什么？这是东西两古国，合奏的古乐，你们哪里配领略！”琴声仍旧不断，歌声愈高，别人的对话，都不相闻。于是大家急了，将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从后面连椅子连我，一齐拉开，屋里已笑成一团！

最妙的是连“印第阿那的月”等等的美国调子，一经我们用过，以后无论何时，一听得琴声起，大家都互相点头笑说：“听古国的音乐呵！”

（四）雨雪时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点下十八度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廊下睡觉。每夜最熟识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过只是点点闪烁的光明，而相看惯了，偶然不见，也有些想望与无聊。

连夜雨雪，一点星光都看不见。荷和我拥衾对坐，在廊子的两角，遥遥谈话。

荷指着说：“你看维纳司（Venus）升起了！”我抬头望时，却是山路转折处的路灯。我怡然一笑，也指着对山的一星灯火说：“那边是周彼得（Jupiter）呢！”

愈指愈多，松林中射来零乱的风灯，都成了满天星宿。真的，雪花隙里，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将繁灯当作繁星，简直是抵得过。

一念至诚的将假作真，灯光似乎都从地上飘起。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动，不必半夜梦醒时，再去追寻它们的位置。

于是雨雪寂寞之夜，也有了慰安了！

（五）她得了刑罚了

休息的时间，是万事不许作的。每天午后的这两点钟，乏倦时觉得需要，睡不着的时候，觉得白天强卧在床上，真是无聊。

我常常偷着带书在床上看，等到看护妇来巡视的时候，就赶紧将书压在枕头底下，闭目装睡。——我无论如何淘气，也不敢大犯规矩，只到看书为止。而璧这个女孩子，往往悄悄的起来，抱膝坐在床上，逗引着别人谈笑。

这一天她又坐起来，看看无人，便指手画脚的学起医生来。大家正卧着看着她笑，看护妇已远远的来了。她的床正对着甬道，卧下已来不及，只得仍旧皱眉的坐着。

看护妇走到廊上。我们都默然，不敢言语。她问璧说，“你怎么不躺下？”璧笑说：“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呃，躺下就难受。”看护妇道：“你今天饭

吃得怎样？”璧惴惴的忍笑的说：“还好！”看护妇沉吟了一会便走出去。璧回首看着我们，抱头笑说：“你们等着，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见看护妇端着一杯药进来，杯中泡泡作声。璧只得接过，皱眉四顾。我们都用毡子藏着脸，暗暗的笑得喘不过气来。

看护妇看着她一口气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璧颓然的两手捧着胸口卧了下去，似哭似笑的说：“天呵！好酸！”

她以后不再胡说了，无病吃药是怎样难堪的事。大家谈起，都快意，拍手笑说：“她得了刑罚了！”

(六) Eskimo

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 Eskimo 的徽号，是我所喜爱的，觉得比以前的别的称呼都有趣！

Eskimo 是北美森林中的蛮族。黑发披裘，以雪为屋。过的是冰天雪地的渔猎生涯。我哪能像他们那样的勇敢？

只因去冬风雪无阻的在林中游戏行走。林下冰湖正是沙穰村中小朋友的溜冰处。我经过，虽然我们屡次相逢，却没有说话。我只觉得他们往往的停了游走，注视着我，互相耳语。

以后医生的甥女告诉我，沙穰的孩子传说林中来了一个 Eski-mo。问他们是怎样说法，他们以黑发披裘为证。医生告诉他们说不是 Eskimo，是院中一个养病的人，他们才不再惊说了。

假如我是真的 Eskimo 呢，我的思想至少要简单了好些，这是第一件可美的事。曾看过一本书上说：“近代人五分钟的思想，够原始人或野蛮人想一年的。”人类在生理上，五十万年来没有进步，而劳心劳力的事，一年一年的增加，这是疾病的源泉，人生的不幸！

我愿终身在森林之中，我足踏枯枝，我静听树叶微语。清风从林外吹来，带着松枝的香气。白茫茫的雪中，除我外没有行人。我所见所闻，不出青松白雪之外，我就似可满意了！

出院之期不远，女伴戏对我说：“出去到了车水马龙的波士顿街上，千万不要惊倒，这半年的闭居，足可使你成个痴子！”

不必说，我已自惊悚。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来……我倒愿做 Eskimo 呢。黑发披裘，只是外面的事！

(七) 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

白发的老医生对我说：“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与你不宜，今夏海滨之行，也是取消了为妙。”

这句话如同平地起了一个焦雷！

学问未必都在书本上。纽约，康桥，芝加哥这些人烟稠密的地方，终身不去也没有什么，只是说不许我到海边去。这却太使我伤心了。

我抬头张目的说：“不，你没有阻止我到海边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愿意你到海边去，太潮湿了，于你新愈的身体没有好处。”

我们争执了半点钟，至终他说：“那么你去一个礼拜罢！”他又笑说：“其实秋后的湖上，也够你玩的了！”

我爱慰冰，无非也是海的关系。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怜，沙穰的六个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连慰冰都看不见！山也是

可爱的，但和海比，的确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说：“海阔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时候，才觉得天空阔远到了尽量处。在山上的时候，走到岩壁中间，有时只见一线天光。即或是到了山顶，而因着天末是山，天与地的界线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线的齐整。

海是蓝色灰色的。山是黄色绿色的。拿颜色来比，山也比海不过，蓝色灰色含着庄严淡远的意味，黄色绿色却未免浅显小方一些。固然我们常以黄色为至尊，皇帝的龙袍是黄色的，但皇帝称为“天子”，天比皇帝还尊贵，而天却是蓝色的。

海是动的，山是静的；海是活泼的，山是呆板的。昼长人静的时候，天气又热，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郁郁的连绵不动，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没有一刻静止！从天边微波粼粼的直卷到岸边，触着崖石，更欣然的溅跃了起来，开了灿然万朵的银花！

四围是大海，与四围是乱山，两者相较，是如何滋味，看古诗便可知道。比如说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诗说：“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细细咀嚼，这两句形容乱山，形容得极好，而光景何等臃肿，崎岖，僵冷，读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也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妩媚，遥远，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没有红白紫黄的野花，没有蓝雀红襟等等美丽的小鸟。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间，便都萎谢，反予人以凋落的凄凉。海上的朝霞晚霞，天上水里反映到不止红白紫黄这几个颜色。这一片花，却是四时不断的。说到飞鸟，蓝雀红襟自然也可爱，而海上的沙鸥，白胸翠羽，轻盈的飘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看见蓝雀红襟，只使我联忆到“山禽自唤名”，而见海鸥，却使我联忆到千古颂赞美人，颂赞到绝顶的句子，是“宛若游龙，翩若惊鸿”！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视的能力，这句话天然是真的！你倚阑俯视，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这万顷碧琉璃之下，有什么明珠，什么珊瑚，什么龙女，什么鲛纱。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黄泉以下，有什么金银铜铁。因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们思想往深里去的趋向。

简直越说越没有完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以为海比山强得多。说句极端的话，假如我犯了天条，赐我自杀，我也愿投海，不愿坠崖！

争论真有意思！我对于山和海的品评，小朋友们愈和我辩驳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这样世界上才有个不同和变换。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的脸，我必不愿见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样的嗜好，穿衣服的颜色式样都是一般的，则世界成了一个大学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样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无味！再一说，如大家都爱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静了！

（八）他们说我不幸

山做了围墙，草场成了庭院，这一带山林是我游戏的地方。早晨朝露还颗颗闪烁的时候，我就出去奔走，鞋袜往往都被露水淋湿了。黄昏睡起，短裙卷袖，微风吹衣，晚霞中我又游云似的在山路上徘徊。

固然的，如词中所说：“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不是什么好滋味；而“无人管”的情景，有时却真难得。你要以山中踽踽的态度，移在别处，可就不行。在学校中，在城市里，是不容你有行云流水的神意的。只因管你的人太多了！

我们楼后的儿童院，那天早晨我去参观了。正值院里的小朋友们在上课，有的在默写生字，有的在做算学。大家都有点事牵住精神，而忙中偷闲，还暗地传递小纸条，偷说偷玩，小手小脚，没有安静的时候。这些孩子我都认得，只因他们在上课，我只在后面悄悄的坐着，不敢和他们谈话。

不见黑板六个月了，这倒不觉得怎样。只是看见教员桌上那个又大又圆的地球仪，满屋里矮小的桌子椅子，字迹很大的卷角的书，倏时将我唤回到十五年前去。而黑板上写着的

$$\begin{array}{r} 35 \quad 21 \quad 18 \quad 64 \\ -15 \quad +10 \quad -9 \quad \times 69 \end{array}$$

方程式。以及站在黑板前扶头思索，将粉笔在手掌上乱画的小朋友，我看着更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窗外日影徐移，虽不是我在上课，而我呆呆的看着壁上的大钟，竟有急盼放学的意思！

放学了，我正和教员谈话，小朋友们围拢来将我拉开了。保罗笑问我说：“你们那楼里也有功课么？”我说：“没有，我们天天只是玩！”彼得笑叹道：“你真是幸运！”

他们也是休养着，却每天仍有四点钟的功课。我出游的工夫，只在一定的时间里，才能见着他们。

唤起我十五年前的事，惭愧“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的背乘数表等等，我已算熬过去，打过这一关来了！而回想半年前，厚而大的笔记本，满屋满架的参考书，教授们流水般的口讲，……如今病好了，这生活还必须去过，又是恍然。

这生活还必须去过。不但人管，我也自管。“哀莫大于心死”，被人管的时候，传递小纸条偷说偷玩等事，还有工夫做。而自管的时候，这种动机竟绝然没有。十几年的训练，使人绝对的被书本征服了！

小朋友，“幸运”这两字又岂易言？

(九) 机器与人类

幸福小朋友一定知道机器的用处和好处，就是省人力，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很重大的工作。

在山中闲居，没有看见别的机器的机会，而山右附近的农园中的机器，已足使我赞叹。

他们用机器耕地，用机器撒种，以至于刈割等等，都是机器一手经理。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望见农人坐在汽机上，开足机力，在田地上突突爬走。很坚实的地土，汽机过处，都水浪似的，分开两边，不到半点钟工夫，很宽阔一片地，都已耕松了。

农人从衣袋里掏出表来一看，便缓缓的捩转汽机，回到园里去。我也自转身。不知为何，竟然微笑。农人运用大机器，而小机器的表，又指挥了农人。我觉得很滑稽！

我小的时候，家园墙外，一望都是麦地。耕种收割的事，是最熟见不过的了。农夫农妇，汗流浹背的蹲在田里，一锄一锄的掘，一镰刀一镰刀的割。我在旁边看着，往往替他们吃力，又觉得迟缓的可怜！

两下里比起来，我确信机器是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但昨天我对于此事又有点怀疑。

昨天一下午，楼上楼下几十个病人都没有睡好！休息的时间内，山前耕地的汽机，轧轧的声满天地。酷暑的檐下，蒸炉一般热的床上，听着这单调

而枯燥，震耳欲聋的铁器声，连续不断，脑筋完全跟着它颠簸了。焦躁加上震动，真使人有疯狂的倾向！

楼下一片喃喃怨望声，却无法使这机器止住。结果我自己头痛欲裂。楼下那几个日夜发烧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我真替她们可怜，更不知她们烦恼到什么地步！农人所节省的一天半天的工夫，和这几十个病人，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损失，比较起来，相差远了！机器又似乎未必能增益人类的幸福。

想起幼年我的书斋只和麦地隔一道墙。假如那时的农人也用机器，简直我的书不用念了！

这声音直到黄昏才止息。我因头痛，要出去走走，顺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日不得休息的汽机。——走到田边，看见三四个农人正站着踌躇，手臂都叉在腰上，摇头叹息。原来机器坏了。这座东西笨重的很，十个人也休想搬得动，只得明天再开一座汽机来拉它。

我一笑就回来了——

（十）鸟兽不可与同群

女伴都笑第玲是个傻子。而她并没有傻子的头脑，她的话有的我很喜欢。她说：“和人谈话真拘束，不如同小鸟小猫去谈。它们不扰乱你，而且温柔的静默的听你说。”

我常常看见她坐在樱花下，对着小鸟，自说自笑。有时坐在廊上，抚着小猫，半天不动。这种行径，我并不觉得讨厌，也许就是因此，女伴才赠她以傻子的徽号，也未可知。

和人谈话未必真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谈起来，却真不能说是乐事。十年来正襟危坐谈话的时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虽也做惯了，但偶有机会，我仍想释放我自己。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傻子了！

第一乐事，就是拔草喂马。看着这庞然大物，温驯的磨动它的松软的大口，和齐整的大牙，在你手中咀嚼青草的时候，你觉得它有说不尽的妩媚。

每日山后牛棚，拉着满车的牛乳罐的那匹斑白大马，我每日喂它。乳车停住了，驾车人往厨房里搬运牛乳，我便慢慢的过去。在我跪伏在樱花底下，拔那十样锦的叶子的时候，它便侧转那狭长而良善的脸来看我，表示它的欢迎与等待。我们渐渐熟悉了，远远的看见我，它便抬起头来。我相信我离开之后，它虽不会说话，它必每日的怀念我。

还有就是小狗了。那只棕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时候，曾经吓过我。那一天雪中游山，出其不意在山顶遇见它，它追着我狂吠不止，我吓得走不动。它看我吓怔了，才住了吠，得了胜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它走了，一口气跑了回来。一夜没有睡好，心脉每分钟跳到一百十五下。

女伴告诉我，它是最可爱的狗，从来不咬人的。以后再遇见它，我先呼唤它的名字，它竟摇尾走了过来。自后每次我游山，它总是前前后后的跟着走。山林中雪深的时候，光景很冷静。它总算助了我不少的胆子。

此外还有一只小黑狗，尤其跳荡可爱。一只小白狗，也很驯良。

我从来不爱猫。因为小猫很带狡猾的样子，又喜欢抓人。医院中有一只小黑猫，在我进院的第二天早起刚开了门，它已从门隙塞进来，一跃到我床上，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怀前，眼睛慢慢的闭上，很安稳的便要睡着。我

最怕小猫睡时呼吸的声音！我想推它，又怕它抓我。那几天我心里又难过，因此愈加焦躁。幸而看护妇不久便进来！我皱眉叫她抱出这小猫去。

以后我渐渐的也爱它了。它并不抓人。当它仰卧在草地上，用前面两只小爪，拨弄着玫瑰花叶，自惊自跳的时候，我觉得它充满了活泼和欢悦。

小鸟是怎样的玲珑娇小呵！在北京城里，我只看见老鸦和麻雀。有时也看见啄木鸟。在此却是雪未化尽，鸟儿已成群的来了。最先的便是青鸟。西方人以青鸟为快乐的象征，我看最恰当不过。因为青鸟的鸣声中，婉转的报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红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都极其鲜明。小蜂雀更小到无可苗条，从花梢飞过的时候，竟要比花还小。我在山亭中有时抬头瞥见，只屏息静立，连眼珠都不敢动，我似乎恐怕将这弱不禁风的小仙子惊走了。

此外还有许多毛羽鲜丽的小鸟，我因找不出它们的中国名字，只得阙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满山满谷的起了轻美的歌声。在朦胧的晓风之中，欹枕倾听，使人心魂俱静。春是鸟的世界，“以鸟鸣春”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两句话，我如今彻底的领略过了！

我们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鸟最相亲爱。玫瑰和丁香丛中更有青鸟和知更雀的巢，那巢都是筑得极低，一伸手便可触到。我常常去探望小鸟的家庭，而我却从不作偷卵捉雏等等破坏它们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过是暂时离家，我的母亲和父亲已这样的牵挂。假如我被人捉去，关在笼里，永远不得回来呢，我的父亲母亲岂不心碎？我爱自己，也爱雏鸟，我爱我的双亲，我也爱雏鸟的双亲！

而且是怎样有趣的事，你看小鸟破壳出来，很黄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疏，觉得很丑。它们又极其贪吃，终日张口在巢里啾啾的叫！累得它母亲飞去飞回的忙碌。渐渐的长大了，它母亲领它们飞到地上。它们的毛羽很蓬松，两只小腿蹒跚的走，看去比它们的母亲还肥大。它们很傻的样子，茫然的跟着母亲乱跳。母亲偶然啄得了一条小虫，它们便纷然的过去，啾啾的争着吃，早起母亲教给它们歌唱，母亲的声音极婉转，它们的声音，却很憨涩。这几天来，它们已完全的会飞了，会唱了，也知道自己觅食，不再累它们的母亲了。前天我去探望它们时，这些雏鸟已不在巢里，它们已筑起新的巢了，在离它们的父母的巢不远的枝上，它们常常来看它们的父母的。

还有虫儿也是可爱的。藕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圆壳的蜗牛，嗡嗡的蜜蜂，甚至于水里每夜乱唱的青蛙，在花丛中闪烁的萤虫，都是极温柔，极其孩气的。你若爱它，它也爱你们。因为它们太喜爱小孩子。大人们太忙，没有工夫和它们玩。

（原载 1924 年 8 月 8—10 日《晨报副镌》）

绮色佳 Ithaca

—

明月穿过杨柳，自涧上来。泉水一片片的，曲折的，泻下层石，在潺潺的流着。树枝在岩上，低垂的，繁响的摇动着。月光便在这两两把握不定的灵境中颤漾着！涧中深空得起了沉沉的回音。两旁的岩影黑得入了神秘。桥上已断绝行人。泉水的灵光中的细吟，和着我的清喟。轻风自身旁燕子般掠过，在怜惜讽笑这一身客寄的孩子。他问我：“你何人？到此何事？千百万年中为何有此一瞥的相遇？”徘徊凄动，凉露侵衣——这些都是画中境呵，我做了画中人！

七，一夜，一九二五。Cascadella Falls

二

刚做了三山光明，星落如雨的梦，黄昏时醒来到了湖上。月儿

正到了将圆未圆对节！夕阳已落，霞光未退。鱼肚白的，淡红的，紫的，一层层融化在天末，漾浮在水面，将水上舟上的人儿，轻卷在冰绡褶里。月儿渐渐高了。湖上泛来一阵轻云，淡淡的要梦化了这水大世界！遥望见岸上整齐的点点的灯光映到水里，是弯弯曲曲的一缕缕一条条，光丝竟欲牵到船下！四围紫山，圈住这茫茫光影。是花？非花！是雾？非雾！是梦？非梦！人世间决不能有此梦，决擎受不起此梦！月光照着我的衣裳，告诉我，“有你在，有我在，决不能是梦！”湖水扣着船舷，告诉我，“你在船上，我在船旁，上有湖天，湖月，中有湖山。这一切都互相印证，决不能是梦”！惘然遽然，不知所答——这些都是诗中境呵，我做了诗人！

八，三夜，一九二五。Lake Cayuga

三

自黄昏坐到夜里。历落的星辰在深密的松梢闪烁。层层碑碣间的青草地，累累地掩埋着许多荣名，热爱，才艳与青春。我含着彷徨之泪，扶着碑石，一一的唤起，墓中人，珍重的问他。他说：“人生不过数十年，何必多寻事作”？我说，“正以人生不过数十年，所以要多寻事作”。语声未了，我觉得我的远怀与奢望，在墓中人唇边鄙夷的一笑中消灭！自然要输与过来人，但我这俊彩星驰的路程，却如何止息？悲剧的本质是：心灵与心灵的冲突，事业与事业的冲突，人物与人物的冲突。终有一方烛灭香消，风流云散。我不甘消灭，我不甘流散，而人生本质是悲剧，具大智慧善知识者尤其是剧中之重要脚色，我将奈何！才觉得冷露已湿透了我的轻蓝衫子，四野风来，松影森立——这是悲剧之一幕呵，我做了剧中人！

八，七夜，一九二五。Graveyard in East Ithaca (原载 1926 年 5 月 26 日《留美学生季报》

第 11 卷第 2 号)

南 归
——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去年秋天，楫自海外归来，住了一个多月又走了。他从上海十月三十日来信说：“……今天下午到母亲墓上去了，下着大雨。可是一到墓上，阳光立刻出来。母亲有灵！我照了六张相片。照完相，雨又下起来了。姊姊！上次离国时，母亲在床上送我，嘱咐我，不想现在是这样的了！……”

我的最小偏怜的海上飘泊的弟弟！我这篇“南归”，早就在我心头，在我笔尖上。只因为要瞒着你，怕你在海外孤身独自，无人劝解时，得到这震惊的消息，读到这一切刺心刺骨的经过。我挽住了如澜的狂泪，直待到你归来，又从我怀中走去。在你重过飘泊的生涯之先，第一次参拜了慈亲的坟墓之后，我才来动笔！你心下一切都已雪亮了。大家颤栗相顾，都已做了无母之儿，海枯石烂，世界上慈怜温柔的恩福，是没有我们的份了！我纵然尽写出这深悲极恸的往事，我还能在你们心中，加上多少痛楚？！我还能在你们心中，加上多少痛楚？！

现在我不妨解开血肉模糊的结束，重理我心上的创痕。把心血呕尽，眼泪倾尽，和你们恣情开怀的一恸，然后大家饮泣收泪，奔向母亲要我们奔向的艰苦的前途！

我依据着回忆所及，并参阅藻的日记，和我们的通信，将最鲜明，最灵活，最酸楚的几页，一直写记了下来。我的握笔的手，我的笔儿，怎想到有这样运用的一天！怎想到有这样运用的一天！

前冬十二月十四日午，藻和我从城中归来，客厅桌上放着一封从上海来的电报，我的心立刻震颤了。急忙的将封套拆开，上面是“……母亲云，如决回，提前更好”，我念完了，抬起头来，知道眼前一片是沉黑的了！

藻安慰我说：“这无非是母亲想你，要你早些回去，决不会怎样的。”我点点头。上楼来脱去大衣，只觉得全身颤栗，如冒严寒。下楼用饭之先，我打电话到中国旅行社买船票。据说这几天船只非常拥挤，须等到十九日顺天船上，才有舱位，而且还不好。我说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我也要蜷伏几宵——就这样的定下了船票。

夜里如同睡在冰穴中，我时时惊跃。我知道假如不是母亲病的危险，父亲决不会在火车断绝，年假未到的时候，催我南归。他拟这电稿的时候，虽然有万般的斟酌使词气缓和，而背后隐隐的着急与悲哀是掩不住的——藻用了无尽的言语来温慰我；说身体要紧，无论怎样，在路上，在家里，过度的悲哀与着急，都与自己母亲是无益有害的。这一切我也知道，便饮泣收心的睡了一夜。

以后的几天，便消磨在收拾行装，清理剩余手续之中。那几天又特别的冷。朔风怒号，楼中没有一丝暖气。晚上藻和我总是强笑相对，而心中的怔忡，孤悬，恐怖，依恋，在不语无言之中，只有钟和灯知道了！

杰还在学校里，正预备大考。南归的消息，纵不能瞒他，而提到母亲病的推测，我们在他面前，总是很乐观的，因此他也还坦然。天晓得，弟弟们都是出乎常情的信赖我。他以为姊姊一去，母亲的病是不会成问题的。可怜的孩子，可祝福的无知的信赖！

十八日的下午四时二十五分的快车，藻送我到天津。这是我们蜜月后的

第一次同车，虽然仍是默默的相挨坐着，而心中的甜酸苦乐，大不相同了！窗外是凝结的薄雪，窗隙吹进砭骨的冷风，斜日黯然，我已经觉得腹痛。怕藻着急，不肯说出，又知道说了也没用，只不住的喝热茶。七点多钟到天津，下了月台，我已痛得走不动了。好容易挣出站来，坐上汽车，径到国民饭店，开了房间，我一直便躺在床上。藻站在床前，眼光中露出无限的惊惶：“你又病了？”我呻吟着点一点头。——我以后才发现这病是慢性的盲肠炎。这病根有十年了，一年要发作一两次。每次都痛彻心肺，痛得有时延长至十二小时。行前为预防途中复发起见，曾在协和医院仔细验过，还看不出来，直至以后从上海归来，又患了一次，医生才绝对的肯定，在协和开了刀。这已是第二年三月中的事了。

这夜的痛苦，是逐秒逐分的加紧，直到夜中三点。我神志模糊之中，只觉得自己在床上起伏坐卧，呕吐，呻吟，连藻的存在都不知道了。中夜以后，才渐渐的缓和，转过身来对坐在床边拍抚着我的藻，作颓乏的惨笑。他也强笑着对我摇头不叫我言语。慢慢的替我卸下大衣，严严的盖上被。我觉得刚一闭上眼，精魂便飞走了！

醒来眼里便满了泪；病后的疲乏，临别的依恋，眼前旅行的辛苦，到家后可能的恐怖的事实，都到心上来了。对床的藻，正做着可怜的倦梦。一夜的劳瘁，我不忍唤醒他，望着窗外天津的黎明，依旧是冷酷的阴天！我思前想后，除了将一切交给上天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了！

这一早晨，我们又相倚的坐着。船是夜里十时开，藻不能也不敢说出不让我走的话，流着泪告诉我：“你病得这样！我是个穷孩子，忍心的丈夫。我不能陪你去，又不能替你预备下好舱位，我让你自己在这时单身走！……”他说着哽咽了。我心中更是甜酸苦辣，不知怎么好，又没有安慰他的精神与力量，只有无言的对泣。

还是藻先振起精神来，提议到梁任公家里，去访他的女儿周夫人，我无力的赞成了。到那里蒙他们夫妇邀去午饭。席上我喝了一杯白兰地酒，觉得精神较好。周夫人对我提到她去年的回国，任公先生的病以及他的死。悲痛沉挚之言，句句使我闻之心惊胆跃，最后实在坐不住，挣扎着起来谢了主人。发了一封报告动身的电报到上海，两点半钟便同藻上了顺天船。

房间是特别官舱，出乎意外的小！又有大烟囱从屋角穿过。上铺已有一位广东太太占住，箱儿簋子，堆满了一屋。幸而我行李简单，只一副卧具，一个手提箱。藻替我铺好了床，我便蜷曲着躺下。他也蜷伏着坐在床边。门外是笑骂声，叫卖声，喧嚷声，争竞声；杂着油味，垢腻味，烟味，咸味，阴天味；一片的拥挤，窒塞，纷扰，叫嚣！我忍住呼吸，闭着眼。藻的眼泪落在我的脸上：“爱，我恨不能跟了你去！这种地方岂是你受得了的！”我睁开眼，握住他的手：“不妨事，我原也是人类中之一！”

直挨到夜中九时，烟囱旁边的横床上，又来了一位女客，还带着一个小女儿。屋里更加紧张拥挤了，我坐了起来，拢一拢头发，告诉藻：“你走罢，我也要睡一歇，这屋里实在没有转身之地了！”因着早晨他说要坐三等车回北平去，又再三的嘱咐他：“天气冷，三等车上没有汽炉，还是不坐好。和我同甘苦，并不在于这情感用事上面！”他答应了我，便从万声杂沓之中挤出去了。

——到沪后，得他的来信说：“对不起你，我毕竟是坐了三等车。试想我看着你那样走的，我还有什么心肠求舒适？即此，我还觉得未曾分你的辛

苦于万一！更有一件可喜的事，我将剩下的车费在市场的旧书摊上，买了几本书了……”——

这几天的海行，窗外只看见塘沽的碎裂的冰块，和大海的洪涛。人气蒸得模糊的窗眼之内，只听得人们的呕吐。饭厅上，茶房连叠声叫“吃饭咧！”以及海客的谈时事声，涕唾声。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心身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并不敢想到母亲的病状。睡不着的时候，只瞑目遐思夏日蜜月旅行中之西湖莫干山的微蓝的水，深翠的竹，以求超过眼前地狱景况于万一！

二十二日下午，船缓缓的开进吴淞口，我赶忙起来梳头著衣，早早的把行装收拾好。上海仍是阴天！我推测着数小时到家后可能的景况，心灵上只有颤栗，只有祈祷！江上的风吹得萧萧的。寒星般的万船楼头的灯火，映照在黄昏的深黑的水上，画出弯颤的长纹。晚六时，船才缓缓的停在浦东。我又失望，又害怕，孤身旅行，这还是第一次。这些脚夫和接水，我连和他们说话的胆量都没有，只把门紧紧的关住，等候家里的人来接。直等到七时半，客人们都已散尽，连茶房都要下船去了。无可奈何，才开门叫住了一个中国旅行社的接客，请他照应我过江。

我坐在颠簸的摆渡上，在水影灯光中，只觉得不时摇过了黑而高大的船舷下，又越过了几只横渡的白篷带号码的小船。在料峭的寒风之中，淋漓精湿的石阶上，踏上了外滩。大街楼顶广告上的电灯联成的字，仍旧追逐闪烁着，电车仍旧是隆隆不绝的往来的走着。我又已到了上海！万分昏乱的登上旅行社运箱子的汽车，连人带箱子从几个又似迅速又似疲缓的转弯中，便到了家门口。

按了铃，元来开门。我头一句话，是“太太好了么？”他说：“好一点了。”我顾不得说别的，便一直往楼上走。父亲站在楼梯的旁边接我。走进母亲屋里，华坐在母亲床边，看见我站了起来。小菊倚在华的膝旁，含羞的水汪汪的眼睛直望着我。我也顾不得抱她我俯下身去，叫了一声“妈！”看母亲时，真病得不成样子了！所谓“骨瘦如柴”者，我今天才理会得！比较两月之前，她仿佛又老了二十岁。额上似乎也黑了。气息微弱到连话也不能说一句，只用悲喜的无主的眼光看着我……

父亲告诉我电报早接到了。涵带着苑从下午五时便到码头去了，不知为何没有接着。这时小菊在华的推挽里，扑到我怀中来，叫了一声“姑姑”。小脸比从前丰满多了，我抱起她来，一同伏到母亲的被上。这时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赶紧回头走到饭厅去。

涵不久也回来了，脸冻得通红——我这时方觉得自己的腿脚，也是冰块一般的僵冷。——据说是在外滩等到七时。急得不耐烦，进到船公司去问，公司中人待答不理的说：“不知船停在哪里，也许是没有到罢！”他只得转了回来。

饭桌上大家都默然。我略述这次旅行的经过，父亲凝神看着我，似乎有无限的过意不去。华对我说发电叫我以后，才告诉母亲的，只说是我自己要来。母亲不言语，过一会儿说：“可怜的，她在船上也许时刻提心吊胆的想到自己已是没娘的孩子了！”

饭后涵华夫妇回到自己的屋里去。我同父亲坐在母亲的床前。母亲半闭着眼，我轻轻的替她拍抚着，父亲悄声的问：“你看母亲怎样？”我不言语，父亲也默然，片晌，叹口气说：“我也看着不好，所以打电报叫你，我真觉

得四无依傍——我的心都碎了！

此后的半个月，都是侍疾的光阴了。不但日子不记得，连昼夜都分不清了！一片相连的是母亲仰卧的瘦极的睡容，清醒时低弱的语声和憔悴的微笑，窗外的阴郁的天，壁炉中发爆的煤火，凄绝静绝的半夜炉台上滴答的钟声，黎明时四壁黯然的灰色，早晨开窗小立时濛濛的朝雾！在这些和泪的事实之中，我如同一个无告的孤儿，独自赤足拖踏过这万重的火焰！

在这一片昏乱迷糊之中，我只记得侍疾的头几天，我是每天晚上八点就睡，十二点起来，直至天明。起来的时候，总是很冷。涵和华摩挲着忧愁的倦眼，和我交替。我站在壁炉边穿衣裳，母亲慢慢的侧过头来说：“你的衣服太单薄了，不如穿上我的黑骆驼绒袍子，省得冻着！”我答应了，她又说：“我去年头一次见藻，还是穿那件袍子呢。”

她每夜四时左右，总要出一次冷汗，出了汗就额上冰冷。在那时候，总要喝南枣北麦汤，据说是止汗滋补的。我恐她受凉，又替她缝了一块长方的白绒布，轻轻的围在额上。母亲闭着眼微微的笑说：“我像观世音了。”我也笑说：“也象圣母呢！”

因着骨痛的关系，她躺在床上，总是不能转侧。她瘦得只剩一把骨了，褥子嫌太薄，被又嫌太重。所以褥子底下，垫着许多棉花枕头，鸭绒被等。上面只盖着一层薄薄的丝棉被头。她只仰着脸在半靠半卧的姿势之下，过了我和她相亲的半个月，可怜的病弱的母亲。

夜深人静，我偎卧在她的枕旁。若是她精神较好，就和我款款的谈话，语音轻得似天半飘来，在半朦胧半追忆的神态之中，我看她的石像似的脸，我的心绪和眼泪都如潮涌上。她谈着她婚后的睽离和甜蜜的生活，谈到幼年失母的苦况，最后便提到她的病，她说：“我自小千灾百病的，你父亲常说：‘你自幼至今吃的药，总集起来，够开一间药房的了。’真是我万想不到，我会活到六十岁！男婚女嫁，大事都完了。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次病了五个月，你们真是心力交瘁！我对于我的女儿，儿子，媳妇，没有一毫的不满意。我只求我快快的好了，再享两年你们的福……”我们心力交瘁，能报母亲的恩慈于万一么？母亲这种过分爱怜的话语，使听者伤心得骨髓都碎了！

如天之福，母亲临终的病，并不是两月前的骨痲。可是她的老病“胃痛”和“咳嗽”又回来了。在每半小时一吃东西之外，还不住的要服药，如“胃活”“止咳丸”之类，而且服量要每次加多。我们知道这些药品都含有多量的麻醉性的，起先总是竭力阻止她多用。几天以后，为着她的不能支持的痛苦，又渐渐的知道她的病是没有痊愈的希望，只得咬着牙，忍着心肠，顺着她的意思，狂下这种猛剂，节节的暂时解除她突然袭击的苦恼。

此后她的精神愈加昏弱了，日夜在半醒不醒之间。却因着咳嗽和胃痛，不能睡得沉稳，总得由涵用手用力的替她揉着，并且用半催眠的方法，使她入睡。十二月二十四夜，是基督降生之夜。我伏在母亲的床前，终夜在祈祷的状态之中！在人力穷尽的时候，宗教的倚天祈命的高潮，淹没了我的全意识。我觉得我的心香一缕勃勃上腾，似乎是哀求圣母，体恤到婴儿爱母的深情，而赐予我以相当的安慰。那夜街上的欢呼声，爆竹声不停。隔窗看见我们外国邻人的灯彩辉煌的圣诞树，孩子们快乐的歌唱跳跃，在我眼泪模糊之中，这些都是针针的痛刺！

半夜里父亲低声和我说：“我看你母亲的身后一切该预备了。旧式的种种规矩，我都不懂。而且我看也没有盲从的必要。关于安葬呢——你想还回到故乡去么？山遥水隔的，你们轻易回不去，年深月久，倒荒凉了，是不是？不过这须探问你母亲的意思。”我说：“父亲说出这话来，是最好不过的了。本来这些迷信禁忌的办法，我们所以有时曲从，都是不忍过拂老人家的意思。如今父亲既不在乎这些，母亲又是个最新不过的人。纵使一切犯忌都有后验，只要母亲身后的事能舒舒服服的办过去，千灾五毒，都临到我们四个姊弟身上，我们也是甘心情愿的！”

——第二天我们便托了一位亲戚到万国殡仪馆接洽一切。钢棺也是父亲和我亲自选定的。这些以后在我寄藻和杰的信中，都说得很详细。——

这样又过了几天。母亲有时稍好，微笑的躺着。小菊爬到枕边，捧着母亲的脚叫“奶奶”。华和我坐在床前，谈到秋天母亲骨痛的时候，有时躺在床上休息，有时坐在廊前大椅上晒太阳，旁边几上总是供着一大瓶菊花。母亲说：“是的，花朵儿是越看越鲜，永远不使人厌倦的。病中阳光从窗外进来，照在花上，我心里便非常的欢畅！”母亲这种爱好天然的性情，在最深的病苦中，仍是不改。她的骨痛，是由指而臂，而肩背，而膝骨，渐渐下降，全身僵痛，日夜如在桎梏之中，偶一转侧，都痛彻心腑。假如我是她，我要痛哭，我要狂呼，我要咒诅一切，弃掷一切。而我的最可敬爱的母亲，对于病中的种种，仍是一样的接受，一样的温存。对于儿女，没有一句性急的话语；对于奴仆，却更加一倍的体恤慈怜。对于这些无情的自然，如阳光，如花卉，在她的病的静息中，也加倍的温煦馨香。这是上天赐予，惟有她配接受享用的一段恩福！

我们知道母亲决不能过旧历的新年了，便想把阳历的新年，大大的点缀一下。一清早起来，先把小菊打扮了，穿上大红缎子棉袍，抱到床前，说给奶奶拜年。桌上摆上两盘大福橘，露台窗台上的水仙花管，都用红纸条束起。又买了十几盏小红纱灯，挂在床角上，炉台边，电灯下。我们自己也略略的妆扮了，——我那时已经有十天没有对镜梳掠了！我觉得平常过年，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起劲！到了黄昏我将十几盏纱灯点起挂好之后，我的眼泪，便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一直流个不断了！

有谁经过这种的痛苦？你的最爱的人，抱着最苦恼的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从你的腕上臂中消逝；同时你要佯欢谄笑的在旁边伴着，守着，听着，看着，一分一秒的爱惜恐惧着这同在的光阴！这样的生活，能使青年人老，老年人死，在天堂上的人，下了地狱！世间有这样痛苦的人呵，你们都有了我的最深极厚的同情！

裁缝来了，要裁做母亲装裹的衣裳。我悄悄的把他带到三层楼上。母亲平时对于穿著，是一点不肯含糊的。好的时候遇有出门，总是把要穿的衣服，比了又比，看了又看，熨了又熨。所以这次我对于母亲寿衣的材料，颜色，式样，尺寸，都不厌其详的叮咛嘱咐了。告诉他都要和好人的衣裳一样的做法，若含糊了要重做的。至于外面的袍料，帽子，袜子，手套等，都是我偷出睡觉的时间来，自己去买的。那天上海冷极，全市如冰。而我的心灵，更有万倍的僵冻！

回来脱了外衣，走到母亲跟前。她今天又略好了些，问我：“睡足了么？”我笑说：“睡足了。”因又谈起父亲的生日——阳历一月三日，阴历十二月四日——快到了。父亲是在自己生日那天结婚的。因着母亲病了，父亲曾说

过不做生日，而父母亲结婚四十年的纪念，我们却不能不庆祝。这时父亲涵华等都在床前，大家凑趣谈笑，我们便故作娇痴的佯问母亲做新娘时的光景。母亲也笑着，眼里似乎闪烁着青春的光辉。她告诉我们结婚的仪式，赠嫁的妆奁，以及佳礼那天怎样的被花冠压得头痛。我们都笑了。爬在枕边的小菊看见大家笑，也莫名其妙的大声娇笑。这时，眼前一切的悲怀，似乎都忘却了。

第二天晚上为父亲暖寿。这天母亲又不好，她自己对我说：

“我这病恐怕不能好了。我从前看弹词，每到人临危的时候总是说‘一日轻来一日重，一日添症八九分’。便是我此时的景象了。”我们都忙笑着解释，说是天气的关系，今天又冷了些。母亲不言语。但她的咳嗽，愈见艰难了，吐一口痰，都得有人使劲的替她按住胸口。胃痛也更剧烈了，每次痛起，面色惨变。——晚上，给父亲拜寿的子侄辈都来了。涵和华忙着在楼下张罗。我仍旧守在母亲旁边。母亲不住的催我，快拢拢头，换换衣服，下楼去给父亲拜寿。我含着泪答应了。草草的收拾毕，下得楼来，只看见寿堂上红烛辉煌，父亲坐在上面，右边并排放着一张空椅子。我一跪下，眼泪突然的止不住了，一翻身赶紧就上楼去，大家都默然相视无语。

夜里母亲忽然对我提起她自己儿时侍疾的事了：“你比我有福多了，我十四岁便没了母亲！你外祖母是痼病，那年从九月九卧床，就没有起来。到了腊八就去世了。病中都是你舅舅和我轮流伺候着。我那时还小，只记得你外祖母半夜咽了气，你外祖父便叫老妈子把我背到前院你叔祖母那边去了。从那时起，我便是没娘的孩子了。”她叹了一口气，“腊八又快到了。”我那时真不知说什么好。母亲又说：“杰还不回来——算命的说我只有两孩子送终，有你和涵在这里，我也满意了。”

父亲也坐在一边，慢慢的引她谈到生死，谈到故乡的茔地。父亲说：“平常我们所说的‘狐死首邱’，其实也不是……”母亲便接着说：“其实人死了，只剩一个躯壳，丢在哪里都是一样。何必一定要千山万水的运回去，将来糊口四方的子孙们也照应不着。”

现在回想，那时母亲对于自己的病势，似乎还模糊，而我们则已经默晓了，在轮替休息的时间内，背着母亲，总是以眼泪洗面。我知道我的枕头永远是湿的。到了时候，走到母亲面前，却又强笑着，谈些不要紧的宽慰的话。涵从小是个浑化的人，往常母亲病着，他并不会怎样的小心服侍。这次他却使我有无限的惊奇！他静默得像医生，体贴得像保姆。我在旁静守着，看他喂橘汁，按摩，那样子不像儿子服侍母亲，竟像父亲调护女儿！他常对我说：“病人最可怜，像小孩子，有话说不出来。”他说着眼眶便红了。

这使我如何想到其余的两个弟弟！杰是夏天便到塘沽工厂实习去了。母亲的病态，他算是一点没有看见。楫是十一月中旬走的。海上飘流，明年此日，也不见得会回来。母亲对于楫，似乎知道是见不着了，并没有怎样的念道他。却常常的问起杰：“年假快到了，他该回来了罢？”一天总问起三四次，到了末几天，她说：“他知道我病，不该不早回！做母亲的一生一世的事，……”我默然，母亲哪里知道可怜的杰，对于母亲的病还一切蒙在鼓里呢！

十二月三十一夜，除夕。母亲自己知道不好，心里似乎很着急，一天对

我说了好几次：“到底请个大医生来看一看，是好是坏，也叫大家定定心。”其实那时隔一两天，总有医生来诊。照样的打补针，开止咳的药，母亲似乎腻烦了。我们立刻商量去请V大夫，他是上海最有名的德国医生，秋天也替她看过的。到了黄昏，大夫来了。我接了进来，他还认得我们，点首微笑。替母亲听听肺部，又慢慢的扶她躺下，便走到桌前。我颤声的问：“怎么样？”他回头看了看母亲，“病人懂得英文么？”我摇一摇头，那时心胆已裂！他低声说：“没有希望了，现时只图她平静的度过最后的几天罢了！”

本来是我们意识中极明了的事，却经大夫一说破，便似乎全幕揭开了。一场悲惨的现象，都跳跃了出来！送出大夫，在甬道上，华和我都哭了，却又赶紧的彼此解劝说：“别把眼睛哭红了，回头母亲看出，又惹她害怕伤心。”我们拭了眼泪，整顿起笑容，走进屋里，到母亲床前说：“医生说不妨事的，只要能安心静息，多吃东西，精神健朗起来，就慢慢的会好了。”母亲点一点头。我们又说：“今夜是除夕，明天过新历年了，大家守岁罢。”

领略人生，可是一件容易事？我曾说过种种无知，痴愚，狂妄的话语，我说：“我愿遍尝人生中的各趣，人生中的各趣，我都愿遍尝。”又说：“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遍挨遍尝，要他针针见血。”又说：“哀乐悲欢，不尽其致时，看不出生命之神秘与伟大。”其实所谓之“神秘”“伟大”，都是未经者理想企望的言词，过来人自欺解嘲的话语！我宁可做一麻木，白痴，浑噩的人，一生在安乐，卑怯，依赖的环境中过活。我不愿知神秘，也不必求伟大！

话虽如此，而人生之逼临，如狂风骤雨。除了低头闭目颤栗承受之外，没有半分方法。待到雨过天青，已另是一个世界。地上只有衰草，只有落叶，只有曾经风雨的凋零的躯壳与心灵。霎时前的浓郁的春光，已成隔世！那时你反要自诩！你曾有何福德，能享受了从前种种怡然畅然，无识无忧的生活！

我再不要领略人生，也更不要领略如十九年一月一日之后的人生！那种心灵上惨痛，脸上含笑的生活，曾碾我成微尘，绞我为液汁。假如我能为力，当自此斩情绝爱，以求免重过这种的生活，重受这种的苦恼！但这又有谁知道！

一月三日，是父亲的正寿日。早上便由我自到市上，买了些零吃的东西，如果品，点心，熏鱼，烧鸭之类。因为我们知道今晚的筵席，只为的是母亲一人。吃起整桌的菜来，是要使她劳乏的。到了晚上，我们将红灯一齐点起；在她床前，摆下一个小圆桌；桌上满满的分布着小碟小盘；一家子团团的坐下。把父亲推坐在母亲的旁边，笑说：“新郎来了。”父亲笑着，母亲也笑了！她只尝了一点菜，便摇头叫“撤去罢，你们到前屋去痛快的吃，让我歇一歇”。我们便把父亲留下，自己到前头匆匆的胡乱的用了饭。到我回来，看见父亲倚在枕边，母亲朦朦胧胧的似乎睡着了。父亲眼里满了泪！我知道他觉得四十年的春光，不堪回首了！

如此过了两夜。母亲的痛苦，又无限量的增加了。肺部狂热，无论多冷，被总是褪在胸下；炉火的火焰，也隔绝不使照在床上（这总使我想到了《小青传》中之“痰灼肺然，见粒而呕”两语）。每一转动，都喘息得接不过气来。大家的恐怖心理，也无限量的紧张了。我只记得我日夜口里只诵祝着一句祈祷的话，是：“上帝接引这纯洁的灵魂！”这时我反不愿看母亲多延日月了，只求她能恬静平安的解脱了去！到了夜半，我仍半跪半坐的伏在她床前，她

看着我喘息着说：“辛苦你了……等我的事情过去了，你好好的睡几夜，便回到北平去，那时什么事都完了。”母亲把这件大事说得如此平凡，如此稳静！我每次回想，只有这几句话最动我心！那时候我也不敢答应，喉头已被哽咽塞住了！

张妈在旁边，抚慰着我。母亲似乎又入睡了。张妈坐在小凳上，悄声的和我谈话，她说：“太太永远是这样疼人的！秋天养病的时候，夜里总是看通宵的书，叫我只管睡去。半夜起来，也不肯叫我。我说：‘您可别这样自己挣扎，回头摔着不是玩的。’她也不听。她到天亮才能睡着。到了少奶奶抱着菊姑娘过来，才又醒起。”

谈到母亲看的书，真是比我们家里什么人看的都多。从小说，弹词，到杂志，报纸，新的，旧的，创作的，译述的，她都爱看。平常好的时候，天天夜里，不是做活计，就是看书。总到十一二点才睡。晨兴绝早，梳洗完毕，刀尺和书，又上手了。她的针线匣里，总是有书的。她看完又喜欢和我们谈论，新颖的见解，总使我们惊奇。有许多新名词，我们还是先从她口中听到的，如“普罗文学”之类。我常默然自惭，觉得我们在新思想上反像个遗少，做了落伍者！

一月五夜，父亲在母亲床前。我困倦已极，侧卧在父亲床上打盹，被母亲呻吟声惊醒，似乎母亲和父亲大声争执。我赶紧起来，只听见母亲说：“你行行好罢，把安眠药递给我，我实在不愿意再俄延了！”那时母亲辗转呻吟，面红气喘。我知道她的痛苦，已达极点！她早就告诉过我，当她骨痛的时候，曾私自写下安眠药名，藏在袋里，想到了痛苦至极的时候，悄悄的叫入买了，全行服下，以求解脱——这时我急忙走到她面前，万般的劝说哀求。她摇头不理我，只看着父亲。父亲呆站了一会，回身取了药瓶来，倒了两丸，放在她嘴里。她连连使劲摇头，喘息着说：“你也真是……又不是今后就见不着了！”这句话如同兴奋剂似的，父亲眉头一皱，那惨肃的神宇，使我起栗。他猛然转身，又放了几粒药丸在她嘴里。我神魂俱失，飞也似的过去攀住父亲的臂儿，已来不及了！母亲已经吞下药，闭上口，垂目低头，仿佛要睡。父亲颓然坐下，头枕在她肩旁，泪下如雨。我跪在床边，欲呼无声，只紧紧的牵着父亲的手，凝望着母亲的睡脸。四周惨默，只有时钟滴答的声音。那时是夜中三点，我和父亲颤栗着相倚至晨四时。母亲睡容惨淡，呼吸渐渐急促，不时的干咳，仍似日间那种咳不出来的光景，两臂向空抱捉。我急忙悄悄的去唤醒华和涵，他们一齐惊起，睡眼朦胧的走到床前，看见这景象，都急得哭了。华便立刻要去请大夫，要解药，父亲含泪摇头。涵过去抱着母亲，替她抚着胸口。我和华各抱着她一只手，不住的在她耳边轻轻的唤着。母亲如同失了知觉似的，垂头不答。在这种状态之下，延至早晨九时。直到小菊醒了，我们抱她过来坐到母亲床上，教她抱着母亲的头，摇撼着频频的唤着“奶奶”。她唤了有几十声，在她将要急哭了的时候，母亲的眼皮，微微一动。我们都跃然惊喜，围拢了来，将母亲轻轻的扶起。母亲仍是朦朦胧胧的，只眼皮不时的动着。在这种状态之下，又延至下午四时。这一天的工夫，我们也没有梳洗，也不饮食，只围在床前，悬空挂着恐怖希望的心！这一天比十年还要长，一家里连雀鸟都住了声息！

四时以后母亲才半睁开眼，长呻了一声，说“我要死了！”她如同从浓睡中醒来一般，抬眼四下里望着。对于她服安眠药一事，似乎全不知道。我上前抱着母亲，说“母亲睡得好罢？”母亲点点头，说“饿了！”大家赶紧

将久炖在炉上的鸡露端来，一匙一匙的送在她嘴里。她喝完了又闭上眼休息着。我们才欢喜的放下心来，那时才觉得饥饿，便轮流去吃饭。

那夜我倚在母亲枕边，同母亲谈了一夜的话。这便是三十年来末一次的谈话了！我说的话多，母亲大半是听着。那时母亲已经记起了服药的事，我款款的说：“以后无论怎样，不能再起这个服药的念头了！母亲那种咳不出来，两手抓空的光景，别人看着，难过不忍得肝肠都断了。涵弟直哭着说：‘可怜母亲不知是要谁？有多少话说不出来！’连小菊也都急哭了。母亲看……”母亲听着，半晌说：“我自己一点不觉得痛苦，只如同睡了一场大觉。”

那夜，轻柔得像湖水，隐约得像烟雾。红灯放着温暖的光。父亲倦乏之余，睡得十分甜美。母亲精神似乎又好，又是微笑的圣母般的瘦白的脸。如同母亲死去复生一般，喜乐充满了我的四肢。我说了无数的憨痴的话：我说着我们欢乐的过去，完全的现在，繁衍的将来，在母亲迷糊的想象之中，我建起了七宝庄严之楼阁。母亲喜悦的听着，不时的参加两句。……到此我要时光倒流，我要诅咒一切，一逝不返的天色已渐渐的大明了！

一月七晨，母亲的痛苦已到了终极了！她厉声的拒绝一切饮食。我们从来不曾看见过母亲这样的声色，觉得又害怕，又胆怯，只好慢慢轻轻的劝说。她总是闭目摇头不理，只说：“放我去罢，叫我多挨这几天痛苦做什么！”父亲惊醒了，起来劝说也无效。大家只能围站在床前，看着她苦痛的颜色，听着她悲惨的呻吟！到了下午，她神志渐渐昏迷，呻吟的声音也渐渐微弱。医生来看过，打了一次安眠止痛的针。又拨开她的眼睑，用手电灯照了照，她的眼光已似乎散了！

这时我如同痴了似的，一下午只两手抱头，坐在炉前，不言不动，也不到母亲跟前去。只涵和华两个互相依傍的，颤栗的，在床边坐着。涵不住的剥着橘子，放在母亲嘴里，母亲闭着眼都吸咽了下去。到了夜九时，母亲脸色更惨白了。头摇了几摇，呼吸渐渐急促。涵连忙唤着父亲。父亲跪在床前，抱着母亲在腕上。这时我才从炉旁慢慢的回过头来，泪眼模糊里，看见母亲鼻子两边的肌肉，重重的抽缩了几下，便不动了。我突然站起过去，抱住母亲的脸，觉得她鼻尖已经冰凉。涵俯身将他的银表，轻轻的放在母亲鼻上，战兢的拿起一看，表壳上已没有了水气。母亲呼吸已经停止了。他突然回身，两臂抱着头大哭起来。那时正是一月七夜九时四十五分。我们从此是无母之人了，呜呼痛哉！

关于这以后的事，我在一月十一晨寄给藻和杰的信中，说的很详细，照录如下：

亲爱的杰和藻：

我在再四思维之后，才来和你们报告这极不幸极悲痛的消息。就是我们亲爱的母亲，已于正月七夜与这苦恼的世界长辞了！她并没有多大的痛苦，只如同一架极玲珑的机器，走的日子多了，渐渐停止。她死去时是那样的柔和，那样的安静。那快乐的笑容，使我们竟不敢大声的哭泣，仿佛恐怕惊醒她一般。那时候是夜中九时四十五分。那日是阴历腊八，也正是我们的外祖母，她自己亲爱的母亲，四十六年前离世之日！

至于身后的事呢，是你们所想不到的那样庄严，清贵，简单。当母亲病重的时候，我们已和上海万国殡仪馆接洽清楚，在那里预备了一具美国的钢棺。外面是银色凸花的，内层有整块的玻璃盖子，白绫捏花的里子。至于衣衾鞋帽一切，都是我去备办的，件数不多，却和生人一般的齐整讲究。……

经过是这样：在母亲辞世的第二天早晨，万国殡仪馆便来一辆汽车，如同接送病人的卧车一般，将遗体运到馆中。我们一家子也跟了去。当我们在休息室中等候的时候，他们在楼下用药水清洗母亲的身体。下午二时已收拾清楚，安放在一间紫色的屋子里，用花圈绕上，旁边点上一对白烛。我们进去时，肃然的连眼泪都没有了！堂中庄严，如入寺殿。母亲安稳的仰卧在矮长榻之上，深棕色的锦被之下，脸上似乎由他们略用些美容术，觉得比寻常还好看。我们俯下去偎着母亲的脸，只觉冷彻心腑，如同石膏制成的慈像一般！我们开了门，亲友们上前行礼之后，便轻轻将母亲举起，又安稳装入棺内，放在白绫簇花的枕头上，齐肩罩上一床红缎绣花的被，盖上玻璃盖子。棺前仍旧点着一对高高的白烛。紫绒的桌罩下立着一个银十字架。母亲慈爱纯洁的灵魂，长久依傍在上帝的旁边了！

五点多钟诸事已毕。计自逝世至入殓，才用十七点钟。一切都静默，都庄严，正合母亲的身份。客人散尽，我们回家来，家里已洒扫清楚。我们穿上灰衫，系上白带，为母亲守孝。家里也没有灵位。只等母亲放大的相片送来后，便供上鲜花和母亲爱吃的果子，有时也焚上香。此外每天早晨合家都到殡仪馆，围立在棺外，隔着玻璃盖子，瞻仰母亲如睡的慈颜！

这次办的事，大家亲友都赞成，都艳羡，以为是没有半分糜费。我们想母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喜欢的。异地各戚友都

已用电报通知。楫弟那里，因为他远在海外，环境不知怎样，万一他若悲伤过度，无人劝解，可以暂缓告诉。至于杰弟，因为你病，大考又在即，我们想来想去，终以为恐怕这消息是终久瞒不住的，倘然等你回家以后，再突然告诉，恐怕那时突然的悲痛和失望，更是难堪。杰弟又是极懂事极明白的人。

你是母亲一块肉，爱惜自己，就是爱母亲。在考试的时候，要镇定，就凡事就序，把书考完再回来，你别忘了你仍旧是能看见母亲的！

我们因为等你，定二月二日开吊，三日出殡。那万国公墓是在虹桥路。草树葱茏，地方清旷，同公园一般。上海又是中途，无论我们下南上北，或是到国外去，都是必经之路，可以随时参拜，比回老家去好多了。

藻呢，父亲和我都十二分希望你还能来。母亲病时曾说：

“我的女婿，不知我还能见着他否？”你如能来，还可以见一见母亲。父亲又爱你，在悲痛中有你在，是个慰安。不过我顾念到你的经济问题，一切由你自己斟酌。

这事的始末是如此了。涵仍在家里，等出殡后再上南京。

我们大概是都上北平去，为的是父亲离我们近些，可以照应。

杰弟要办的事很多，千万要爱惜精神，遏抑感情，储蓄力量。

这方是孝。你看我写这信时何等安静，稳定？杰弟是极有主见的人，也当如此，是不是？

此信请留下，将来寄楫！

永远爱你们的冰心正月十一晨

我这封信虽然写的很镇定，而实际上感情的掀动，并不是如此！一月七夜九时四十五分以后，在茫然昏然之中，涵，华和我都很早就寝，似乎积劳成倦，睡得都很熟。只有父亲和几个表兄弟在守着母亲的遗体。第二天早起，大家乱哄哄的从三层楼上，取下预备好了的白衫，穿罢相顾，不禁失声！下得楼来，又看见饭厅桌上，摆着厨师父从早市带来的一筐蜜橘——是我们昨天黄昏，在厨师父回家时，吩咐他买回给母亲吃的。才有多少时候？蜜橘买来，母亲已经去了！

小菊穿着白衣，系着白带，白鞋白袜，戴着小蓝呢白边帽子，有说不出的飘逸和可爱。在殡仪馆大家没有工夫顾到她，她自在母亲榻旁，摘着花圈上的花朵玩耍。等到黄昏事毕回来，上了楼，尽了梯级，正在大家徬徨无主，不知往哪里走，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她忽然大哭说：“找奶奶，找奶奶。奶奶哪里去了？怎么不回来了！”抱着她的张妈，忍不住先哭了，我们都不

由自主的号啕大哭起来。

吃过晚饭，父亲很早就睡下了。涵，华和我在父亲床前炉边，默然的对坐。只见炉台上时钟的长针，在凄清的滴答声中，徐徐移动。在这针徐徐的将指到九点四十分的时候，涵突然站起，将钟摆停了，说“姊姊，我们睡罢！”他头也不回，便走了出去。华和我望着他的背影，又不禁滚下泪来。九时四十五分！又岂只是他一个人，不忍再看见这炉台上的钟，再走到九时四十五分！

天未明我就忽然醒了，听见父亲在床上转侧。从前窗下母亲的床位，今天从那里透进微明来，那个床没有了。这屋里是无边的空虚，空虚，千愁万绪，都从晓枕上提起。思前想后，似乎世界上一切都临到尽头了！

在那几天内，除了几封报丧的信之外，关于母亲，我并没有写下半个字。虽然有人劝我写哀启，我以为不但是“语无伦次”之中，不能写出什么来，而且“先慈体素弱”一类的文字，又岂能表现母亲的人格于万一？母亲的聪明正直，慈爱温柔，从她做孙女儿起，至做祖母止，在她四围的人对她的疼怜，眷恋，爱戴，这些情感，在我知识内外的，在人人心中都是篇篇不同的文字了。受过母亲调理，栽培的兄弟弟侄，个个都能写出一篇最真挚最沉痛的哀启。我又何必来敷衍一段，使他们看了觉得不完全不满意的东西？

虽然没有写哀启，我却在父亲下泪搁笔之后，替他凑成一副挽联。我觉得那却是字字真诚，能表现那时一家的情感！联语是：

教养全赖卿贤，五个月病榻呻吟，最可怜娇儿爱婿，死别生离，几辈伤心失慈母。

晚近方知我老，四十载春光顿歇，那忍看稚孙弱媳，承欢强笑，举家和泪过新年。

在那几天内，除了每天清晨，一家子从寓所走到殡仪馆参谒母亲的遗容之外，我们都不出门。从殡仪馆归来，照例是阴天。进了屋子，刚擦过的地板，刚旺上来的炉火——脱了外面的衣服，在炉边一坐，大家都觉得此心茫茫然无处安放！我那几天的日课，是早晨看书，做活计。下午多有戚友来看，谈些时事，一天也就过去。到了夜里，不是呆坐，就是写信。夜中的心情，现在追忆已模糊了，为写这篇文章，检出旧信，觉得还可以寻迹：

藻：

真想不到现在才能给你写这封长信。藻，我从此是没有娘的孩子了！这十几天的辛苦，失眠，落到这么一个结果。我的悲痛，我的伤心，岂是千言万语所说得尽？前日打起精神，给你和杰弟写那一封慰函，也算是肝肠寸断。……这两天家中倒是很安静，可是更显出无边的空虚，孤寂。我在父亲屋中，和他作伴。白天也不敢睡，怕他因寂寞而伤心，其实我躺下也睡不着。中夜惊醒，尤为难过，……

——摘录一月十三信母亲死后的光阴真非人过的！就拿今晚来说，父亲出门

访友去了；涵和华在他们屋里；我自己孤零零的坐在母亲屋内。四周只有悲哀，只有寂寞，只有凄凉。连炉炭爆发的声音，都予我以辛酸的联忆。这种一人独在的时光，我已过了好几次了，我真怕，彻骨的怕，怎么办？

因着母亲之死，我始惊觉于人生之极短。生前如不把温柔尝尽，死后就无从追讨了。我对于生命的前途，并没有一点别的愿望，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沉没。这情爱之杯，我要满满的斟，满满的饮。人生何等的短促，何等的无定，何等的虚空呵！

千言万语仍回到一句话来，人生本质是痛苦，痛苦之源，乃是爱情过重。但是我们仍不能不饮鸩止渴，仍从生痛苦之爱情中求慰安。何等的痴愚呵，何等的矛盾呵！

写信的地方，正是母亲生前安床之处。我愈写愈难过了，愈写愈糊涂了。若再写下去，我连气

息也要窒住了！

——摘录一月十八夜信

一月二十六夜，因为杰弟明天到家，我时时惊跃，终夜不寐，想到这可怜的孩子，在风雪中归来，这一路哀思痛哭的光景，使我在想象中，心胆俱碎！二十七日午，报告船到。涵驱车往接，我们提心吊胆的坐候着，将近黄昏，听得门外车响，大家都突然失色。华一转身便走回她屋里。接着楼梯也响着。涵先上来，一低头连忙走入他屋里去了。后面是杰，笑容满面，脱下帽子在手里，奔了进来。一声叫“妈”，我迎着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他突然站住呆住了！那时惊痛骇疾的惨状，我这时追思，一枝秃笔，真不能描写于万一！雷掣电掣一般，他垂下头便倒在地上，双手抱住父亲的腿，猛咽得闭过气去。缓了一缓，他才哭喊了出来，说：“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时一片哭声之中涵和华也从他们屋里哭着过来。父亲拉着杰，泪流满面。婢仆们渐渐进来，慢慢的劝住，大家停了泪。杰立刻便要到殡仪馆去，看看母亲的遗容。父亲和涵便带了他去。回来问起母亲病中情状，又重新哭泣。在这几天内，杰从满怀的希望与快乐中，骤然下堕。他失魂落魄似的，一天哭好几次。我们只有勉强劝慰。幸而他主见，在昏迷之中，还能支柱，我才放下了心。

二月二日开吊。礼毕，涵因有紧急的公事，当晚就回到南京去了。母亲曾说命里只有两个孩子送她，如今送葬又只剩我和杰了。在涵未走之前，我们大家聚议，说下葬之后，我们再看不见母亲了，应该有些东西殉葬，只当是我们自己永远随侍一般。我们随各剪下一缕头发，连父亲和小菊的，都装在一个小白信封里。此外我自己还放入我头一次剃下来的胎发（是母亲珍重的用红线束起收存起来的）以及一把“斐托斐”（Phi Tau Phi）名誉学位的金钥匙。这钥匙是我在大学毕业时得到的，上面刻有年月和姓名。我平时不大带他，而在我得到之时，却曾与母亲以很大的喜悦。这是我觉得我的一切珍饰，都是母亲所赐予，只有这个，是我自己以母亲栽培我的学力得来的。我愿意以此寄托我的坚逾金石的爱感的心，在我未死之前，先随侍母亲于九泉之下！

二月三日，下午二时，我们一家收拾了都到殡仪馆。送葬的亲朋，也陆续的来了。我将昨夜封好了的白信封儿，用别针别在棺盖里子的白绫花上。父亲俯在玻璃盖上，又痛痛的哭了一场。我们扶起父亲，拭去了盖上的眼泪，珍重的将棺盖掩上。自此我们再无从瞻仰母亲的柔静慈爱的睡容了！

父亲和杰及几个伯叔弟兄，轻轻的将钢棺抬起，出到门外，轻轻的推进一辆堆满花圈的汽车里。我们自己以及诸亲友，随后也都上了汽车，从殡仪馆徐徐开行。路上天阴欲雨，我紧握着父亲的手，心头一痛，吐出一口血来，父亲惨然的望着我。

二时半到了虹桥万国公墓，我们又都跟着下车，仍由父亲和杰等抬着钢棺。执事的人，穿着黑色大礼服，静默前导。到了坟地上，远远已望见地面铺着青草似的绿毡。中央坟穴里嵌放着一个大水门泥框子。穴上地面放着一个光耀射目的银框架。架的左右两端，横牵着两条白带。钢棺便轻轻的安稳的放在白带之上。父亲低下头去，左右的看周正了。执事的人，便肃然的问我说：“可以了罢？”我点一点首，他便俯下去，拨开银框上白带机括。白带慢慢的松了，盛着母亲遗体的钢棺，便平稳的无声的徐徐下降。这时大家惨默的凝望着，似乎都住了呼吸。在钢棺降下

地面时，万千静默之中，小菊忽然大哭起来，挣出张妈的怀抱，向前走着说：“奶奶掉下去了，我要下去看看，我要下去看看！”华一手拉住小菊，一手用手绢掩上脸。这时大家又都支持不住，忽然都背过脸去，起了无声的幽咽！

钢棺安稳平正的落在水门泥框里，又慢慢的抽出白带来。几个人夫，抬过水门泥盖子来，平正的盖上。在四周合缝里和盖上铁环的凹处，都抹上灰泥。水门泥框从此封锁。从此我们连盛着母亲遗体的钢棺也看不见了！

堆掩上黄土，又密密的绕覆上花圈。大家向着这一抔香云似的土丘行过礼，这简单严静的葬礼，便算完毕了。我们谢过亲朋，陆续的向着园门走。这时林青天黑，松梢上已洒上丝丝的春雨。走近园门，我回头一望。蜿蜒的灰色道上，阴沉的天气之中，松荫苍苍，杰独自落后，低头一步一跛的拖着自己似的慢慢的走。身上是灰色的孝服，眉宇间充满了绝望，无告，与迷茫！我心头刺了一刀似的！我止了步，站着等着他。可怜的孩子呵！我们竟到了今日之一日！

回家以后，呵，回家以后！家里到处都是黑暗，都是空虚了。我在二月五夜寄给藻的信上说：

我从前有一个心，是个充满幸福的心。现在此心是跟着

我最宝爱的母亲葬在九泉之下了。前天两点半钟的时候，母亲的钢棺，在光彩四射的银架间，由白带上徐徐降下的时光，我的心，完全黑暗了。这心永远无处捉摸了，永远不能复活了！……

不说了，爱，请你预备着迎接我，温慰我。我要飞回你那边来。只有你，现在还是我的幻梦！

以后的几个月中，涵调到广州去，杰和我回校，父亲也搬到北平来。只有海外的楫，在归舟上，还做着“偎依慈怀的温甜之梦”。

九月七日晨，阴。我正发着寒热，楫归来了。轻轻推开屋门，站在我的床前。我们握着手含泪的勉强的笑着。他身材也高了，手臂也粗了，胸脯也挺起了，面目也黧黑了。海上的辛苦与风波，将我的娇生惯养的小弟弟，磨炼成一个忍辱耐劳的青年水手了！我是又欢喜，又伤心。他只四面的看着，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才款款的坐在我床沿，说：“大哥并没有告诉我。船过香港，大哥上来看我，又带我上岸去吃饭，万分恳挚爱怜的慰勉我几句话。送我走时，他交给我一封信，叫我给二哥。我珍重的收起。船过上海，亲友来接，也没有人告诉我。船过芝罘，停了几个钟头，我倚栏远眺。那是母亲生我之地！我忽然觉得悲哀迷惘，万不自支，我心血狂涌，颠顿的走下舱去。我素来不拆阅弟兄们的信，那时如有所使，我打开箱子，开视了大哥的信函。里面赫然的是一条系臂的黑纱，此外是空无所有了！……”他哽咽了，俯下来，埋头在我的衾上，“我明白了一大半，只觉得手足冰冷！到了天津，二哥来接我，我们昨夜在旅馆里，整整的相抱的哭了一夜！”他哭了，“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一道上做着万里来归，偎依慈怀的温甜的梦，到得家来，一切都空了！忍心呵，你们！”我那时也只有哭的分儿。是呵，我们都是最弱的人，父亲不敢告诉我；藻不敢告诉杰；涵不敢告诉楫；我们只能颤栗着等待这最后的一天！忍心的天，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生生的突然的将我们慈爱的母亲夺去了！

完了，过去这一生中这一段慈爱，一段恩情，从此告了结束。从此宇宙中有补不尽的缺憾，心灵上有填不满的空虚。只有自家料理着回肠，思想又思想，解慰又解慰。我受尽了爱怜，如今正是自己爱怜他人的时候。我当永远勉励着以母亲之心为心。我有父亲和三个弟弟，以及许多的亲眷。我将永远拥抱爱护着他们。我将永远记着楫二次去国给杰的几句话：“母亲是死去

了，幸而还有爱我们的姊姊，紧紧的将我们搂在一起。”

窗外是苦雨，窗内是孤灯。写至此觉得四顾徬徨，一片无告的心，没处安放！藻迎面坐着，也在写他的文字。温静沉着者，求你在我悠悠的生命道上，扶助我，提醒我，使我能成为一个像母亲那样的人！

六，三十夜，一九三一，燕南园，海淀，北平（原载散文集《南归》，
1931年9月，北新书局）

一日的春光

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的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

今年北平的春天来的特别的晚，而且在还不知春在哪里的时候，抬头忽见黄尘中绿叶成荫，柳絮乱飞，才晓得在厚厚的尘沙黄幕之后，春还未曾露面，已悄悄的远引了。

天下事都是如此——

去年冬天是特别的冷，也显得特别的长。每天夜里，灯下孤坐，听着扑窗怒号的朔风，小楼震动，觉得身上心里，都没有一丝暖气，一冬来，一切的快乐，活泼，力量，生命，似乎都冻得蜷伏在每一个细胞的深处。我无聊地慰安自己说，“等着罢，冬天来了，春天还能很远么？”

然而这狂风，大雪，冬天的行列，排得意外的长，似乎没有尽头的时候。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黄沙，忿怒的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的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有一天看见院里的桃花开了，这天刚刚过午，从东南的天边，顷刻布满了惨暗的黄云，跟着千枝风动，这刚放蕊的春英，又都埋罩在漠漠的黄尘里……

九十天看看过尽——我不信了春天！

几位朋友说，“到大觉寺看杏花去罢。”虽然我的心中，始终未曾得到春的消息，却也跟着大家去了。到了管家岭，扑面的风尘里，几百棵杏树枝头，一望已尽是残花败蕊；转到大工，向阳的山谷之中，还有几株盛开的红杏，然而盛开中气力已尽，不是那满树浓红，花蕊相间的情态了。

我想，“春去了就去了罢！”归途中心里倒也坦然，这坦然中是三分悼惜，七分憎嫌，总之，我不信了春天。

四月三十日的下午，有位朋友约我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去看海棠，“且喜天气晴明”——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是九十春光中唯一的春天——海棠花又是我所深爱的，就欣然的答应了。

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宁可无香。我的院里栽了几棵丁香和珍珠梅，夏天还有玉簪，秋天还有菊花，栽后都很后悔。因为这些花香，都使我头痛，不能折来养在屋里。所以有香的花中，我只爱兰花，桂花，香豆花和玫瑰，无香的花中，海棠要算我最喜欢的了。

海棠是浅浅的红，红得“乐而不淫”，淡淡的白，白得“哀而不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秾纤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同是造物者最得意的作品。

斜阳里，我正对着那几树繁花坐下。

春在眼前了！

这四棵海棠在怀馨堂前，北边的两棵较大，高出堂檐约五六尺。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淡淡的半圆的月，遥俯树梢。这四棵树上，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乱烘烘的在繁枝上挤着开……

看见过幼稚园放学没有？从小小的门里，挤着的跳出涌出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的快乐，活泼，力量，和生命；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分散在极大的周围，在生的季候里做成了永远的春天！

那在海棠枝上卖力的春，使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

一春来对于春的憎嫌，这时都消失了，喜悦的仰首，眼前是烂漫的春，骄奢的春，光艳的春，——似乎春在九十日来无数的徘徊瞻顾，百就千拦，只为的是今日在此树枝头，快意恣情的一放！

看得恰到好处，便辞谢了主人回来。这春天吞咽得口有余香！过了三四天，又有友人来约同去，我却回绝了。今年到处寻春，总是太晚，我知道那时若去，已是“落红万点愁如海”，春来萧索如斯，大不必去惹那如海的愁绪。

虽然九十天中，只有一日的春光，而对于春天，似乎已得了报复，不再怨恨憎嫌了。只是满意之余，还觉得有些遗憾，如同小孩子打架后相寻，大家忍不住回嗔作喜，却又不肯即时言归于好，只背着脸，低着头，撅着嘴说，“早知道你又来哄我找我，当初又何必把我冰在那里呢？”

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夜，北平（原载 1936 年 6 月 1 日《宇宙风》第 18 期）

摆龙门阵 ——从昆明到重庆

喜欢北平的人，总说昆明像北平，的确地，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光煦的晒到脸上，使人感觉到故都的温暖。近日楼一带就很像前门，闹哄哄的人来人往。近日楼前就是花市，早晨带一两块钱出去，随便你挑，茶花，杜鹃花，菊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热带的鲜艳的花。抱着一大捆回来，可以把几间屋子摆满。昆明还有些朋友，大半是些穷教授，北平各大学来的，见过世面，穷而不酸。几两花生，一杯白酒，抵掌论天下事，对于抗战有信念，对于战后的回到北平，也有相当的把握。他们早晨起来是豆腐浆烧饼，中饭有个肉丝炒什么的，就算是荤菜。一件破蓝布大褂，昂然上课，一点不损教授的尊严。他们也谈穷，谈轰炸谈的却很幽默，而不悲惨，他们会给防空壕门口贴上“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春联。他们自比为落难的公子，曾给自己刻上一颗“小姐赠金”的图章。他们是抗战建国期中最结实最沉默最中坚的分子。昆明还有个西山，也有个黑龙潭，还有很大的寺院，如太华寺、华林寺等。周末和朋友们出去走走，坐船坐车，都可到山边水侧。总之昆明生活，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当然轰炸以后又不同一点了。

一种因缘，我从昆明又到了重庆。

从昆明机场起飞，整个机身浴在阳光里，下面是山村水郭，一小簇一小簇的结聚在绕烟之下。过不多时，下面就只见一片云海，白茫茫的，飞过了可爱的云南。

钻过了云海，机身不住的下沉，淡雾里看见两条大江，围抱住一片山地，这是重庆了，我觉得有点兴奋。“战时的首都，支持了三年的抗战，而又被敌机残忍的狂炸过的。”倚窗下望，我看见林立的颓垣破壁，上上下下的夹立在马路的两旁，我几乎以为是重游了罗马的废墟。这是敌人残暴与国人英勇的最好的纪录。

飞机着了地，踏过了沙滩上的大石子，迎头遇见了来接的友人。

我的朋友们都瘦了，都老了，然而他们是瘦老而不是颓倦。他们都很快乐，很兴奋，争着报告我以种种可安慰的消息。他们说忙，说躲警报，说找不着房子住，说看不见太阳，说话的态度却仍是幽默，而不是悲伤。在这里我又看见一种力量，就是支持了三年多的骆驼般的力量。

如今我们也是挤住在这断井颓垣中间。今年据说天气算好，有几天淡淡的日影，人们已有无限的感谢，这使我们这些久住北平而又住过昆明的人，觉得“寒伦”。然而这里有一种心理上的太阳，光明灿烂是别处所不及的，昆明较淡，北平就几乎没有了。

重庆是忙，看在淡雾里奔来跑去的行人车轿。重庆是挤，看床上架床的屋子。重庆是兴奋，看那新年的大游行，童子军的健壮活泼和龙灯舞手的兴高采烈。

我渐渐的爱了重庆，爱了重庆的“忙”，不讨厌重庆的“挤”，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挤中同工的兴奋的人们，不论是在市内，在近郊，或是远远的在生死关头的前线。我们是疲乏，却不颓丧，是痛苦却不悲哀，我们沉静的负起了时代的使命，我们向着同一的信念和希望迈进，我们知道那一天，就是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爱好正义和

平的人们，所共同庆祝的一天，将要来到。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
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了天上的阳光。

（原载 1940 年 1 月第 2 卷《妇女新运通讯》第 1 期）

默庐试笔

一

我为什么潜意识的苦恋着北平？我现在真不必苦恋着北平，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我的寓楼，前廊朝东，正对着城墙，雉堞蜿蜒，松影深青，雾天空阔。最好是在廊上看风雨，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瓦檐上散落出错落清脆的繁音。还有清晨黄昏看月出，日上。晚霞，朝霞，变幻万端，莫可名状，使人每一早晚，都有新的企望，新的喜悦。下楼出门转向东北，松林下参差的长着苕菜，菜穗正红，而红穗颜色，又分深浅，在灰墙，黄土，绿树之间，带映得十分悦目。出荆门北上斜坡，便到川台寺东首，栗树成林，林外隐见湖影和山光，林间有一片广场，这时已在城墙之上，登墙，外望，高岗起伏，远村隐约。我最爱早起在林中携书独坐，淡云来往，秋阳暖背，爽风拂面，这里清极静极，绝无人迹，只两个小女儿，穿着桔黄水红的绒衣，在广场上游戏奔走，使眼前宇宙，显得十分流动，鲜明。

我的寓楼，后窗朝西，书案便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贡八影，已可见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夕照”，南望是“渔浦星灯”。窗前景物在第二段已经描写过，一百二十日夜之中，变化无穷，使人忘倦。出门南向，出正面荆门，西边是昆明西山。北边山上是三台寺。走到山坡尽处，有个平台，松柏丛绕，上有石礅和石块，可以坐立，登此下望，可见城内居舍，在树影中，错落参差。南望城外又可见三景，是龙街子山上之“龙山花坞”，罗藏山之“梁峰兆雨”；和城南印心亭下之“河洲月渚”。其余两景是白龙潭之“彩洞亭鱼”，和黑龙潭之“碧潭异石”，这两景非走到潭边是看不见的，所以我对于默庐周围的眼界，觉得爽然没有遗憾。

平台的石礅上，客来常在那边坐地，四顾风景全收。年轻些的朋友来，就欢喜在台前松柏阴下的草坡上，纵横坐卧，不到饭时，不肯进来。平台上四无屏障，山风稍劲。入秋以来，我独在时，常走出后门北上，到寺侧林中，一来较静，二来较暖。

回溯生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恐怕是默庐最惬意。国外的如伍岛（Five Islands）白岭（White Mountains）山水不能两全，而且都是异国风光，没有亲切的意味。国内如山东之芝罘，如北平之海甸，芝罘山太高，海太深，自己那时也太小，时常迷茫消失于旷大寥阔之中，觉得一身是客，是奴，凄然怔忡，不能自主。海甸楼窗，只能看见西山，玉泉山塔，和西苑兵营整齐的灰瓦，以及颐和园内之排云殿和佛香阁。湖水是被围墙全遮，不能望见。论山之青翠，湖之涟漪，风物之醇永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默庐。我已经说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兹华斯的诗！

二

在这里住得妥贴，快乐，安稳，而旧友来到，欣赏默庐之外，谈锋又往往引到北平。

人家说想北平大觉寺的杏花，香山的红叶，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笔墨笺纸，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故宫北海，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烧鸭子涮羊肉，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火神庙隆福寺，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糖葫芦，炒栗子，我说我也想。而在谈话之时，我

的心灵时刻的在自警说：“不，你不能想，你是不能回去的，除非有那样的一天！”

我口说在想，心里不想，但看我离开北平以后，从未梦见过北平，足见我控制得相当之决绝——

而且我试笔之顷，意马奔驰，在我自己惊觉之先，我已在纸上写出我是在苦恋着北平。

我如今镇静下来，细细分析：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时光，占了一生之半，从十一二岁，到三十几岁，这二十年是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模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副一副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车夫，用人，报童，店伙……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我思潮奔放，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换，不可制止，最后我看见了景山最高顶，“明思宗殉国处”的方亭阑干上，有灯彩扎成的六个大字，是“庆祝徐州陷落！”

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慨然死去了！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早晨，十六架日机，在晓光熹微中悠悠的低飞而来；投了三十二颗炸弹，只炸得西苑一座空营。——但这一声巨响，震得一切都变了色。海甸被砍死了九个警察，第二天警察都换了黑色的制服，因为穿黄制服的人，都当做了散兵，游击队，有砍死刺死的危险。

四野的炮声枪声，由繁而稀，由近而远，声音也死去了！

五光十色的旗帜都高高的悬起了：日本旗，意大利旗，美国旗，英国旗，黄卐字旗，红十字旗，……只看不见了青天白日旗。

西直门楼上，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着枪，咧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视狂笑。

街道上死一般的静寂，只三三两两褴褛赳赳的人，在仰首围读着“香月入城司令”的通告。

晴空下的天安门，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只镇定的在看着一队一队零落的中小学生的行列，拖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来“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地监视跟随着。

日本的游历团一船一船一车一车的从神户横滨运来，挂着旗号的大汽车，在景山路东长安街横冲直撞的飞走。东兴楼，东来顺挂起日文的招牌，欢迎远客。

故宫北海颐和园看不见一个穿长褂和西服中国人，只听见囊囊的军靴声，木屐声。穿长褂和西服的中国人都羞的藏起了，恨的溜走了。

街市忽然繁荣起来了，尤其是米市大街，王府井大街，店面上安起木门，挂上布帘，无线电机在广播着友邦的音乐。

我想起东京神户，想起大连沈阳……北平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尊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慨然地死去了。

我恨了这美丽尊严的皮囊，躯壳！我走，我回顾这尊严美丽，瞠目瞪视的皮囊，没有一星留恋。在那高山丛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面飘扬的旗帜，

我站在旗影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的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我再走，我要掬着这方旗帜，来招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

（原载 1940 年 2 月 28 日香港《大公报》）

叫我老头子的弟妇

第三个女人，我要写的，本是我的奶娘。刚要下笔，编辑先生忽然来了一封信，特烦我写“我的弟妇”。这当然可以，只是我有三个弟妇，个个都好，叫我写哪一个呢？把每个人都写一点吧，省得她们说我偏心！

我常对我的父亲说：“别人家走的都是儿子的运，我们家走的她却是儿媳妇的运，您看您这三位少奶奶，看着叫人心多么痛快！”父亲一面笑眯眯的看着她们，一面说：“你为什么也不替我找一位痛快的少奶奶来呢？”于是我的弟弟和弟妇们都笑着看我。我说：“我也看不出我是哪点儿不如他们，然而我混了这些年，竟混不着一位太太。”弟弟们就都得意的笑着说：“没有梧桐树，招不了凤凰来。只因你不是一棵梧桐树，所以你得不着一只凤凰！”这也许是事实，我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他们的讥诮。那是廿六年六月，正值三弟新婚后到北平省亲，人口齐全，他提议照一张合家欢的相片，却被我严词拒绝了。我不能看他们得意忘形的样子，更不甘看相片上我自己旁边没有一个女人，这提议就此作罢。时至今日，我颇悔恨，因为不到一个月，芦沟桥事变起，我们都星散了。父亲死去，弟弟们天南地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是我常诵的句子，而他们的集合相片，我竟没有一张！

我的二弟妇，原是我的表妹，我的舅舅的女儿，大排行第六，只比我的二弟小一个月。我看着他们长大，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他们的回忆里，有许多甜蜜天真的故事，倘若他们肯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一定可以写一本很好的小说。我曾向他们提议，他们笑说：“偏不告诉你，什么话到你嘴里，都改了样，我们不能让你编排！”

他们在七八岁上，便由父母之命定了婚；订婚以后，舅母以为未婚男女应当避嫌，他们的踪迹便疏远了。然而我们同舅家隔院而居，早晚出入，总看得见，岁时节序，家宴席上，也不能避免。他们那种忍笑相视的神情，我都看在眼里，我只背地里同二弟取笑，从来不在大人面前提过一句，恐怕舅母又来干涉，太煞风景。

有一年，正是二弟在唐山读书，六妹在天津上学，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忽然接到“男士先生亲启”的一封信，是二弟发的，赶紧拆来一看，里面说：“大哥，我想和六妹通信，……已经去了三封信，但她未曾复我，请你帮忙疏通一下，感谢不尽。”我笑了，这两个十五岁的孩子，春天来到他们的心里了！我拿着这封信，先去给母亲看，母亲只笑了一笑，没说什么。我知道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舅母，于是我又去看舅母。寒暄以后，轻闲的提起，说二弟在校有时感到寂寞，难为他小小的年纪，孤身在外，我们都常给他写信，希望舅母和六妹也常和他通信，给他一点安慰和鼓励。舅母迟疑了一下，正要说话，我连忙说：“母亲已经同意了。这个年头，不比从前，您若是愿意他们小夫妻将来和好，现在应当让他们多多交换意见，联络感情。他俩都是很懂事有分寸的孩子，一切有我来写包票。”舅母思索了一会，笑着叹口气说：“这是哪儿来的事！也罢，横竖一切有你做哥哥的负责。”我也不知道我负的是什么责任，但这交涉总算办得成功，我便一面报告了母亲，一面分函他们两个，说：“通信吧，一切障碍都扫除了，没事别再来麻烦我！”

他们廿一岁那年，我从国外回来，二弟已从大学里毕业，做着很好的

事，拉得一手的好提琴，身材比我还高，翩翩年少，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真是老气横秋了。六妹也长大了许多，俨然是一个大姑娘了。在接风的家宴席上，她也和二弟同席，谈笑自如。夜阑人散，父母和我亲热的谈着，说到二弟和六妹的感情，日有进步，虽不像西洋情人之形影相随，在相当的矜持之下，他们是互相体贴，互相勉励；母亲有病的时候，六妹是常在我们家里，和弟弟们一同侍奉汤药，也能替母亲料理一点家事。谈到这里，母亲就说：“真的，你自己的终身大事怎样了？今年腊月是你父亲的六十大寿，我总希望你能带一个媳妇回来，替我做做主人。如今你一点动静都没有，二弟明夏又要出国，三弟四弟还小，我几时才做得上婆婆？”我默然一会，笑着说：“这种事情着急不来。您要做个婆婆却容易；二弟尽可于结婚之后再出国。刚才我看见六妹在这里的情形，俨然是个很能干的小主妇，照说廿一岁也不算小了，这事还得我同舅母去说。”母亲仿佛没有想到似的，回头笑对父亲说：“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第二天同二弟提起，他笑着没有异议。过几天同舅母提起，舅母说：“我倒无所谓，不过六妹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大学，你问她自己愿意不愿意。”我笑着去找六妹，她正在廊下织活，看见我走来，便拉一张凳子，让我坐下。我说：“六妹，有一件事和你商量，请你务必帮一下忙。”她睁着大眼看着我。我说：“今年父亲大寿的日子，母亲要一个人帮她作主人，她要我结婚，你说我应当不应当听话？”她高兴得站了起来，“你？结婚？这事当然应当听话。几时结婚？对方是谁？要我帮什么忙？”我笑说：“大前提已经定了，你自己说的，这事当然应当听话。我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才可以结婚，因为我还没有对象，我已把这责任推在二弟身上了，我请你帮他的忙。”她猛然明白了过来，红着脸回头就走，嘴里说：“你总是爱开玩笑！”我拦住了她，正色说：“我不是同你开玩笑，这事母亲舅母和二弟都同意了，只等候你的意见。”她站住了，也严肃了起来，说：“二哥明年不是要出国吗？”我说：“这事我们也讨论过，正因为他要出国，我又不能常在家，而母亲身边又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人，所以只好委屈你一下。”她低头思索了一会，脸上渐有笑容。我知道这个交涉又办成功了，便说：“好了，一切由我去备办，你只预备作新娘子吧！”她啐了一口，跑进屋去。舅母却走了出来，笑说：“你这大伯子老没正经——不过只有三四个月的工夫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没有用，一切都拜托你了。”

父亲生日的那天，早晨下了一场大雪，我从西郊赶进城来。当天，他们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新娘明艳得如同中秋的月！吃完喜酒，闹哄哄的回到家里来，摆上寿筵。拜完寿，前辈客人散了大半，只有二弟一班朋友，一定要闹新房，父母亲不好拦阻，三弟四弟乐得看热闹，大家一哄而进。我有点乏了，自己回东屋去吸烟休息。我那三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我坐了一会，翻起书本来，正神往于万里外旧游之地，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我走进去一看，原来新房正闹到最热烈的阶段，他们请新娘做的事情，新娘都一一遵从了，而他们还不满意，最后还要求新娘向大家一笑，表示逐客的意思，大家才肯散去。新娘大概是乏了，也许是生气了，只是绷着脸不肯笑，两下里僵着，二弟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没主意的笑着四顾。我赶紧找支铅笔，写了个纸条，叫伴娘偷偷的送了过去，上面是：“六妹，请你笑一笑，

让这群小土匪下了台，我把他们赶到我屋里去！”忙乱中新娘看了纸条，在人丛中向我点头一笑，大家哄笑了起来，认为满意。我就趁势把他们都让到我的书室里。那夜，我的书室是空前的凌乱，这群“小土匪”在那里喝酒、唱歌、吃东西、打纸牌，直到天明。

不到几天，新娘子就喧宾夺主，事无巨细，都接收了过去，母亲高高在上，无为而治，脸上常充满着“做婆婆”的笑容。我每周末从西郊回来，做客似的，受尽了小主妇的招待。她生活在我们中间，仿佛是从开天辟地就在我们家里似的，那种自然，那种合适。第二年夏天，二弟出国，我和三四弟教书的教书，读书的读书，都不能常在左右，只有她是父母亲朝夕的慰安。

十几年过去了，她如今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不过对于“大哥”，她还喜欢开点玩笑，例如：她近来不叫我“大哥”，而叫我“老头子”了！

（原载 1941 年 6 月 20 日《星期评论》第 29 期）

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

三弟和我很有点相像，长的相像，性情也相像，我们最谈得来。我在北平西郊某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正在那里读书，课余，我们常常同到野外去散步谈心。他对于女人的兴趣，也像我似的，适可而止，很少作进一步的打算。所以直到他大学毕业，出了国，又回来在工厂里做事，还没有一个情人。

六年以前，我第二次出国，道经南京，小驻一星期，三弟天天从隔江工厂里过来陪我游玩。有一个星期日，一位外国朋友自驾汽车，带我们去看大石碑，并在那里野餐。原定是下午四点回来，汽车中途抛了锚，直到六点才进得城门。三弟在车上就非常烦躁不安，到了我的住处，他匆匆的洗了澡，换了一身很漂亮的西装，匆匆的又出去。我那时正忙，也不曾追问。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我在巴黎，忽然得他一封信，说：“大哥，告诉你一件事，我已经订了婚。不久要结婚了。……记得我们去年逛大石碑的一天吧，就在那夜，我和她初次会面。……我们准备六月中旬结婚，婚后就北上。你若是在六月底从西伯利亚回来，我们可在北平车站接你。……巴黎如何？有好消息否？好了，北平见！”我仔细的看了他信中附来的两人合照的相片，匆匆的写了一张卡片，说：“我妒羡你，居然也有了心灵的归宿！巴黎寂寞得很，和北平一样，还是你替我想想法子吧。”我又匆匆的披上大衣，直走到一家大百货商店，买了一套银器，将卡片放在匣里，寄回南京去。

在北平车站上，家人丛中，看见了我的三弟妇，极其亲热的和我握手，仿佛是很熟的朋友，她和我并肩走着。回头看见大家的笑容，三弟尤其高兴，我紧紧的捏着他的手，低声说：“有你的！”

他们先在城里请过了客，便到西郊来休息。我们那座楼上，住的都是单身的男教授，“女宾止步”；我便介绍他们到我的朋友×家里去住。×夫妇到牯岭避暑去了，那房子空着，和我们相隔只一箭之遥。他们天天走过来吃饭，饭后我便送他们到西山去玩。三弟妇常说：“大哥，你和我们一起去吧。”我摇头说：“这些都是我玩腻了的地方，怪热的，我不想去。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傻子！”三弟就笑说：“别理他，他越老越怪。我们自己走吧！”

逛够了西山，三弟就常常说他肚子不好，拒绝一切的应酬，天晓得他是真病假病——我只好以病人待他，每日三餐，叫厨子烤点面包，煮点稀饭，送了过去。他总是躺在客厅沙发上，听三弟妇弹琴。我没事时也过去坐坐，冷眼看他们两个，倒是合适得很，都很稳静，很纯洁，喜欢谈理想，谈宗教，以为世界上确有绝对的真、善、美。虽然也有新婚时代之爱娇与偎倚，而言谈举止之间，总是庄肃的时候居多，我觉得很喜欢他们。

有一次，三弟妇谈起他们的新家庭，一切的设备，都尽量用国货，因而谈到北平仁立公司的国货地毯，她认为材料很好，花样也颇精致，那时我有的是钱，便说要去买一两张送给他们。我们定好了日子，一同去挑选。他们先进城去陪父亲，我过一两天再去。我还记得，那是芦沟桥事变之前一天，我一早进城去，到了家里，看见一切乱哄哄的，二弟和二弟妇正帮忙这一对新夫妇收拾行李，小孩子们拉着新娘子的衣服，父亲捧着水烟袋，愁眉不展的。原来正阳门车站站长——是我们的亲戚——早上打电话来，说外面风声不稳，平浦路随时有切断的可能，劝他们两个赶紧走，并且已代定了房间。我愣了一会，便说：“有机会走还是先走好，你的事情

在南京，不便长在北方逗留，明年再来玩吧。”我立刻叫了一部汽车，送他们到车站，我把预备买地毯的一卷钞票，塞在三弟妇的皮包里，看着他们挤上了火车，火车又蠕蠕的离开了车站，心里如同做了一场乱梦。

他们到了南京，在工厂的防空洞里，过了新婚后的几个月。此后又随军撤退，溯江而上，两个人只带一只小皮箱。我送给他们的一套银器，也随首都沦陷了，地毯幸亏未买！而每封他们给我的信，总是很稳定，很满足，很乐观，种种的辛苦和流离，都以诙谐的笔意出之。友人来信，提到三弟和他的太太在内地的生活，都说看不出三弟妇那么一个娇女儿，竟会那样的劳作。他们在工厂旁边租到一间草房，这一间草房包括了一切的居室。炎暑的天气中，三弟妇在斗室里煮饭洗衣服，汗流如雨，嘴里还能唱歌。大家劝她省点力气，不必唱了，她笑说：“多出一点气，可以少出一点汗。”这才是伟大的中华儿女的精神，我向她脱帽！

他们新近得了一个儿子，我写信去道贺，并且说：“你们这个孩子应当过继给我，我是长兄！”他们回信说：“别妄想了，你要儿子，自己去想法子吧！”他们以为我自己就没有法子了。“好，走着瞧吧！”

（原载 1941 年 6 月 27 日重庆《星期评论》第 30 期）

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

提到四弟和四弟妇，真使我又心疼，又头痛。这一对孩子给我不少的麻烦，也给我最大的快乐。四弟是我们四个兄弟中最神经质的一个，善怀、多感、急躁、好动。因为他最小，便养得很任性，很娇惯。虽然如此，他对于父母和哥哥的话总是听从的，对我更是无话不说。我教书的时候，他还是在中学。他喜欢养生物，如金鱼、鸽子、蟋蟀之类，每种必要养满一百零八只，给它们取上梁山泊好汉的绰号。例如他的两只最好勇斗狠的蟋蟀，养在最讲究的瓦罐里的，便是“豹子头林冲”和“行者武松”。他料到父亲不肯多给他钱买生物的时候，便来跟我要钱；定要磨到我答允了为止。

他的恋爱的对象是 H，我们远亲家里的一个小姑娘。他们是同日生的，她只小四弟一岁。那几年我们住在上海，我和三弟四弟，每逢年暑假必回家省亲。H 的家也在上海，她的父亲认为北平的中学比上海的好，就托我送她入北平的女子中学，年暑假必结伴同行。我们都喜欢海行，又都不晕船，在船上早晚都在舱面散步、游戏。四弟就在那时同她熟识了起来。我只觉得他们很和气，决不想到别的。

过了半年，四弟忽然沉默起来，说话总带一点忧悒，功课上也不用心。他的教师多半是我的同学，有的便来告诉我说：“你们老四近来糊涂得很，莫不是有病吧？”我得到这消息，便特地跑进城去，到他校里，发见他并没有去上课，躺在宿舍床上，哼哼唧唧的念《花间集》。问他怎么了， he 说是头痛。看他的确是瘦了，又说不出病源。我以为是营养不足，便给他买一点鱼肝油，和罐头牛奶之类，叫他按时服用，自己又很忧虑的回来。

不久就是春假了，我约三四弟和 H 同游玉泉山。我发现四弟和 H 中间仿佛有点“什么”，笑得那么羞涩，谈话也不自然。例如上台阶的时候，若是我或三弟搀 H，她就很客气的道谢；四弟搀她的时候，她必定脸红，有时竟摔开手。坐在泉边吃茶闲谈的时候，我和三弟问起四弟的身体，四弟叹息着说些悲观的话，而且常常偷眼看 H。H 却红着脸，望着别处，仿佛没有听见似的。这与她平常活泼客气的态度大不相同，我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从玉泉山回来，送 H 走后，我便细细的盘问四弟，他始而吞吐支吾，继而坦白的承认他在热爱着 H，求我帮忙。我正色的对他说：“恋爱不是一件游戏，你年纪太小，还不懂得什么叫做恋爱。再说，H 是个极高尚极要强的姑娘，你因着爱她，而致荒废学业，不图上进，这真是缘木求鱼，毫无用处！”四弟默然，晚风中我送他回校，路上我们都不大说话。

四弟功课略有进步，而身体却更坏了。我忽然想起叫他停学一年，一来叫他离 H 远点，可有时间思索；二来他在母亲身旁，可以休息得好。因此便写一封长信报告父母，只说老四身体不大好，送他回去休息一年，一面匆匆的把他送走。

暑假回家去，看他果然壮健了一些。有一天，母亲背地和我说：“老四和 H 仿佛很好，这些日子常常通信。”这却有点出我意外，我总以为他是在单恋着！于是我便把过去一切都对母亲说了，母亲很高兴，说：“H 是我们亲戚中最好的姑娘，她能看上老四，是老四的福气。”我说：“老四也得自己争气才行，否则岂不辱没了人家的姑娘！”母亲怫然说：“我们老四也没有什么太不好处！”我也只好笑了一笑。

那时英国利物浦一个海上学校，正招航海学生，父亲可以保送一名，回

家来在饭桌上偶然谈起，四弟非常兴奋，便想要去。父亲说：“航海课程难得很，工作也极辛苦，去年送去三个学生，有两个跑了回来，我不是舍不得你去，是怕你吃不了苦，中途辍学，丢我的脸。”母亲也没有言语。饭后四弟拉着三弟到我屋里来，要我替他向父亲请求，准他到英国去。我说：“父亲说的很明白，不是舍不得你。我担保替你去说，你也得担保不中途辍学。”四弟很难过地说：“只要你们大家都信任我，同时H也不当我作一个颓废的人，我就有这一股勇气。我和你们本是同父一母生的，我相信我若努力，也决不会太落后！”我看他说得坚决可怜，便和三弟商量，一面在父亲面前替他说项，一面找个机会和H谈话，说：“四弟要出国去了，他年纪小，工作烦难，据说他憋下这一股横劲，为的是你。假如你能爱他，就请予以鼓励，假如你没有爱他的可能，请你明白告诉他，好让他死心离去。”H红着脸没有回答，我也不便追问，只好算了。然而四弟是很高兴，很有勇气地走的，我相信他已得了鼓励了。

爱情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四弟到了船上，竟变了一个人，刻苦、耐劳、活泼、勇敢。他的学伴，除了英国人之外，还有北欧的挪威、丹麦等国的孩子，个个都是魁梧慍悍，粗鲁爽直，他在这群玩童中间混了五年，走遍了世界上的海口，历尽了海上的风波。五年之末，他带着满面的风尘，满身的筋骨，满心的喜乐，和一张荣誉毕业证书回来。

这几年中，H也入了大学，做了我的学生，见面的机会很多。我常常暗地夸奖四弟的眼光不错，他挑恋爱的对手，也和他平时挑衣食住行的对象一样，那么高贵精致。H是我眼中所看到的最好的小姑娘，稳静大方，温柔活泼，在校里家中，都做了她周围人们爱慕的对象，这一点是母亲认为万分满意的。五年分别之中，她和四弟也有过几次吵架，几次误会，每次出了事故，四弟必立刻飞函给我，托我解围。我也不便十分劝说，常常只取中立严正的态度。情人的吵架是不会长久的，撒过了娇，流过了眼泪，旁人还在着急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早已是没事人了。经过了几次风波，我也学了乖，无论情势如何紧张，我总不放在心上。只有一次，H有大半年不回四弟的信，我问他问不出理由，同时每星期得到四弟的万言书，贴着种种不同的邮票，走遍天涯给我写些人生无味的话，似乎有投海的趋势，那时我倒有点恐慌！

四弟回国来，到北平家里不到一个钟头，就到西郊来找我，在我那里又不到一个钟头，就到女生宿舍去找H，从此这一对小情人，常常在我客厅里谈话。在四弟到上海去就事的前一天，我们三个人从城里坐小汽车回来，刚到城外，汽车抛了锚，在司机下车修理机件之顷，他们忽然一个人拉着我的一只手，告诉我，他们已经订婚了。这似乎是必然的事，然而我当时也有无限的欢悦。

第二年暑假，H毕业于研究院，四弟北上道贺，就在北平结婚。三弟刚从美国回来，正赶上做了伴郎。他们在父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又回到上海去。我同三弟到车站送行，看火车开出多远，他们还在车窗里挥手。出了车站，我们信步行来，进入中原公司小吃部，脱帽坐下，茶房过来，笑问：“两位先生要冰淇淋吧？”我似乎觉得很凉快，就说：“来两碗热汤面吧。”吃完了面，我们又到欧美同学会，赴表妹元元订婚的跳舞茶会。在三弟同许多漂亮女郎跳舞的时候，我却走到图书室，拿起一张信纸来，给这一对新夫妇写了一封信，我说：“阿H同四弟，你们走后，老三和我感到无限的寂寞，心里一凉，天气也不热了。我们是道地中国人，在中原小吃

部没吃冰淇淋，却吃了两碗热汤面！”

五六年来，他们小巧精致的家，做了我的行宫，南下北上，或是夏天避暑，总在他们那里小驻。白天各人做各人的事，晚上常是点起蜡烛来听无线电音乐。有时他们也在烛影中撒娇打架，向大哥诉苦，更有时在餐馆屋顶花园，介绍些年轻女友，来同大哥认识。这些事也很有趣，在我冷静严肃的生活之中，是个很温柔的变换。

上星期又得他们一封信说：“我们的船全被英国政府征用了，从此不能开着小炮，追击日本的走私船只，如何可惜！但是，老头子，我们也许要调到重庆来，你头痛不头痛？”

我真的头痛了，但这头痛不是急出来的！

（原载 1941 年 7 月 4 日重庆《星期评论》第 31 期）

再寄小读者（节选）

通讯一

亲爱的小朋友：

今天真是和你们重新通讯的光明的开始，山头满了阳光，日影从深密的松林中，穿射过来，幻成几根迷濛的光柱。晴光中，一双翠鸟，低贴着潭水飞来，娇婉的叫了几声，又掠入满缀着红豆的天青丛里。岩下远近的青峰，隔着淡淡的云影，稳静的重叠的排立着。嘉陵江，绿锦似的，宛宛的向东牵引。隔江的山城，无数淡白的屋顶，错杂的隐在淡雾里。眼前一切，都显出安静，光明和欢喜。

这正是象征着我这时的心境！自从民国十二年开始和小朋友通讯，一转眼又是二十年了。在这两次通讯中间，我又以活跃的童心，走了一大段充满了色，光，热的生命的旅途。我做了教师，做了主妇，又做了母亲。我多读了几本书，多认识了几个朋友，多走了几万里国内国外的道路。这二十年的生命中虽没有什么巨惊大险，极痛狂欢，而在我小小的心灵里，也有过晓晴般的怡悦，暮烟般的怅惘，中宵梵唱般的感悟，清晨鼓角般的奋兴。许多事实，许多心绪，可以告诉给我的最同情的小朋友的，容我在以后的通讯里，慢慢的来陈述。

小朋友，这些年里，我收到你们许多信件，细小端楷的字迹，天真诚挚的言词，每次开函，都使我有无限的感谢和欢喜。为了这些信件，这几年来，我在病榻上，索居中，旅途里，永远不曾感到寂寞，因为我知道有这许多颗天真纯洁的心，南北东西的在包围追随着我！

因此，在民国三十二年元旦，我借了大公报的篇幅，来开始答谢我的小朋友。这通讯将不断的继续下去，希望因着更多的经验，我所能贡献给小朋友的，比从前可以更宽广深刻一些。

愿这第一封信，将我的开朗欢悦的心情，带给每个小朋友！

愿抗战后的第六个新年，因着你们，而更加快乐，更见光明！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歌乐山

（原载 1943 年 1 月 1 日重庆《大公报》）

通讯二

小朋友：

今天让我们来谈“友谊”。

友谊是人我关系中最可宝贵的一段因缘——朋友虽列于五伦之末，而朋友的范围却包括得最广，你的君，臣，（现在可以说是领袖，上司）父，子，兄，弟，夫，妇，同时都可以是你的朋友。

朋友是不分国籍，不限年龄，不拘性别的；只要理想相同，兴趣相近，情感相洽，意气相投的人，都可以很坚固的联结在一起。世界上有多少崇高理想的实现，艰巨事业的创立，伟大艺术的产生，都是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相互切磋的结果。这种例子，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是到处可以找到的。

同时，不但相似相同的人格，容易成为朋友，而朋友往往还是你空虚的填满，缺憾的补足，心灵的加深——你自己率直豪爽，你更佩服你朋友的谦逊深沉；你自己热情好动，你更欣赏你朋友的冲淡静默；你自己多愁善病，

你更羡慕你朋友的健硕欢欣。各种不同的人格，如同琴瑟上不同的弦子，和谐合奏，就能发出天乐般悦耳的共鸣。

交友是一种艺术。

热情，活泼，而富于同情心的人，常常能吸引许多朋友，而磁石只吸引着钢铁，月亮只吸引着海潮。

你能择友，则你的朋友将加倍的宝贵你的友情。

不要只想你能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也要想你的朋友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

肯耕种的才有收获，能贡献的才配接受。

友谊是宁神药，是兴奋剂。

使你堕落，消沉的，不是你的好朋友，同时也要警惕，你是否在使你的朋友奋兴，向上？

友谊是大海中的灯塔，沙漠里的绿洲。

当你的心帆飘流于“理”“欲”的三叉江口，波涛汹涌，礁石嶙峋，你要寻望你朋友的一点隐射的灵光，来照临，来指引。当你颠顿在人生枯燥炎热的旅途上，你的辛劳，你的担负，得不到一些酬报和支持的时候，你要奔憩在你朋友的亭亭绿荫之下，就饮于荡涤烦秽的甘泉。

古人有句说：“最难风雨故人来”，——不但气候上有风雨，心灵上也有风雨！

你的心灵曾否走失于空山荒野之中，风吹雨打，四顾茫茫，忽然有你的朋友，开启了“同情”的柴扉，延请你进入他“爱”的茅庐，卸去你劳苦的蓑衣，拭去你脸上的泪雨，而把你推坐在“友情”的温暖炉火之前。

同时你也常常开着同情的心门，生起友爱的炉火，在屋前瞭望。

友谊中只有快乐，只有慰安，只有奋兴，只有连结。

友谊中虽然也有痛苦，古人的诗文中，不少伤逝惜别之句，然而友谊是不死的，友谊是不因离别而断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得一知己，可以无恨”，这痛苦里是没有“寂寞”的，因为我们已经享有了那些朋友的友情！“寂寞”——心灵上的孤独，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小朋友，在人生路上，我们虽然是孤身启程，而沿途却逐渐加入了许多同行的好伴，形成了一个整齐的队伍，并肩携手，载欣载奔，使我们克服了世路的险峻崎岖，忘却了长行的疲乏劳顿，我们要如何感谢人世间有这一种关系，这一段因缘？

愿你们永远是我的好朋友，假如我配，就请你们也让我做你们的好朋友。

冰心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重庆

（原载 1943 年 1 月 4 日重庆《大公报》）

通讯四

亲爱的小朋友：

一位从军的小朋友，要我谈生命，这问题很费我思索。

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

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它曲折的穿过了悬岩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挟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的流走，一路上它享乐着它

所遭遇的一切——

有时候它遇到巉岩前阻，它愤激的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它涌过了，冲倒了这危崖，它才心平气和的一泻千里。

有时候它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它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的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

有时候它遇到暴风雨，这激电，这迅雷，使它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它、大雨击打着它，它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只加给它许多新生的力量。

有时候它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它照耀，向它投影，清冷中带些幽幽的温暖。这时它只想憩息，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它向前走……

终于有一天，它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呵！它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它屏息，使它低头。她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的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的流入她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

也许有一天，它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

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

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里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欠伸，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的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中，城墙里，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呵，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它也许受着大树的荫遮，也许受着大树的覆压，而它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它穿枝拂叶的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

它过着骄奢的春天，它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它枝头欣赏唱歌，它会听见黄莺清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泉鸟的怪噪。

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施展出它如盖的浓荫，来荫庇树下的幽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馨。

秋风起了，将它的叶子，由浓绿吹到绯红，秋阳下它再有一番的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的怡悦！

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它无力的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的伸出手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的落在她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它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

也许有一天，它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严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

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

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大生命中之一滴。

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也有它自己的使命！

要知道：生命的象征是活动，是生长，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

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

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常变的四时。

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我曾读到一个警句，是：“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 to make a beautiful sunset.）

世界，国家和个人生命中的云翳，没有比今天再多的了。

小朋友，我们愿不愿意有一个成功后快乐的回忆，就是这位诗人所谓之“美丽的黄昏”？

祝福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雨夜，歌乐山

（原载 1944 年 12 月 15 日重庆《大公报》）

我的学生

S 是在澳洲长大的——她的父亲是驻澳的外交官——十七岁那年才回到祖国来。她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同学，在她考上大学的第二天，她祖父就带她来看我，托我照应。她考的很好，只国文一科是援海外学生之例，要入学以后另行补习的。

那时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我留她的祖父和她，在我们家里吃茶点。我陪着她的祖父谈天，她也一点不拘束的，和我们随便谈笑。我觉得她除了黑发黑睛之外，她的衣着，表情，完全像一个欧洲的少女。她用极其流利的英语，和我谈到国文，她说：“我曾经读过国文，但是一位广东教师教的，口音不正确……”说到这里，她极其淘气的挤着眼睛笑了，“比如说，他说：‘系的，系的，萨天常常萨雨。’你猜是什么意思？他是说：“是的，是的，夏天常常下雨’你看！”她说着大笑起来，她的祖父也笑了。

我说：“大学里的国文又不比国语，学国语容易，只要你不怕说话就行。至于国文，要能直接听讲，最好你的国文教授，能用英语替你解说国文，你在班里再一用心，就行了。”她的祖父就说：“在国文系里，恐怕只有你能用英语解说国文，就把她分在你的组里吧，一切拜托了！”我只得答应了。

上了一星期的课，她来看我，说别的功课都非常容易，同学们也都和她好，只是国文仍是听不懂。我说：“当然我不能为你的缘故，特别的慢说慢讲，但你下课以后，不妨到我的办公室里，我再替你细讲一遍。”她也答应了。从此她每星期来四次，要我替她讲解。真没看见过这样聪明的孩子，进步像风一样的快。一个月以后，她每星期只消来两次，而且每次都是用纯粹的流利的官话，和我交谈。等到第二学期，她竟能以中文写文章，她在我班里写的“自传”长至九千字，不但字句通顺，而且描写得非常生动。这时她已成了全校师生嘴里所常提到的人物了。

她学的是理科，第二年就没有我的功课，但因为世交的关系，她还常常来看我。现在她已完全换了中服，一句英语不说，但还是同欧美的小女孩儿一样的活泼淘气。她常常对我学她们化学教授的湖南腔，物理教授的山东话，常常使全客厅的人们，笑得喘不过气来。她有时忽然说：“×叔叔，我祖父说你在美国一定有位女朋友，否则为什么在北平总不看见你同女友出去？”或说：“众位教授听着！我的×叔叔昨天黄昏在校园里，同某女教授散步，你们猜那位女教授是谁？”她的笑话，起初还有人肯信，后来大家都知道她的淘气，也就不理她。同时，她的朋友越来越多，课余忙于开会，赛球，骑车，散步，溜冰，演讲，排戏，也没有工夫来吃茶点了。

以后的三年里，她如同狮子滚绣球一般，无一时不活动，无一时不是使出浑身解数的在活动。在她，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工作。早晨看见她穿着蓝布衫，平底皮鞋，夹着书去上课；忽然又在球场上，看见她用红丝巾包起头，穿着白衬衣，黑短裤，同三个男同学打网球；一转眼，又看见她骑着车，飞也似的掠过去，身上已换了短袖的浅蓝绒衣和蓝布长裤；下午她又穿着实验白衣服，在化学楼前出现；到了晚上，更摸不定了，只要大礼堂灯火辉煌，进去一看，台上总有她，不是唱歌，就是演戏；在周末的晚上，会遇见她在城里北京饭店或六国饭店，穿起曳地的长衣，踏着高跟鞋，戴着长耳坠，画眉，涂指甲，和外交界或使馆界的人们，吃饭，

跳舞。

她的一切活动，似乎没有影响到她的功课，她以很高的荣誉毕业了。她的祖父非常高兴，并邀了我的父亲来赴毕业会，会后就在我们楼里午餐。她们祖孙走后，我的父亲笑着说：“你看 S 像不像一只小猫，没有一刻消停安静！她也像猫一样的机警聪明，虽然跳荡，却一点不讨厌。我想她将来一定会嫁给外交人员，你知道她在校里有爱人吧？”我说：“她的男朋友很多，却没听说过有哪一个特别好的，您说的对，她不会在同学中选对象，她一定会嫁给外交人员。但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一个书虫子！”

出乎意外的，在暑期中，她和一位 P 先生宣布订婚，P 就是她的同班，学地质土壤的。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问起 P 的业师们，他们都称他是个绝好的学生，很用功，性情也沉静，除读书外很少活动。但如何会同 S 恋爱订婚，大家都没看出，也绝对想不到。

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住在 S 祖父的隔壁，我的父亲有时带我们几个弟兄，去拜访他们。他们家里简直是“全盘西化”，家人仆妇都会听英语，饮食服用，更不必说。S 是地道的欧美主妇，忙里偷闲，花枝招展。我的父亲常常笑对 S 说：“到了你家，就如同到澳洲中国公使馆一般！”

但是住在“澳洲中国公使馆”的 P 先生，却如同古寺里的老僧似的，外面狂舞酣歌，他却是不闻不问，下了班就躲在他自己的书室里，到了吃饭时候才出来，同客人略一招呼，就低头举箸。倒是 S 常来招他说话，欢笑承迎。饭后我常常同他进入书室，在那里，他的话就比较的多。虽然我是外行，他也不惮烦的告诉许多关于地质土壤的最近发现，给我看了许多图画、照片和标本。父亲也有时捧了烟袋，踱了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对 P 的印象非常之好，常常对我说：“P 就是地质本身，他是一块最坚固的磐石。S 和一般爱玩漂亮的人玩腻了，她知道终身之托，只有这块磐石最好，她究竟是一个聪明人！”

我离开北平的时候，到她祖父那里辞行，顺便也到 P 家走走。那时 S 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院子里又添上了沙土池子，秋千架之类。家里人口添了不少，有保姆，浆洗缝做的女仆，厨子，园丁，司机，以及打杂的工人等等。所以当 S 笑着说“后方见”的时候，我也只笑着说：“我这单身汉是拿起脚来就走，你这一个‘公使馆’如何搬法？”P 也只笑了笑，说：“×先生，你到那边若见有地质方面新奇的材料，在可能的范围内，寄一点来我看看。”

从此又是三年——

忽然有一天，我在云南一个偏僻的县治旅行，骑马迷路。那时已近黄昏，左右皆山，顺着一道溪水行来，逢人便问，一个牧童指给我说：“水边山后有一个人家，也是你们下江人，你到那边问问看，也许可以找个住处。”我牵着马走了过去，斜阳里一个女人低着头，在溪边洗着衣裳，我叫了一声，她猛然抬起头来，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那用圆润的手腕，遮着太阳，一对黑大的眼睛，向我注视的，不是 S 是谁？

我赶了过去，她喜欢的跳了起来，把洗的衣服也扔在水里，嘴里说：“你不嫌我手湿，就同我拉手！你一直走上去，山边茅屋，就是我们的家。P 在家里，他会给你一杯水喝，我把衣裳洗好就来。”<

三个孩子在门口草地上玩，P 在一边挤着羊奶，看见我，呆了一会，才欢呼了起来。四个人把我围拥到屋里，推我坐下，递烟献茶，问长问短。那最大的九岁的孩子，却溜了出去，替我喂马。

S 提着一桶湿衣服回来，有一个小脚的女工，从厨房里出来，接过，晾在绳子上。S 一边擦着手笑着走了进来，我们就开始了兴奋而杂乱的谈话，彼此互说着近况，从谈话里知道他们是两年前来的，我问起她的祖父，她也问起我的父亲。S 是一刻不停的做这个那个，她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谈着。直到吃过晚饭，孩子们都睡下了，才大家安静的，在一盏菜油灯周围坐了下来。S 补着袜子，P 同我抽着柳州烟，喝着胜利红茶谈话。

S 笑着说：“这是‘公使馆’的‘山站’，我们做什么就是得像什么！×叔叔！这座茅屋，就是 P 指点着工人盖的，门都向外开，窗户一扇都关不上！拆了又安，安了又拆，折腾了几十回。这书桌，书架，‘沙发’椅子都是 P 同我自己钉的，我们用了七十八个装煤油桶的木箱。还有我们的床，那是杰作，床下还有放鞋的矮柜子。好玩的很，就同我们小时玩‘过家家’似的，盖房子，造家具，抱娃娃，做饭，洗衣服，养鸡，种菜，一天忙个不停，但是，真好玩，孩子们都长了能耐，连 P 也会做些家务事。我们一家子过着露营的生活，笑话甚多，但是，我们也时常赞谈自己的聪明，凡事都能应付得开。明天再带你去看我们的鸡棚，羊圈，蜂房，还有厕所，……总而言之，真好玩！”

我凝视着她，“真好玩”三字就是她的人生观，她的处世态度，别的女人觉得痛苦冤抑的工作，她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的应付了过去。她忙忙的自己工作，自己试验，自己赞叹，真好玩！她不觉得她是在做着大后方抗战的工作，她就是萧伯纳所说的：“在抗战时代，除了抗战工作之外，什么都可以做”的大艺术家！

当夜他们支了一张行军床——也是他们自己用牛皮钉的——把我安放在 P 的书室里，这是三间屋子里最大的一间，兼做了客室，储藏室等等。墙上仍是满钉着照片图画，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籍，墙角还立着许多锄头，铁铲，锯子，扁担之类。灭灯后月色满窗，我许久睡不着，我想起北平的“澳洲中国公使馆”，想起我的父亲，不知父亲若看了这个山站，要如何想法！

阳光射在我的脸上，一阵煎茶香味，侵入鼻腔。我一睁眼，窗外是典型的云南的海蓝的天，门外悄无声息。我轻轻的穿起衣服，走了出来，看见 S 蹑手蹑脚的在摆着早饭，抬头看见我，便笑说：“睡得好吧？你骑了一天马，一定累了，我们没有叫你。P 上班去了，孩子们也都上学了，我等着你一块儿吃粥。”说着忙忙的又到厨房里去了。

我在外间屋里，一面漱洗，一面在充满阳光的屋子里，四周审视。“公使馆”的物质方面，都已降低，而“公使馆”的整洁美观的精神，尽还存在，还添上一些野趣。饭桌上蒙着一块白底红花土布，一只大肚的陶罐里，乱插着红白的野花。桌上是一盘黄果，——四川人叫做广柑——对面摆着两只白盘子，旁边是两把红柄的刀子，两双红筷子，两个红的电木的洗手碗，两块白底红花的饭巾……正看着，S 端了一盘鸡蛋炸馒头片进来，让我坐下，她自己坐在对面。我们一面剥黄果，一面谈话。

白天看 S，觉得她比三年前瘦了许多，但精神仍旧是很好，身上穿着蓝底印白花的土布衫子，短袜子，布鞋；脸上薄施脂粉，指甲也染得很红。我笑说：“你的化妆品都带来了吧？”她也笑说：“都带来了，可是我现在用的是鹅蛋粉，和胭脂棉。凤仙花瓣和白矾捣了也可以染指甲。”

我们吃着 S 自制的咸鸭蛋和泡菜，吃过稀饭，又喝了煎茶。坐了一会，S 就邀我去参观她的环境。出到门外，菜园里红的是辣椒，

西红柿，绿的是豆子，黄的是黄瓜，紫的是茄子，周围是一片一片的花畦，阳光下光艳夺目，蜂喧蝶闹。菜园的后面，简直像个动物园！十几只意大利的大白鸡，在沙地上吃食，三只黑羊，两只狼犬——我的那匹马也拴在旁边——还有小孩子养的松鼠和白兔。一只极胖的蓝睛的暹罗猫，在篱隙出入跳跃。

转到山后，便看见许多人家，S 说这便是市中心，有菜场，有邮政代办所，有中心小学。P 的“地质调查所”是全市最漂亮高大的房子，砖墙瓦顶，警察岗亭就设在门边。我们穿过这条“大街”的时候，男女老幼，村的俏的，都向 S 招呼，说长道短。有个妇人还把一个病孩子，从门洞里抱出来给 S 看。当我们离开这人家的时候，我笑说：“S，如今你不是公使夫人，而是牧师太太了！”她笑了一笑。

大街尽头，便是五六幢和 S 的相似的房子，那是地质调查所同人的住宅。S 也带我进去访问。那些太太们大都是外省人，看见我去都很亲热，让坐让茶。她们的房间和 S 的一样，而陈设就很乱很俗，自己是乱头粗服，孩子们也啼哭喧闹。这些太太们不住的向我道歉，说是房间又小，佣人又笨，什么都不趁手，哪能像北平，上海那样的可以待客呢？我无聊的坐了一会，也就告辞了出来。

回来的路上，S 请我先走，说她还要到小学里去教一堂课。我也便不回来，却走到“地质调查所”去找 P，参观了他们的工作。等到 P 下班，我们一同走出来，三个孩子十分高兴的在门口等着，说是“妈妈炖了鸡，烤了肉，蒸了蛋羹，请客人回去吃大馒头去！”

午后我睡了一大觉，醒起便要走路，S 和 P 一定不肯，说今晚要约几个朋友来和我谈谈。S 笑说还有几位漂亮的太太。我说：“假如你们可怜我，就免了这一套吧，我实在怕见生人；还有，你也扮演不出‘公使馆’那一出！”P 说：“也好，你再住一天，我们不请客人好了。”S 想了一会，笑了，说：“晚饭以前，我还有事，你们带这几个孩子到对山去玩去，六时左右，带些红杜鹃花回来。”我们答应了，孩子们欢呼着都跑在前面去了。

我和 P 对躺在山头草地上，晒着太阳。我说：“你们这一对儿真好，你从前是那样稳静，现在也是那样稳静。S 从前是那样活泼，现在也是那样活泼，不过比从前更老练能干了，真是难得。”P 沉默了一会，说：“×先生，你只知道 S 活泼的一方面，还没有看她严肃的一方面。她处处求全，事事好胜，这一二年来，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她一个人做着六七个人的事，却从不肯承认自己的软弱。你知道她喜欢引用中文成语——英文究竟是她方言，她睡梦中常说英语——有时文不对题的使人发笑。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她躺在床上，看见我就要起来。我按住她，问她怎么了，她说没有什么。只觉得有一点头晕。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她忽然说：‘P，我这个人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心里忽然一阵难过，勉强笑说：‘别胡说了，你知道“薄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她却流下泪来，转身向里躺着去了。×先生，你觉得……”

P 说下去了，我也不觉愣住，便说：“我自然看出 S 严肃的一方面，她如果不严肃，她不会认得你，她如果不严肃，她不会到内地来，她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你要时时防护着她！至于她所说的那两句话你倒不必存在心里，她对于汉文是半懂不懂的。”P 不言语，眼圈却红了。

这时候孩子们已抱着满怀的红杜鹃花，跑了上来，说：“我们该回去了，晚饭以前，我们还要换衣服呢。”

一进家门，那“帮工”的李嫂，穿着一身黑绸的衣裤，系着雪白的围裙，迎了出来，嘴里笑着说：“客人们请客厅坐。”我们进到中间屋里，看着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点着辉煌的四支红烛，中间一大盘的红杜鹃花，桌上一色的银盘银箸，雪白的饭巾。我们正在诧异，李嫂笑着打起卧房的布帘子，说：“太太！客人来了。”S从屋里笑盈盈的走了出来，身上穿着红丝绒的长衣，大红宝石的耳坠子，脚上是丝袜，金色高跟鞋，画着长长的眉，涂上红红的嘴唇，眼圈边也抹上淡淡的黄粉，更显得那一双水汪汪的俊眼——这一双俊眼里充满着得意的淘气的笑——她伸出手来，和我把握，笑说：“×先生晚安！到敝地多久了？对于敝处一切还看得惯吧？”我们都大笑了起来，孩子们却跑过去抱着S的腿，欢呼着说：“妈妈，真好看！”回头又拍手笑说：“看！李嫂也打扮起来了！”李嫂忍着笑，走到厨房里去了。

我们连忙洗手就座。因为没有别的客人，孩子们便也上席，大家都兴高采烈。饭后，孩子们吃过果点，陆续的都去睡了。S又煮起咖啡，我们就在廊上看月闲谈。看着S的高跟鞋在月下闪闪发光，我就说：“你现在没有机会跳舞玩牌了吧？”S笑说：“才怪！P的跳舞和玩牌都是到了这里以后才学会的。晚饭后没事，我就教给P打‘蜜月’纸牌，也拉他跳舞。他一天工作怪累的，应当换一换脑筋。”P笑说：“我倒不在乎这些个，我在北平的时候，就不换脑筋。我宁可你在一天忙累之后，早点休息睡觉，我自己再看一点轻松的书。”我说：“S，你会开汽车吧？”S说：“会的，但到这里以后，没有机会开了。”我笑说：“你既会开车，就知道无论多好多结实的车子，也不能一天开到二十四小时，尤其在这个崎岖的山路上。物力还应当爱惜，何况人力？你如今不是过着‘电气冰箱，抽水马桶’的生活了，一切以保存元气为主，不能一天到晚的把自己当做一架机器，不停的开着……”S连忙说：“正是这话！人家以为我只会过‘电气冰箱，抽水马桶’的生活……”我拦住她，“你又来，总是好胜要强的脾气！你如果把我当做叔叔，就应当听我的话。”S笑了一笑，抬头向月，再不言语。

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马离开这小小的镇市。P和S，和三个小孩子都送我到路上，我回望这一群可爱的影子，心中忽然感激，难过。

回到我住处的第三天，忽然决定到重庆来。在上飞机之前，匆匆的给他们写一封短信，谢谢他们的招待，报告了我的行踪。并说等我到了重庆以后，安定下来，再给他们写信——谁知我一到陪都，就患了一个月的重伤风，此后东迁西移，没有一定的住址。直到两月以后，才给他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许久没有得到回音。又在两月以后，我在一个大学里，单身教授的宿舍窗前，拆开了P的一封信：

×先生：

我何等的幸，S已于昨天早晨弃我而逝！原因是一位同事出差去了，他的太太忽然得了急性盲肠炎。S发现了，立刻借了一部车子，自己开着，送她到省城。等到我下班，看见了她的字条，立刻也骑马赶了去……那位太太已入了医院，患处已经溃烂，幸而开刀经过良好，只是失血太多，需要输血。

那时买血很贵，那位太太因经济关系，坚持不肯。S又发现她们的血是同一类型，她就输给那太太二百CC的血。……我要她同我回来，她说那太太需要人照料，而又请不起特别护士，她必须留在那

里，等到她的先生来了再走。我拗她不过，所中公务又忙，只得自己先走……三星期之后，S回来了，瘦得不成样子！原来在三星期之内，她输给那太太四百CC的血。

从此便躺了下去，有时还挣扎着起来，以后就走不动了。医生发现她是得了黍形结核症，那是周身血管，都有了结核细菌，是结核症中最猛烈最无可救药的一种！病原是失血太多，操劳过度，营养不足，……这三个月中，急坏了S，苦坏了孩子，累坏了我，然而这一切苦痛，都不曾挽回我们悲惨的命运！……她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死在云南，享年三十二岁……

如同雷轰电掣一般，我呆住了，眼前涌现了S的冷静而含着悲哀的，抬头望月的脸！想到她那美丽整洁的家，她的安详静默的丈夫，她的聪明活泼的孩子……

忽然广场上一声降旗的号角，我不由自主的，扔了手里的信，笔直的站了起来。我垂着两臂，凝望着那一幅光彩飘扬的国旗，从高杆上慢慢的降落了下来，在号角的余音里，我无力的坐了下去，我的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流满了我的脸上了！

（原载散文集《关于女人》，1943年9月，重庆天地出版社）

我的房东

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近午，我从日内瓦到了巴黎。我的朋友中国驻法大使馆的L先生，到车站来接我。他笑嘻嘻的接过了我的一只小皮箱，我们一同向站外走着。他说：“你从罗马来的信，早收到了。你吩咐我的事，我为你奔走了两星期，前天才有了眉目，真是意外之缘！吃饭时再细细的告诉你吧。”

L也是一个单身汉，我们走出站来，无“家”可归，叫了一辆汽车，直奔拉丁区的北京饭店。我们挑了个座位，对面坐下，叫好了菜。L一面擦着筷子，一面说：“你的条件太苛，挑房子哪有这么挑法？地点要好，房东要好，房客要少，又要房东会英语！我知道你难伺候，谁叫我答应了你呢，只好努力吧。谁知我偶然和我们的大使谈起，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女士，她是贵族遗裔，住在最清静高贵的贵族区——第七区。我前天去见了她，也看了房子……”他搔着头，笑说：“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这位小姐，绝等漂亮，绝等聪明，温柔雅澹，堪配你的为人，一会儿你自己一见就知道了。”我不觉笑了起来，说：“我又没有托你做媒，何必说那些‘有缘’‘相配’的话！倒是把房子情形说一说吧。”这时菜已来了，L还叫了酒，他举起杯来，说：“请，我告诉你，这房子是在第七层楼上，正临着拿破仑殡宫那条大街，美丽幽静，自不必说。只有一个房东，也只有你一个房客！这位小姐因为近来家道中落，才招个房客来帮贴用度，房租伙食是略贵一点，我知道你这个大爷，也不在乎这些。我们吃过饭就去看吧。”

我们又谈了些闲话，酒足饭饱，L会过了帐，我提起箱子就要走，L拦住我，笑说：“先别忙提箱子，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住那房子的问题，是人家要不要你作房客的问题。如今七手八脚都搬了去，回头一语不合，叫人家撵了出来，够多没意思！还是先寄存在这里，等下说定了再来拿吧。”我也笑着依从了他。

一辆汽车，驰过宽阔光滑的街道，转弯抹角，停在一座大楼的前面。进了甬道，上了电梯，我们便站在最高层的门边。L脱了帽，按了铃，一个很年轻的女佣出来开门，L笑着问：“R小姐在家吗？请你转报一声，中国大使馆的L先生，带一位客人来拜访她。”那女佣微笑着，接过片子，说：“请先生们客厅里坐。”便把我们带了进去。

我正在欣赏这一间客厅连饭厅的陈设和色调，忽然看见L站了起来，我也连忙站起。从门外走进了一位白发盈颠的老妇人。L笑着替我介绍说：“这位就是我同您提过的×先生。”转身又向我说：“这位是R小姐。”

R小姐微笑着同我握手，我们都靠近壁炉坐下。R小姐一面同L谈着话，一面不住的打量我，我也打量她。她真是一个美人！一头柔亮的白发。身上穿着银灰色的衣裙，领边袖边绣着几朵深红色的小花。肩上披着白绒的围巾。长眉妙目，脸上薄施脂粉，也淡淡的抹着一点口红。岁数简直看不出来，她的举止顾盼，有许多地方十分的像我的母亲！

R小姐又和我攀谈，用的是极流利的英语。谈起伦敦，谈起罗马，谈起瑞士……当我们谈到罗马博物馆的雕刻，和佛罗伦斯博物馆的绘画时，她忽然停住了，笑说：“×先生刚刚来到，一定乏了，横竖将来我们谈话的机会多得很，还是先带你看看你的屋子吧。”她说便站起引路，L在后面笑着在我耳边低声说：“成了。”

我的那间屋子，就在客厅的后面，紧连着浴室，窗户也是临街开的。陈设很简单，却很幽雅，临窗一张大书桌子，桌上一瓶茶色玫瑰花，还疏疏落落的摆着几件文具。对面一个书架子，下面空着，上层放着精装的英法德各大文豪的名著。床边一张小几，放着个小桌灯，也是茶红色的灯罩。此外就是一架大衣柜，一张摇椅，屋子显得很亮，很宽。

我们四围看了一看，我笑说：“这屋子真好，正合我的用处……”R小姐也笑说：“我们就是这里太静一些，马利亚的手艺不坏，饭食也还可口。哪一天，你要出去用饭，请告诉她一声。或若你要请一两个客人，到家里来吃，也早和她说。衣服是每星期有人来洗……”一面说着，我们又已回到客厅里。L拿起帽子，笑说：“这样我们就说定了，我相信你们宾主一定会很相得的，现在我们先走了。晚饭后×先生再回来——他还没去拜望我们的大使呢！”

我们很高兴的在大树下，人行道上并肩的走着。L把着我的臂儿笑说：“我的话不假吧，除了她的岁数稍微大一点之外！大使说，推算起来，恐怕她已在六旬以外了。她是个颇有名的小说家，也常写诗。她挑房客也很苛，所以她那客房，常常空着，她喜欢租给‘外路人’，我看她是在招致可描写的小说中人物，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在她的小说中出现！”我笑说：“这个本钱，我倒是捞得回来，只怕我这个人，既非儿女，又不英雄，没有福气到得她的笔下。”

午夜，我才回到我的新屋子里，洗漱后上床，衾枕雪白温软，我望着茶红色的窗帘，茶红色的灯罩，在一圈微晕的灯影下，忽然忘记了旅途的乏倦。我赤足起来，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歌德诗集来看，不知何时，朦胧睡去——直等第二天微雨的早晨，马利亚敲门，送进刮胡子的热水来，才又醒来。

从此我便在R家住下了。早饭很简单，只是面包牛油咖啡，多半是自己在屋里吃。早饭后就到客厅坐坐，让马利亚收拾我的屋子。初到巴黎，逛街访友，在家吃饭的时候不多，我总是早晨出去，午夜回来。好在我领了一把门钥，独往独来，什么人也不惊动。有时我在寒夜中轻轻推门，只觉得温香扑面，踏着厚软的地毯，悄悄地走回自己屋里，桌上总有信件鲜花，有时还有热咖啡或茶，和一盘小点心。我一面看着信，一面吃点心喝茶——这些事总使我想起我的母亲。

第二天午饭时，见着R女士，我正要谢谢她给我预备的“消夜”，她却先笑着说：“×先生，这半月的饭钱，我应该退还你，你成天的不在家！”我笑着坐下，说：“从今天起，我要少出去了，该看的人和该看的地方，都看过了。现在倒要写点信，看点书，养养静了。”R小姐笑说：“别忘了还有你的法文，L先生告诉我，你是要练习法语的。”

真的，我的法文太糟了，书还可以猜着看，话却是无人能懂！R小姐提议，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说法语。结果是我们谈话的范围太广，一用法文说，我就词不达意，笑着想着，停了半天。次数多了，我们都觉得不方便，不约而同的笑了出来，说：“算了吧，别扭死人！”从此我只顾谈话，把法语丢在脑后了！

巴黎的春天，相当阴冷，我们又都喜欢炉火，晚饭后常在R小姐的书房里。向火抽烟，闲谈。这书房是全房子里最大的一间，满墙都是书架，书架上满是文学书。壁炉架上，摆着几件东方古董。从她的谈话里，知道她的父亲做过驻英大使——她在英国住过十五年——也做过法国

远东殖民地长官——她在远东住过八年。她有三个哥哥，都不在了。两个侄子，也都在上次欧战时阵亡。一个侄女，嫁了，有两个孩子，住在乡下，她的母亲，是她所常提到的，是一位身体单薄，多才多德的夫人，从相片上看去，眉目间尤其像我的母亲。

我虽没有学到法语，却把法国的文学艺术，懂了一半。我们常常一块儿参观博物院，逛古迹，听歌剧，看跳舞，买书画……她是巴黎一代的名闺，我和她朝夕相从，没看过 R 小姐的，便传布着一种谣言，说是 × × × 在巴黎，整天陪着一位极漂亮的法国小姐，听戏，跳舞。这风声甚至传到国内我父亲的耳朵里，他还从北平写信来问。我回信说：“是的，一点不假，可惜我无福，晚生了三十年，她已是一位六旬以上的老姑娘了！父亲，假如您看见她，您也会动心呢，她长得真像母亲！”

我早可以到柏林去，但是我还不想去，我在巴黎过着极明媚的春天——

在一个春寒的早晨，我得到国内三弟报告订婚的信。下午吃茶的时候，我便将他们的相片和信，带到 R 小姐的书房里，我告诉了她这好消息，因此我又把皮夹里我父亲，母亲，以及二弟，四弟两对夫妇的相片，都给她看了。她一面看着，很客气的称赞了几句，忽然笑说：“× 先生，让我问你一句话，你们东方人不是主张‘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吗？为何你竟然没有结婚，而且你还是个长子？”我笑了起来，一面把相片收起，挪过一个锦墩，坐在炉前，拿起铜条来，拨着炉火，一面说：“问我这话的人多得很，你不是第一个。原因是，我的父母很摩登，从小，他们没有强迫我订婚或结婚。到自己大了，挑来挑去的，高不成，低不就，也就算了……”

R 女士凝视着我，说：“你不觉得生命里缺少什么？”我说：“这个，倒也难说，根本我就没有去找。我认为婚姻若没有恋爱，不但无意义，而且不道德。但一提起恋爱来，问题就大了，你不能提着灯笼去找！我们东方人信‘夙缘’，有缘千里来相会，若无缘呢？就是遇见了，也到不了一处……”这时我忽然忆起 L 君的话，不觉抬头看她，她正很自然的靠坐在一张大软椅里，身上穿着一件浅紫色的衣服，胸前戴几朵紫罗兰。闪闪的炉火光中，窗外阴暗，更显得这炉边一角，温静，甜柔……

她举着咖啡杯儿，仍在望着我。我接下去说：“说实话，我还没有感觉到空虚，有的时候，单身人更安逸，更宁静，更自由……我看你就不缺少什么，是不是？”她轻轻的放下杯子，微微的笑说：“我嘛，我是一个女人，就另是一种说法了……”说着，她用雪白的手指，挑着鬓发，轻轻的向耳后一掠，从椅旁小几上，拿起绒线活来，一面织着，一面看着我。

我说：“我又不懂了，我总觉得女人天生的是家庭建造者。男人倒不怎样，而女人却是爱小孩子，喜欢家庭生活的，为何女人倒不一定要结婚呢？”R 小姐看着我，极温柔款款的说：“我是‘人性’中最‘人性’，‘女性’中最‘女性’的一个女人。我愿意有一个能爱护我的，温柔体贴的丈夫，我喜爱小孩子，我喜欢有个完美的家庭。我知道我若有了这一切，我就会很快乐的消失在里面去——但正因为，我知道自己太清楚了，我就不愿结婚，而至今没有结婚！”

我抱膝看着她。她笑说：“你觉得奇怪吧，待我慢慢的告诉你——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喜欢写作！”我连忙说：“我知道，我的法文太浅了，但我们的大使常常提起你的作品，我已试着看过，因为你从来没提起，我也就不敢……”R 小姐拦住我，说：“你又离了题了，我的意思是一个女作家，家

庭生活于地不利。”我说“假如她能够——”她立刻笑说：“假如她身体不好……告诉你，一个男人结了婚，他并不牺牲什么。一个不健康的女人结了婚，事业——假如她有事业，健康，家务，必须牺牲其一！我若是结了婚，第一牺牲的是事业，第二是健康，第三是家务……”

——写到这里，我忽然忆起去年我一个女学生，写的一篇小说，叫做《三败俱伤》——她低头织着活计，说：“我是一个要强，顾面子，好静，有洁癖的人；在情感上我又非常的细腻，体贴；这些都是我的致命伤！为了这性格，别人用了十分心思；我就得用上百分心思，别人用了十分精力，我就得用上百分精力。一个家庭，在现代，真是谈何容易，当初我的母亲，她做一个外交官夫人，安南总督太太，真是仆婢成群，然而她……她的绘画，她的健康，她一点没有想到顾到。她一天所想的是丈夫的事业，丈夫的健康，儿女的教养，儿女的……她忙忙碌碌的活了五十年！至今我拿起她的画稿来，我就难过。喂，我的母亲……”她停住了，似乎很激动，轻轻的咳嗽了两声，勉强的微笑说：“我母亲的事情，真够写一本小说的。你看见过英国女作家，V, Sackville—west 写的 All Passion Spent （七情俱净）吧？”

我仿佛记得看过这本书，就点头说：“看过了，写的真不错……不过，R小姐，一个结婚的女人，她至少有了爱情。”她忽然大声的笑了起来，说：“爱情？这就是一件我所最拿不稳的东西，男人和女人心里所了解的爱情，根本就不一样。告诉你，男人活着是为事业——天晓得他说的是事业还是职业！女人活着才为着爱情；女人为爱情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而男人却说：‘亲爱的，为了不敢辜负你的爱，我才更要努力我的事业’！这真是名利双收！”她说笑着又笑了起来，笑声中含着无限的凉意。

我不敢言语，我从来没有看见 R 小姐这样激动过，我虽然想替男人辩护，而且我想我也许不是那样的男人。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绪，她笑着说：“每一个男人在结婚以前，都说自己是个例外，我相信他们也不说假话。但是夫妻关系，是种最娇嫩最伤脑筋的关系，而时光又是一件最无情最实际的东西。等到你一做了他的同衾共枕之人，天长地久……啊！天长地久！任是最坚硬晶莹的钻石也磨成了光彩模糊的沙颗，何况是血淋淋的人心？你不要以为我是生活在浪漫的幻想里的人，我一切都透彻，都清楚。男人的‘事业’当然要紧，讲爱情当然是不应该抛弃了事业，爱情的浓度当然不能终身一致。但是更实际的是，女人终究是女人，她也不能一辈子，以结婚的理想，人生的大义，来支持她困乏的心身。在她最悲哀，最柔弱，最需要同情与温存的一刹那顷，假如她所得到的只是漠然的言语，心不在焉的眼光，甚至于尖刻的讥讽和责备，你想，一个女人要如何想法？我看的太多了，听的也太多了。这都是婚姻生活里解不开的死结！只为我太知道，太明白了，在决定牺牲的时候，我就要估量轻重了！”

她俯下身去，拣起一根柴，放在炉火里，又说：“我母亲常常用忧愁的眼光看着我：‘德利莎！你看你的身体！你不结婚，将来有谁来看护你？’我没有说话，我只注视着她，我的心里向她叫着说：‘你看你的身体吧，你一个人的病，抵不住我们五个人的病。父亲的肠炎，回归热……以及我们兄妹的种种稀奇古怪的病……三十年来，还不够你受的？’但我终究没有言语。”

她微微的笑了，注视着炉火：“总之我年轻时还不算难看，地位也好，也有点才名，因此我所受的试探，我相信也比别的女孩子多一点。我也曾有

过几次的心软……但我都终于逃过了。我是太自私了，我扔不下这支笔，因着这支笔，我也要保持我的健康，因此——

“你说我缺少恋爱吗？也许，但，现在还有两三个男人爱慕着我，他们都说我是他们唯一终身的恋爱。这话我也不否认，但这还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到得一处的缘故？他们当然都已结过了婚，我也认得他们温柔能干的夫人。我有时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喝茶，但是我并不羡慕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太太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有时还向我抱怨她们的丈夫。我一面轻描淡写的劝慰着她们，我一面心里也在想，假如是我自己受到这些委屈，我也许还不会有向人诉说的勇气！有时在茶余酒后，我也看见这些先生们，向着太太皱起眉头，我就会感觉到一阵颤栗，假如我做了他的太太，他也对我皱眉，对我厌倦，那我就太……”

我笑了，极恳挚的轻轻拍着她的膝头，说：“假如你做了他的太太，他就不会皱眉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男子，有福气做了你的丈夫，还会对你皱眉，对你厌倦。”她笑着摇了摇头，微微的叹一口气，说：“好孩子，谢谢你，你说得好！但是你太年轻了，不懂得——这二三十年来，我自己住着，略为寂寞一点，却也舒服。这些年里，我写了十几本小说，七八本诗，旅行了许多地方，认识了许多朋友。我的侄女，承袭了我的名字，也叫德利莎，上帝祝福她！小德利莎是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廿几岁便结了婚。她以恋爱为事业，以结婚为职业。整天高高兴兴的，心灵里，永远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她的两个孩子，也很像她。在夏天，我常常到她家里去住。她进城时，也常带着孩子来看我。我身后，这些书籍古董，就都归她们了。我的遗体，送到国家医院去解剖，以后再行火化，余灰撒在赛纳河里，我的一生大事也就完了……”

我站了起来，正要说话，马利亚已经轻轻的进来，站在门边，垂手说：“小姐，晚饭开齐了。”R小姐吃惊似的，笑着站了起来，说：“真是，说话便忘了时候，×先生，请吧。”

饭时，她取出上好的香槟酒来，我也去拿了大使馆朋友送的名贵的英国纸烟，我们很高兴的谈天说地，把刚才的话一句不提。那晚R小姐的谈锋特别隽妙，双颊飞红，我觉得这是一种兴奋，疲乏的表示。饭后不多一会，我便催她去休息。我在客厅门口望着她迟缓秀削的背影，呆立了一会。她真是美丽，真是聪明！可惜她是太美丽，太聪明了。

十天后我离开了巴黎，L送我到了车站。在车上，我临窗站到近午，才进来打开了R小姐替我预备的筐子，里面是一顿很精美的午餐，此外还有一瓶好酒，一本平装的英文小说，是All PassionSpent。

我回国不到一月，北平便沦陷了。我还得到北平法国使馆转来的R小姐的一封信，短短的几行字：

×先生：

听说北平受了轰炸，我无时不在关心着你和你一家人的安全！振奋起来吧，一个高贵的民族，终久是要抬头的。有机会请让我知道你平安的消息。

你的朋友 德利莎

我写了回信，仍托法国使馆转去，但从此便不相通问了。

三年以后，轮到了我为她关心的时节，德军进占了巴黎，当我听到巴黎冬天缺乏燃料，要家里住有德国军官才能领到煤炭的时候，我希望她已经逃出了这美丽的城市。我不能想象这静妙的老姑娘，带着一脸愁容，同着德国

军官，沉默向火！

“ 振奋起来吧，一个高贵的民族，终久是要抬头的！ ”

（原载散文集《关于女人》， 1943 年，重庆天地出版社）

张 嫂

可怜，在“张嫂”上面，我竟不能冠以“我的”两个字，因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她既不是我的邻居，也不算我的佣人，她更不承认她是我的朋友，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

我住在这祠堂的楼上，楼下住着李老先生夫妇，老张他们就住在大门边的一间小屋里。

祠堂的小主人，是我的学生，他很殷勤的带着我周视祠堂前后，说：“这里很静，×先生正好多写文章。山上不大方便，好在有老张他们在，重活叫他做。”老张听见说到他，便从门槛上站了起来，露出一口黄牙向我笑。他大约四十上下年纪，个子很矮，很老实的样子。我的学生问：“张嫂呢？”他说：“挑水去了。”那学生又陪我上了楼，一边说：“张嫂是个能干人，比她老板伶俐得多，力气也大，有话宁可同她讲。”

为着方便，我就把伙食包在李老太太那里，风雨时节，省得下山，而且村店里苍蝇太多，夏天尤其难受。李老夫妇是山西人，为人极其慈祥和蔼。老太太自己烹调，饭菜十分可口。我早晨起来，自己下厨房打水洗脸，收拾房间，不到饭时，也少和他们见面。这一对老人，早起早睡，白天也没有一点声音，院子里总是静悄悄的，同城内M家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我觉得十分舒适。

住到第三天，我便去找张嫂，请她替我洗衣服。张嫂从黑暗的小屋里，钻了出来，阳光下我看得清楚：稀疏焦黄的头发，高高的在脑后挽一个小髻，面色很黑，眉目间布满了风吹日晒的裂纹；嘴唇又大又薄，眼光很锐利；个子不高，身材也瘦，却有一种短小精悍之气。她迎着我，笑嘻嘻的问：“你家有事吗？”我说：“烦你洗几件衣服，这是白的，请你仔细一点。”她说：“是了，你们的衣服是讲究的——给我一块洋碱！”

李老太太倚在门边看，招手叫我进去，悄悄的说：“有衣服宁可到山下找人洗，这个女人厉害得很，每洗一次衣服，必要一块胰皂，使剩的她都收起来卖——我们衣服都是自己洗。”我想了一想，笑说：“这次算了，下次再说吧。”

第二天清早，张嫂已把洗好的衣服被单，送了上来——洗的很洁白，叠的也很平整——一摞的都放在我的床上，说：“×先生，衣服在这里，还有剩下的洋碱。”我谢了她，很觉得“喜出望外”，因此我对她的印象很好。

熟了以后，她常常上楼来扫地，送信，取衣服，倒纸篓。我的东西本来简单，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她都知道。我出去从不锁门，却不曾丢失过任何物件，如银钱，衣服，书籍等等。至于火柴，点心，毛巾，胰皂，我素来不知数目，虽然李老太太说过几次，叫我小心，我想谁耐烦看守那些东西呢？拿去也不值什么，张嫂收拾屋子，干净得使我喜欢，别的也无所谓了。

张嫂对我很好，对李家两老，就不大客气。比方说挑水，过了三天两天就要涨价，她并不明说，只以怠工方式处之。有一两天忽然看不见张嫂，水缸里空了，老太太就着急，问老张：“你家里呢？”他笑说：“田里帮工去了。”叫老张，“帮忙挑一下水吧。”他答应着总不动身。我从楼上下来，催促了几遍，他才慢腾腾的挑起桶儿出去。在楼栏边，我望见张嫂从田里上来，和老张在山脚下站着说了一会话。老张挑了两桶水，便躺了下去，说是肚子痛。第二天他就不出来。老先生气了，说：“他们真

会拿捏人，他以为这里就没有人挑水了！我自己下山去找！”老先生在茶馆里坐了半天，同乡下人一说起来，听说是在山上，都摇头笑说：“山上呢，好大的坡儿，你家多出几个钱吧！”等他们一说出价钱，老先生又气得摇着头，走上山来，原来比张嫂的价目还大。

我悄悄的走下山去，在田里找到了张嫂，我说：“你回去挑桶水吧，喝的水都没有了。”她笑说：“我没有空。”我也笑说：“你别胡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以后挑水工钱跟我要好了，反正我也要喝要用的。”她笑着背起筐子，就跟我上山——从此，就是她真农忙，我们也没有缺过水，——除了她生产那几天，是老张挑的。

我从不觉得张嫂有什么异样，她穿的衣服本来宽大，更显不出什么。只有一天，李老太太说：“张嫂的身子重了，关于挑水的事，您倒是早和老张说一声，省得他临时不干。”我也不知应当如何开口，刚才还看见张嫂背着一大筐的豆子上山，我想一时不见得会分娩，也就没提。

第二天早起，张嫂没有上来扫地。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看见老张提着一小篮鸡蛋进门。我问张嫂如何不见？他笑嘻嘻的说：“昨晚上养了一个娃儿！”我们连忙给他道贺，又问他是男是女。李老太太就说：“他们这些人真本事，自己会拾孩子。这还是头一胎呢，不声不响的就生下来了，比下个蛋还容易！”我连忙上楼去，用红纸包了五十块钱的票子，交给老张，说：“给张嫂买点红糖吃。”李老太太也从屋里拿了一个红纸包出去，老张笑嘻嘻的都接了，嘴里说：“谢谢你家了——老太太去看看娃儿吗？”李老太太很高兴的就进到那间黑屋里去。

我同李老先生坐在堂屋里闲谈。老太太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进门就说：“好大的一个男孩子，傻大黑粗的！你们猜张嫂在那里做什么？她坐在床板上织渔网呢，今早五更天生的，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她又做起活来了。她也不乏不累，你说这女人是铁打的不是！”因此就提到张嫂从十二岁，就到张家来做童养媳，十五岁圆的房。她婆婆在的时候，常常把她打的躲在山洞里去哭。去年婆婆死了，才同她良懦的丈夫，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算起来，她今年才廿五岁。

这又是一件出乎我意外的事，我以为她已是三四十岁的人，“劳作”竟把她的青春，洗刷得不留一丝痕迹！但她永远不发问，不怀疑，不怨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挑水，砍柴，洗衣，种地，一天里风车儿似的，山上山下的跑——只要有光明照在她的身上，总是看见她在光影里做点什么。有月亮的夜里，她还打了一夜的豆子！

从那天起，一连下了五六天的雨。第七天，天晴了，我们又看见张嫂背着筐子，拿着镰刀出去。从此我们常常看见老张抱着孩子，哼哼唧唧的坐在门洞里。有时张嫂回来晚了，孩子饿得不住的哭，老张就急得在门口转磨。我们都笑说：“不如你下地去，叫她抱着孩子，多省事。她回来又得现做饭，奶孩子，不要累死人。”老张摇着头笑说：“她做得好，人家要她，我不中用！”老张倒很坦然的，我却常常觉得惭愧。每逢我拿着一本闲书，悠然的坐在楼前，看见张嫂匆匆的进来，忙忙的出去，背上，肩上，手里，腰里，总不空着，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我呢，每逢给朋友写信，字里行间，总要流露出劳乏，流露出困穷，流露出萎靡，而实际的我，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间，无病而呻！

看着张嫂高兴勤恳的，鞠躬尽瘁的样儿，我常常猛然的扔下书站了起来。

那一天，我的学生和他一班宣传队的同学，来到祠堂门口贴些标语，上面有“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等字样。张嫂站在人群后面，也在呆呆望着。回头看见我，便笑嘻嘻的问：“这上面说的是谁？”我说：“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她惊讶的问：“×先生，你呢？”我不觉低下头去，惭愧的说：“我吗？这上面没有我的地位！”

（原载散文集《关于女人》，1943年，重庆天地出版社）

从重庆到箱根

从羽田机场进入东京已经是夜里。呈现在街灯下的街道一片冷落，看不见人影，比起人声嘈杂、车辆拥挤的上海完全成了两样。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夜。白天决不是这样寂静。我到东京的第三天，友人带着去了箱根。从东京到横滨的途中，印象最深的是无边的瓦砾、衣衫褴褛的妇女、形容枯槁的人群。但是道路很平坦光洁。快到箱根，森林渐渐深起来，红叶映着夕阳，弯曲的道路，更增添了一层秀媚。在山路大转弯的地方，富士山山顶雪冠、裹着紫云、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美。

比起欧美的一流旅馆，箱根的旅馆也不算差。从窗口望去，到处溢满东洋风味。山岭、房檐、石塔、小桥等等，使人感到幽雅、舒适。

那一夜我怎么也不能入睡，各种各样的想法千头万绪，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情。

这二天，天还没亮就起来，卷起窗帘，完全裹住了山峦的浓雾中隐约地露出青松的绿色。“啊！我的歌乐山！”突然间多么想这样叫一声——重庆的奇峰歌乐山是我的。

我必须在这里介绍那令人留恋的歌乐山。歌乐山比起箱根来要小得多，红叶也没有这样多。歌乐山被茂密的松林包裹着，一到春天，鲜红的杜鹃漫山盛开。

春夜里可以听到杜鹃那令人伤感的鸣叫，山上杜鹃花的红色据说就是杜鹃吐的血染的。

轰炸的日子，常常是晴空万里。

惊慌的尖叫的警报声中，带着食粮、饮水、蜡烛、毛毯、抱着孩子跑进阴冷的防空洞。

这里面，吓得发抖的妇人和孩子们，脸色变得发青。

我们没有声音，对着头上飞过的成群的飞机和轰轰的爆炸声、还有那猛烈摇动的狂风长长地叹息，然后好不容易爬上山顶，望着被滚滚白烟笼罩着的重庆、惦念着自己的亲人是否安全。

夜间轰炸一定是美丽的星月夜。在夜里我们不进入洞中。

让孩子们睡下之后，抱在膝上，等待在狭窄的洞口。

往下看萤火虫一样的光亮渐渐消失，很快街道被黑色完全包围，万籁俱静，只有远处传来的微弱犬吠声。

嘉陵江犹如银白色的绢带。

淡淡的月光中看不见机影，只有爆炸声渐渐地传来，突然有几条探照灯光在天空中一扫而过。

“打中了！”“打中了！”九架、六架、三架，白蛾一样的飞机摇晃着冲向重庆，紧接着是震撼大地的爆炸声，火光冲上了天空。

就这样流走了五年的日日夜夜。歌乐山的五年，是在“好天良夜”中度过的。

可怕的、令人诅咒的战争。

战争结束我们懂得了怨。而且我们虽然体验了激烈的战争，也懂得了同情和爱。因此，我在歌乐山最后的两年中，听到东京遭受轰炸的时候，感到有种说不出的痛苦之情。我想象得出无数东京的年轻女性担心着丈夫和亲人，背着软弱的孩子在警报声中挤进防空壕那悲惨的样子。

看见了东京我想起了重庆，走在箱根感到是走在歌乐山。痛苦给了我们贵重的教训。最大的繁荣的安乐不能在侵略中得到，只有同情和互助的爱情才能有共存共荣。

今后永远再也不要使歌乐山和箱根成为疏散地，要让热爱山水的人们常常登上山顶享受美丽的风光，不能再从自然的美中挤进黑暗的防空壕。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东京

（刘福春译）

丢不掉的珍宝

文藻从外面笑嘻嘻的回来，腋下夹着一大厚册的《中国名画集》。是他刚从旧书铺里买的，花了六百日圆！

看他在灯下反复翻阅赏玩的样子，我没有出声，只坐在书斋的一角，静默的凝视着他。没有记性的可爱的读书人，他忘掉了他的伤心故事了！

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买书，尤其是文藻。在他做学生时代，在美国，常常在一月之末，他的用费便因着恣意买书而枯竭了。他总是欢欢喜喜地以面包和冷水充饥，他觉得精神食粮比物质的食粮还要紧。在我们做朋友的时代，他赠送给我的，不是香花糖果或其他珍品，乃是各种的善本书籍，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不朽的杰作。

我们结婚以后，小小的新房子里，客厅和书斋，真是“满壁琳琅”。墙上也都是相当名贵的字画。

十年以后，书籍越来越多了，自己买的，朋友送的，平均每月总有十本左右，杂志和各种学术刊物还不在于内。我们客厅内，半圆雕花的红木桌上的新书，差不多每星期便换过一次。朋友和学生们的来的时候，总是先跑到这半圆桌前面，站立翻阅。

同时，十年之中我们也旅行了不少地方，照了许多有艺术性的相片，买了许多古董名画，以及其他纪念品。我们在自己和朋友们赞叹赏玩之后，便珍重的将这些珍贵的东西，择起挂起或是收起。

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我们从欧洲，由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东三省，进了山海关，回到北平。到车站来迎接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学生，总有几十人，到家以后，他们争着替我们打开行李，抢着看我们远道带回的东西。

七月七日，芦沟桥上，燃起了战争之火……为着要争取正义与和平，我们决定要到抗战的大后方去。尽我们一分绵薄的力量，但因为我们的女儿宗黎还未诞生，同时要维持燕京大学的开学，我们在北平又住了一学年。这一学年之中，我们无一日不作离开北平的准备：一切陈设家具，送人的送人，捐的捐了，卖的卖了，只剩下一些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不舍得让它与我们一同去流亡冒险的，我们就珍重的装起寄存在燕京大学课堂的楼上。那就是文藻从在清华做学起，几十年的日记；和我在美国三年的日记；我们两人整齐冗长六年的通信，我的母亲和朋友，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小读者”的来信，其中有许许多多，可以拿来当诗和散文读的，还有我的父亲年轻在海上时代，给母亲写的信和诗，母亲死后，由我保存的。此外还有作者签名送我的书籍，如泰戈尔《新月集》及其他；Virginia Wolfe的To The Light House及其他；鲁迅，周作人，老舍，巴金，丁玲，雪林，淑华，茅盾……一起差不多在一百本以上，其次便是大大小小的相片，小孩子的相片，以及旅行的照片，再就是各种善本书，各种画集，笺谱，各种字画，以及许许多多具有艺术价值的纪念品……收集起来，装了十五只大木箱。文藻十五年来所编的，几十布匣的笔记教材，还不在于内！

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总是有许多男女学生帮忙，有人登记，有人包裹，有人装箱。……我们坐在地上忙碌地工作，累了就地上休息喝茶谈话。我们都痛恨了战争！战争摧残了文化，毁灭了艺术作品，夺去了我们读书人研究写作的时间，这些损失是多少物质上的获得，都不能换取补偿的，何况侵略争夺，决不能有永久的获得！

在这些年轻人叹恨纵谈的时候，我每每因着疲倦而沉默着。这时我总忆起宋朝金人内犯的时候，我们伟大的女诗人李易安，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仓皇避难，把他们历年收集的金石字画，都丢散失了。李易安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描写他们初婚贫困的时候，怎样喜爱字画，又买不起字画！以后生活转好，怎样地慢慢收集字画，以及金石艺术品，为着这些宝物，他们盖起书楼，来保存，来布置；字里行间，横溢着他们同居的快乐与和平的幸福。最后是金人的侵略，丈夫的死亡，金石的散失，老境的穷困……充分的描写呈露了战争期中，文化人的末路！

我不敢自拟于李易安，但我的确有一个和李易安一样的，喜好收集的丈夫！我和李易安不同的，就是她对于她的遭遇，只有愁叹怨恨，我却从始至终就认为战争是暂时的，正义和真理是要最后得胜的。以文物惨痛的损失，来换取人类最高的理智的觉悟，还是一件值得的事！

话虽如此说，我总不能忘情于我留在北平的“珍宝”。今年七月，在我得到第一次飞回北平的机会，我就赶紧回到燕京大学去。在那里，我发现校景外观，一点没有改变，经过了半年的修缮，仍旧是富丽堂皇；树木比以前更葱郁了，湖水依旧涟漪！走到我的住宅院中，那一架香溢四邻的紫藤花，连架子都不在了，廊前的红月季与白玫瑰，也一株无存！走上阁楼，四壁是空的，文藻几十盒的笔记教材都不见了！

我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空洞无着，默然的站了一会，就转身下来。

遇到了当年的工友，提起当年我们的房子，在日美宣战，燕大被封以后，就成了日本宪兵的驻在所，文藻的书室，就是拷问教授们的地方。那些笔记匣子，被日本兵运走了，不知去向。

两天以后，我才满怀着虚怯的心情，走上存放我们书箱的大楼顶阁上去——果然像我所想到的，那一间小屋是敞开的，捻开电灯一看，只是空洞的四壁！我的日记，我的书信，我的书籍，我的……一切都丧失了！

白发的工友，拿着钥匙站在门口，看见我无言的惨默，悄悄地走了过来，抱歉似的安慰我说：“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清早，日本兵就包围燕京大学，学生们都撵出去了，我们都被锁了起来。第二天我们也被撵了出去，一直到去年八月，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各个楼里都空了，而且楼房拆改得不成样子。……您的东西……大概也和别人的一样，再也找不转来了。不过……我真高兴……这几年你倒还健康。”

我谢了他，眼泪忽然落了下来，转身便走下楼去。

迂缓的穿过翠绿的山坡，走到湖畔。远望岛亭畔的石船，我绕着湖走了两周，心里渐渐从荒凉寂寞，变成觉悟与欢喜。

从古至今，从东到西，不知道有多少人，占有过比我多上几百倍几千倍的珍宝。这些珍宝，毁灭的不必说了，未毁灭的，也不知已经换过几个主人！我的日记，我的书信，描写叙述当年当地的经过与心情的，当然可贵，但是，正如那老工友所说的，我还健在！我还能叙述，我还能描写，我还能传播我的哲学！

战争夺去了毁灭了我的一部分的珍宝，但它增加了我的最宝贵的，丢不掉的珍宝，那就是我对于人类的信心！

人类是进步的，高尚的，他会从无数的错误歪曲的小路上，慢慢的走回康庄平坦的大道上来。总会有一天，全世界的学校里又住满了健康活泼的学生，教授们的书室里，又垒着满满的书籍，他们攻读，他们研究，为全人类谋

求福利。

人类也是善忘的，几年战争的惨痛，不能打消几十年的爱好。这次到了日本，我在各风景区旅行，对于照相和收集纪念品，都淡然不感兴趣，而我的书呆子的丈夫，却已经超过自己经济能力的，开始买他的书了！

1946 年 12 月 4 日于东京

（原载 1947 年 7 月《妇女月刊》第 6 卷第 2 期）

冰心小传

冰心，中国现代文坛巨匠。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建福州，祖籍福建长乐。随父母先后移居上海、烟台、北京。1914年考取北京贝满女子中学，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的激荡下开始写作，最初的文章发表在《晨报》上。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和金钥匙奖。1923年获美国威尔斯利女子文理学院奖学金赴美深造，192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抗战时期先到云南昆明、呈贡，后到重庆。1946年赴日本，曾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任教。1951年回国。1954年以来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1985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7年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

1921年后，文学研究会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1926年后，北新书局出版了诗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冰心全集》，分集出版的有《往事》、《冬儿姑娘》等。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到了云南昆明、四川重庆，曾用“男士”笔名写了《关于女人》，先由天地出版社，后由开明书店出版。

1946年，到了日本，曾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教“中国文学”课程。这时也有一些短文，登在日本的报刊和东京大学校刊上。

1951年回到祖国，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创作又揭开了新的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冰心小说散文选》、《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小橘灯》等。1958年又开始写《再寄小读者》。

粉碎“四人帮”后，开始写《三寄小读者》，在《儿童时代》上发表。1982年起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的《冰心文集》，1993年出齐，共六卷。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冰心散文选》。1988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关于男人》。1991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冰心近作选》。1992年2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冰心散文选集》。1992年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冰心美文精粹》。1992年8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清澈人生》。1992年8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冰心选集》（六卷）。1993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关于女人和男人》。1994年12月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冰心全集》。她翻译出版过印度作家泰戈尔的《园丁集》、《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集》，印度作家安纳德的《印度童话》，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尼泊尔国王的《马亨德拉国王诗抄》，马尔他总统安东·布蒂格吉的《燃灯者》。1995年黎巴嫩政府为了表彰她为中黎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授于她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她的作品曾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空巢》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创作荣誉奖，“椿树奖”、“南车杯”、“百花奖”、“花地”佳作奖、“金盾奖”、“佳能杯”短篇小说奖。冰心是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开山祖，她的短篇小说开创了“问题小说”创作的先河；她的诗歌形成了“小诗流行的时代”；她的通讯影响广泛而深远；她的散文清新、优美，长期飘香于文

坛。她的作品曾被译成日、英、德、法、意、捷、俄、黎、罗等文字出版。

晚年的冰心，创作甚丰，且作品大都直面人生，触及社会问题，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作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冰心，她呕心沥血，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她的作品和人品，成了真、善、美的象征，博得读者的由衷爱戴和崇敬。

